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

李守奎　主編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

李守奎　肖攀　著

中西書局

世纪出版

上架建議 出土文獻/語言文字
ISBN 978-7-5475-0935-7
9 787547 509357 >
定價：53.00元
易文網：www.ewen.co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

李守奎　肖　攀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李守奎，肖攀著. —上海：中西書局，2015.10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李守奎主編)
ISBN 978-7-5475-0935-7

Ⅰ.①清… Ⅱ.①李… ②肖… Ⅲ.①簡(考古)-研究-中國-戰國時代②漢字-古文字-研究 Ⅳ.①K877.54②H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31981 號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

李守奎　肖　攀　著

責任編輯　田　穎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厦 17F(200023)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長城繪圖印刷廠
開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張　13.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935-7/K·188
定　　價　53.00 元

李守奎　主編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

劉紹剛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前期成果
國家2011計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成果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編纂出版學術委員會

（按音序排列）

晁福林　李均明　李學勤　廖名春　林沄　劉國忠
彭林　裘錫圭　沈建華　宋鎮豪　趙平安　朱鳳瀚

序

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正順利實施，已經取得一系列顯著成果。現在他所主編的“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成稿共 12 種，即將交付出版，是對有關研究的一大貢獻，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裏説幾句話。

“清華簡”即清華大學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是在 2008 年 7 月自香港搶救入藏的。《繫年》係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全書由 138 支簡構成，首尾完具，保存良好，自從在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貳輯公佈以來，業已受到國内外有關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有些學者以《繫年》的發現與西晉初年發現的《竹書紀年》相比，並不能説是過譽。

大家瞭解，在晉武帝即位後不久的咸寧五年(公元 279 年，或説遲一兩年)，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偶然發現了一座戰國晚期的魏國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簡書籍，被稱爲“汲冢竹書”，其間最重要的是史書《紀年》。《紀年》經過當時學者束晳、荀勖、和嶠等悉心整理，知道其中記述上古(或説自夏商)以至戰國的史事，是魏國人編纂的通史性書籍。《紀年》的發現非常重要，然而由於隨後的社會動亂，只有少數學者參考引用，至唐代就亡佚了。至於在明代流傳的所謂今本《紀年》，乃是後人擬作的僞書，不足爲據。直到晚清，才有學者着手系統輯録《紀年》佚文，企圖恢復古本原貌。古本《紀年》在古史研究中起的重大作用，是衆所周知的，在此不必縷述。

從《紀年》發現到現代，一千七百多年之間，再没有類似的史書發現。特别是近幾十年來，儘管出土了若干批戰國時期的竹簡書籍，也没有見到像《紀年》一樣的史書。這就説明了爲什麽清華簡《繫年》的出現，是那樣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和注意了。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汲冢竹書爲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發現，我們對於《繫年》的價值也應有足够的估計。

《紀年》和《繫年》都是戰國時人編著的史書，而且如一些學者已經指出的，兩者在記事上頗有可以互相印證聯繫之處。不過仔細考察，《繫年》還是有許多不同於《紀年》的特點。首先，兩書的寫作時代有别，作者國屬也不一樣。《紀年》成書於戰國晚年魏惠王時，作者本於魏人立場，於周室東遷後用晉君紀年，分晉後用魏君紀年。《繫年》則作成於戰國中期的楚肅王時，比《紀年》更早幾十年，作者雖可能是楚人，却不局限於楚的立場，甚至對楚國時有微詞。這一點，有可能使《繫年》的記事有更多的客觀性，與《紀年》不同。

《紀年》敘史始於上古，《繫年》爲什麽只上溯到周初？我覺得這並非作者志在作一部斷代史，而是與其撰寫的實際目的有關。2011年，我在《文物》雜志上介紹《繫年》時，即已説明，《繫年》始於武王克商，而且有關西周的記載僅限於書的前四章，即使這四章所説重點也在於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諸侯國怎樣興起，這表明《繫年》作者的主旨是在爲書的讀者提供瞭解當前國家大勢的歷史背景，同時起到以史爲鑒的作用。由這個方面看，《繫年》與《紀年》又是不大相同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繫年》的讀釋研究，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該書篇幅雖不很長，却是言簡意賅，相當古奥費解，通篇所用楚文字，也有不少需要專門釋解的地方。我們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所作整理報告，盡力做了整理考釋，然而限於學識和時間，我們的工作只能説是初步的，僅是爲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準備和

基礎，這是我在幾篇小文裏反覆説明過的。

實際上，像《繫年》這樣的新發現，内涵十分豐富，有關問題牽涉到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等學科，要想深入探索，必須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才能期待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並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企及。李守奎教授有鑒於此，在他負責的重大項目進行之中，特意組織了這套“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我們看已完稿的這 11 種專著，不僅有歷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獻等方面的考察研究，還擴大到像史學史、書法史等一般較少觸及的範疇，真正體現出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特點，在最近學術界類似項目的工作中是比較罕見的。謹在此祝賀叢書的出版，並向讀者推薦。

李學勤

2015 年 9 月 5 日

叢書前言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楚簡，多達2 496枚，大部分是完簡，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内容十分豐富。其特點可以概括爲五個方面：第一，有大量的當時就屬於古典文獻的“古書”，涉及書、詩、禮、易等各個方面，佶屈聱牙，十分難懂。第二，陰陽五行等術數類文獻多且有長篇，占有重要位置。第三，史類文獻篇目雖然不是很多，但史料價值非常高。在史類文獻中有一篇記自西周初年，迄至戰國早期的完整史書，就是《繫年》。第四，涉及楚國的内容所占的比例非常小，除了《楚居》外，再無獨記楚人、楚事的單篇。第五，部分文字有明顯的三晉文字特點。

《繫年》有編號，而且字體在清華簡中屬於獨特的一類，不與其他相混，是最早清理出來的篇目之一。李學勤先生深知這部古書的價值，曾經説過，最早判斷這些竹簡不會假的理由之一，就是看到一支簡上記載了西周末年立幽王之弟余臣爲攜惠王這件事，這件事只見於西晉出土的《竹書紀年》，無法想象作僞的人能有這樣的知識。我最早接觸《繫年》是在2009年下半年，那時在清華大學做高訪，當時我就深爲此鴻篇所震撼。過去的楚簡古書我們不知道有編號，編號的發現讓我們十分興奮，理論上講編號使編聯變得十分簡單，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當時李均明先生告訴我不知爲什麼裏面有重號。有些號碼也十分不清晰。那個學期我參照文獻把《繫年》認真讀了幾遍，確定了簡序，在筆記中做了簡單的釋文。

李學勤先生對《繫年》的研究高度重視。2010年，《繫年》尚

未公佈，李先生就確定以“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爲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劉國忠教授在申報過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國家社科基金辦領導與評審專家出於對李先生及其所領導團隊的信任，2010年底課題批准立項。經過將近五年的努力，前期成果“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問世。我雖爲主編，做的工作却很有限，在此介紹一些基本情況，談一點個人想法。

一、出土文獻與傳統文化

傳統，尤其是優秀的傳統文化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大問題。歷史上傳統斷斷續續，起起伏伏，但大都與國家的强盛與否相關。爲了國家的强盛，常常反對傳統文化，歷史上的秦與新文化運動皆如此；國家一旦强盛，就會倡導傳統文化，歷史上的漢與現今都是如此。

中國傳統在歷史上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斷裂。歷史記載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末戰亂造成的思想禁錮與文獻散失。我們今天的學術根基是漢代人搜羅殘餘構建起來的。漢惠帝除挾書令，其後逐漸開始對文獻搜羅、整理、研究，到了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等把當時所見的圖書做了全面的清理，劉歆在《七略》中分類介紹，也就是《藝文志》的前身。漢代的學術一直是以文獻的整理與闡發爲核心展開的。隨着先秦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我們對這個過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第一，先秦古書很多，留存到漢代的很有限。上博簡、清華簡中的大部分古書《藝文志》未著録。也就是説這些書漢代人没見過，也没聽説過。

第二，秦朝的禁書令很有效。最近陳偉先生主編的集成性

巨著《秦簡牘合集》出版，其中除了個别記録鬼怪故事的木牘外，没有古書。

第三，漢代學者見到一部分“古文”文獻，有金文銘刻也有簡書，像張敞這樣的好古之輩還能够釋讀。這些古文文獻在當時就成軒然大波，引發經久不衰的今古文之争。我們可以理解，一部分官方學霸，依照其所見材料構建起一套學術體系而獲得不可動摇的地位，突然出現的新材料，否定了慘淡經營的學術體系，動摇了其學術地位，情何以堪？不承認，進而誣説是假的，在每次重大發現之後，都會有這樣的人出現。“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虚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漢代一部分人面對出土文獻就是這麽做的，這也可以説是另類“傳統”。當然，對以牟利爲目的的假簡須除惡務必盡，我們堅決支持。

第四，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所有先秦古書都經過漢隸的轉寫，先秦古本的真實面貌已經完全不可知了。

第五，漢代人所見有限的先秦古書，現在絶大部分也佚失了。

這也就是説，漢代雖然在秦火餘燼基礎上“復興”了文化傳統，但先秦時代的很多文獻，漢代人已經見不到了；漢代人所能見到的，很多我們已經見不到了；我們的早期學術傳統就是在這樣有限的文獻基礎上不絶如縷地傳承下來的。

出土文獻爲我們打開了一道門，讓我們直接走向那個未經秦火的時代，中國文化的探源工程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據。“先秦古典學的重建”、古史的“新探”或“重建”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二、《繫年》的價值

什麽是歷史文化的重大發現？對重大問題或填補空白，或

顛覆常識。《繫年》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當之無愧。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在那個時代有這麽一部書，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先秦史書。

《繫年》全篇138支簡，每支簡背有編號，共3 875字(包括合文與重文)。全篇原分23章，每章相對獨立，章尾有標志，簡尾留白。内容自武王克商開始，一直到戰國早期三晉與楚大戰，楚師大敗結束。《繫年》的價值是多方面的，略作條述。

首先，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前四章有關西周晚期與後四章戰國早期的史事。這是兩個處於歷史變革的關鍵時期，但史料奇缺，我們所知甚少。李學勤先生根據《繫年》率先在《光明日報》上探討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響；課題組其他成員也有很多成果問世。中間十五章雖然大部分可與《左傳》互證，但或異或同，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對更加準確認識那個時代有重要意義。隨着材料的公佈，“古史新探”之類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爲先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繫年》的史書體例獨特，是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許兆昌、齊丹丹在《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中指出“其謀篇，佈局宏大”，“縱觀各類傳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學文獻，《繫年》應與《左傳》、《竹書紀年》、《國語》等史著一樣，代表了先秦史學創作的最高成就。”我完全贊同這樣的觀點。《繫年》在先秦史學創作中還有其獨特性。全篇既不是單純的紀事本末體，更不是編年體，而是有整體佈局，通過叙事與剪裁，表達著者的歷史觀。這種體例先秦史書聞所未聞。在與馬衛東教授談論《繫年》時，他爲那個時代有這樣明確“史學意識”的著作而驚訝。我相信，《繫年》的出現，就像曾侯乙墓編鐘改變對音樂史的認識一樣，也會改變我們對先秦史學的認識。

古書的形制很早就有學者根據文獻上的一些記載做過梳理和推測，但未見實物，撲朔迷離。《繫年》讓我們看到内部分章的

一篇或一卷完整的古書。簡背不僅有編號，而且還有明顯的劃痕。編號還有重號和爲了調整重號的闕號。不僅讓我們目睹了先秦竹書的原貌，更爲重要的是在竹書的整理過程中，形制對於竹簡的編聯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繫年》的文字規整秀麗，最初我們以爲是典型的楚文字，經過深入研究，不少字與楚文字的寫法或用法不合，有的保留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古老特徵，有的字具有三晉文字的特點，這不僅涉及文本的來源、作者的身份等，而且讓我們對“楚文字”也重新思考，具備什麼樣的特徵才能叫楚文字？楚文字内部的地域差異有多大？列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給楚文字帶來什麼影響？《繫年》文字疑難字不是很多，但一些獨特的用法還是讓我們對一些文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並以此爲契機，對一些構形不明的文字和歷史問題加以新的解讀。

楚簡字迹風格十分多樣，清華簡的字迹從整體上看以整飭規正爲主，不同書手又表現出突出的個性，非常具有觀賞性，從藝術的角度看也很有價值。

作爲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我們非常期望能够對其作者、史料來源、創作目的、歷史觀念、文本流傳等有所了解，遺憾的是這些重要信息即使留存也都被盗墓賊破壞不知去向了。隨着清華簡的逐步公佈，我們會對墓主的知識結構、也可以視作《繫年》的知識背景看得越來越清晰。

總之，《繫年》是填補空白、改變常識的重大發現，有着多重價值，需要我們慢慢消化。

三、關於《繫年》項目與叢書

2010年12月6日，課題申報答辯。那天李先生感冒發燒，但還是堅持早早趕到答辯現場。所屬第四專家組召集人是李敬

文先生，專家們提出很多建設性意見，宋鎮豪先生建議集中力量攻堅，李敬文先生對我多有鼓勵。項目獲批之後見到林沄先生執筆的“綜合評價意見表”，在充分認同課題價值的基礎上，指出一些課題人力安排上的不足。這確實是問題的關鍵。申報表上所填寫子課題負責人全部是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幾位先生，不僅要整理清華簡，還承擔着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等工作，事實上很難分身。2011年3月，開題論證會在清華近春園舉行，專家組有林沄、沈長雲、李家浩、黄天樹、羅新慧、劉樂賢等先生。在專家的建議與指導下，我們對計劃進行了調整，確定主要依靠青年學者，先進行基礎研究，循序漸進，逐漸深入的方略。在研究進行了一個階段，確定其可行性之後，我們報請國家社科基金辦項目變更，增加了一批課題組成員。

項目的前期成果由學術論文和研究叢書兩部分構成。這次出版的“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共十一本，依據其内容大致可以分爲基礎研究，與先秦史書比較研究和與《繫年》相關的研究三類。另有一部會議論文集將在會後出版。

文字考釋與文字闡釋。對於出土文獻來説，文字考釋是基礎。我們通過對《繫年》文字的深入研究，重新解讀了古文字中的一部分疑難字，提出了一些新問題。侯旭東先生與筆者談及歷史研究的方法時指出，以語言研究爲突破點解決歷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有廣闊的前景。我非常贊同。對於先秦史來説，古文字研究尤爲重要。這部分工作主要由李守奎與肖攀博士完成。

相關古史文獻彙集。“新探”需要立足在對已有文獻的全面、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馬楠博士對文獻精熟，在彙集衆書的基礎上，對其異同多有按斷，甚便讀者。

《繫年》研究成果集釋。《繫年》公佈以後，研究成果大量湧現，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需要對其彙集整

理，爲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臺灣學者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2013年已經出版了《清華二〈繫年〉集解》，對2013年8月份之前的研究成果詳加羅列和闡發。李松儒博士很早就開始搜集相關資料，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集中整理《繫年》文本，對相關研究成果做了概述，其中不乏個人見解。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説是《繫年》的基礎研究。

《繫年》與先秦史書的對比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很集中。孫飛燕博士在攻讀博士學位與博士後工作期間，長期從事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對第一手材料非常熟悉，其《繫年》與《左傳》的對比研究在博士後工作期間已經完成。劉光勝博士在先秦史研究方面成果豐富，在博士後工作期間以《繫年》與《竹書紀年》比較爲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多有新見。許兆昌教授是先秦史研究的專家，對先秦史料瞭然於胸，常常從史學史的角度宏觀俯瞰，對《繫年》、《春秋》、《竹書紀年》的歷史叙事進行了詳細剖析。侯文學教授所從事的專業工作是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但對古典文獻學有濃厚的興趣，她帶着博士生李明麗對純粹史書《繫年》與帶有濃厚文學色彩的史書《左傳》加以比較，揭示了文與史叙事之不同。

以上四部書的作者大都是歷史學或文獻學科班出身，大家關注的焦點一致，方法近同，但結論不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術現象。

下面幾位作者不局限於《繫年》，對清華簡或先秦史的某些方面展開討論，研究的内容更加廣泛。

楚國官制與世族研究。陳穎飛博士長期關注楚國的官制與世族，《繫年》中相關材料雖然不多，但對《繫年》的研究促成了她修訂《楚官制與世族探研》的决心。《繫年》只是用極其簡練的語言陳述歷史的事實，這些事實的背後推動因素是多方面的，官制與世族就是其中之一，很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楚簡書法研究。邢文教授不僅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而且有廣闊的世界學術視野，在多個領域都有建樹。他在百忙之中完成了《楚簡書法探論——清華簡〈繫年〉書法與手稿文化》，不僅有深入的文獻學研究，而且會受到書法界的關注。

竹書形制研究。目前還没有依據先秦古書實物全面探討竹書形制的論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没有機會觀察竹書實物和缺少相關專業的視角。賈連翔博士對清華簡圖像、字形、信息處理十分專業，取得一系列專利和研究成果，對竹書的形制研究有獨得之秘。

清華簡綜合研究。筆者自2010年秋調入清華至今，已經滿五年了，這期間發表過一些清華簡研究的文章，涉及文字考釋、文獻考察和古史探索等多個方面，不全部是《繫年》研究的專論，但也不能說與《繫年》無關。對於《繫年》的全面、深入了解，不僅需要對清華簡有整體把握，而且需要在更加廣闊背景下展開。

叢書的出版從始至終都是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和支持下完成的。學術委員會專家對本叢書予以關懷。

四、繼續努力的目標

當今的學術評估體系令學者很難專心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位專家都很忙，很多成果不得不擠時間趕出來。項目限時完成，好處是懶人不得偷懶，弊端是難以打磨精品，依靠知識積累的人文學科弊端就更加突出。我在清華，深得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歷史系、中文系各單位領導與同事的關照，相比較而言，有更多的學術研究時間。中心領導委以主持項目的重任，弱肩挑重擔，壓力很大！很希望能够竭力做好，不辜負對我的信任，但能力所限，或令大家失望。所幸研究團隊所有同仁精誠合作，無私奉獻，大家都抱着同一信念——一起做點有意義的

事情。

現在呈現給大家這套叢書只是《繫年》研究的初步成果。我們都是從自身的專業角度做了一些對自己而言比較容易做的工作，很多關鍵性的問題没有深入和展開。就課題組成員的《繫年》古史研究而論，李學勤先生的系列文章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研究有所突破，成就突出，但是課題最初設計的“楚史新探”、“晉史新探”、“吴越史新探”等課題都未能完成。非不爲也，暫不能也。王國維先生有《古史新探》，是在深厚的傳世文獻基礎上，利用新出土文獻材料探討古史。我們見到了比王先生所見更多也更好的材料，却拿不出更好的成果，那是因爲我們的功底不够，視野不廣。現在需要的是静下來潛心去做，希望就在年輕學者的身上，但見到所期望的成就，不會短時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些前期成果中有一些内容與《繫年》没有直接聯繫，對此我個人的理解是作爲前期成果，研究範圍不能太狹隘。只有從不同的角度對《繫年》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通過《繫年》研究古史。

感謝國家社科基金辦的信任！

感謝答辯評審專家、開題指導專家、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對本課題的指導！

感謝全體作者的辛勤勞作！

感謝清華大學、吉林大學各級領導與同仁的鼎力支持！

感謝劉紹剛先生的書法題簽！

感謝中西書局的精心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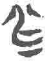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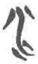
李守奎
2015年9月4日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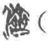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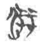
《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的總體設想是在構形分析的基礎上對《繫年》文字進行系統的考釋。我們只做了一部分工作，大量的工作没有展開。

第一章力圖把漢字構形理論與古文字考釋實踐結合起來，提出系統考釋古文字的方法，並對漢字隸定問題予以討論，主要側重理論方面，表達了我們對漢字系統與隸定的整體理解。

第二章、第三章以《繫年》文字爲中心，運用我們提出的系統釋字法對各類現象進行了考釋，涉及同形字（包括同形構字部件）、異體字等多種現象。我們從具體的研究對象入手分析，歸納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入手羅列材料，一共考釋了九組相關的文字。這是一種開放性的研究，我們只是研究了“厂”、“石”、“子”、“宀”、“絲”等十分有限的幾組，任何相關的文字都可以當作一個“小系統”詳加闡釋。例如《繫年》中與液體相關的意符及其構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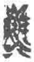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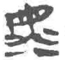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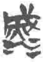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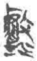
水：（068）、（122）

現在我們覺得“水”很容易辨認，但在楚文字的釋讀過程中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一些“水”的變形由不識、誤釋到確識，是隨着材料的不斷增多逐漸完成的。“水”作爲構字部件，可以豎寫，也可以橫寫：

豎着寫的占多數，例如，濟：（112）、汧：（122）、梁：

(032)等。《繫年》中包含有“水”部件的字有27個，豎寫的有21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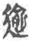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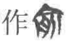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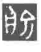
下列横寫的“水”在小篆中都變成了豎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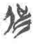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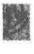
漢：(012)、海：(112)、滅：(007)、濬：(082)

“涉”字作 (068)，横水是形符，位置具有表意功能，後來也變成了氵，成爲義符。《説文》中横寫的水很少，“益”是其中之一。“ ，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以“益”爲“溢”的本字，驗之古文字，“益”並不從横寫的水。

《説文》有“く、巜、川”三字。從古文字看，甲骨文中的“く”就是“水”，像水流，没有旁邊的水點兒。楚文字中的“巜”就是“川”。《説文》的音義從何而來，很值得我們思考。

《繫年》“訓”字作： (078)，是楚文字中的常見寫法，“川”作“巜”。 (103，泉)、 (082，州)中的“巜”也是水流。

“俞”字構形多異説，楚文字中“逾”字是順流而下的意思，《繫年》作(131)，鄭、楚大戰，鄭大敗，楚人“盡逾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應當是以水路把鄭師運輸到郢。所從“俞”作(113)，當是從舠，余聲，“舠”是舟在川上，即其表意初文。西周金文不嬰簋(集成4328)“俞”字作，去掉音符余，就是古文字中的“舠”。

《繫年》“侃”字作(120)，郭店簡或作(緇衣32)，或川或巜，都是水。“侃”字之源及西周時期的用法，裘先生有專文探討。①“沓”以水喻多言。侃侃而談、滔滔不絶，能否是以水喻

---

① 參見裘錫圭：《釋“衍”“侃”》，《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第378—38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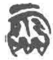
善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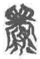
《繫年》“攸”字作 (087),《説文》:“ ,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 ,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學者多有不信人與攴之間是水,當無可疑。水源遠流長,從攸的字多有長義,悠久之“悠”、修長之“修”等皆是,“攸”當爲此類字的本字,與永表示長義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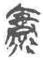
《繫年》“朝”字作 (044),凡 8 例,寫法相同。楚文字作 (郭店・窮達以時 5),右側所從,非舟、非川,源自西周。

(利簋,集成 4131)、 (矢令方彝,集成 9901.1)、 (大盂鼎,集成 2837),“朝”在西周有三種異體,爲潮水之“潮”的本字,戰國文字繼承了第三種寫法。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後代繼承異體字的選擇機制是什麽?

地面上流動的水寫成曲綫形,或多或少,表意相同。自上而墜落的水則寫成點滴狀,如:

霝:(050),雨本來就像雨水自天而降,“霝”加個音符表示下雨。

釁:(011),類與沐。

家:(013),所從“彖”甲骨文像過濾。

體液用點表示,後來訛變得面目全非:

《繫年》“讒”字作 (031)、 (081),其右側下部的虫形,是“毓”字下部點狀體液的訛變。

甲骨文中的“尿”字,在楚文字中變成了“勿”,秦文字中變成了“弱”。

原擬寫一章“與液體相關的構字部件及其演變”,完成對山、水相關字形的系統研究。以上是順手所記,由於時間關係,尚未

及深入。

第四章是倒寫構形，就一種構形現象展開討論，可以與論文集中的《漢字倒寫構形與古文字的釋讀》一文參看。甲骨文中的倒寫很多，學者已經指出其中的一部分是“倒書”。從書寫的角度説，倒書比順書困難，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需要進一步解釋。在這些倒寫中，更多的是我們所説的“倒寫構形”，倒寫别有意義，更需要我們進一步解讀。古文字中有多種構形方式，每一種的沿革都有一定的規律，把握其規律對文字考釋有幫助。

與倒寫構形相對應的是正反構形，我們對“正反無别”認識得更多，但對正反有别就缺少深入的探討。文字構形中的單複、雜糅、省形等都是我們熟知的構形方式，每一種都值得深入研究。從一批材料入手深入思考，會不斷發現問題，逐漸擴大範圍，逐漸解决問題。

第五章是《繫年》文字構形與演變研究的短篇。

古文字中飾符很早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孫偉龍曾以楚文字中的飾符爲研究對象，完成了學位論文，①並獲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專著即將出版。就《繫年》而言，我們也試圖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作一窮盡式的整理與研究。

第一步，理清《繫年》中有哪些飾符；

第二步，對每一種飾符進行深入徹底的研究。

這種基礎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但是形成書面上的東西只有一篇《説清華簡〈繫年〉中的裝飾性筆畫“一”》，剩下的工作還非常多。飾符“二”、飾符“口”等，都需要我們細緻地去做。飾符與意符不容易區别，理論上很容易理解，具體的辨識往往很困難，

---

①　參見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需要綜合各方面的信息加以判斷。例如《繫年》“商”字作 (001),與 (酓章鐘,集成 83.2)都可以指稱商與五音之商,多兩個圓圈,説是飾符好像没有問題。但我們追問一下:第一,兩個圓圈作飾符還有没有其他例證?第二,爲什麽圓圈不可以是星星的象形, 字爲“商星”的專用字?如果不能解决類似問題,飾符説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

我們在文中曾提出哪些字可以加飾符,哪些字不可以加飾符等問題,其實並没有完全解决。

訛變與訛書是大家關注的問題,張峰的博士論文對楚簡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梳理和研究。清華簡從整體上看,書寫水平很高,大都字迹工整,訛書很少。《繫年》中有一些字與我們熟知的楚文字的寫法或用法不同,有的就被當作訛書。經過深入研究,大部分别有所自,與訛書無關。這就提醒我們在整理出土文獻時,面對與我們常識不同的文字現象的時候,不要輕易斷言古人寫錯字。新的重要發現會改變我們的常識。

訛變與同形字和同形構字部件密切相關。同形字與同形構字部件的成因很多,就同一系統的文字來説,絶大多數是字形演變的結果。戰國文字之所以難以釋讀,最大的問題是同形構字部件導致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矛盾,文字理據喪失。如果没有辭例和文字歷時的演變譜系,拿出一個初見的字形,我們誰也不敢確定它是什麽字。字形分析只能提供若干種可能性。

我們在前面幾章文字的考釋與闡釋中,很多篇幅都涉及同形問題。同形字與同形偏旁是戰國文字研究中的重點,也是難點。

異源字是隨着先秦古書抄本的深入研究而提出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涉及戰國各系文字的承傳與特點、古書文本的流傳和

抄寫、古書的作者等多個方面，對於文獻學的意義更加突出。清華簡中的三晉文字因素不是個别現象，其中有多篇内容與鄭國關係十分密切。在這裏我們只是開了個頭，已經有博士生就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異寫與異體是《繫年》中一個非常值得全面研究的問題。《繫年》是同一個書手所寫，但異寫字很多，例如“趙國”之“趙”，就有 （064）、 （097）、 （111）等不同寫法。同一個書手同一篇中爲什麽會有這麽多的異寫？這是我們已經關注到的問題。五月中旬，李松儒博士寄來未刊稿《試析〈繫年〉中的一詞多形現象》，對《繫年》中的異寫材料進行了梳理。大家都關注，説明問題重要，還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

我記得剛剛學習古文字的時候，好多老師還信奉一條釋字的基本原則：同一篇中寫法不同就不會是同一個字。現在看來，這條原則需要廢除，只能成爲條件之一了。一個人在同一篇中一詞異寫或一字異體，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

第一，受底本的影響。底本與通行文字不同，保留底本的寫法自然就會出現異體。

第二，包山簡中就有東周之客、秦客、齊客、燕客、越客、宋客等，這些客在楚的時間或長或短，他們寫楚國文字難免寫出本國的文字來。

第三，刻意求異。戰國是否有自覺的書法審美意識，我們没有書法文獻可資參考。但是楚簡書寫中避同求異的現象確實存在。

我多年來關注楚文字的構形與古文字考釋之間的關係，指導博士生完成了幾部相關的論文，但是做得還很不够。這次希望對《繫年》文字做一個比較透徹的研究，依舊做得很不够，很多工作只是開了個頭，有些問題連頭也没開。唯一的進步是把過

去的一些空想，開始落實到紙面上了。

《繫年》文字的研究還得繼續下去。肖攀對《繫年》的構形做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積累了很多問題，希望能够早日一一解决。

全書上編大部分由李守奎完成，其中《清華簡〈繫年〉中的訛書》由肖攀獨立完成，《由殷、肩、膺等字的誤釋談辨析同形字的重要性》、《清華簡〈繫年〉中的“𠂤”字及“𠂤”之構形》由李守奎與肖攀合作完成。部分書稿已經在專業刊物上公開發表，本書定稿時或有所調整。下編是静態的《繫年》文字構形描寫，力圖反映《繫年》文字的筆畫、基礎構字部件、多級構字部件的構字體系，主要以圖表的形式表現。這一部分主要由肖攀完成。

我們期待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並有全面系統的表述，但未能完全做到。例如我們只寫了飾符“一”，還有“二”、“八”、“口”等。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工作頭緒太多，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工夫不够。

從總體上看許多地方還很粗糙，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有疏漏，有一些説法還需要更加充分的證明。

上編與下編中的大部分内容先由兩位作者分頭完成，然後集中討論，其中會留有一些不協調的地方。請批評指正。

李守奎於 2015 年 9 月

目　録

上編　《繫年》文字考釋

第一章　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隸定　003
第一節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與《繫年》文字的系統考釋　003
一　漢字構形與楚文字研究　003
二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　013
三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法與系統闡釋　019
四　本書的基本目标　026
第二節　《繫年》文字的隸定——兼論隸定的原則與方法　028
一　隸定與難定　029
二　隸定的目的與方法　031
三　清華簡隸定的基本原則　033
四　《繫年》隸定方法　034
五　《繫年》隸定中存在的問題　052
六　隸定與字表歸部的一些設想　057
第二章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闡釋（上）　062
第一節　“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062
一　“厂”的音義及其構形功能　064
二　“石”與“厂$_2$”的構形及其構字功能　071
三　小結　091
第二節　《繫年》中與“子”相關的文字構形　092
一　《繫年》中“子”的用法　092

094 二 “子”與生育
097 三 乳子與“保”
101 四 其他
105 第三節 “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
106 一 《繫年》“悗”與“免”字的考釋
109 二 “宀”與“免”相關文字考釋
118 第四節 清華簡《繫年》中的“𠂤”字及“𠂤”之構形
118 一 《繫年》中的“𠂤”字
121 二 “𠂤”與“阜”的區别
125 三 “𠂤”是“臀”的象形初文
129 四 《繫年》簡中“𠂤”讀爲“追”的用法
131 五 “𠂤”字的分化與構字
136 六 小結

138 第三章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闡釋(下)
138 第一節 《繫年》與“尸”相關字考論
138 一 “尸”之構形及其區别特徵
140 二 “尸”所構文字的闡釋
157 第二節 同形構字部件“户”及啟、殹、肩、膺考辨
158 一 “户”字的區别特徵
159 二 同形“户”之考釋
168 第三節 同形偏旁“曰”構字及其歸部
168 一 《繫年》中與“曰”相關的文字構形
173 二 之構形與《説文》歸部之間的差異
177 三 《繫年》隸定及字表按照《説文》歸部之不當
179 第四節 幺、玄、糸、丝、絲等相關字考
180 一 與絲相關文字的闡釋
188 二 與“玄”相關文字的闡釋

三　率　189
第五節　與"爿"相關字考論　191
一　"爿"爲"牀"之初文及其表音功能　191
二　"爿"爲"爼"之初文及其表音功能　196

第四章　倒寫構形　202
第一節　關於"倒寫構形"　202
一　倒寫構形研究綜述　202
二　倒寫構形的基本概念　205
三　《繫年》中的倒寫構形　207
第二節　倒子"𠫓"及其構形考　208
一　倒子"𠫓"、"㐬"與"毓"的關係　208
二　"㐬"與"𠫓"的分化及其構形　211
三　"棄"字的構形與簡化　215
四　"𠫓"與"㐬"音義的歷史演變　218
五　小結　219
第三節　與倒口相關的文字構形　219
一　"口"與倒口"亼"　220
二　"食"與"㱃"中的倒口　220
三　曰與今　222
四　令與命　223
五　"龠"中的倒口　224
六　會、合、答　225
七　小結　228
第四節　與倒止相關的古文字　228
一　"止"與"倒止(夊)"　228
二　"之"、"往"與"复"、"夌"　229
三　進與退　231

232 四 出與各
233 五 步與夆
234 六 章：達與衛
236 七 逆與逢
238 八 先與夋
240 第五節 倒皿與眉壽
240 一 “亹”字的來源及“子亹”之名
243 二 “釁”與“顯”之構形與分化
247 三 釁與釁
249 第六節 倒矢及其他倒寫構形
249 一 倒矢
255 二 “屰”與“逆”
256 三 “人”與倒人——“化”
257 四 倒毛
258 五 “上”與“下”
258 第七節 倒寫構形的表意特徵與演變
258 一 倒寫構形的形式分類
259 二 倒寫構形的表意特點
261 三 倒寫構形的演變
263 第五章 飾符、訛書、異源及其他
263 第一節 説清華簡《繫年》中的裝飾性筆畫“一”
265 一 橫畫上下的飾筆“一”
271 二 豎畫上加飾筆“一”
273 三 空隙處加飾筆“一”
277 第二節 清華簡《繫年》中的訛書
278 一 據凡例，於釋文中以尖括號〈 〉注出的訛書

二　未在釋文中注出，但在後附注釋中懷疑屬於訛書的　280
三　另外兩個與訛書有關的例子　282
四　小結　284
第三節　異源字的楚化過程與外來文本的流傳　285
一　與商或西周文字相合的存古現象　285
二　文本中的三晉文字　294
三　異源字及其相關的問題　299

附録　301
一、字形材料出處簡稱表　301
二、本書引用到的文字編著作　303

下編　《繫年》文字構形

第一章　《繫年》文字的基本筆畫　307
第二章　《繫年》文字的構字部件　315
第三章　《繫年》構字部件表　326

上編　《繫年》文字考釋

第一章

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隸定

第一節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與《繫年》文字的系統考釋

一　漢字構形與楚文字研究

（一）漢字學與楚文字學

中國傳統“小學”研究語言文字，以文字爲本位，漢字研究注重形、音、義的一體性。隨着學術的發展，研究對象逐漸分離而專門化，與字音、字義、字體相對應的分别成爲音韻、訓詁與書法。隨着近代學科的建立，音韻學、語音學、訓詁學、語義學、書法學等獨立之後，漢字字形成爲漢字學研究的主體，漢字構形學的興盛理所當然。

楚文字是漢字的一部分，“楚文字學”是漢字學的一個分支，尚在建構過程中。出土的楚文獻與楚文字以其内容的豐富性與形式的獨特性而舉世矚目。李學勤先生多次呼籲建立獨立的“楚文字學”。① 對於一種兩千多年前就廢棄不用的古老文字來説，文字的考釋與文獻的釋讀是基礎，也是首要的工作。目前國内有很多學者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在研究資料的搜集與

---

① 參見李學勤：《楚文字研究的歷史和意義》，《簡帛》（第五輯）第 91—9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又參見李學勤：《楚文字研究的過去與現在》，《歷史語言研究》（第七輯）第 1—4 頁，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整理、疑難字的考釋、文字的釋讀等方面取得了十分豐碩的研究成果，楚文字釋讀的整體水平已經達到通讀無大礙的程度。另外一方面，關於楚文字的特點、構形、源流等理論問題也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楚文字學必須建構在正確的考釋之上，楚文字學的價值不僅體現在看清楚文字的面貌和演變規律，還要對古文字的考釋具有指導作用。没有考據基礎的理論是空中樓閣，繡花枕頭；没有理論的考據是餖飣碎屑，難以成“學”。

如何構建楚文字學，豐富漢字學，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從文字的本體研究出發歸納出真實可信、切實可用的理論來，是努力的方向。

（二）考釋、闡釋與完全釋字

古文字研究的背後主要有兩個學科的直接需求與支撑：一是歷史文獻學，二是漢語言文字學。

歷史文獻學需要文字考釋的正確成果。一批用古文字書寫的出土文獻面世，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文字的考釋與文本的解讀，把不懂或不很懂逐漸變成大致懂和確實懂，這是古文字研究的第一步。文字考釋的對象主要是新出字形和疑難字的形、音、義。一方面，考釋正確與否决定文獻理解的正確與否；另一方面，能否讀通文獻是驗證文字考釋正確與否的最重要依據。考釋文字的目的是釋讀文獻，方法是考據，關注的焦點是文字所記録的語言。

漢字學是漢語言文字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文字學是漢字學的一部分。漢字學需要對各種漢字現象進行深入的探討，總結規律，形成系統的理論，進而對各種漢字現象形成理論的闡述。古文字也是漢字學研究的對象之一，但漢字學與古文字學目的、方法不同。漢字學大都是利用古文字考釋的研究成果，以已釋字的字形爲主要研究對象。漢字學的功用在於闡釋而不是考釋。漢字闡釋的主體内容有三：表層結構、深層結構、演變過程與規律。

不論是考釋還是闡釋,都期望“完全釋字”。所謂完全釋字是指不僅能够準確分析文字的表層結構,而且能够破解其所記録的語音和語義以及在語境中的具體用法,合理解釋文字的深層理據。例如“字”,我們知其形和音義,但如果説不清“宀”和“子”合起來爲什麽是“字”的深層理據,就不能叫作“完全釋字”。

不同學科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漢字是學術研究的細化與深化,但如果忽視了彼此之間的聯繫,弊端也是明顯的。如果考釋古文字缺少理論指導、不注意探索理論方法,就容易走偏或比較零碎;如果構建古文字理論却不會考釋古文字,則説服力不足,無人相信。這樣不僅不能細化與深化,而且會兩敗俱傷。

（三）漢字構形

漢字構形歷來就是漢字學研究的主體。《説文解字》最大的貢獻就是建構起一套闡釋漢字構形的理論並對九千多個字進行了窮盡的分析與闡釋。關於古文字構形及漢字構形研究的歷程及主要研究成果,葉玉英女士《二十世紀以來古文字構形研究概述》一文有比較詳細的介紹;①研究構形的衆多學位論文都有“研究綜述”,梳理得已經很詳備,我們在此不再詳加引述,文中直接陳述我們的理解。所謂理解,一是對前輩時賢觀點的認同、吸收,將其内化爲自己知識系統中的一部分;二是從漢字本體研究出發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見解。

1. 漢字構形學的界定

人文學科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術語的名同實異。所謂對某個問題的學術觀點的分歧,往往從根本上説就不是一回事。就漢字構形學而言,儘管大家對其理解與界定不盡相同,但從總體上看,都認同其研究對象是字形。

---

① 參見葉玉英:《二十世紀以來古文字構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48—7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我們認爲，漢字“構形”包括漢字的構成方式、結構類型、構成過程和構成系統。漢字“構形學”是研究漢字的構成方式、演變規律和構成系統的學科。

2. 漢字的表層結構與共時靜態描寫

漢字是依靠自身的區別特徵彼此相區別的符號系統，系統中的每一個漢字都有其可見的外部結構與形體區別特徵。漢字的區別特徵大部分表現爲構字部件的不同，例如“賦”與“賊”從外形上都是由“貝”與另外一個構字部件構成一個左右結構的字形。“賦”因爲有“貝”旁而與“娬”、“陚”等相區別，“賊”因“貝”而與“絨”、“娀”等字相區別，二字因“武”、“戎”的不同而彼此相區別。

又如“載”、“哉”、“裁”、“戴”、“截”這一組字，從外形上看，“𢦏”是彼此相同的部分，“車”、“口”、“衣”、“異”、“隹”是彼此區別的部分，這些字在結構上都是半包圍結構。對於文字的使用者來說，能够正確區分並書寫漢字的表層結構就算掌握了文字的“形”。任何時代的文字都是這樣一套由一定數量字符構成的符號系統。

表層結構就是以構字部件構成的文字符號的外部區別形式，又稱外部結構。文字學家給漢字的表層結構加以分類，有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内外結構、半包圍結構，等等。

以某一歷史時期、某一地域的文字爲研究對象，進行封閉性研究，分析其構成，描寫其現狀，這種靜態描寫能够真實反映一定範圍内漢字的外部結構和漢字記號化的程度，例如上文所説的“賊”、“截”。但是靜態描寫只能分析其表層偏旁結構，如果不追溯其歷史的演變過程，就無法了解每一個偏旁的功能。從靜態觀察，我們無法理解其構字理據，因爲這兩個字已經記號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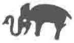
3. 漢字的深層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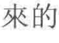
漢字不是純粹的記號約定，而是有其内在的理據，由内在理

據决定的字形結構稱爲“深層結構”，又稱“内部結構”。所謂構字理據實質上是逆推造字時的思維方式，簡單地說，就是如此構形的道理和依據。造字的基本要求是能够記録語言與能够區别符號。對所構字形及構字部件的表達功能及其關係的確定是探討深層結構的主要内容。

《説文》關注的就是文字的深層結構，上文所説的“賦”字，《説文》：“賦，斂也。从貝武聲。”這就説清了“貝”與“武”這兩個構字部件與“賦”這個字形所記録的音義之間的聯繫，也就是“賦”之所以寫作“賦”的道理，這種構字方式稱爲“形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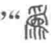
探討深層結構需要具備字形和所記録的音義以及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條件，條件越充分，可信度就越高，反之就會流於臆測。在諸多的條件中，字形與語言單位的音義是核心。大致有下列四種情況：

第一，字形未經訛變，或雖經訛變但初形可以推知；文字所記録的本義作爲語義在文獻語言中可見。造字時的理據義與所記録的語言意義聯繫密切，是爲本義。例如金文“”與象之間有像似性，其演變過程清晰，語言中一直記録“象”這個詞。字形與本義之間的聯繫直接而確切，這種理據意義與深層結構最爲確切可信。

第二，字形古老，文字構形所表現出來的“字義”在文獻語言中無法證實。例如甲骨文中的“我”字作，語言中是第一人稱代詞，但字形是某種兵器或工具。不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我”都没有兵器或其他器具的用法，字形所表現出來的意義與其所記録的語言中的意義失去聯繫。

第三，字形訛變，文字所記録的意義是文獻語言中存在的意義，根據所記録的語義附會文字構形。從文字的最初構形來説是曲解謬説，從其所闡釋的文字系統來説是“理據重構”。例如

“王”字，甲骨文、金文像斧鉞形，經訛變成小篆的“ ”，《説文》：“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許慎引經據典的闡釋，與“王”的初形毫無關係。

第四，字形訛變，理據意義没有語義依據，完全屬於杜撰。這種惡例《説文》已經開啟，典型的例子就是對“也”、“爲”字的闡釋：“ ，女陰也。象形。”“，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等都是這類。

通過對漢字構成單位及其在構字中關係的分析、分類，可以歸納出不同的“構字方式”。

漢字的構字方式是歸納所得，並不是在造字之前設計好一套“構字方式”再創造文字。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嚴格意義上的漢字是甲骨文，已經是經過長期演變而來的成熟的文字系統。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漢字都是在使用過程中逐漸累積而成。所謂“構字方式”也可以説是按照一定的理據構成不同類型文字的方法。每一個字都有其構成方式，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把這些構字方式加以歸納，就能够得出“六書”、“三書”或“二書”等不同的方式類型。

準確理解漢字的深層結構必須通過歷時的動態描寫，解决表層與深層結構之間的矛盾。

4. 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矛盾

漢字構形具有多重性。首先表現爲文字的内在理據與外部結構的統一與矛盾，例如“群”與“羣”，我們常常説是“一字異體”，又説是“兩個異體字”。所謂“一字”，是從内部深層結構來説，都是從羊，君聲，記録的是同一個語言單位。所謂“兩個”，是從外部結構來説，一個是左右結構，一個是上下結構。

表層結構是可見的文字外形結構，深層結構是隱藏的關係

意義結構，二者在造字之初是統一的，在以形聲字爲主體的隸楷文字系統中大部分也是統一的。戰國以後，漢字大部分是形聲字，形聲字第一層級可以二分爲兩個構字部件，外部結構或左右、或上下、或内外、或偏側等，部件與所記録的語言單位之間的關係都是一個表意、一個表音，外部結構與深層結構大部分有比較直接的密切聯繫；但有些形聲字也發生了訛變，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完全分離，例如上文所舉的“賊”，外部結構左貝右戎，深層結構與此完全不同。《説文》云：“賊，敗也。从戈則聲。”驗之古文字，完全可信。又如“截”字，其外部結構中的“𢦏”與“載”、“哉”諸字中的“𢦏”完全相同，但來源與功能完全不同，前者是“㦰”的變形，表意兼表音；後者是“𢦏”的變形，純粹表音，二者的外部結構與内部結構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分離而混訛爲一。

漢字中内部結構與外部結構發生嚴重分離的是一部分來源古老、但字形訛變嚴重的表意字，例如《説文》卷一中的部首“示”、“王”、“士”等，到了小篆，外部結構與最初的内部結構已經完全分離。又如“屰”爲倒寫的“大”形，是“逆”的本字，《説文》云：“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等，這部分“初文”來源古老，使用頻率高，構字能力强，字形的記號化對漢字構成系統有很大的影響。

漢字造字之初，每一個字都有其内部構字理據，時代越早，内部構字理據就越被關注，表現得也越充分。商代甲骨文重視文字的理據結構，對文字的外部結構没有嚴格的限定，忽視構字部件形體的細微差異、方位結構等，所以異體字就非常多。

文字的本質是記録語言的符號，其所記録的音義是顯性的，具有實用價值。理據則是造字過程中的一種思維方式，是隱性的存在，具有文化價值，同時對於考釋文字和認識文字都

有一定的輔助作用。文字的使用者關注的焦點是文字所記録的語言與書寫的便利，而不是其内在的造字理據，例如“之”與“无”是常用字，不是文盲都可認識。所謂“認識”，是指這個字形與其所記録的音義之間的對應關係，對其來源與内部的理據構造很少有人關注。文字的本質與人們對文字的需求决定了文字在演變過程中理據喪失，成爲外部結構不能表現内部理據的記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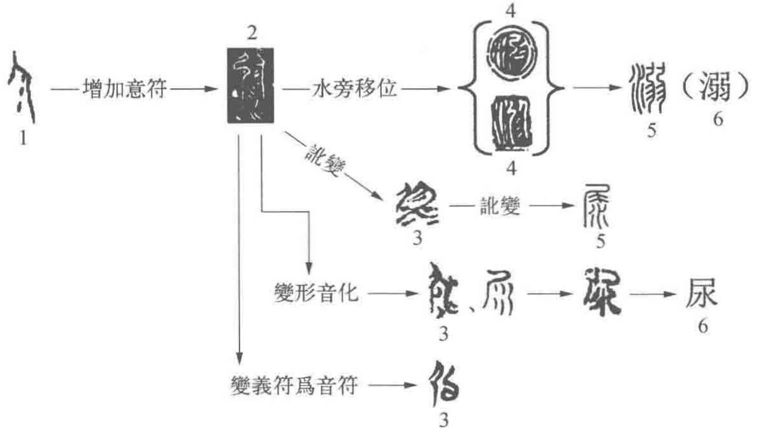
對於漢字學來説，不僅要知道每一個漢字所記録的音義，還要努力弄清楚漢字的内部結構與形、音、義之間的關係。

對於古文字考釋來説，只有使一個字的外部結構、所記録的語言的音義、内部理據結構全部得以準確的解讀與合理的闡釋才算得是“確識”。

《説文解字》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漢字構字理據的著作，决定了漢字近兩千年的研究方向與基本内容。《説文》釋字最大的問題是没有充分認識到記號字與記號構字部件、裝飾構字部件的大量存在，表意字闡釋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自上個世紀末，漢字構形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使用的材料更加全面，理論更加周密，但部分研究或基礎淺薄、或目的不明、或深度不够，有待同人繼續努力。

5. 文字的演變與深層結構的歷時動態描寫

要想對漢字的構成理據和構成方式做出合理的闡釋，必須進行歷時的動態觀察。劉釗先生的《古文字構形學》是着眼於動態闡釋漢字構形演變的開創性著作。漢字有着悠久的歷史，每一個漢字都是歷史演變的產物，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形體，這些形體有着内在的聯繫。例如我們在《〈繫年〉與“尸”相關字考論》一節中討論到“尿”字，如果不考慮其分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的“尿”字及其彼此之間的聯繫：



1. 商代　2. 春秋　3. 戰國　4. 秦　5.《説文》小篆　6. 隸楷

上圖是同一個字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字形，其演變關係極其複雜，包括形符類化爲義符、累增義符繁化、截除式簡化、音符替换、訛變、理據再造、分化、合併等一系列變化。每一個字都是變化過程中的一個點，每一個點都是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結果。文字的構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演變規律就是隱藏在這些具體的演變過程中。構形研究必須真實反映這個形成的過程與變化的規律。

單獨從上圖中拿出任何一個"尿"字來闡釋其深層結構都是不充分的，只有在這種系統的動態描述中才能清晰表達。

6. 漢字構形演變的動力

這裏所謂"動力"，是文字使用者對文字不同需求而産生的驅動力，主要有記録語言的需求、書寫簡便的需求、文字符號系統自身的制約、字形求美的需求等四個方面。

第一，記録語言。

漢字造字的時候，文字的形體與所記録的語言之間大部分不是任意的約定。字形與所記録的意義之間具有像似性，稱爲象形；無形可象，借形表音，稱爲假借。象形字和假借字

構成表意系統的基礎，在構字中成爲構字部件。合體字中構字部件大都具有相應的表音或表意的功能。漢字不是依靠單純的外部形態差别記録語言，而是力圖通過内部的結構表達語言。爲了表達清晰和記録準確，漢字處於一種不斷繁化的過程中。

第二，書寫簡便。

漢字是書寫的痕迹。書寫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書寫是指用筆在載體上留下字迹的行爲，書寫所用的“筆”有一定限定。廣義的書寫對書寫工具不加限定，刀刻、鑿雕都可以叫書寫，今天的鍵盤打字也可以叫作“書寫”，凡用一定的書寫工具在各類載體上留下字迹都可以稱爲“書寫”。

在雕版印刷發明之前的抄本時代，書的流傳依靠手抄。爲了提高書寫的效率，簡化十分普遍。簡化導致字形訛變，外部結構與内部結構發生矛盾，最終導致文字理據喪失而記號化。

第三，符號系統的制約。

漢字是依靠外部結構的差異彼此區别的符號系統。符號或彼此形近易混、或混訛同形、或異體太多，符號系統會加以調節。

第四，追求美觀。

漢字對美的追求不但表現在點、横用筆及間架結構上，而且表現在深層結構中。小篆中有很多筆畫、部件來自古文字中的裝飾性構字部件，漢代學者不知，都當作表意或表音部件理解，錯誤就成爲必然。

7. 楚文字構形研究

楚文字考釋成果日漸豐富，出土楚文獻的釋讀難點由文字考釋逐漸向訓詁轉化，疑難字的考釋雖然是攻堅的對象，常用字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如果把楚文字作爲獨立的研究對象，其構形的系統研究必不可少。

從楚文字的考釋來看，一些疑難字的解讀也需要理論方法上的突破。

二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

《説文解字》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一套構形理論，闡釋小篆的深層結構；最大的問題是未能作動態的描寫，用静態觀察的方法闡釋演變了千年以上的文字，很多齟齬不合。在諸多的漢字構形學理論中，王寧先生借鑒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構建漢字構形的系統，①把漢字構形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表現爲多個方面：

（一）漢字由獨體字與合體字構成

漢字是由獨體字與合體字構成的符號系統。《説文解字》對文字首先二分，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是構成字的基礎。

獨體字源自原始象形字和少量的契刻，具有表層結構的完整性和深層結構功能的單一性。例如“酉（酒）”甲骨文作 ，其表層結構各部分緊密相連，分解不出具有獨立功能的構字部件；其深層結構是整體象形，字形與所記録對象之間具有像似性，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莫須有的“莫”記録的是虚詞，是一個假借表音字，就表音字而論，只能視之爲“獨體”。現代漢字“其”，表層結構渾然一體，與深層結構割裂，是一個獨體記號字。

合體字是由構字部件組合而成的複合體。合體字的外部結構可以拆分，拆分出來的部件在不同的文字中重複出現，具有獨立的構形功能。構字部件從來源上説，主體源自獨體字。部分構字部件未見單獨成字，學者或稱爲“不成字部件”，其形成有兩

---

①　參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方面的原因：一是古文字失傳，例如熒、微等字中的𤇾、𡵂，許慎就未見；第二個原因是構字部件是分解字形所得，分解的結果不一定符合最初的結構，例如現代漢字“春”、“秦”、“奉”、“奏”等可以分解出不成字構字部件“𡗗”，這是文字演變所致。

（二）合體字的形成過程——構字部件的組合類型：平面式與層級式

王寧先生將漢字的組合類型分爲平面結構和層次結構，這是重要的發現。合體字的形成過程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一次合成，一種是累增而成。一次合成的是平面式，也可以稱之爲圖畫式，各部件共處於同一個平面，類似圖畫，早期會意字大部分是用這種方法構成。平面式中的部件大都是形符，部件的形象與位置都參與表意，不能隨意改變或移動，例如古文字中的“戍”與“伐”、“杲”與“杳”，構字部件完全相同，但位置不同，表意也不相同。再如“監”字，《繫年》作 ，尚存古形，西周金文作 ，是俯身豎目的人在皿之上，整體像人以鑒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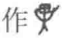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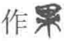
層級式是逐層累積而成，是歷時演變的結果。

大部分層級式合體字是逐漸添加構字部件而成。例如“禮”字，自甲骨文到戰國中期，都寫作“豊”，直到戰國晚期或秦朝，才出現加“示”旁的“禮”字。再如“示”字，甲骨文初文作丅，後來横筆的上部加飾筆“一”，又在豎筆的兩側加飾筆“八”，“一”與“八”是逐漸累增的飾筆，其功能是使字形更加飽滿、匀稱。西周文字中，“示”已經成爲固定寫法。隨着“示”與“主”的分化，“八”的性質也逐漸由飾筆變爲區别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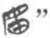
（三）合體的分解——基礎構字部件

合體字由獨體構字部件組合而成，我們把每個合體字都分解到最小的構字部件，與獨體字相加再去其重複，就會得到所有基礎構字部件。

漢字具有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二重性，合體字的分解也有兩種標準：一是依據表層結構分解，得出的是各種外形與獨體字相同或在不同的文字中多次重複出現的構字部件，只具備區別功能；二是依據深層結構分解，得到的是功能構字部件，具有表音、表意或其他功能。這種二重性導致構字部件的同形異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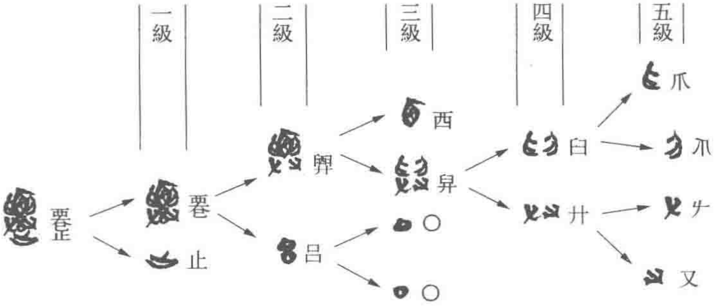
《繫年》" "(105)字的表層結構可以分爲上、中、下三部分，外形分别與楚文字中的"田"、"臼"、"入"相對應，三個構字部件組合成一個整體，與其他文字符號相區别，每一個構字部件都具有一定的區别功能。追溯字源，甲骨文作(合 29395)，像正面而立舉雙手戴物於首，是整體象形字，不能分解，是零部件組合。《繫年》"果"字作(034)，表層結構也可以分解出"田"和"木"兩部分，深層結構是附體象形。訛變使一些不成字的形符類化爲成字構字部件，但其功能也演變爲區别符號。

再如"於"字，《繫年》作 (132)，從表層結構上説，可以分爲"丩"與"今"兩部分。從來源上説，"於"是烏鴉的"烏"逐漸訛變而來，從功能上説，整體才有音義。"丩"與"今"只有區别功能，與音、義没有任何關係，這正是記號字的特點。

記號字的構字部件只有區别功能或裝飾功能，其他類型文字中的構字部件除了區别或裝飾功能外，還具有表音或表意功能。例如《繫年》""(002)字即田畝之"畝"，可分解爲"田"與"母"兩部分，田表意義，母表讀音。

會意字與複體記號字是平面式構成，把構字部件一一分解即可。例如"爲"字源自爪、象會意，《繫年》作 (083)，已經記號化，可分解爲爪、象頭、二三部分。

形聲字是層層累增而成，層層剥離，就可以分解出不同層級的構字部件，例如《繫年》的"遷"(014)字：



其内部結構可以分爲五層，層層套合。其中，“䙴”與“止”是直接功能構字部件，其他都是間接構字部件。每一層中分出的最小功能部件就是基礎構字部件，包括止、西、〇、爪、爫、𠂇、又等。

（四）構字部件的功能

表意系統的漢字，其内在的構字理據不是單純的表意或表音，而是一套複雜的綜合系統。漢字构字部件的功能可以分爲四類：表意功能、表音功能、區别功能和裝飾功能。

1. 意符

具有表意功能的構件稱爲意符，意符源自表意字。裘錫圭先生根據意符表意方式的不同，又將其分爲形符和義符。形符通過自身的形象起表意作用，例如《繫年》中的“涉”字作 （034）；義符依靠本身的字義表意，例如形聲字中的表意偏旁。

2. 音符

音符是具有表音功能的構字部件。漢字中的音符都是借表意字为音符。獨立使用的借音符只有整體表音功能，没有内部結構，其内部結構是被借字的，與借字只有語音上的聯繫。例如虚詞“莫”是假借字，整體表音。如果分析内部結構，則是所借表意字“莫（暮）”的結構，而不是假借字“莫”的結構。獨體音符參與構字，在形聲字、雙音符字中充當表音的音符。

3. 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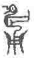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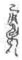
文字作爲一套符號系統，除了裝飾部件外，任何部件都有一定的區别功能。别符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造字别符，一類是訛變别符。

造字别符是在造字時有意增加的區别符號，有些不能独立构字，只能依附意符或音符，刃上之一筆，區别於刀，是兩個字相區别的特徵。再如西周金文"上"、"下"作" "、" "，再加上"二"，三個字形近易混，在不同的位置加上"丨"，就成了"上"、"下"、"二"，三個字就完全區分開來了。這一"丨"，就是造字别符。

第二類别符是訛變而來，例如上文所説《繫年》"異"字分解出來的"田"、"臼"、"入"，雖然都是成字字符，但在構字中只有區别功能。

4. 飾符

飾符又稱羡符，從表層結構上來説，有裝飾美化功能，從深層結構來説，與表音、表意無涉，是羡餘成分，所以又稱爲羡符。例如：

用： （金文）——、（金文）

（五）漢字的筆畫系統

漢字的底層是一套基本筆畫，不論分得多麽細緻，數量都在十位數。所有的構字部件都由這幾十個筆畫構成。漢字字體主要由筆畫决定，例如先秦古文字與小篆的差别是有無團塊筆形，小篆與隸書的差别主要在弧形筆畫等。《繫年》的筆畫系統詳見下編。

（六）漢字構形的層級系統

結構主義語言學告訴我們語言是分層裝置的系統。漢字也

是分層裝置的一套系統，與語言的構成有像似性。語言的構成與漢字的構成列表如下：

記録單位	**文字分類**	**數量**
句子或篇章	圖畫文字	無數
————	————	
3 詞	文字	萬位數
2 詞素	基礎字符	百——千位數
———	———	
1 音位	基本筆畫	十位數

圖中有兩條綫，上、下綫外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基本筆畫只是構字的基本單位，不具有記録語言的功能；圖畫文字是廣義的文字，只具有提示語言的功能，不能準確記録語言。數量是指漢字各級構成單位的數量。文字記録的語言單位越小，數量就越少，與語音的對應關係就越密切。漢字由幾十個基本筆畫構成幾百個基礎字符，幾百個基礎字符彼此組合構成所有漢字。

漢字構形研究是漢字學的主體，歷史上大致可以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延續時間很長，漢代學者提出“六書説”及歷代對六書理論的細化，這是漢字學研究的傳統，一直到近代，無人撼動；第二個階段是唐蘭先生首先突破“六書説”提出的“三書説”，裘錫圭等先生予以完善，揭示了文字符號與所記録的語言之間的關係及其内部構成；第三個階段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蓬勃發展的漢字構形理論，主要有劉釗先生的動態古文字構形理論、王寧先生的文字構形系統理論、黄德寬先生的文字闡釋理論，等等。

任何一種符合實際的理論都具有解决實際問題的價值或潛在價值。對於古文字研究來説，構形理論的價值究竟在哪裏?

1. 準確揭示每一個漢字的深層結構；

2. 反映文字系統的真實面貌；

3. 爲釋讀古文字提供材料依據；

4. 爲考釋古文字提供方法依據；

5. 爲書法愛好者提供書寫的參考。

脱離了這些實際的需求空談理論，理論就會十分蒼白。

三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法與系統闡釋

（一）系統釋字法產生的背景和條件

1. 古文字考釋成果的累積与考釋方法的探索

歷代學者應用各種方法進行古文字考釋，大多數有文例可尋的古文字都得以正確釋讀，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漢字構形的系統性考釋漢字是必然的選擇，偏旁釋字法實際上就是利用構形的系統性考釋古文字的方法之一。孫詒讓、于省吾、唐蘭、李學勤、裘錫圭、李家浩、吴振武等學者利用多種方法考釋古文字取得了巨大成就。現在年輕一代學者所見材料日多，搜集材料更便捷，綜合利用多種方法釋字，不斷有所突破。例如陳劍的系列考釋文字的長文，以考釋某個或某幾個疑難字爲中心，全面占有材料，系統梳理，縱横比較，大大提高了考釋成果的可信性。古文字考釋的方法就蘊涵在這些成功的考釋實踐中。

從研究的過程來説，釋讀是古文字考釋成果的進一步運用，是文獻内容研究的起點。從研究範圍來説，釋讀只是古文字研究的一個方面。只有在正確釋讀的基礎上，弄清字形結構和構字理據，才能積累破解未識字、新見字的綫索和證據，才能在考釋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對文字進行更完全的闡釋。

伴隨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古文字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斷發

展。繼唐蘭、林沄等先生系統討論古文字的考釋方法之後，①黄德寬提出“綜合論證法”，將文字材料、考古實物、歷史文化等多方綜合，②增强了古文字釋讀與闡釋的深度與可信度。以字形爲主的歷史比較法和以文義爲主的文獻對讀法是古文字考釋的基本方法，目前運用得更加成熟，也有新的進展；以單字源流演變爲綫索的字譜研究把文字放置在歷時的動態演變的鏈條中考察，可以得到單字演變的系統知識；以某一範圍文字爲對象的封閉式構形系統的静態描寫，可以見到該批材料文字構形的整體面貌。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的研究有很多成果。

有價值的古文字考釋方法首先是在考釋實踐中摸索、歸納、提煉出來的。在實踐中提煉出的理論對考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2. 漢字體系論、構形系統論等漢字理論的構建

理論方面對漢字的系統性認識逐漸深入和全面。王鳳陽先生宣導漢字的體系論，③王寧先生提出漢字構形系統論，④劉釗先生《古文字構形學》動態的漢字構形規律，⑤都加深了對漢字系統性及其演變規律的認識。

3. 系統考釋古文字的初步倡導與實踐

系統考釋古文字作爲考釋古文字的一種方法，已經有學者倡導並實踐。曾憲通先生《從“子”字族群論及字族的研究》一文對字族進行了示範性研究。⑥ 李運富先生在構形理論的基礎上

---

① 參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1934年講義手稿，齊魯書社1981年影印；又參見林沄：《古文字學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4年。

② 參見黄德寬：《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第186—191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③ 參見王鳳陽：《漢字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④ 參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

⑤ 參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⑥ 參見曾憲通：《從“子”字族群論及字族的研究》，“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2002年3月，又收入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第94—100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

提出了很多系統考釋文字的構想。① 一些學者運用“漢字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法”考釋文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績。②

（二）古文字考釋中理論與實踐脱節的現狀

古文字考釋與古文字理論並重是優秀的傳統，唐蘭、于省吾、裘錫圭、林沄等前輩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古文字研究的現狀是：一方面考釋實踐與漢字理論都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實踐與理論專門化，二者内在的聯繫正在被割斷。具體表現如下：

1. 古文字釋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基本上還是各個突破居多。

2. 文字構形研究注重理論構建，但大都與古文字考釋分離，只能用已有的考釋成果構建和闡釋自己的理論，很少能够指導考釋實踐釋讀未識字。構形理論與考釋實踐的分離加深了古文字學與文字學分裂的鴻溝。

3. 戰國文字訛變劇烈，記號化程度很高，文字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嚴重分離。古文字考釋中很重要的偏旁識字法，對於戰國文字來説，有時無異於陷阱。

4. 一些從文字學角度入手的字形闡釋，以各種字編、字表爲依據，理論以《説文》闡釋爲基點，脱離所記録的語言，脱離文字的應用環境，缺少動態的觀察和分析，使得漢字闡釋帶有太大的任意性。

把“系統考釋”提升爲一種方法，是研究的實際需求。

（三）系統釋字法

《繫年》文字研究希望突破一個字一個字地考釋和闡釋的方

---

①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叢考一》，《古漢語研究》1996 年第 3 期，收入《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研究》，岳麓書社 1997 年。

② 劉敬林：《從“從亼”字構形系統看〈説文〉“亼”部字的形義》，《勵耘學刊》（語言卷）第 237—258 頁，學苑出版社 2006 年。

式，嘗試把文字置於構形系統的各種關係中加以研究，我們稱爲“系統釋字法”。

系統釋字法是以漢字構形的系統性爲基礎，將具有某種關係的若干組文字放置在静態的構形系統和動態的演變過程中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全面釋字的方法。

系統釋字法的核心是不孤立地、静態地觀察與闡釋漢字，是將依據某種特點類聚成一組或幾組文字置於静態的構形系統和動態的演變過程中，找出區别，觀其會同，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文字系統是一個層級概念，世界文字可以分爲表意和表音兩大體系。各系統内部因時代、地域等諸多方面形成相對獨立的子系統。根據研究目的的需要，可以將一定範圍内的研究對象確定爲一個文字“系統”。一個書手的字迹可以作爲一個最小的區别系統。

清華簡《繫年》文字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第一，考察每一個字在簡文中所記録的音義，參照楚文字的其他材料，理清與《説文》小篆、現代漢字之間的對應關係。

第二，分析每一個文字的構字方式、結構層次以及其構字部件的功能。

第三，列出每個字的演變圖譜，理清每一個字的歷史演變脈絡。

第四，對各種文字現象進行分類綜合研究，例如異源字、同形字、異體字等。

第五，描寫《繫年》文字的表層結構系統，揭示其與深層結構之間的矛盾。

第六，歸納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系統考釋和闡釋《繫年》中的疑難字和構形不明的常用字。

《繫年》文字系統是清華簡書手範圍内的分類，這種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不僅可以瞭解一個書手的文字使用習慣，而且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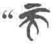
看到文字在同一個書手筆下的任意程度。

系統釋字走出以單字個體爲對象的考釋方法，先把一定範圍内的研究對象作爲整體考察，描寫其構形系統，把每個字放置在系統中考察，對其中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文字一組一組地研究，求其同或别其異。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可以明確每個字的構形，避免片面性，而且可以知道與其他字之間的關係，彼此互證。

（四）系統釋字法的具體内容

系統釋字法的要點可以概括爲六個方面：

第一，確定文字的表層區别特徵。

文字是一個依靠表層結構的區别特徵彼此區别的符號系統。從理論上講，系統内每個字之間都需要具備區别特徵。漢字使用者關注的焦點就是這些區别特徵。每個系統内部的區别特徵各不相同。例如古文字中的“口”與“○”從筆畫、外形到功能都有嚴格的區别，是不同的符號，在楷書文字系統中都變成了“口”，區别特徵喪失，就成了同一個符號。再如“”字，在甲書手是“天”，在乙書手是“而”，字形一樣，在楚文字範圍内彼此混訛，但在每個書手各自的區别系統中分别清晰。

系統研究法首先要把一定範圍内的漢字作爲一個系統加以描述，找出每個字的區别特徵，忽略其非區别特徵。

第二，文字的時空語境定位。

時代或地域不同，文字的表層區别特徵與深層理據都會有所不同。戰國文字的地域變體之間差異很大，對每一個字的研究必須進行時空定位。同一個字形，在不同的時段和不同的地域中可能記録音義完全不同的詞。在定位的基礎上，可以上溯其源，下探其流，横觀其特點。《繫年》大部分是典型的戰國楚文字，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其來源不都是商——周——楚單綫發

展，有些字直承商代文字。我們已經習慣於同以秦文字爲主體的小篆比較，也必然要用現代通行文字對應轉换，但這種轉换只能讓我們清楚其中的一部分事實，相當一部分信息在轉换的過程中喪失了。要想完整瞭解，還需要回歸到其自身的系統中去。例如用作伯仲之“仲”的“中”與方位詞的“中”在西周金文與《繫年》中都有區别，但與古書中的區别形式不同，分别作 和 ，我們轉寫爲“中”後，其區别喪失；又如“母”和“毋”在戰國楚文字中只是寫法不同、用法相同的一字異體，一經轉换就成了兩個音義有别的字。

只有在時空中定位、語境中觀察才能確切判斷文字所記録的語言和文字之間的關係。

第三，文字的歷時動態闡釋。

表意字的深層理據結構具有時代性，訛變字形的理據具有深層隱藏性，演變過程具有規律性，只有在動態的演變系統中探討漢字的内在理據和漢字的深層結構才能保證理據闡釋的準確性。

第四，構字部件與構形系統。

一個構字部件的功能很複雜，從來源上説，可能是來源不同的同形字，例如《説文》中的尸部、勹部等。因爲來源不同，所以其功能當然有很大的差異。從功能上來説，有表意、表音、區别、裝飾的不同。每一個構字部件與其所構字構成一個“系統”，分辨其來源，層層剥離，弄清自身内部的聯繫與區别，弄清與其他文字與構件之間的聯繫，全面歸納其功能系統，這樣的系統研究對文字認識的深度和準確度就會大大推進。

第五，完全釋字。

文字考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表層結構、所記録語言的音義和深層構字理據，只有把這三方面都考釋清楚，才算得上完全

釋字。清華簡中“擊”字多次出現，音義可以通過文獻對讀確知，但目前我們還無法確知其深層結構，不能算作完全釋字。戰國文字難於釋讀，究其根本原因，是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矛盾所致。對於這兩個構形系統之間的統一性與矛盾性必須加以重視，如果不加區分硬性闡釋必然會導致謬誤。

第六，關注與語言音義系統性之間的對應關係。

語言的音義有其系統性，文字構形與之有一定的對應關係。例如音近義通是常見的語言現象，詞的同源關係的深層往往有文字的異體關係、同源分化關係等。

另外，對下列現象也必須予以關注。

第一，文字系統的制約。

文字的演變受系統的制約。文字的演變由種種原因所致，但都會受到系統的制約，例如“刁”在戰國文字中是“羽”的簡化字，在現代漢字中是“習”的簡化字。二字可以如此簡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應用系統中没有與之相對立的“刁”字。當部分常用字因演變而同形，系統會内部調整。例如“方”字上面加飾筆與“堯”形近，這個異體字很快被淘汰。古文字中“ （見）”與“ （視）”形近易混，在“ ”字前增加音符“示”以相區別，由於增加了區別特徵，表意初文本身的區別特徵就可以忽略，在小篆中“視”的義符就變得與“見”同形了。

第二，一個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聯繫與比較。

系統研究不僅要研究系統内部的構成與功能，還要理清與其他系統之間的區别與混淆。

第三，文字書寫的筆畫系統。

字體的差異主要在於筆畫系統的不同，古文字考釋一般不予關注。其實在文字的考釋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例如《芮良夫毖》中 字釋爲倒山，從橫畫的寫法就可以確知字形是

倒着書寫的一個“山”字。

我們所説的“系統”是個相對開放的概念，把具有共性或聯繫的文字聚合爲類，都會有其構成系統，每一個個體都有其在系統中的位置，有與其他成分相區别的特徵和聯繫。

戰國文字是記號化程度相當高的文字。難認的原因是記號化。記號字中，每一個構字部件的基本功能是區别。記號字是依靠外部結構的差異彼此區别的符號體系，是表意系統的反動，使得漢字及其構字部件的表意、表音功能弱化、分解，一系列文字現象因此而産生，同一構字部件演變爲不同的形體——異體字，不同的文字或部件演變爲同一形體——同形字，等等。

楚文字作爲戰國文字的一支，從單字考釋走向系統研究也是大勢所趨。

四　本書的基本目标

（一）《繫年》研究的條件

在已經發現的楚文字中，《繫年》具有其獨特性，對其文字深入研究有許多便利條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全篇138支簡，3786個字全部由一個書手完成，抄寫時代相同。《繫年》材料來源比較複雜，或有古老的傳承，或來自非楚系地域，但總體來看，是“楚化”比較純熟的楚文字，十分便於共時静態描寫，可以作最小的文字區别系統仔細觀察。

2. 内容大都可與傳世文獻互證，文義明確。在確知文字所記録語言單位的音義基礎上闡釋文字構形，可以徹底避免毫無根據的臆説。

3. 楚文字研究整體水平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楚文字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大部分能够隨文釋讀，而且重複出現的頻率很高，可以互相比較研究。

4. 古文字研究的背景廣闊而深邃。古文字研究是衆學科中發展最快,成就最高的學科之一。文字考釋不斷進步,取得公信的成果日積月累,舊説中的錯誤逐漸淘汰;古文字考釋理論與構形理論日趨豐富與合理。這兩方面的豐碩成果爲楚文字的動態闡釋提供了廣闊的背景和準確判斷的可能性。

5.《繫年》文字研究的成果也日漸豐富,蘇建洲、李松儒等學者已經匯集成册。

6.《繫年》中還有小部分構形與音義都不很明確的疑難字,但更多的是音義明確但構形來歷不明的常用字。通過系統研究,我們可以準確判斷,合理闡釋,並對個别疑難字提出我們的理解。

(二)《繫年》文字研究的目標

對於《繫年》的文字,我們秉信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的信條,從具體每一個字的分析考釋入手,驗證並構建起一套理論話語體系。在此基礎上力圖弄清如下事實。

1. 描寫《繫年》文字的表層結構與整體面貌。

把《繫年》作爲一個封閉的系統,分解出筆畫的形態與種類、基礎構字部件、多級構字部件,建構起《繫年》文字的構成體系。這部分主要以圖表的形式表現。

2. 歷時闡釋——内部結構與淵源流變。

漢字是表意文字系統。探討其深層理據結構是一件有趣而艱難的工作。對《繫年》字形表中的658個字頭每個字的深層結構都進行系統的梳理並完全表達,十分有意義,但工程浩大,難以在短時間内全部完成,我們選取其中的一部分詳加考論,匯集在本書的上編。

3. 文字的構成層級系統。

對合成字構成部件之間的組合關係理解不同,文字的考釋結果差别就很大,例如西周金文中的 (㝬鼎,集成2721)字,分

析爲從“麻”、“曰”和從“厂”、“晉”釋讀完全不同。我們原擬把合成字的各級構字部件和組合關係都通過圖表的形式一一表示，完成後篇幅十分龐大，且前後多有重複，最後做了精簡，層級關係用數字和文字説明的方式表明。

4. 文字書迹與用字的特徵。

《繫年》文字在當時當屬實用字體，又稱“俗體字”。就其字迹與用字特徵來説，關係到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書法”。當時是否有有法可依的“書法作品”，我們還難以論斷。但《繫年》在構形和字體上留存着明顯的追求美的意識，求勻稱、求豐滿、求變化等，表現出多種書法的特點。今天的書法愛好者，以楚簡文字爲法，將其藝術化，逐漸有“楚文字書法”形成之勢。這也是楚文字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第二是文字的來源和文本的流傳。同一個人寫同一篇書，爲什麼寫異體字，除了没有正字法、書寫求變化等原因外，還有來源不同等重要原因。楚文字中的異源字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繫年》中的異源字也特别值得關注。

5. 運用系統釋字法對部分疑難字加以考釋或闡釋。

漢字的一些構形理論與古文字考釋經常自言自話，缺少溝通。筆者一直試圖將構形理論應用到古文字考釋實踐中。從初步整理《繫年》開始，一直没有間斷對其文字的思考，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做了一些探索，大都收録在《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一書中。

第二節　《繫年》文字的隸定

——兼論隸定的原則與方法

十幾年前寫過一篇關於隸定的文章，當時是基於《楚文字編》編著過程中的一些心得，借《曹沫之陳》的隸定與釋字有所發

揮，寫得十分粗糙。① 由於多年講授"漢字學"和這幾年參加清華簡的整理工作，對所謂"隸定"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加深切的體會。《繫年》是集體整理的成果，隸定的標準是大家協商的結果。從總體上看，《繫年》的隸定基本上滿足文字釋讀與文字分析的需求，但也存在着各種不同程度的問題。在此通過對《繫年》隸定的分析，比較系統地表達我們對隸定的理解。

一　隸定與難定

（一）隸定

隸定最初是指漢代學者以隸書寫定古文。爲什麽要"隸定"？因爲新發現的古文與當時通行隸書不合。不僅字體不合，更重要的是文字構形不合。古文文獻除了精通古文字的學者能讀，其他人就只能束之高閣或予以否定了。隸定的初始動機是溝通古今文字，把古文字文本轉寫爲當時通行的文字文本，便於更多學人利用古文經籍。《左傳》是古文經，但今天所見，幾乎没有像《穆天子傳》中那些奇奇怪怪的"隸定"，完全是通行文字的轉寫。發展到今天，隸定由文獻學延伸到文字學領域，因爲彼此需求不同，因而也就產生種種歧異。

隸定是整理出土先秦文獻的一項基礎工作，表面上看是把先秦古文字轉寫爲隸書或楷書，實際上是在對文字構形分析的基礎上，或描寫文字的表層結構，或表明深層釋字理據的古文字考釋結果的表達。

漢代雖然去古未遠，但與先秦相比，文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的"隸定"詳情我們不得而知，但終究是"定"了，在這

---

① 參見李守奎：《〈曹沫之陳〉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漢字研究》（第一輯）第 492—499 頁，學苑出版社 2005 年。

“定”的過程中有多少經驗和教訓，無從得知。目前的情勢是一方面出土先秦秦漢文獻呈“井噴式”出現；另外一方面，文字自商周演變至今，除了一二三等少數文字之外，幾乎面目全非。“隸定”實際上早已變爲“楷定”，其難“定”的程度，不整理出土文獻確實難以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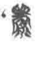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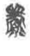
（二）隸定之難以定

文字隨時變化，歷代不同，後代會用當時通行的文字轉寫前代的文獻，漢語文獻系統性地轉寫主要發生在秦漢時期的隸書轉寫篆書，簡體字轉寫繁體字則是最近的系統性轉寫。隸定的本質是用通行文字轉寫古文字，後來延伸到文字學中的字形分析、文字考釋。隸定難以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隸定理論相對貧乏。隸定的目的、原則、方法等缺少系統的研究，如何隸定帶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漢字的結構複雜，既有表層間架結構，又有深層理據結構，二者多有矛盾，一種隸定難以全面、準確反映全貌。例如我們在上一節中談到的現代漢字“賊”，表層是“貝”和“戎”構成左右結構，其深層理據結構從“戈”、“則”聲被隱蔽。再如“外”字中的“夕”實際上是音符“月”，“多”字中的“夕”實際上是甲骨文“肉”形的殘存等。古文字中這種情況同樣多見，上博簡《姑成家父》之“取 而出”（簡 3）， 從外部結構看就是“字”，但深層理據是“免（娩）”。

第三，文字在演變過程中，彼此關係錯綜複雜。

在本書第四章第五節中我們討論過 字，《左傳》所載鄭昭公之弟子亹之“亹”，《繫年》中作“壽”，字涉及與諸多文字之間的關係。

1. 外部結構：按照字形的外部結構可以隸定爲“釁”。

2. “釁”的本義與《説文》“頮”、“沬”、“湏”等相對應。從其

字形與辭例中的音義之間的聯繫看，其構形所表現的本義當是洗臉專用字。其本義春秋時逐漸被"䫍"等取代，戰國時出現寫作"頮"的異體，秦漢時又被"沬"取代，後來又出現"靧"等異體。現在這個洗臉專用字已經消失，其意義只有"洗臉"這個合成詞與之相對應。"釁"與"䫍"、"沬"、"湏"、"頮"、"靧"等字構成不同時代的異體字。隸定作任何一個字都有依據。

3. 嘏詞中的"釁"，漢代的通用字是"眉"。"釁"字在西周時期就被借用爲嘏詞"釁壽"，古書中作"眉壽"，"釁"與"眉"很可能是"美"的借字。有的"隸定"直接寫作"眉"。

4. "釁"訛變爲"𦦗"。《繫年》隸定作"𦦗"，是考慮到其表層結構與"𦦗"的對應關係以及與"𦦗"深層結構的一致性。

5. "亹"是"釁"的進一步訛變，"釁壽"即古書中的"亹"。如果考慮到與古書之間的對應關係，隸定作"亹"也有道理。

一個 字與如此紛繁的字、詞之間發生對應關係，有八九種不同的"隸定"毫不奇怪。

另外，古文字中異體繁多，例如戰國文字中的"者"字，如果嚴格區分其表層結構，可多達二十來種。

隸定究竟據何而定？

二　隸定的目的與方法

目的和方法彼此聯繫，有什麼目的，也就有相對應的方法。隸定的目的和方法可以歸結爲三種：

第一，目的是爲了和現行字體協調和存古。方法是用楷書的筆法如實描寫古文字的外形結構。我們可以稱之爲"表層結構描寫法"。

《康熙字典》"亂"字後列三個古文"䜌、𤔔、䜌"，就是用這種

方法隸定出來的。這種隸定方法會導致大量異體字的出現，《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亂”字有二十一個異體，①大部分都是由隸定造成的。

表層結構描寫法對應的是大量異體字。

第二，目的是爲了表明文字的内部構形理據——深層結構，闡明釋讀的依據。與之相對應的隸定方法就是“理據隸定法”或“深層結構溯源法”。這主要是文字學方面的探討。

深層結構溯源法對應的是訛書、同形字等歷時問題。

第三，目的是表明與《説文》或通用字之間的對應關係。與之相對應的方法就是“通用字轉换法”。這主要是文獻學方面的需求。

通用字轉换法會涉及假借等文字的應用問題。

過去把隸定粗分爲嚴式隸定和寬式隸定，嚴與寬從來没有統一的標準。最嚴可以嚴格到筆畫的差異；最寬可以寬到不考慮字形結構，只表現與通行文字音義之間的對應關係。出土文獻整理報告以及各類古文字工具書中的隸定也是因人而異。以“釁”字爲例，各種字表中的字頭就很不相同，《金文編》釋爲“眉”；②《戰國文字編》直接釋爲“沬”；③《新金文編》釋爲“頮”，在“沬”字下重出；④清華簡《繫年》則釋作“釁”。⑤ 這些隸定依據的原則不同，表明著者對該文字結構及其與所隸定字之間對應關係的認識，很難説絶對的是與非。但對於工

---

① 參見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第 2176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 1993 年。

② 注釋中隸作“釁”，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 237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③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750—751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④ 董蓮池：《新金文編》第 1251—1261、1519 頁，作家出版社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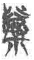
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218 頁，中西書局 2011 年。

具書的使用者來説，除了個别對此字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之外，大部分人無法理解其中的緣由。海外學者早已有要求隸定“透明”的呼聲和努力。① 我們無法要求用統一隸定的標準，但對於出土文獻的整理者和古文字的研究者來説，起碼應該明確隸定的標準和方法。

三　清華簡隸定的基本原則

清華簡整理的隸定本着簡明實用的基本原則，首先考慮與現行通行文字之間的對應關係，兼顧字形分析、文獻釋讀的實際情況，對字形隸定作靈活處理。雖然没有統一的標準，但有幾條彈性原則：第一，對於初見字形，盡量嚴格隸定，以表明我們對該字的整體認識；第二，已釋字中的飾筆、飾符及字形的外部結構差異原則上不予考慮；第三，對於楚文字中的常見字或常見偏旁，主要考慮其與文獻中的通行用字之間的對應關係。

文字本身具有表層結構、深層理據結構，以及與其他文字之間音義關係等多個層次，通過一種隸定方式不可能全面展現。例如《繫年》一號簡“⿱癶示祀上帝”中隸作“⿱癶示”的字簡文作：



“⿱癶示”這個隸定只是大致表明該字的音義結構，既没有準確表明其外部構形特點，也没有全面、準確反映構字部件，更没有表明與字書及傳世古書的對應關係。嚴格按表層結構隸定就是“⿱登示/⿳癶豆示”，“豆”旁的下横筆與“示”旁的上横筆是借筆省形。《繫年》“示”字皆作“示”，只有作爲構字部件位於字形的下部時，上

---

① 邢文2010年11月18日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題爲“簡帛釋字的透明原則”的演講。

部才省作一横，在“𥛠”字中這一横也是與“豆”旁借筆。從“示”的角度説是一個借筆省形字，從“𤼷”的角度説又是一個借筆省聲字。按偏旁隸定則是“𥛠”，從“示”，“𤼷”聲。《説文》“登”之籀文作 ，顯然就是 字“示”旁以上的部分，字書隸作“𤼷”。“𥛠”這個隸定結果實際上包含着下面三個過程：

1. 省形還原——“朩”還原爲“示”。

2. 借筆還原——“登”與“朩”之間的一横變成兩個部件的兩横。

3. 部件轉換——“𤼷”轉换爲“登”。

這個字不見於字書與古書，就其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大概比上述情況還複雜，應當屬於“字形糅合”。該字在文獻中寫作“登”或“烝”。《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

《繫年》一方面綜合使用了多種方法綜合隸定，與原字形結構不合；另一方面不表現釋讀。但是，作爲整理報告，這種折中的辦法既不使問題過分複雜化，又能够比較準確地表明文字的理據構造，結合注釋，基本能够達到大部分讀者的需求。《繫年》整理報告是出土文獻文本整理，目的是讓廣大的讀者讀懂，當然不能完全按照文字學的要求去處理隸定及其他相關問題。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當然需要更加深入、細緻，確立相關的學術規範。下面我們通過對《繫年》隸定方法的歸納，表明我們對該問題的理解。

四　《繫年》隸定方法

（一）表層結構描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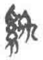
外部結構隸定可以喻爲“照葫蘆畫瓢式”，能看清偏旁就隸

定出偏旁，連偏旁也看不清就用筆畫描寫。例如 字，如果我們不知其源流，從外部結構上看，就是上部兩個大，下部一個田，“畓”就是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字。從總體上説，《繫年》隸定不很關注表層結構的異同。對於不識字或不知構形理據的字才採用這種方式。外部結構隸定的價值就在於能够比較真實地表現文字現有的間架結構。儘量貼近原型是其基本原則。

外部結構隸定包括筆畫隸定和表層偏旁隸定兩種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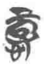
1. 筆畫隸定

筆畫隸定是最初級的也是最無奈的隸定方法，對於構字原理不明的不識字或不識偏旁，只能用轉化爲隸書的筆法把古文字轉化一下。例如古書中晉獻公與驪姬之子“奚齊”之“奚”，簡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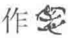
(031)

又見於32號簡，寫法相同。這一個字隸定採用了通行偏旁轉換和筆畫隸定兩種方法。左側“ ”轉換爲“奚”，右側構形不明，直接筆畫隸定爲“㐱”。《説文》有内部，部中禽、离、萬、禹等字中的内旁都是古文字豎筆上的横畫演變而來。簡文外部結構是人與内，來源不明，構形不清。

筆畫隸定有時是爲了區分同形偏旁。例如52號簡釋文“大夫㥜(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之。’”中的“㥜”字作：



注釋：“㥜，即‘悗’字，從免聲，讀爲音近的‘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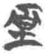
釋文與注釋用了不同的隸定方法。釋文存其表層結構，注釋表現其深層理據，彼此照應。 字新蔡簡作(甲三 210)、 (甲三 233、190)，讀爲“悶”，顯然是一個字。心旁上部的部分

是楚文字中的常見字和常見構字部件，望山簡、包山簡等習見；兩横下面與“字”的外部結構相合，有時直接寫作“字”。

“免”與“字”的關係比較複雜，隸作“㝃”就是爲了與“字”加以區别。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

《繫年》中個别構形明確、與後世字書對應關係清楚的文字變體，也採用筆畫隸定。

《左傳》中楚文王與息嬀所生的“堵敖”之“堵”，《繫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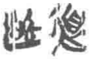
(029)

土上部的部件在楚文字中來源十分複雜，我們無從瞭解其與哪個功能部件對應，只好筆畫隸定爲“𡊄”，可惜筆畫隸定也有些走樣。

2. 表層偏旁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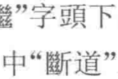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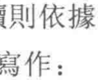
從外部結構上可以區分出與通行文字相對應的構字部件，不考慮這些部件的功能，是另外一種依樣葫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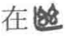
《春秋》宣公十七年經、傳中的地名“斷道”，《繫年》中多次出現，66 號簡作：

：隨會率師會諸侯于㡭(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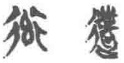
釋文及字表皆隸作“㡭”。《説文》有“𢇍”、“㡭”二字，正反爲别，前者是“絶”，後者是“繼”，隸定依據表層結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釋字則從舊説，依據與《説文》的對應關係在“繼”字頭下；釋讀則依據與傳世文獻的對應關係。

簡文中“斷道”又異寫作：

(069)、(070)

報告隸定釋讀爲“㡭(斷)葟(道)”。“㡭”採用了表層結構描寫法,根據簡文的外部結構依樣畫瓢。無論是楚文字還是《説文》都有“乚”這個部件,但與“㡭”無涉。在字中,乚是刀的省形。清華簡中如此嚴格的表層結構隸定很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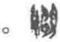
在 54 號簡“秦康公率師以送雍子”中,讀作“率”與“送”的字分別作:



楚簡“率”字多見,《繫年》作 (054)、 (041),根據字形的表層結構隸定作“衒”和“衟”,但“衒”何以就是“率”呢?隸定出來的字形比原字形距離其初形距離更遠,也更無法理解。

甲骨文中“率”字作 (合 95)、 (合 3327)等形,是“繂”的初文,義爲粗繩索,像繩索的 ,兩端露頭,與 (絲)(合 32253)並不相同。“率”常被借作“率領”之“率”,楚文字把兩側的點狀筆畫改造爲“行”,“ ”也類化爲“幺”。從來源上説,“行”可以看作是借筆變形或後造理據,“幺”則純屬訛變同形。

讀爲“送”的 字楚文字首次出現,整理報告據形隸作“遣”,顯然是叢省聲。

楚文字中的“閯”字很早就被正確釋讀爲“閒”,《繫年》中的 (099),多讀爲縣。(133)隸定爲“瀾”,釋爲澗。① 表層結構隸定没有問題,音義釋讀也没有問題,但字形閯爲什麽是“閒”,表層結構無法給出答案。我們認爲 就是刖,是音符。

省形或省聲不僅是省略的方法,有時還是文字分化的手段。小篆中有一些省形或省聲字,《説文》依靠表層結構隸定並加以

---

① 左側水旁不清晰,也可能是糸。

解釋。《繫年》中部分省形或省聲字也是依照表層結構隸定。

“褮”《説文》認爲是形聲字，從衣，熒省聲。古文字“褮”字習見，是個會意字，從炏、衣，以燭下製衣會勞義，與“勞”字構意相同，當爲一字異體。《繫年》“褮”字作 （047），衣旁的上部是共用部件，報告隸作“褮”，是表層描寫。

《繫年》之“文子 ”（089）即《左傳》之“士燮”，是“燮”字無疑，報告隸作“燮”。“燮”甲骨文作 （合 18793），金文作 （晉公盆，集成 10342），簡文顯然是省形。

對於訛形、省形字的隸定，目前還没有大家認同的標準。什麽字需要外部結構描寫，什麽字不需要，没有規則，任意性很大。

有些字的結構表面上看很清楚，但實際上大家並不了解其内部結構。《繫年》中“夏姬”又稱“少 ”（074），報告據形隸作“孟”，理據不明，只是外部結構的隸定。

對於構形不明，不見於後世字書或古書中的文字，用表層結構描寫法隸定，雖然會造出很多生僻不識字，但爲了和字體協調，是無奈之舉。對於構形明確、與字書中的字形有明確對應關係的各類異體是否也出表層結構隸定是意見分歧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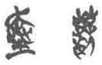
我們的意見是首先根據目的需求，區分爲出土文獻整理隸定和文字學隸定。對於文獻整理的隸定來説，主要考慮文字與字書或通行文字之間的對應關係，目的是釋讀文獻，一些字形上的細節問題不必考慮，隸定出很多不是古文字研究專家無法認識的古怪字形不僅對於釋讀文獻無益，反而徒增煩擾。

對於文字學來説，各類文字現象都需要深入研究，爲了比較表層結構或者表述的方便，表層描寫有時也是必要的。大型字典中堆積了很多這種異體字，相當一部分就是源自不同的隸定。

（二）深層結構溯源法——理據隸定法

理據隸定法是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普遍應用的一種方法，

是對合體字構字理據的描寫，對於不見於後世字書或與後世字書構字理據不同的古文字字形尤其適用。例如《繫年》16號簡“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其中“墳墓”二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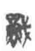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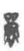


係古文字中首見，隸作“⿱奔土⿱莫死”。⿱奔土，從土，奔聲。⿱莫死，從死，莫聲。不僅準確描寫了字形的表層結構，而且也很好地表達了造字理據。再如 (058)，隸作“⿱莫夕”，是“日暮”之“暮”的異體，其構字理據一目瞭然，比從日更加貼切。此法關注的是文字的內部構形理據。當文字的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不一致時，表層描寫與深層溯源正好相反，前者關注的是文字的外部形態的異同；後者關注的是其來源與功能，對其外部的非區別特徵忽視，同形部件加以轉換。

1. 當文字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一致，依據文字自身的理據結構隸定。

古文字與通行文字構形不同，依據文字自身結構隸定，是最普遍的隸定方法，也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法。例如 (102)—㦵—侵、 (117)—⿰求戈—救、 (050)—⿱弜口—强、 (064)—⿰弓夬—射等。

與《説文》對照，有些問題就顯得複雜一些。“單”與“嘼”的關係，楚、秦完全不同。楚文字“嘼”是“單”的異體，《説文》“嘼”是“獸”的截除式省略，音義完全不同。

(016)即“獸”字，是“狩獵”之“狩”的本字，從單、犬兩種狩獵工具會意。《説文》不知嘼即單之異體，分嘼、狩、獸爲三字。報告隸作“獸”，不單純是表層結構描寫，也是爲了表達深層理據。(055)字所從的，就是“嘼”的來源，報告隸作“嘼”，有意

與“冐”相區别，都是爲了表達深層結構。

另外一類是結構與小篆相同，隸定從古，不表現與通行字之間的關係，例如：

“春”字作 (067)，與小篆的構形相同，報告隸定爲“萅”，是原字和小篆的表層結構和理據，並没有和現行通行文字“春”直接對應。再如⿰氵𦘔字： (132)—⿰氵𦘔—津，從氵，𦘔聲，通行之“津”字中的“聿”是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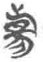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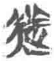
這一原則並不能徹底執行，例如 (064)字從車，匀聲，即“軍”字。報告直接隸定爲通行文字“軍”。

從表達構形理據的角度是把 隸作“⿰氵𦘔”合理，從便於文本釋讀的角度是隸作“津”簡明。隸定都没有錯，但同一篇古書的整理報告中，應當有相對明確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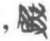
2. 深層理據與表層結構發生矛盾，忽略字形的表層特徵，追溯來源，訛變部件直接恢復爲同功能的通用部件。

描寫古文字自身結構，不考慮與《說文》及通行字的對應關係。

(136)—逹，楚文字中習見，很長時間内未能確釋，大都依據表層結構隸定作“遊”，其表層結構可與下列二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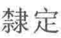
(127)、(081)

上部與“㫃”同形，下部與“羊”同形没有疑問，字形清清楚楚，但清清楚楚地不認識。整理報告根據趙平安的研究，没有考慮其表層結構，隸定作“逹”，讀爲逸。文字理據與釋讀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的同形偏旁都進行了相應的轉换。

(084)，隸作“䧅”，與《說文》之“陸”相對應，但“陸”是訛變之形。報告的隸定表層與原字形相合，深層理據也更加容

易理解。

(046)，隸作“旻”，以手持貝，或有所得義。雖然與《説文》卷八的“㝵”字可以對應，但隸定没有依據後代的訛形改變本字結構。

同一個字或構字部件在歷史的演變中會發生種種變易，不論其字形怎麽變化，在合體字中的功能不變。例如申旁，在甲骨文、戰國文字和秦漢文字中寫法幾乎完全不同，但在“神”字中，功能相同。把“”(001)隸定爲“神”， 旁的表音功能得以表達，如果根據表層結構隸定爲“昌”，其深層理據就完全喪失。

“復”字簡文作 (047)或 (116)，報告隸作“逿”，其所從复旁與其甲骨文原形相去甚遠，上部與妾字頭同形。 與复是整體對應關係。

像“申”旁與“复”從形式上看也是與通行偏旁之間的一種轉寫，但其轉寫的目的是爲了揭示合體字的構字理據和構字部件的功能。就“逿”的隸定來説，還不是通行文字轉寫，通行的繁體是“復”，簡體是“复”。

（三）通行字轉寫法

所謂通行字轉寫法是以便於閲讀文獻爲目的，以與現行通行字相對應爲原則的隸定方法，其特點是不嚴格按照構字部件自身的特徵加以隸定，或改换，或增補，或删除。

隸定過程中捨棄古文字外部結構與現行通行文字之不同，對構字理據也不予關注，只是着眼於與現代通用漢字之間對應關係的隸定方法，稱之爲“通行文字轉寫法”。我們所説的理據隸定法中的字形與偏旁對應轉换與下文所説的通行文字轉寫法有如下幾點區别：

第一，目的不同。前者目的是表明文字的理據結構，後者目的是指明與現行通行文字之間的對應關係。

第二，理據隸定法的對象是合體字，對於獨體字和記號字，理據隸定法不能做進一步的分析和隸定。這些字都適應於通行文字轉寫法。

第三，理據隸定法中也有構字部件的轉换，但轉换的對象，不論其發生怎樣的變化，是同一個部件的變化，來源不同的部件不能轉化。通行文字轉换法中不同部件也可以轉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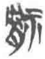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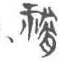
不論是出於出土文獻釋讀還是出於古文字構形分析的目的，通行文字轉寫法都是必要的。第一，古文字，尤其是戰國文字除了形聲字之外，大部分已經記號化，不是每個字都有理據可尋或可以表達。第二，有些字在戰國文字中已經記號化，即使探明理據，隸定出來既不合當時的文字書寫系統，也不合現行通行文字。第三，不同時代文字的區别方式不同，例如依靠筆畫的間距來區别的方式已經消失，現代漢字無法確切表現。

具體來説有如下幾個方面：

1. 隸定不表現方位結構的差異。

合體字中義符或音符等構字部件的位置依照通行文字轉寫。

楚文字的“禍”字作禍，從示骨聲，《繫年》中有下列異體：

（084）、（090）

第一例左聲右形，只有一例；第二例左形右聲，凡五例。報告全部隸作“禍”，一方面是形聲字左形右聲是最常見的結構；另一方面，《繫年》中義符“示”在右也是個例。

《繫年》中“新”字兩個異體，其中一個作 （026），所從亲旁的“木”在上部，直接轉寫爲通行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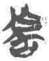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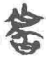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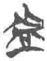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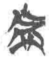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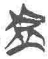
從邑的字楚文字普遍左形右聲，與小篆及隸楷的左聲右形相反，例如《繫年》中的 （083）、 （083）等直接隸作

“邦”、“郢”。

2. 忽略相同構字部件之間的細微差別。

上文所舉“禍”字異體中，骨旁所從的“冎”明顯不同，84 號簡冎旁中間多一豎，隸定不予表現。

記號字因爲理據喪失，書寫者根據自己的理解隨意變化，更容易出現異體，尤其是一些常用字，多達幾十種。《繫年》是一人所寫，“者”字也有下列異體：

(085)、(011)、(083)、(057)、(089)

“者”本身是一個構形不明的記號字，下部寫法各不相同，如古、如由、如皿、如心、如丘，如果一一隸定，不勝繁瑣，且毫無意義。將其直接轉寫爲“者”最爲簡明便利，下面的各種形體都轉換爲與通行字相應的“曰”。

3. 不同區别形式與構字方式的轉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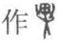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有些字外部結構方位也是區别特徵。例如王與玉的區别，就是依靠中間横畫的位置來確定的，《繫年》“王”字作 (001)，共出現 114 次，寫法相同，中間一横上下不是等距，全部緊靠上部一横，這是“ ”(四祀𠨘其卣，集成 5413.3)形的殘留痕迹。記號化以後成爲與“玉”相區别的特徵。直到漢代的古隸，有些王與玉還是靠中間這一横居上或是居中的位置相區别。後來“玉”字增加了區别特徵，王與玉不再依靠筆畫的位置相區别，爲了結構之匀稱，“王”字筆畫下移到中間。儘管楚文字還嚴格保留着當時的一些區别特徵，對於以文字釋讀爲目的的隸定來説，轉寫就成爲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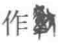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王”與“壬”、“十”與“七”等，都是依靠中間横畫的長短彼此區别，與現代漢字的區别形式也不相同，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都直接轉寫。

（046）是“弦”的表意初文，後來分化爲幻。隸定爲“弦”，是把表意字轉寫爲形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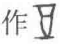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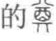
4. 記號化獨體字或構字部件的轉寫。

“申”字西周金文作 （子申父己鼎，集成 1873）、 （⿰酉巠史屖壺，集成 9718），《繫年》作 （020），《說文》小篆作 ，熹平石經作 ，由閃電的象形到田字上下出頭，彼此差異很大。對於這些字形的差異，顯然不應再進行偏旁隸定，不論寫成什麽形狀，一律隸作“申”，作爲整體，與現行通行文字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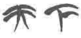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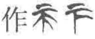
《繫年》“異”字作 （105），甲骨文作（合 27349）、金文作 （作册大方鼎，集成 2760），像正立人形頭戴異物。簡文訛變爲“田”、“臼”、“入”三部分，完全記號化。這種分析只對研究訛變有意義，對文字内部構形及文字的釋讀毫無意義。《說文》“ ，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是據訛變之形立說，就是犯了硬把記號字當表意字分析的錯誤。對於“異”字來說，戰國楚文字、《說文》小篆、現代通行文字都是記號字，儘管訛變劇烈，但來源相同，不論是單字還是作爲部件，其功能未變。既没有必要隸定出其原始構形，也没有必要隸定出其訛變字形，整體轉寫最符合實際。

“獻”字作（106），其中與“鬲”相對應的部分源自“甗”的象形初文 （甗⿰彳止觚，集成 7019），此形訛變得與目和羊同形，直接轉寫爲鬲。

5. 裝飾符號依據通行文字之留存决定取捨。

現代漢字中不少構字部件來自古文字中的裝飾性部件，例如“奠”字甲骨文作（合 584 反甲），像置酒器於地之形，後續增飾符，下部兩短横、上部兩小點成了小篆的，《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簡文中“鄭國”之“鄭”作

(010)、 (043),上部飾筆橫或有或無,報告皆隸作“奠”,去“一”加“八”,把不同的“酉”皆改换爲“酋”。

“天下”二字作(002),又寫作(097),後者上部的横是裝飾性筆畫,没有表音義或區别功能。後代通行字也没有這一横,所以都隸作“天下”。

“曾”字作 (006),甲骨文、金文分别作 (合 1012)、 (小臣鼎,集成 2678),戰國文字普遍增加裝飾筆畫:八中間加横,口中加横,上下對稱。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上面一横盛行於戰國時期,其後就消失了。隸作“曾”,留下口中之横,去掉了八中之横。去留的標準就是與通行字的對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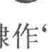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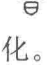
人名用字“虔”《繫年》兩見,韓 (119)、衛侯 (124),前者是“虔”字無疑,後者衛侯之名《世本》作“虔”,我們據此推測“文”旁兩側皆飾筆,直接隸作“虔”。

對於飾符的隸定與否,主要以通行文字爲判斷標準。有些文字中的一些飾筆被沿襲,例如“帝”、“示”等字上部的點或横,甲骨文中大都没有,是後加的飾筆,但它們被小篆及後來的隸楷繼承下來,並規範爲正體,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

裝飾性筆畫只要没有演變成現今通行字中的筆畫,一律不予隸定。

6. 改换構字部件。

根據與現行通用字之間的對應關係,將未經訛變或繁化的戰國文字的構字部件改换爲通行的構字部件。

《繫年》“晉”字全部作(039),上部從兩個倒矢,遠有所承,依據其自身的結構當隸作“㬜”。《說文》的“㬜”上部從二至:“,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晉”是“㬜”的進一步簡化。簡文據訛變字形改换部件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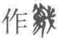
(095)隸作“蓑”,簡文中讀爲崔。《說文》中“衰”是“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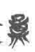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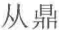
初文，“ ，艸雨衣。秦謂之萆。从衣，象形。 ，古文衰。”字書隸定爲“𠧧”等形。簡文從艸，從“衰”之古文“𠧧”。隸定直接將“𠧧”改寫爲“衰”。

“肖”字作 (117)，從夕，小聲，是“宵”的本字。《說文》誤以爲從肉：“ ，骨肉相似也。从肉小聲。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隸作“肖”依從的是訛變字形。

“名”字作 (001)，從口，從月。在楚文字中，單獨使用的月、夕已經明確分化，但在構形中，部分字還保留着古老的通用的現象。隸定作“名”是偏旁轉換。

夏徵舒之“徵”作 (074)，報告隸定爲“䛺”。簡文所從“ ”，其來源學者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詳見下編。從字形上說，“人”下再加上“土”旁，就成了“徵”字中間的部分，位於字形下部的“人”旁加“土”變爲“壬”，是文字演變中常見的現象。《說文》卷八壬部：“ ，召也。从微省，壬爲徵。行於微而文達者，即徵之。 ，古文徵。”字形分析完全不對。把“ ”隸定爲“㞷”，是爲了與通行文字中的偏旁對應，並不表示其自身的結構與來源。

“蔑”字作(131)，《說文》：“ ，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簡文顯然與“戍”有别。甲骨文“蔑”字作 (合14813)、 (合250)，下部是戈或乂砍擊人腿之形，與戍無關。現在通行的“蔑”由小篆的隸變而來，與先秦古文字不合。簡文之“蔑”在所從的人形上加了兩斜筆，或許就是爲了與“戍”相區别。

“員”是“圓”的表意初文。圓形鼎口圓，甲骨文、西周金文皆從“○”從“鼎”會圓意。簡文(081)在○與鼎之間雖然多一筆，但古意猶存。鼎旁在古文字中多簡化訛變爲“貝”，《說文》：“ ，物數也。从貝口聲。凡員之屬皆从員。，籀文从鼎。”許慎據

訛形小篆解字，謬。

(064)，從車勻聲，即“軍”字。《說文》：“ ，圜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也。”隸定出“䡘”比“䡝”重要。

(092，毆)、 (120，殹)、 (014，殺)，皆從攴，非殳。

(029)，從巳聲，隸定爲“改”。

(016)，從它聲，隸定爲“地”。

(069)，從它聲，隸定爲“池”。

“攺”、“坨”、“沱”都見於字書，但與簡文不是一字，報告都忽略其自身的結構，直接轉寫爲現代通行文字。

“疫”字作 (101)，所從 與通行字偏旁對應爲“殳”，實際上與“殳”無涉。

7. 增補構字部件。

增補構件與理據無關，只是與通行文字對應。

(043)——羣，增口。

(058)——叚，增加又。

(050)——奉，下部增丰，即手之變形。單純依字形應隸定作“弄”。

(050)——承，下部增手，與卩共筆。單純依字形應隸定作“异”。

(012)——壽，增又。𠷎字見於《說文》卷三口部，增又與之對應。《說文》卷八老部有“耆”字：“ ，久也。从老省，𠷎聲。”從字形上說，當與此字對應。

(082)——雞，所從“奚”旁只有“爪”和“幺”，沒有下面的“大”。“𡿪”應當是由“奚”省略而來。甲骨文“奚”作 (合33573)、 (合28723)等。“系”的籀文作 ，糸、絲義符通用，系、

奚讀音相近。總之“𢆰”與“奚”不同,直接轉寫爲奚。

(011)——襄,增加衣旁。《説文》卷二之“𤕦”與其相當,構形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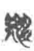
(047)——新,增木。單純依字形應隸定作“𣂺”。

(026),從丹省,從“隻(獲)”聲,報告隸作“雘”,其中丹旁省形。隻與蒦相對應。“雘”字見於曾侯乙墓竹簡: (15)、 (28)。《説文》:“ ,善丹也。从丹蒦聲。《周書》曰:‘惟其敗丹雘。’讀若隺。”與《説文》結構相同。簡文義符“丹”旁與“隹”借筆,又省去中間的短横,去掉隻旁,只剩下一個曲筆。“隻”在戰國文字中是“獲”的本字,從手持一隻鳥表意。“蒦”字見於《説文》,構形分析頗迂曲。從構形與音讀上看,實際上就是“隻”的異體,表音功能相同。

8. 刪除構字部件。

——折,刪除二。“折”從二中,從斤,會折斷意。西周金文作 (多友鼎,集成 2835)。《説文》艸部:“䉦, ,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説。 ,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 ,篆文折从手。”簡文 (068),讀爲誓。簡文 (127),“悼折王”之“折”,讀爲哲。字形與籀文相同,是在二中之間加指示符號,指示折斷處,與仌(冰)無涉。篆文所從“手”,是上下疊加的兩個“中”的訛形。

甲骨文“折”字作 (合 7924),折斷的是木。王孫誥鐘(新收 440)作 ,在折斷處增加兩横,總體上看,繼承的是甲骨文的寫法。西周金文折斷的木變爲上下疊加的中,戰國文字在兩個中之間增加兩横,應當具有一定的指示功能。

(081)——娸,刪除女旁,止之訛形。

(002)——克,刪除義符又。 或當爲“剋”字。

(004)——敗，刪除貝之省形。意符。

(067)——臨，刪來。來，音符，疑母侵部，與來母侵部的臨讀音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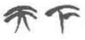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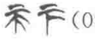
(017)——念，刪飾符口。飾符。

(045)——慭，刪臼，功能不明。單純依字形應隸定作“慭”。

(106)——懼，刪丹之省形。部件之義符。

(121)——馭，刪音符午。

通行文字轉寫法列表：

類　　別	例　　　字	
	轉　寫　前	轉　寫　後
(1) 隸定不表現方位結構的差異	(084)　 (090)	䙂
	(026)	新
(2) 忽略相同構字部件之間的細微差别	(085)　 (011) (083)　 (057) (089)	者
(3) 不同區别形式與構字方式的轉寫	(001)	王
	(046)	弦
(4) 記號化獨體字或構字部件的轉寫	(020)	申
	(105)	異
(5) 裝飾符號依據通行文字之留存決定取捨	(010)　 (043)	奠
	(002)　(097)	天下
(6) 改換構字部件	(039)	㬪
	(095)	蒉

續　表

類　　別	例　　字	
	轉　寫　前	轉寫後
（7）增補構字部件	(043)	鼙
	(058)	叚
（8）刪除構字部件	(068)　 (127)	折
	(081)	朞

9. 綜合改造。

文章開頭部分講到 (001)隸定爲“鬃”，包括借筆增補、部件刪除等多種方法。我們把運用多種方法或一種方法多次運用來隸定同一個字的方法稱爲“綜合改造”。

(128)——犢，第一，牛旁移位；第二，補出賣旁中的貝。綜合改造是爲了和通行文字相對應，就楚文字而論，“犢”字皆作此形，不一定是賣之省形。“ ”爲“沓”之訛形，包山簡“儥”字作 (52)，保留了“沓”的部分特徵。“沓”爲“逾”之本字。逾，喻母侯部，犢，定母屋部。古音極近，按照喻四歸定，平入同部的觀點是同音。其異寫 (127)隸作“犢”， (126)隸作“贖”，隸定方法相同。

(007)——虢，《説文》：“ ，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聲。”西周金文作 （虢叔盂，集成 10307）、 （頌壺，銘文選436）等形，構形不很清楚，虎是音符的可能性更大。簡文只有一爪，與虎身部分借筆。 隸定爲“虢”，第一是將爪轉寫爲寽，第二是將寽移位。

(115)——𤮊，《玉篇》：“𤮊，器也。”“𤮊”與簡文相比，有兩方面重大變化：第一，左右結構變爲上下結構；第二，把“ ”

直接與偏旁“雍”對應。“ ”變爲“雍”，幾經轉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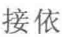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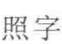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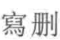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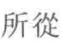
(054)——癕，《説文》作“癰”。這種隸定與“菅”的隸定正好相反，拋開《説文》，直接轉寫爲現在通行的部件。

(080)——鱥，第一，去掉 中的月旁；第二，將戈形改换爲戌；第三，增補歲省形中的反止。

(016)——秦，簡文中凡 34 例，寫法相同，報告皆直接隸作“秦”。“秦”之隸定依據的是小篆。《説文》：“ ，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 ，籀文秦从秝。”如果直接與楷體“秦”對應就是兩步：第一，把“个”轉換爲“𡗗”；第二，删除下面的反禾。如果考慮與小篆的對應關係就是把“个”轉寫爲“𢍏”，再删除反禾。

(103)——鹹。《左傳》地名“鹹泉”，簡文作“ 泉”，報告據以直接隸作“鹹”。簡文從盧，咸省聲。“盧”是楚文字之鹽字。隸定爲“鹹”删除了盧下的皿，增加了咸省形中的口。

這種隸定方法的優點是簡明，便於文獻通讀。其弊端是掩蓋了文字的深層結構和複雜的文字現象。以“鱥”之隸定爲例，從魚歲聲，簡潔明瞭。但 與歲不同，應當是從月，歲省聲。《説文》：“ ，从步戌聲。”爲隸定所依據。簡文歲之省形作戈上一止，歷時追溯可知，《説文》“戌聲”是謬説。從商代到戰國，皆與戌無涉，當是從步，戉聲。楚文字省形尚無誤，現在的隸定所依據的是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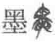
(121)——𨍭，第一，即(匽公匜，集成 10229)字上部突出雙足人形的訛變，直接依照字書轉寫爲舛；第二，楚文字“乘”字從人立於几上，例如(清華三・説命中 03)、(鄂君啟車節，集成 12110B)等，轉寫删意符几；第三，所從車缺一横，爲省訛形，補足。隸定爲“𨍭”，主要是爲了與字書協調，《集韻・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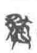
韻》："輂，車一乘也。"又《集韻·證韻》："輂，副車也。"

10. 非記號字整體轉寫爲記號字。

楚文字中已經演變爲記號字，整體轉寫爲現代記號字是很合理的。楚文字中尚存功能的部件也被整體轉換爲記號字。

"曲"字作 (055)，見於《説文》古文 ，即彎曲之形。依據小篆轉寫作"曲"，表意功能完全喪失。

"墨"(077)即古書中的"黑要"，從其外部結構看，上、下分别與楚文字中的"目"、"寅"同形。《説文》：" ，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 ，古文要。"簡文"目"形的下部正是"象人要自臼之形"。通行字隸定依據的是《説文》古文。

(093)隸作"巷"。其外部結構是"鄰"，右側構形不明。《説文》"巷"字作"𨛜"、"巷"，今之隸定是第二種形體的簡化。簡文隸定是整體轉寫。

(047)直接轉寫爲"市"。《説文》：" ，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乁，乁，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簡文中的音符"之"與下部的意符"土"記號化。

五　《繫年》隸定中存在的問題

我們在本節開頭就强調隸定有多種文字對應關係，目的不同、着眼點不同、標準不同都會出現不同的隸定結果，大部分不存在對與錯的問題。

隸定首先表達整理者或研究者對文字構形的理解。文字的構形包括表層結構、深層理據以及與通行字的對應關係，不論從哪個角度表達，都是有所依據，都不能算錯。只有在不認識字的情況下依照楷書的字體結構硬性隸定，才會出現錯誤。從這個角度説，《繫年》隸定硬傷很少。儘管不同文字隸定的原則不同，

但同一個字的隸定基本上保持一致。

另外一方面，隸定是爲了讀者釋讀方便。從文字學角度表達對文字結構的理解，可以不厭其煩，越細緻越精確越全面就越好。但過分繁瑣的釋文讓非古文字專業的學者利用起來十分不便。《繫年》隸定不僅考慮到文字研究的學術性，而且兼顧文獻釋讀的實用性。一些繁瑣的考據在注釋中簡要表達或在專題論文中詳細闡述。

這些處理方式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充分肯定。從我們整理者自身來説，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時常總結，不斷反省，不斷進步。就隸定而言，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隸定錯誤或不當，源自對文字和文義的不同理解

1. 有一些隸定的硬傷，是由我們的識字水平决定的。

一號簡合文 ，報告隸作“帝”，釋爲“上帝”，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從字形隸定來説，隸定爲“土帝”顯然是正確的。至於如何解釋是另外的問題。郭永秉認爲“土地”即“黄帝”，很有道理。

(029)報告隸作“藉”，無論從字形還是文意，都没有足够的證據。很多學者主張隸作“藨”，許可博士未刊稿認爲從彪聲，讀爲表，當可信。

(041)是地名用字，隸作“鑢”，誤解爲鉏，字形、音讀及歷史事實皆不相合。注釋中一説隸作“鍍”是正確的。右側音符與從虎頭的“虔”明顯不同。從鹿頭的“度”作爲單字，楚簡中多讀爲“文”，經過衆多學者的深入研究已經成爲常識。① “鍍”即《左

---

① 參見李學勤：《試解郭店簡讀“文”之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第301—303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又參見李天虹：《釋楚簡文字“度”》，《華學》(第四輯)第85—88頁，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傳》中的“緡”，孫飛燕後來有專文論證。① 這是一個因誤解文字結構而誤讀歷史的典型事例。新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依舊未做改正。

(103)在簡文中讀爲弱，報告隸作“仢”。《繫年》中“人”、“尸”有明確區別，字形當隸作“屶”，爲“尿”字異體。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繫年〉與“尸”相關字考論》。

2. 個别字誤解了與《説文》的對應關係。

(109)——䍙，《説文》在卷二和卷四分别有“䍙”、“罽”二字，皆遠有所承。

3. 有些字的隸定因襲舊説，未作深入研究。

例如 (023)與 (078)在楚文字中很常見，用作人名、地名和國名，與今天的“陳”與“申”相當。報告前者直接轉寫爲陳，後者則習慣上都與西周金文中的 (大克鼎，集成2836，䌸)相聯繫，隸作“繙”，是理據溯源。這兩個高頻率字無一例有“東”形。再者，“陳”字中的“東”也是訛變。我們綜合各種材料重新予以闡釋，認爲這個字表層結構可以隸作“紬”，深層結構“由”是“甾(蚓)”的省形，與田在構形中皆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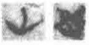
4. 有些字我們並不十分清楚其構形，姑存一説。

國名“蔡”作 (099)，多達十八次，寫法一致，從舊説隸作“郄”，所從音符隸作“粛”證據是否薄弱？與隸作“蘓”的 比較，單從形體上的差别就可以判斷二者一定不會都是“粛”。這種隸定實際上表明我們對“粛”的流變以及 、 二字的構形並不十分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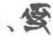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孫飛燕：《讀〈繫年〉劄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3月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801。

5. 還有一些隸定可能是出版過程中出現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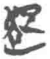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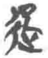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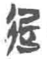
(019)，從中，卯聲，應當就是茅草之“茅”，郭店簡《六德》簡 12“草茅”作“”(中 留)。報告隸作“⿱屮卯”，隸定正確。字編作“⿱山卯”，誤中爲山，謬。

6. 有個別隸定則毫無道理。

(024)、(046)、 (087)三個異體字全部隸作“叓”，實屬任性。第一與表層結構不合，第二與深層理據無關，第三與通行文字不對應，如此隸定徒增煩擾。

（二）隸定標準不一

1. 異體當分不分，例如《繫年》中“起”字有三個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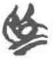
(006)、(019)、(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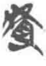
第一個字報告隸作“起”，後兩個都隸作“⿺辶己”。從文字學的隸定來看只有第三個字形隸定正確，無論從表層結構還是理據結構，三個字應當分別隸定爲“起”、“⿺辶巳”和“⿺辶己”。“己”和“巳”雖然作爲音符可以通用，但來源不同。用通行文字轉寫則都可以是“起”。這種情況比較多，在此就不一一舉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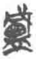
2. 相同結構類型採用完全不同的隸定方法，以省形是否補出爲例：

省形補出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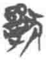
前文已經指出，叚、奉、承、壽、雞、襄、新等字的隸定依據的是與通行字之間的對應關係，不考慮楚文字自身的結構，補出了相應的缺失部分。另外下列文字也都補出所缺的筆畫或部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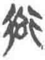
(024)——爲，補足所省去的象足與尾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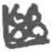
(015)——虡，簡文中多讀爲而且的且，中間的目是且的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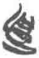
(103)——鹹，咸省口，補出。

但是下列文字也有與通行字相對應的文字：

(016)——戰，即獸。

(066)——銜，即銜或率。

(069)——幽，即𢇁或𢇍。

(069)——𨗉，即道。

這些字都有通行字或與《説文》對應的字，但報告都依據自身結構隸定，缺的部分不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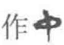
省形補與不補，没有原則，任意性很大。

3. 功能通用的構字部件是否轉寫情況與省形補寫類似，没有標準，例如：

(092)、 (120)分别隸定爲“毆”、“敺”，攴轉寫爲通行字中的殳。 (025)中戈與攴作爲義符也可以通用，却依照自身結構隸作“㦸”。

這種不一致之處十分普遍。

(三) 對文字自身的區别系統認識不足

“秦中(仲)”之“中(仲)”作(016)，“中行、中山”之“中”皆作 (063)，二字在古文字中有别，“伯仲”之“仲”只寫作前一種形體，方位詞“中”大部分寫作後者。《繫年》簡文保留了這種區别，隸定未能表現。

“告”字作 (027)，“造”字作 (091)，“造”所從的 與“告”有别，是楚文字的系統性區别特徵。郭店簡《窮達以時》簡11之 是造而不是告。

“余”字有四種形體，報告都作爲一字異體。從實際用法上

看，彼此都有所區别。這涉及異體字與區别字的關係，我們暫不討論。

（四）同一個字中的隸定同時運用表層描寫和深層溯源兩種原則和方法

(117)從巾，單聲，讀爲旃，或即旃之異體。該字如果按照字形偏旁結構就是“幝”，如果按照理據結構則是“幝”，字表隸作“幝”。巾旁去掉了市形中的横，是同形偏旁轉寫，單則依據原結構隸定，飾符口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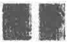
(115)隸作“𩲡”，鬼旁隸定出厶，是通行字轉寫原則，貫徹到底字當直接釋爲“嵬”。與通行字的對應關係當是巍，文獻中多作“魏”。

(090)隸作“𨻶”，下部的内或矢形轉寫爲大，𠃓則是依照原形隸定。依照表層結構很難隸定，當依據深層結構隸作“𨻶”。

六　隸定與字表歸部的一些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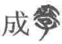
隸定是釋字的一個環節，就《繫年》整理報告的釋字來説，釋字包括隸定、釋讀、注釋、字表四個部分，彼此照應，互相補充構成“完全釋字”。如果還不足，更深入的問題在學術論文和專著中詳加申論。

我們以二號簡中“孷”字的釋字爲例加以説明。

原簡圖版作：

釋文：卿孷(士)。

注釋：孷，即李字，古音來母之部，在此假爲士字，士爲從母，係鄰紐。

字表和字編：字形經過專業技術處理變成，編入子部。

專題討論：本書第二章第二節之第四小節。

把這些信息綜合起來就是 可隸定爲“李”或“𢽁”的所有道理以及“李”字釋字的完整信息。簡文“來”旁係省形補出；楚簡中大都可以轉寫爲“李”；簡文中讀爲“士”；字表在子部表明其構形是從子，來聲。一說認爲源自西周金文的“ ”（牆盤，集成10175），是截除式省略。

隸定雖然主要是對文字結構的認識，但直接關係到文義的釋讀和一些深層歷史文化問題，例如如果認爲“李”即李字，那麽古文字中的李氏最早見於戰國；如果“李”是“𢽁”的省形，那麽李氏就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周初年。

準確的隸定不僅有助於正確了解文字的結構，而且可以積累考釋古文字的證據和更加充分認識文字的演變規律，所以對隸定我們也要予以適當的重視。

我們一再强調，對於一個字的全面認識，單純依靠一種隸定是做不到的。學者通過隸定想表達的認識不同，隸定必然有所不同。隸定出現歧異是正常的現象。但對於同一部整理報告，並不是説想表達什麽就表達什麽，不想表達就不表達。關於隸定，我們有如下幾點建議。

第一，首要的是目的明確。

出土文獻整理角度的隸定目的是爲了提供一個可供學術界使用的文本，目的是讓大家充分利用文獻。因此隸定應當儘量簡明。從這個角度説，《繫年》的隸定基本上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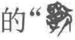
如果單純就是爲了文本的閱讀，完全可以採用通行字轉寫一種原則，不考慮其表層結構也不考慮其深層結構，這樣更便於廣大讀者的閱讀和利用。

文字學角度的隸定則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系統表達。

對於整理報告的各項內容來説，應當各有所側重，釋文與注釋注重釋讀，從文獻學的角度力求簡潔明了。字表和字編則不

應當只是索引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從文字學角度表達更完整的信息和更深入的理解。

第二，非記號字儘量通過隸定表達其構字理據，增强釋字的透明性。

十六號簡之“以 周之墳墓”中的“”，我們曾經設想在釋文中這樣表現：“以默(獸|守)周之墳墓”，將字形的結構與通用字的對應以及簡文中的釋讀等分層表達。但對於以閲讀文本爲主的釋文來説確實太過繁瑣。但是，在字表中這些信息通過隸定、釋字、辭例、按語等不同形式進行系統表達並不難做到。

用小篆轉寫戰國文字已經有很多的齟齬不合，現代漢字比起小篆來記號化的程度更高，直接轉寫古文字，把很多有理據的文字變成了没有理據的記號，對於識字很便利，但對於絶大多數的字形分析就完全失去了依據。如果作爲整理報告要兼顧二者，就應當儘量用隸定表現原字形的結構，尤其是理據尚存的文字結構更應當予以表達。我很贊同“萅(春)”這樣的釋文。

六十八號簡“女子芺(笑)于房审(中)”，其中“芺”與“审”的隸定非常必要。楚文字“笑”字都從艸作 (068)，艸，清母幽部；笑，心母宵部，讀音相近，當係音符，理據清晰。《説文》大徐本補“笑”字：“ ，此字本闕。臣鉉等案：孫愐《唐韻》引《説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今俗皆从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説文》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笑”字馬王堆帛書、熹平石經都從犬，艸聲。唐人謬説，宋人不解，都是源自訛變爲“笑”。儘管我們還解釋不了哭笑與犬之間的關係，隸定爲“芺”，我們起碼知道與艸之間的關係。

“审”應當是方位義“中”的分化字，不是簡單的異體關係。

但這一原則未能統一貫徹。例如“ ”(121)字中的午是音符，釋文中以“駿(馭)”這種形式表達顯然比直接釋爲“馭”更加

合理。

第三,同一部書中,相同類型的文字,儘量有相同的標準。

對於整理報告來説,完全做到用同一個標準來隸定很難,但應當力求一致,不能彼此矛盾。

第四,一些特殊現象不必隸定。

有一些來源古老、構形複雜的文字現象很難用隸定加以表達。例如 (032)、 (101),既不合楚文字特徵,又不合西周文字,是雜糅的字體,隸定難以表達,直接分别隸作胔、陵,在注釋或字表中加以説明是合適的。

第五,不必完全因循《説文》的錯誤。

(128),"珪"字所從的"圭"從二士,《説文》誤以爲從二土:" ,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矦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矦。从重土。""圭"之演變與"吉"相關。"吉"字甲骨文作 (合 5247 反),口上即"圭"之象形初文,西周金文作 (旂鼎,集成 2670),以士代圭,"圭"也類化爲兩個士。士是玉或金屬製的兵器,圭變爲士有理好説,但小篆訛變爲兩個土,就毫無理據了。字可隸定爲"珪",釋爲"珪"。

《説文》以𢇍爲絶,以㡭爲繼,與古文字正反都是"絶"字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依據《説文》全部歸入"繼"字頭下,顯然是遷就《説文》的錯誤。

如果把隸定當作考釋文字的結果或對考釋結果的文字學分析,隸定不涉及文字的釋讀,所以一向不被古文字學所重視。又因爲本節開頭所説的隸定難以定,没有絶對的是非,國内學術界對此也就比較寬容。但就學術研究來説,隸定需要明晰、縝密,就出土文獻整理來説,隸定需要標準一致。因此,認真對待隸定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把隸定當作考釋古文字的一個過程，能够正確隸定才能正確釋讀，即使紙上不隸定，頭腦中也在“隸定”，隸定的錯誤絶大多數是因爲未能正確釋讀導致“照葫蘆畫瓢”，最後成爲四不像。從這個角度説，隸定是解析文字的一種手段，是考釋文字的方法，十分重要。當我們通過這種有形無形的隸定方法考定文字之後，形體問題就被我們忽略，從而導致考釋結果的表達——隸定的混亂。

第二章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闡釋(上)

第一節 “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繫年》中與“厂”、“石”相關的字並不多，但構形大都不很明確，學者對其多有不同的意見。“厂”與“石”是兩個常見的構字部件，甲骨文中有明確的區分，但在文字發展演變過程中彼此糾纏不清，致使一些疑難字、常用字難以確解。我們把《繫年》中的相關文字放置在相應的構形系統中全面考察，對下列近六七十個文字進行了分類考釋與闡釋，包括：厂（厈、岸），厓（崖、涯）；原（源），反（㕡、𠬝、厔、圣），厗（降）、厌（矦）、厃、危、𠨬、𠃊，廠（巖）、厱（險），厚（䓗、㕘），产（彥）、斎（顏）；石，磬；厎、砥，厲、礪，磨（磿、𥕉、麻、礳），砢（叚、碬）、瑕（假）；曆（曆、磿、磿、礷）；硅（重），厭（壓）、曆（曆）、塦（瘞）；曟（塵、碾）；庶（庶），穌；迈（蹠）；笞（席）；厇（乇、宅）等。

上列這些文字大都見於古文字，不論是疑難字還是常見字，構形大都有爭議，有的甚至多達十幾種意見；有些釋讀也有爭議，異説紛紜，在這裏我們不一一引述。《繫年》相關文字的一些最新説法詳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合著的《清華二〈繫年〉集解》。我們通過系統的考釋，其中的疑難字和構形不明的常用字都得以重新闡釋。

我們的考釋方法分爲如下幾部分。

第一,分析《繫年》及其他楚文字中“厂”、“石”的區别特徵和構形功能。楚文字中有“厂”、“戸”、“石”等不同的形體,外形區别明顯,但許多從“厂”之字功能不明,依靠《繫年》自身系統和楚文字系統都無法解決。

第二,《説文》中相關文字構形分析。

《説文》部首系統是許慎全面分析小篆之後,據以歸納的漢字表意系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540個部首的表意功能與據形繫聯的次序;二是每個部首内部的表意系統以及據以排列的次第。許慎把山、屵、广、厂、丸、厃、石等部首依次排列,①這些部首在古文字構形中或表意相通,或形近混訛。就“厂”、“石”兩部而言,一方面構建起兩個各自獨立的構形系統,另一方面在古文、或體等重文中彼此交叉,顯現出系統的混亂。聯繫楚文字中兩個形體相關文字之間的混亂關係可知,《説文》表現出的混亂正是源自戰國古文。

第三,參照甲骨文、西周金文以及秦文字、三晉文字等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字動態考察發現:

1. “厂”與“石”是形、音、義完全不同的兩個字,在構形中各有其功能。

2. 商代與西周文字“石”字與“石”旁寫法完全不同,西周文字在合體字中,“石”旁普遍省形作“厂”。西周時期“厂”、“石”就已經混訛爲同形偏旁。

3. 楚文字“石”字大部分直承商代文字的寫法,少部分源自西周,彼此雜處,有些字深層結構十分隱蔽。

第四,在上述基礎上對每一個字進行系統全面的考釋,整合其構形系統。

---

① “丸”與“厂”無涉,很可能是“夗”的訛變。

一　“厂”的音義及其構形功能

(一)《説文》厂部的形音系統

《説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凡厂之屬皆从厂。厈,籀文从干。”從“厂”之字 27 個,就其意義可以分爲兩大類:

第一類與山崖形體相關,爲了下文便於敘述,我們稱之爲“厂$_{1}$”,其所表意具體可分爲:

1. 崖岸:厈、厓。

2. 山巔及高:厃等。

3. “厞”釋爲“隱”,可能與以“厂”爲“人可居”相關。

第二類與石頭相關,數量最多,有 14 字,稱之爲“厂$_{2}$”,所表意爲:

1. 各類石頭:如厎、厲、厤、厝等,這組字有從石的對應異體:砥、礪、磿、碏。

2. 與石頭的特徵有關:如厖、厭等。

另外,還有“仄”字,有“側傾”義,其來源與“厂”無關,係訛變混入,在此忽略。

按照《説文》的思路,“厂”是“崖岸”的本字,一側是崖岸形,與“邊崖、高聳”等語義相聯繫,另一側是懸崖形,懸崖下可以暫居,可以隱蔽;懸崖下居住有局促之感。“厂”之所以能够表示石,似可以解釋爲山崖多石,所以“厂”與“石”意符通用。揆諸出土古文字實際情況可知,這種推測没有根據。《説文》所歸納的“厂”旁的表意系統有些不一定可信,應當是把來源不同的構字部件整合爲一的原因所致。“厂$_{1}$”是崖岸之象形;“厂$_{2}$”是“石”字之省寫。二字來源不同,所以功能也不同。我們先分析“厂$_{1}$”的構形功能。

(二)“厂$_1$”的古文字構形及其表意系統

單字“厂”見於西周晚期的散氏盤： (集成 10176)，銘文中“厂源”用作地名。字形象直立平頂的崖岸形，在文字構形中，或泛指山崖，或突出山崖的邊岸，或突出山崖的直立高聳，山崖、崖岸、高聳就構成了“厂$_1$”的表意系統。

(三)“厂”表崖岸

厈、岸、厓、崖、涯。

《説文》“厈”是“厂”的或體，當是後起形聲字。别有“岸”字：“ ，水厓而高者。从屵干聲。”“山”是累增義符。就“崖岸”這個意義而言，“厂”、“厈”、“岸”顯然是一字異體，逐漸增加音符和義符而成。“厓”、“崖”也是一字異體，並爲疑母支部。山之邊是“崖”，水之邊是“涯”，都是後起本字。“岸”、“厓”都可以表示“涯岸”義。“厂$_1$”是山崖的象形，古文字與辭例都可以得以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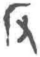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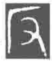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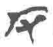
$$\begin{tikzcd}
厂 \arrow[r] \arrow[dr] & 厈 \arrow[r] & 岸 \\
 & 厓 \arrow[r] \arrow[dr] & 崖 \\
 & & 涯
\end{tikz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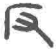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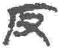
(四)“厂”表高聳意

高聳是山崖的突出特徵，因高聳而危險。表高聳意的“厂”與“阜”可通。

1. 厔與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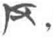
“反”字自甲骨文到秦漢文字，除了戰國時期個别形體在上部加裝飾之外，①很少異體，從“厂$_1$”確切無疑：

(合 36537)、(大保簋，集成 4140)、(包 99)

(睡虎地·爲 22)、(馬王堆·陰甲 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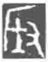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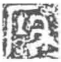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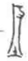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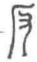
---

① 例如上博一《性情論》中的“反”字作 (簡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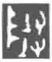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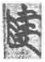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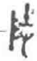
《説文》:" ,覆也。从又,厂反形。 ,古文。"對其構形,論者紛紛。《繫年》簡中"反"字凡8見,皆作,其中第一章云:

>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乍(作)帝藉,以烝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尃(敷)政天下。(1—2)

其中"反"字用法與"顛覆"之"覆"義近,"克反"是同義詞聯用,與《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中的"克"與"反"用法相同。循此綫索,考察與"反"相關的一系列文字,曾有文詳論。① 我們認爲與"陵"字構意及演變過程相近,本義是毁壞,與"隳"義近:

(鄘伯馭簋)——(小臣單觶)——(曾侯乙鐘)——(曾侯乙編鐘)

" "與"陵"的構意很相近,簡化過程也很相似:

(豳公盨)——(上博三・周易16)——(璽彙2549)

楚文字中的"圣"是"反"字異體,演變過程是"𠩥—𠪚—𡌫—圣",我們據以釋讀了楚金幣量詞"鋥"與"圣"爲"版"。

在"反"與"陵"中,"厂"與"阜"都表示高聳之山體。

2. 降與厗

"降"字古文字作 (合17336)、 (牆盤,集成10175),表示從阜上下來,構形十分清楚。甲骨文有字作 ,如:

---

① 參見李守奎:《據清華簡〈繫年〉"克反邑商"釋讀小臣單觶中的"反"與包山簡中的"鈑"》,《簡帛》(第九輯)第129—1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庚午卜,叀斧爯,乎帝⿸厂夅食,受又。(合 21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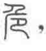
于省吾先生以爲“降”字異體,讀爲降。① 甚是。夅置於懸崖下,當是爲了字形結構的匀稱。

3. ⿸厂矢與矦

《繫年》中“⿸厂矢”字凡 65 例,皆作 (簡 008),與甲骨文、西周金文一脈相承,無一例與“石”旁混訛。直到秦文字中,《説文》:“ ,春饗所䠶矦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 ,古文矦。”矦即箭靶,以獸皮或畫上獸形的布爲之。《詩·小雅·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鄭玄注:“侯謂所射布也。”箭靶與“厂”有什麽關係?現代射擊訓練中,樹立靶子的最好位置就是山崖前面,如果没有山崖也要築一道高墻,主要是爲了防止射傷對面的人。圓明園舍衛城曾經做過民兵的射擊訓練場,在北側的土丘上築起一道高墻,十分突兀,至今猶存。從射擊的角度説,這也就是人造的“厂”。

《説文》以“⿸厂矢”爲“矦”的重文異體,從構形上説不確。“⿸厂矢”是所射之“侯”的本字,“矦”從人,當是“諸侯”之“侯”的後起本字。

4. 厃與危

《説文》對“厃”字的解釋結合“危”才能理解。“ ,仰也。从人在厂上。”“,在高而懼也。从厃,自卩止之。”“仰”當讀爲“昂”,高也。人立於山崖之上,一是高,二是險,這是其本義。這兩個常用意義古書中寫作“危”。《戰國文字編》收録一例秦陶文: (陶彙 5·145),“危”從構形上説,從卩(跪着的人形),厃聲,應當是“跪”的本字。文獻中以“危”記録“厃”,别造“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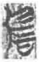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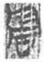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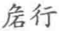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斧》第 342 頁,中華書局 2009 年。

“厃”字古文字中有很多異體，曾侯乙墓漆箱作 ，是二十八宿之中的“危”。摹作 ，不一定正確。

所從“人”上加飾筆，與郭店簡“ （厃）”字作 （六德 17）是相同的現象。漆箱“厃”字下部不清，應當是與“厃”分離的意符或裝飾形構件，很可能是山旁或土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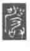
上博一《緇衣》“危”字作“ ”：

、（緇衣 16）：則民言不行，行不 言。

《緇衣》之“ ”，傳本、石經皆作“危”。② 從字形外部結構看，上部是今，下部是石，如果確實是“厃”字，則皆爲訛變。

“厃”字楚簡中多從山作，人立於山上與人立於厂上，構意相近，是一個字的異寫。《繫年》簡 15 之 ，即“ ”字的變形，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繫年〉與尸相關字考論》。

5. 厰、巖與㦯、險

西周金文“厰”字《新金文編》收録 8 例，除一例訛作“宀”外，其餘皆作 （兮甲盤，集成 10174）。《説文》厂部：“ ，崟也。一曰地名。从厂敢聲。”意思是山高峻。《説文》山部：“巖，岸也。从山嚴聲。”當是後起形聲字。“巖”所從的“嚴”字西周金文作（瘨鐘，集成 249）、 （井人妄鐘，集成 112），從 ，敢聲，義爲多言，在“巖”字中作音符，裘錫圭先生有很精闢的論述。③ 綜合考察，“厰”與“巖”當是一字異體，與“險”是同源字。“厰”與“巖”的關係與“厃”與“危”有些類似，初文所表示的語義後來都轉移到

---

① 字形不清，經過鵬宇處理後土旁看得比較清楚。

② 參見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第 133 頁，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③ 參見裘錫圭：《説“嵒”、“嚴”》，《古文字論集》第 99—104 頁，中華書局 1992 年。

後起字的身上,初文在文獻中消失或很少使用。

古書中“巖”有崖岸、高山、險要等語義,與“危”字幾乎是平行的。厰聲與僉聲通,西周金文中的“玁狁”即古書中的“獫狁”;古書中“巖”亦通“險”,例如“傅巖”又作“傅險”。①《説文》有“厱”字,《集韻》又音魚檢切,“音儼,厓岸危也。”疑即“險”字異體。

厂、山、阜用作意符可以通用,僉與敢用作音符可以通用,厰、巖、厱、險當是同源字。總之,厰與厱字中“厂”的表義功能與“厃”中的“厂”相同,都是高而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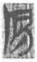
(五)“厂”表山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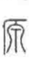
“厂”本像山崖,也可以籠統表示山崖。

1. 原與源

“原”字見於西周的雍伯原鼎、大克鼎等。泉是水之源,泉、原、源是同源字,是不斷累增表意偏旁而成。散氏盤(集成10176)原、源並見。“原”作 ,“源”作 ,厂旁有點歪斜,泉與厂借筆。“原”字解爲泉水在山崖下,更易於理解。

楚簡中“原”字繼承了西周金文的寫法:

(上博六・用曰 6):繼原(源)流淲(徐),其自能不涸。

《説文》對“原”字解釋得很明白:“厵,水泉本也,從灥出厂下。,篆文,从泉。”《説文》篆文與楚文字等“古文”一脈相承。“厂”在“原”中兼有表音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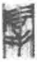
2. 厚與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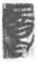
“厚”字西周金文作 (厚趠方鼎,集成 2730)、 (牆盤,集

---

① 參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第 253 頁,齊魯書社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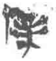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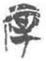
成 10175）等形，林沄先生認爲是把酒藏於山崖中，意思是酒味醇厚。① 這個字在楚文字中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上博一・孔子詩論 15）：及其人，敬愛其樹，其報𥓓矣。

（上博一・緇衣 2）：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𠪚。

我們曾經隸作𥓓，認爲字從石，從章省形會意。上部寫成“石”，應當是受“硂（重）”字影響而類化，下部寫得與“ （郭）”（繫年 092）字下部相同或相近。從《緇衣》簡“厚”字從“𣆪”來看，②當時確實有人認爲是“𩫖”。如果西周金文中“厚”字所從確實是“厂$_1$”，那麽楚文字之從“石”就可以視爲“後造理據”。郭店簡《老子》（甲）36“厚藏必多亡”之“厚”字作 ，當隸作𥒞，從石省，從此也可旁證戰國楚人認爲“厚”字從石。③

《繫年》“厚”字兩見：

（017）、（091）

第一字略殘，第二字“厂$_1$”上部增加了飾筆，但兩個字與楚文字的石旁寫法不同，保留了古老的寫法。

（六）音符“厂$_1$”

以上所論七組“厂$_1$”構形，都是意符，在“厈”字中兼表讀音。“厂$_1$”作爲純粹的音符見於“顏”字的古老寫法“𠪕”。西周金文

---

① 參見林沄：《說“厚”》，《簡帛》（第五輯）第 99—10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② “𣆪”見於《說文》卷五𣆪部，即“𩫖”字異體。參見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第 211 頁，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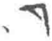
③ 西周金文“厂”多爲“厂$_2$”，“厚”字中是否是“厂$_1$”還可以討論，暫從林沄先生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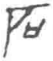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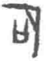
(九年衛鼎,集成 2831),從面,产聲,當隸作𩈈。“产”從文,厂聲,目前還没有見到獨立使用的單字,但作爲構字部件常見,除了上面所説的“𩈈”外,還有“䶣”(䶣父丁鼎,集成 2499)、“産”(包 187)等。《説文》之“顔”見於秦簡,从頁彥聲。彥字又分析爲“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當是從彡,产聲。從产得聲的字都在元部,與“厂”同部。

二　“石”與“厂$_2$”的構形及其構字功能

(一)“石”字構形及其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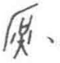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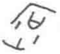
《説文》:“ ,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凡石之屬皆从石。”這是據訛變字形立説,多有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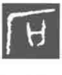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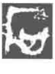
“石”字甲骨文作: (合 33916)、(合 14466),可能是“磬”的象形,其本身就是石塊。參看下文“磬”字的演變。“石”有異體作:

(合 22099)、(合 7695 正)

下部的“口”是爲了結構的匀稱所加的裝飾性符號,與石塊的象形無涉。

西周甲骨文和金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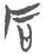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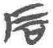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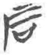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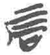
、(西周甲骨文,“庶”字所從“石”旁)

(己侯貉子簋蓋,集成 3977)、(作册嗌卣,集成 5427)

《新金文編》所收録西周“石”字皆如此作,周與商“石”字寫法截然不同。如果西周金文與甲骨文有承傳關係,“厂”就是

“石”字初文“ ”的省形，下部的“口”成了一個區別符號，這就是“厂$_2$”的來源。從“厂$_2$”的字之所以大量表示石，就是因爲它本身就是石的省形。九年衛鼎(集成 2831)“ (厈)”如果確實是“席”字，席從石聲，更可證明其“厂”就是石，詳見下文“石”的表音功能。西周金文的寫法爲秦文字及齊、晉等文字沿襲。《説文》變口爲口，是誤把别符當成了形符而加以改造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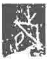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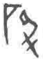
楚文字“石”字異體較多，其來源與秦、晉文字不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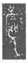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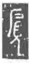
(郭店・緇衣 35)、(包 80)、(包 150)、(包 203)

曾侯乙墓磬匣木刻“石”字作 (𡰥)，下部不從口。

“ ”應當就是甲骨文“ ”的變形，逐漸增加飾筆而構成不同的異體。“𡰥”無論從來源上還是實際使用情況來看，都是“石”字。因爲楚文字中帶口旁的“石”字更普遍通用，我們就把“𡰥”當作“石”的省形。

“磬”字的演變很能表現石旁的變化。

(合 8033)、(合 10500)

(𪒠鐘，新收 358 頁)、(𪒠鐘，新收 357 頁)

甲骨文中帶懸的磬形在楚文字中變成了 ，不帶懸的磬形變成了 ，對應關係很清楚。

楚文字“石”有不同的來源，有的直承甲骨文，有的則源自西周文字，具體字的情況不盡相同。在構形中有“石”、“𡰥”、“厂”三種不同的寫法，在楚文字中多有互補的異體。

《説文》石部 49 字，新附 9 字，構形單純，都與石相關。古文字中從石之字辨識的難點主要是與“厂$_1$”的區别。在石器大量

使用的時代，石頭可以研磨，古文字中自成一個系列；石頭的特點是重，可用於碾壓，也構成一個表義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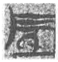
（二）與磨石相關的一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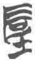
記録相同或相近的詞義，文字構形理據往往也相同。在出土古文字中，與磨石相關的一組字中，石爲義符，與“厂$_2$”通。

“厎、砥；厲、礪；磨、礲；叚、碬”四組字都是磨石，各組之間互爲異體，構形相類似，有些字石旁發生了訛變。

1. 厎與砥

“厎”與“砥”在《説文》中是一字異體：“ ，柔石也。从厂氐聲。 ，厎或从石。”這兩個字形都見於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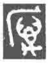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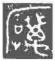
（上博四 · 曹沫之陳 39）：人之兵不砥礪，我兵必砥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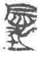
（清華三 · 説命中 5）：汝惟兹説砥之于乃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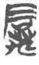
與厎相對應的楚文字所從是石之省形。

2. 厲與礪

《説文》有“厲”、“礪”二字：“厲，旱石也。从厂，蠆省聲。 ，或不省。”又有“礪，礲也。从石厲聲。經典通用厲。”二字均見於古文字：

（五祀衛鼎，集成 2832）、（魯大司徒子仲伯匜，集成 10277）

（上博四 · 曹沫之陳 39）：人之兵不砥礪，我兵必砥礪。

（清華三 · 説命中 2）：若金，用惟汝作礪。

西周金文從“厂$_2$”，楚文字從“石”，顯然是一字異體。

3. 麻、磨與礳爲一字異體

傳世典籍中的“磨”字《説文》作“礳”：“ ，石磑也。从石靡聲。”楚文字從石，林聲。“林”即“麻”字初文。楚簡中“磨”字石旁也有繁簡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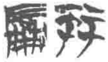
（郭店·緇衣 36）：白珪之石，尚可磬（磨）也。

（上博一·緇衣 18）：白珪之砧尚可磊（磨）。

上博簡《緇衣》“磨”字石旁居上，且不從口，與郭店簡的外部結構上下相反，林旁訛變與林同形。這正是“麻”字的來源。

“麻”字比較特殊。《説文》麻在广部：“麻，與林同。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林。凡麻之屬皆从麻。”説“麻”與“林”同很正確，戰國時期“麻”這個詞正寫作林。① 但字何以從“广”？許慎解釋爲在屋下治，頗迂曲。“麻”就是 形的訛變，當是借“磨”的異體“磊”爲“林”，“磊”所從石旁與“广”形近，訛作麻，麻行而林廢。從“磨”的角度説就是異體分化，從“麻”字的角度説就是借字行而本字廢。

《左傳》成公二年之“靡笄”在《繫年》簡 71 中作：



可隸作“磊幵”。“磊”字上下結構與《緇衣》簡同，林旁訛變得與册同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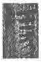
關於“麻”的字形演變詳見後文《厂與广、宀之混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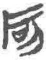
4. 砅、叚是礙的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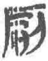
“叚”字有兩種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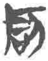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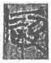
① 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 58 頁圖版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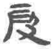
（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 14）：好叚美以爲□。

（上博七・吳命 7）：故用使其三臣，毋敢有遲速之期，敢告叚日。

（清華一・保訓 8）：昔微叚中于河。

（繫年 058）：叚路於宋。

（上博三・周易 54）：王叚於廟，利見大人，利涉大川。

（睡虎地・秦 15）：叚鐵器，銷敝不勝而毁者。

《説文》卷三又部：“ ，借也。闕。 ，古文叚。 ，譚長説：叚如此。”《説文》小篆字形訛變嚴重，許慎對字形解釋闕。後之學者論之紛紛，皆不得要領。楚文字“叚”字的釋讀也走過曲折的道路，異説多達十種以上，①清華簡《繫年》問世，争論得以徹底平息。② 確切知道是什麽字，再分析其構形就可以把各種可能性排除，變得簡單而易於理解了。字從刀、石，以刀就石，正是《説文》的“碬”字：“ ，厲石也。从石叚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③“𠜱”和後世字書“砌”之俗字無涉。異體刀下加上手，是後加的動符。秦文字“叚”及《説文》所録古文所從無口形的石字，源自六國古文，與秦文字系統石旁不合，許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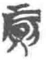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范常喜：《戰國楚簡“𠜱”字述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 年 11 月 2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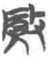
②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61 頁，中西書局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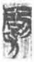
③ 參見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第 102—103 頁，藝文印書館 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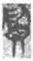
無法分析，難能可貴地闕疑了。

順便説一下楚簡中多次出現的“賜”字，從貝，叚聲，應當是“假借”之“假”的後起本字，與“借貸”之“貸”從貝表意相同，字形也有繁簡之别：

（包 158）：畢得賜爲右使於莫嚻之軍，死病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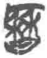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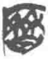
（包 161）：賜仿司馬婁臣、賜仿史婁佗諍事。

（上博二・容成氏 39）：德惠而不賜。

（郭店・語叢四 26）：一家事乃有賜。

5. 曆與磿

古書中“飛廉”之“廉”，《繫年》簡 14 作：

、

《繫年》的字形見於金文，“蔑曆”、“蔑某曆”等極其常見，異體很多，按照時代排列，可分爲六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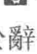
（1） （小子畣卣，集成 5417）、 （保卣，集成 5415），商與西周早期。

（2） （曆方鼎，集成 2614）、 （免卣，集成 5418）、 （梁其鐘，集成 191），自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

（3） （競卣，集成 5425）、 （史牆盤，集成 10175），西周中期。

（4） （遹甗，集成 948）、 （𤔲鼎，集成 2721），西周中期。

（5） （大簋，集成 4165），西周中期。

（6）（友簋，集成 4194），西周中期。

由於辭例意義不明，此字歷來衆説紛紜。學者對其構形爭

論的焦點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字形下部有從甘説和從口説。

第二，音讀有厤聲説和甘聲説。

學者一般認同與《説文》甘部的“厤”相對應：“ ，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段玉裁認爲當從厤，甘聲，表層上看似與古文字相合，但實際上與深層結構並不一定相合。

單從西周金文第四種形體和簡文來看，上部確實是“厤”。“厤”字早見於西周金文，在歷、曆等字中作音符是確鑿的事實。從厤字的演變歷程看，與厤没有直接關係。如下幾點應當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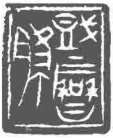
第一，西周早期中間從埜，或省作林。從林的形體一直延續使用，貫穿西周各個時期，出現頻率最高。這種形體應當是其原型。

第二，遇甗字形是林向秝的過渡形態，從秝應當是訛變。

第三，從甘的形體比從口的時代早，使用頻率高得多，下部甘是其原型，口是省略訛變。

第四，可以寫作 ，説明其直接組合構件應當是厂和晉。

《古玉印集存》有楚璽：



劉釗隸定爲“戓磿膾”，①對字形的組合層次理解是正確的。“磿”從石，晉聲。徐在國根據清華簡之“飛廉”釋讀爲“鬫廉膾”，鬫廉是複姓，見於《左傳》。② 釋讀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

① 參見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考古與文物》1998 年第 3 期，第 81 頁。

② 參見徐在國：《利用清華簡考釋楚璽一則》，《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第 178—181 頁，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郭沫若認爲西周金文中的“曆”字從厂，甘聲，是“壓”之古文。①《繫年》與楚璽可以證明從甘得聲可信。厤是來母錫部，廉是來母談部，聲母相同但韻部遠隔。“曆”從厂、香聲，與曆無涉，郭沫若對其音符的理解是正確的。西周金文與《繫年》都從厂，只有楚璽從石，何以斷定從石不是訛形？西周金文中上下結構從石的字石旁本來就寫作“厂”，只有楚文字是商代寫法的變形，《繫年》文本有異源字，即非楚系文字，“曆”可能是其中之一。雖然郭沫若以爲是“壓”字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從目前的證據來看，這個字與廉的讀音更近，應當是磏字。《説文》：“磏，厲石也。一曰赤色。从石兼聲。讀若鎌。”

《説文》之“磨”遠有所承，但訛變十分嚴重。“厂（石）”訛變成了“广”，“秝”訛變成了“林”，但從甘的分析很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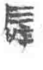
“香”和“厭（壓）”的初級音符都是“甘”，與疑母葉部的“業”讀音很近。西周金文中的“蔑曆”的釋讀，從上下文語境看，“蔑曆”或“蔑某曆”是個動賓結構，“蔑”意思是“獎賞、贊美”之類，“曆”應當是其功業，讀爲“伐業”，意思是誇耀功業。讀爲“業”可備一説。

《爾雅・釋詁》：“績、緒、采、業、服，事也。”《易・繫辭上》：“盛德大業，至矣哉！”孔穎達疏：“於行謂之德，於事謂之業。”

以上從石諸字都是某類特定石製品及其功能。文字中有這麽多與磨石有關的文字，表明磨石與當時人生活關係密切。

（三）與重相關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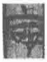
1. 石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沉重，楚文字的“重”字作“砫”：

（新蔡・乙四 135）：□家。砫。

---

① 參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六册）第 2908 頁，香港中文大學 1975 年。

(郭店・緇衣 44)：輕絶貧賤，而砫(重)絶富貴。

(上博五・姑成家父 3)：諸侯畜我，誰不以砫(重)。

(郭店・成之聞之 39)：文王之刑莫砫(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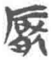
簡文皆從石，主聲，石旁有繁簡兩種異體。這是楚文字的特點，與三晉作“𡍮”、秦作“重”不同。石頭沉重，故可作其意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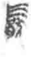
下面一組與碾壓相關的字，其構形多被曲解，系統考釋，可以看清彼此之間的聯繫。

2. “厚”字在楚文字中上部從石，可能是受“砫”字的類化所致，詳見上文。

（四）與碾壓相關的一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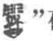
1. 厭是壓的本字

(包 219)：厭一羖於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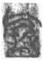
(新蔡・乙三 42)：王孫厭。

“厭”在《説文》厂部：“ ，笮也。从厂猒聲。一曰合也。”“笮”是鋪在瓦下的席子，是被壓迫的對象。從楚文字的結構看，“厭”當爲從石，猒聲，是“重壓”之“壓”的本字。石頭很重，故爲“砫(重)”的意符。因爲重，所以可以壓，故爲“厭(壓)”的意符。《説文》“猒”從甘，當是常見的音化現象，出現很晚，從西周到西漢，都從口。砥、礪、磨、碬、砫所從的石旁都有從口與否兩種異體，“厭”字目前所見只有一個口，這是受字形結構的制約，兩個口會破壞其匀稱。簡文中的口也可視爲石與厭的共用偏旁。楚文字的“厭”字，根據其自身結構及其内部理據也可以隸定爲“𥕉”。厭，影母談部，壓從厭聲，音轉在影母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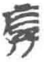
2. ⿱石⿱甘孖是厭的異體

《繫年》133 號簡中的紀年用字“”研究者並不陌生，但是個十足的疑難字。上中下三部分，除了中間的二子無疑，上、下兩個構字部件是什麼不明，文字的結構層次不明，在簡文中的用法也不明。我們隸定作“⿱石⿱甘孖”，其深層結構有兩種可能：第一，從⿱石孖，甘聲；第二，從石，⿱甘孖聲。不論是哪一種結構，石都是其義符，甘是其音符，其音義都與“壓”有密切聯繫。由於“⿱甘孖”字在西周文字中就已經出現，一直延續到戰國楚文字，所以第二種結構層次的可能性更大。

“⿱石⿱甘孖”字出現很早，有多種異體，學者有很多討論。我們很早就知道楚簡中“⿱石⿱甘孖”與“厭”異文，可以通用，徐在國有專文討論。① 新蔡簡“王孫厭”之“厭”又作：

（新蔡・乙三 24）

學者爲了和《說文》的“⿱石甘”相對應，多隸定爲“⿸厂⿱石甘”。如果只是人名異寫，還會涉及名與字，無法確定兩個字之間的關係，不足以證明“⿱石⿱甘孖”就是“厭”的異體。與包山 219 號簡之“厭”字用法相同的字又作：

（包 207）：△②於野地主一豭，宮地主一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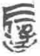
《楚文字編》隸作“⿱石孖”，《包山楚墓文字全編》據外部結構隸作“⿸厂孖”置於“厭”字頭下。雖然前後隸定的方法不同，但都表明認定其上部是“石”旁。“⿸厂⿱甘孖”與“⿸厂孖”顯然是一個字的繁簡不同。新蔡簡中多見相同的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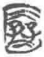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徐在國：《楚帛書“厭”字輯考》，《華學》（第九、十輯）第 259—264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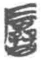
② 爲便於對相關字形隸定的討論，本小節用“△”號指代前面相對應的字形。

(新蔡・甲一 4)：△禱一犧。

(新蔡・甲三 111)：王祈之，既成功，逾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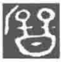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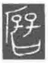
(新蔡・乙一 15)：與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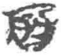
該字這種用法又出現在清華簡《金縢》中，字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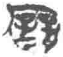
(清華一・金縢 5)：爾之許我，我則△璧與珪。

《金縢》字形上部是典型的石字，整理報告隸定爲“⿱石⿱甘月”，上部據原字形隸定，下部主要考慮的是與《説文》的對應關係。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説，楚文字“ ”字及其各種變體是從石，⿱甘月聲。“⿱甘月”從甘聲，讀音在葉部或談部，很可能就是“猒”字的異體。

首先來看義符“石”。學者之所以主張隸作“⿸厂⿱甘月”，是因爲此字見於西周金文與楚帛書：

(△季尊，集成 5912)、(噩侯△季簋，集成 3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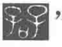
(帛乙 6・28)：是月以婁△爲之正。

(帛乙 8・15)：恭民未知，△以爲則。

“厂”在西周金文中，作爲構字部件，大部分是石旁的省形，“厂$_2$”與楚文字之石旁相對應，這一點前文已經闡述過了。

楚帛書中的“⿱石⿱甘月”所從確實與常見的石旁不同。楚文字“石”源自商代的“石”，目前所知楚文字“厂”與“石”混訛同形的例證還不多，但西周金文中的“曆”以及“宅”之古文都可以證明楚文字的石旁也可以寫作“厂$_2$”，詳見下文。

《金縢》之“ ”字可以進一步證實該字上部從石，與“厭”相同。

再看音符“𡦃”。“𡦃”字早見於西周早期僦勺白戈（集成11333），字形作 ，銘文末作“秉𡦃”。西周晚期的叡𡦃妊簋（集成3785）作“”，與噩侯𠪚季簋“𠪚”字所從相同。這個字一般都認爲即《説文》的“孴”：“孴，盛皃。从孨从日，讀若薿薿。一曰若存。 ，籀文孴从二子。一曰䛏即奇字𣊫。”其上部從二子或三子無疑，其下部有甘、曰、口、日多種可能性。《説文》給出的音讀也非常混亂，薿之部、存文部、晉真部，不知所據，難以定奪。在音義不明的情況下闡釋文字的構形很難接近事實，確知其讀音的是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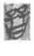
上博六《景公虐》簡10有“ ”字，辭例爲“翏、𡦃以東”，《左傳》昭公二十年作“聊、攝以東”。攝，書母葉部，所從“聶”，泥母葉部。𠪚與厭通，“厭”是“壓”的本字，𡦃、壓都是葉部字，種種情況可以證明，“𡦃”在“𥓈”字中是個音符，音在葉、談。甘是見母談部，應當就是音符。“𥓈”本從甘聲，“厭”後來音變從甘聲，二者讀音很近。

從文義上看，卜筮祭禱簡及《金縢》中的“𥓈”或“厭”應當是某種進獻形式。陳劍讀爲“瘞”。① 壓與瘞都是影母葉部，非常可信。

厭或𥓈的祭品有犧牲和玉器等。《戰國策·齊策三》：“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高誘注：“殺馬羊，唾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從侯馬盟誓遺址來看，犧牲與玉器等都是掘坎置璧，壓土掩埋。“壓”也應該讀爲“瘞”，“刑”與“壓”互文見義。

---

① 参見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146—1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從文字構形及其演變過程來看，基本可以判斷從“甘”是其初文，即使不是初文，是變形音化，也可以説明的讀音與甘相同或相近，戰國人的認識已經如此。

清華簡《繫年》中的“䂻年”，學者有“薦年、翌年、一年，浹年、洊年、還年”等不同的意見。因爲這段史事史書缺載，究竟是第二年還是滿一年無法確知。從音讀上説，《説文》給出的讀音目前出土文獻還無法確證，孟蓬生讀爲“翌年”，與楚文字中的實際用法更接近一些。

關於“𠪚”與“䂻”字的隸定，不存在是與非的問題。隸作“𠪚”的依據是西周金文，不考慮楚文字字形的外部結構，也不考慮西周金文中的“厂”即石之省形的内部理據，好處是可以與“厭”的隸定相協調。隸定爲“䂻”，是從楚文字自身結構與理據綜合考慮的結果。

總之，厭(壓)、䂻音義並近，構形皆從石。

3. 瘞

上文説過，“厭(壓)”與“䂻”都可以讀爲“瘞”。《説文》土部：“瘞，幽薶也。从土㾜聲。”從語義關係上説，掩埋就是把土石壓在被掩埋物上。“瘞”所從的“㾜”見於《説文》：“病息也。从疒夾聲。”但文獻中未見使用。此字新見於湖北葉家山文峰塔出土的曾侯丙方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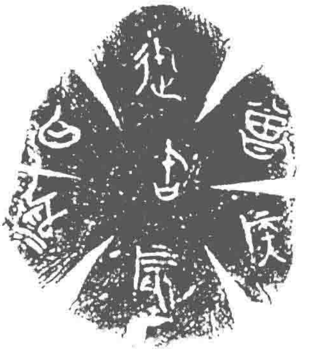
> 曾侯丙之让(沐)缶，㶣以爲長事。①

耳銘中釋爲“㶣”的字比較清晰，學者已經指出字下還有土旁。馮勝君認爲該字可以直接釋作“瘞”，所論極是。②

---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第27頁。

② 參見王子陽：《曾侯丙方缶銘文“硤以長事”解》，《“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65頁，2014年11月。



器銘中“矦”、“瘞”二字並出，前者從厂，後者從石，區别明顯。瘞與厭(壓)、⿱夾石音義並近，同源關係十分清楚，文字構形皆從石，凸顯構形的系統性。

“⿳石夾土”字的結構與“萅(春)”相同，中間是音符，上下是義符，至於其形成過程是先有“⿱夾石”還是先有“⿱夾土”，與“⿱夾石”字相類，目前還無法準確判斷。

“石”與“广”兩個部件混訛很常見，與“疒”混訛的例證很罕見，“⿳石夾土”訛作“瘞”是其中一例。《説文》之“㾜”很可能是文字學家爲了解釋“瘞”字所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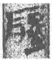
“瘞以爲長事”目前還没有很好的讀法，或許可以讀爲“攝以爲長事”。“攝”的意思大約相當於曾國器銘中常見的“作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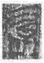
4. 廛的本義當與輾、碾同源

《説文》：“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从广、里、八、土。”字形分析支離破碎，不知所云。《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一廛究竟是多少土地，討論很多，無定説，要之，與土地相關。這個“廛”字見於楚簡，多有異體，但無一例從广：

(郭店・緇衣 36)：允也君子，廛也大成。

(上博一・緇衣 18)：允也君子，廛也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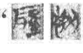
(上博四・采風曲目 3)：廛(輾)剸(轉)之賓。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3)：故君子玉其言而廛其行。

郭店簡《緇衣》之字裘先生案語："此句(指： 也大成)今本作'展也大成'，簡文'也'上一字似當釋'廛'，'廛'、'展'音近可通。"①楚簡中的"廛"字自此釋出。其後該字不斷出現，對於其構形，學者多有討論，涉及該字構形及釋讀的下列觀點我們認爲正確可從：

李零認爲郭店簡讀爲"展"的字上部從"石"。②

趙平安通過《侯馬盟書》"助"之異文作"勴"、"墨"等，説明"墨"可以讀爲廛。 即墨，讀爲廛，通展。③

董珊將上博四《采風曲目》簡 3""讀爲"輾轉"。④

禤健聰認爲字中的"炅(熱)"表音，"熱屬日母月部，上古音娘、日歸泥，故'炅'與端母元部的'展'古音應該也十分接近。"⑤

" "由"石"和"𡊄"兩個構字部件構成，可隸作"𥔲"或

---

①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 135 頁，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② 參見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 414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又收入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第 47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③ 參見趙平安：《上博藏〈緇衣〉簡字詁四篇》，《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 441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趙先生的隸定是根據廛字轉寫，並不表現其自身的構形理據。

④ 參見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5 年 2 月 18 日，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5/dongshan001.htm。

⑤ 禤健聰：《上博楚簡(五)零札(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 年 2 月 24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6。

“⿱⿱尸火石”，郭店簡《緇衣》及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中的“⿱⿱尸火石”從石省，諸字中所從的“⿱尸火”部件或有訛變。“石”與“⿱⿱尸火土”這兩個構字部件都源自獨立的單字。從構形上看，“⿱⿱尸火石”和“⿱⿱尸火土”很可能是讀音相同、意義有別的兩個字。“⿱⿱尸火土”從土，⿱尸火聲，很可能是土地單位“廛”的本字；疑“⿱⿱尸火石”與“輾、碾”等字同源。“輾”《廣韻》中有“知演切”和“女箭切”二音，古音對應的就是端、泥二紐。泥母的“輾”後來就分化出“碾”。“⿱⿱尸火石”讀爲“展”或“輾”，正可以證明其是“碾”的本字。從石省，上下結構的“⿱⿱尸火石”後來訛變作“廛”，石旁訛作“广”與庶、席等字同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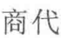
《季庚子問於孔子》之“廛”或讀爲“展”，訓爲申，申展之義，①或讀爲“亶”誠信也，②無定説。“廛”讀爲“慎”也是可考慮的一種選擇。

總之，將上列諸字系統考慮，彼此互證，每一個結論都更加可信。

（五）音符“石”

“石”爲音符很普遍，例如甲骨文中的“祏”、金文中的“碩”等。

1. 庶與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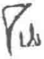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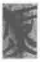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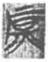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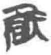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庶”是個常見字，《説文》誤釋，學者早有糾正。“庶”字見於甲骨文，商代作（合 4292），字形從火、石，可隸定爲“⿱石火”。《周禮・秋官・序官》：“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鄭玄注：“庶，讀如藥煮之煮。”于省吾據以釋“庶”爲“煮”：“甲骨文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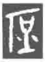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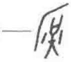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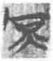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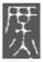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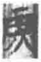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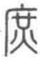
① 參見劉國勝：《上博（五）零札（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年3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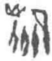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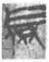
② 參見王化平：《讀上博五〈季康子問于孔子〉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7年10月3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0。

字是‘從火石、石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也即煮之本字。”①從文字構形上説,“𥐥”與“炙”構意都是以火烤物,讀音都是章母鐸部,關係非常密切,“庶”的本義或當與炙烤相關。不論是煮還是炙,其本義都被假借義“衆人”所掩蓋,楚文字“庶民”之“庶”有後起本字。“庶”字有多個異體,其演變過程可以説明許多問題。

(1) (合 30498)—(上博一・緇衣 20)—(上博四・内禮 8)—(包 257)

(2) (大盂鼎,集成 2837)—(西周甲骨文)—(上博二・昔者君老 1)

(3) (石鼓文)—(上博四・柬大王泊旱 2)—(説文・广部)

(4) (合 14157)—(上博二・魯邦大旱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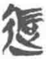
第一類楚文字中的石旁承襲商代甲骨文的寫法,不斷訛變,增加飾筆,形成多種異體;第二類中石旁承襲西周石旁省形的寫法;第三類中石旁訛變爲“廿”形,爲《説文》所繼承;第四類是甲骨文與楚簡中“衆庶”之“庶”的專用字,從氶,庶聲。但這個專字没能取代“庶”,後來又被“庶”吞併合流了。《説文》:“ ,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完全是依據訛變字形强作解説。

2. 𨑹與蹠

“𨑹”是楚文字中的常見字,意思相當於古書中的“適”。《繫年》中多達 10 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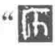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庶》第 434 頁。

(036)：文公十又二年居翟(狄)，翟(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迈齊，齊人善之；迈宋，宋人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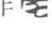
《淮南子》作“蹠”。《原道訓》：“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兮。”高誘注：“蹠，適也。”《楚辭・九章・哀郢》：“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王逸注：“蹠，踐也。”王逸注謬。“蹠”亦當訓“適”，往也。“迈”與“蹠”顯然記録的是同一個詞，應當是楚方言，漢代學者已經不很明瞭了。

3. ⿸厂巾、⿸厂囡、⿱竹⿸厂囡、席

“席”字楚文字很常見，戰國初年的“席”字作 (曾 88)，分爲竹、石、囡三部分。“⿱竹石”是戰國中期楚文字中常見的“席”字，例多不煩舉證。竹旁下面的部分就是説文古文的來源。《説文》广部：“ ，籍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从巾，庶省。 ，古文席从石省。”所謂“庶省”與“厂”都是石的訛變或省形。許慎已經將其與庶、石相聯繫，自然應該想到是表音成分。或許是石與席的讀音在東漢已經有了比較大的不同，致使失之交臂。

西周金文見於九年衛鼎(集成 2831)“”，《新金文編》分析爲“從巾，石省聲”，①可能是“席”字的最早寫法。

4. 厇與⿸厂毛

《説文》“宅”之古文作 ，隸作“厇”，古文字中很常見。清華簡《尹至》簡 5 等作 ，《楚居》簡 1 作。報告把後者隸作“⿸厂毛”，認爲是從石省，從厇，借筆雙音符字。得到部分學者的認同。② 上文所説《楚居》“厇”字，也是以石爲音符。

---

① 董蓮池：《新金文編》第 1057 頁，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② 蘇建洲：《論楚竹書“厇”字構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4 月 10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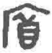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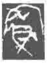
作音符的"石",因爲省形或訛變,與"厂"或"广"同形,長期得不到正確闡釋。"乇"很可能最初就是石字增加音符的異體字,用作宅或度,都是假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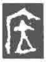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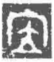
（六）厂與广、宀、疒之混訛

根據上文分析,"厂"本身就包括"厂$_1$"和"厂$_2$"兩個音、義完全不同的同形字符。古文字中又訛變作"广"或"宀",《説文》以"厂"爲"人可居",大概是受這類字的影響。從古文字"厂"的表意系統看,"厂"或爲山崖,或爲山石,並無人可居之意。人又不是猴子或山羊,崖與石,人怎麼可以居?隱居山中做仙人是很晚才出現的風氣,不能用以解釋早期文字的構形。古文字中"厂"與"宀、广、疒"形、音、義有别,來源完全不同。"厂"是山崖或石頭;"广"主要用以置器物財産,"宀"用以居人,都是建築物;"疒"則是人生病躺在床上,完全不同。混訛的過程當是以"广"爲過渡,逐漸訛變。

1. 广與宀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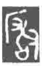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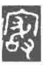
广與宀有時分别也不是十分嚴格,人入住倉房是常有的事情,相對則異,散言則通。例如:

府:(中山王兆域圖,集成10478)、(長陵盉,集成94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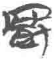
厔:(曶鼎,集成2838)、(揚簋,集成4295)

2. 厂與广混訛

厂與广很容易混訛,典型的例子是前文已經談過的庶、席等字,另外還有:

厰:(不嬰簋蓋,集成4329)、(不嬰簋蓋,集成4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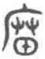
訛作"⿱宀敢",中間當有過渡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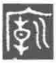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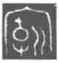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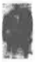
廏： （曾 175）、（包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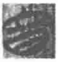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簡的“廏”字所從的“广”，似宀似厂，透漏了訛混過程的一些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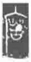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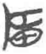
3. 從表面上看，古文字中厂與广、宀或可通用，但性質完全不同。厂與广是形近混訛，广與宀是義近通用，厂與宀没有關係。

（1）廟（⿸广淖）、⿱宀淖、庿、⿸厂苗

“廟”字從广，《説文》：“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聲。，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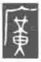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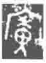
廟：（免簋，集成 4240）—（廟孱鼎，集成 2417）—（郭店・唐虞之道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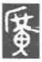
（上博一・孔子詩論 5）

庿：（中山王壺，集成 9735）—（郭店・語叢四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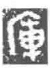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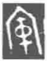
（2）廣、⿱宀黃、⿸厂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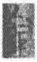
“廣”從广無疑，西周金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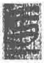
（廣作父己簋，集成 3611）—（多友鼎，銘文選 408）

（不娶簋蓋，集成 4329）

（3）庫、⿱宀車、厙

（鄺左庫戈，集成 11022）—（甘丹上庫戈，集成

11039)—(上博四・相邦之道 3)

(上博五・姑成家父 9)

三　小結

如果我們以楚文字的構形爲本體把上文討論的文字排列一下：

(一)“厂$_1$”之構形

意符：(1) 厂：厓也。重文：厈、岸。(2) 厓，岸也。重文：崖、涯。(3) 原，泉自厓出也。重文：源。(4) 𠩺，射矦也，矦立於厓前也。重文：矦。(5) 反：隳也，毁其高也。重文：㕞、㕞、厔、圣。(6) 厗，降也，自高而下也。重文：降。(7) 厃，高也。險也。重文：危、厓、仚。(8) 厳，岸也，險也。重文：巖。(9) 厱，危也。重文：險。

音符：(1) 产，從文，厂聲。重文：彥。(2) 𩈋從面，产聲。重文：顏。

(二)“石”與“厂$_2$”之構形

意符：(1) 石，磬石也。重文：厂、𠩑。(2) 磬。(3) 砥，磨石也。重文：厎。(4) 礪，砥也。重文：厲。(5) 磿，石磨也。重文：䃇、䃺、麻、磨。(6) 𥐕：礪石也。重文：叚、碬。(7) 䝯，借也。重文：假。(8) 磿，磏也，礪石也。重文：厤、𥗡、磿、磏。(9) 砫，重也。重文：重。(10) 𠪱，城牆之厚也。重文：𠩆、厚。(11) 厭，壓也。重文：壓。(12) 𥗊，厭也。重文：㕁。(13) 𡑞，埋也。重文：瘞。(14) 廛，碾也。重文：廛、碾。

音符：(1) 𥐩，炙也。重文：庶。(2) 𢊁，衆也。重文庶。(3) 𨑹，往也。重文：蹠。(4) 䇉，席也。重文：𠩝、厒、箬、席。(5) 厇，石也。重文：厇。

（三）“石”與“厂$_2$”之訛變

“石”構形功能强，出現頻率高，訛變率也很高。除了簡化爲“厂”與“厂$_1$”混訛外，還訛變爲“庘”、“广”、“疒”等。

楚文字中還有不少以厂構形的文字，例如包山簡中的“廡”(53)、“厞”(57)等，我們目前還無法確定其構形。至於厂與广之間的混訛，本文也没有論及。古文字中還有很多從厂的字構形不明，將這些文字置於更大的“系統”中研究，會有更多的問題，也會有更多的突破。

第二節 《繫年》中與“子”相關的文字構形

關於“子”與倒子等，曾憲通有非常深入系統的研究。曾先生倡導文字的“字族”與“族群”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① 本節主要以《繫年》出現的與“子”相關的文字爲研究對象。

《繫年》中“子”是高頻率字，凡57次，其構字能力很强，參與構形的文字有“悗”所從的“字”旁、“穀”、“好”、“盄”、“乳”、“保”、“孚”、“俘”、“孫”、“孶”、“孴”等。其中有些是新見字，有些是疑難字，有些是常用字，不論是新出還是常見，其文字的構形理據大都衆説紛紜。我們將其作爲一個系統考察，基本上都與生育、哺乳、保護、後代、福氣等有關，綜合起來看就是“子文化”的一個縮影。

一 《繫年》中“子”的用法

“子”是嬰兒的象形字，頭大身小，雙手上揚，摇籃里的嬰兒

---

① 曾憲通：《從“子”字族群論及字族的研究》，“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2002年3月，收入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第94—100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

大都如此。《繫年》“子”字用法大致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直系後代第一代,不論男女。

> 晋獻公之婢妾曰驪姬,欲其子奚齊之爲君也,乃讒大子龏君而殺之。(031)
>
> 秦穆公以其子妻之。(035)
>
> 方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017)

王子、公子、大(太)子、乳子、宗子中的“子”皆有實意。

第二,人名稱謂用字。

“子”在名字稱謂中很有地方特色。一類是用在字前面,例如楚人:子釁壽、令尹子玉、令尹子反、令尹子重、令尹子木等。舒子共、鄭子陽這樣的人名結構不能離析出“舒子”、“鄭子”這樣的稱謂,只能是舒氏子共、鄭國子陽。楚王從來不自稱“楚子”,楚人自作器中的“楚子某”全部與“楚子”無關,都是楚之“子某”。秦人名字中“子”也多在前面,例如子蒲、子虎。第二類是“子”在稱謂之後,例如悼子、雍子、郭子、蔡子、晏子等,楚人很少這種稱謂。第三種是謚後加“子”,例如晋文子燮、趙文子武等,可以簡稱范文子、趙武子等,楚人也没有這種稱謂。

西周初年的㝅子耿(013)和戰國早期的陳䣬子牛(122)中的“子”如何分析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三,男子之敬稱。

> 公命駒之克先聘于齊,且召高之固曰:“今春其會諸侯,子其與臨之。”(066—067)

《繫年》中“子”的詞義主要是直系二代和男子美稱或敬稱,與文字的本義及其構形中的意義有很大的差别。

《繫年》中“子”參與構形的文字大都與生育或幼兒相關。“子”緣何由嬰兒的本義變成對成年男子的美稱,這是一個文化

上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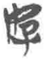
二 “子”與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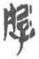
（一）“悗”字中與“字”同形的“挽”

《繫年》“悗”字作 (052)，所從的“免”旁見於新蔡簡、望山簡等，異體與“字”同形，當即“挽”的本字。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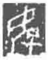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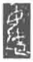
（二）好與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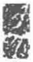
“好”字《繫年》凡 7 見，寫法相同，皆作：

(048)：秦穆公欲與楚人爲好。

(108)：二邦爲好。

在甲骨文中，這種“子”旁位於女體背側偏下位置的形體是“毓”字的異體。

(合 14857)多毓。(即同版的多，讀爲“多后”。)

(屯 1091)至于多后。

卜辭中婦好之“好”極其常見，皆作 (合 13711)、 (合 9848)，與“毓”之異體劃然有別。一是“子”在“女”的前面，二是“子”與“女”並列。從字形與用法上把甲骨文的“ ”、“ ”分爲兩個字是完全合理的。西周金文“好”的寫法與甲骨文也比較一致。春秋以後，這種體位的區別特徵就消失了，齊鞄氏鐘“ ”、蔡侯申盤“ ”等寫法都與甲骨文“毓”字相同。《説文》：“好，美也。从女、子。”女子何以就是美？頗費解，徐鍇説：“子者，男子

之美偁。會意。”大概是認爲好男配美女，會好意。在時代較早的女與子構形的漢字中，多與生育有關，而很少與美麗相涉。“好”有可能也與“毓”有關。

首先，字形相近。金文中女與子組合，没有因體位不同形成讀爲“好”與“毓”的對立。

其次，“好”與“毓”讀音關係密切。“毓”在甲骨文中常用音義有二：喻母覺部的“育”與匣母侯部的“后”。“好”是曉母幽部，韻部與覺是對轉，與“后”是旁轉。曉、匣關係密切，從“后”聲的“詬”古音學家就歸入曉聲。

第三，早期文字構形中，子多與生育或嬰、幼兒有關，没有男子之義。

第四，以產子或育子表示美好意，符合文化人類學所説的人類早期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觀念。多子多福是這一觀念的沿襲。

（三）穀

《繫年》“穀”字作 (041)。

> 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穀、居閔。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簡文中用作地名。傳文作“穀”。“穀”見於《説文》：“穀，乳也。从子㱿聲。”《左傳》宣公四年：

> 初，若敖娶於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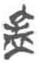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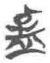
《左傳》明確説明楚人稱謂乳爲“穀”。其義爲《説文》“穀”字所本，二字皆從殻聲，或隸作“㱿”，讀音相同，古書文獻中很少使用“穀”字，多借“穀”。所從“㱿”旁見於甲骨文： (合 367 正)、 (合 2052)。

《説文》殳部："殼，從上擊下也。一曰素也，從殳，売聲。"就甲骨文字形而論，像敲擊"南"形樂器，音在見母屋部，"敲"、"叩"等當與其同源。

《繫年》"𣪊"字外部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甲骨文中的南形分裂成"士"與"冃"（或"尹"）兩部分，"殳"旁訛變爲"攴"，理據完全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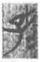
（四）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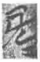
《繫年》𥁕字五見，寫法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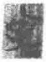
（074）、（079）

此字楚文字中首見，辭例相同，皆爲少西氏之妻少𥁕，即史書中的夏姬。整理報告隸作"𥁕"，以爲是夏姬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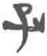
夏姬是歷史名人，但其名不見於歷史記載。作爲個人私名用字，完全是可能的。"孔"字古文字中習見，簡文寫法與虢季子伯盤、王孫誥鐘相同。楚簡中有很多異體，都是在不同的位置加上形狀不同的區別符號：

（上博二・子羔 1，"孔子"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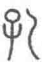
（上博二・民之父母 8，"孔子"合文）

（上博三・中弓 12，"孔子"合文）

（上博四・相邦之道 4，"孔子"合文）

（清華三・良臣 8）

上部一筆或訛作"卜"，或訛作"宀"。《説文》在"乙"部：

，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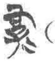
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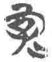
《説文》把“孔”字所從與“乳”字所從聯繫起來，立出一個“乙”部顯然不對，前者是一個區別符號，後者是人的變形，根本不存在一個候鳥“乙”。但許慎將其與生育聯繫起來考慮，應當説是合理的。一方面，“孔”的常用意義是洞穴，與“穴”同義，我們在第二章第三節《“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中論證“穴”與生育相關；另一方面，早期從“子”的字大都與生育相關。因此，把“孔”納入生育的系統内討論還是比較合適的。

三　乳子與“保”

(一) 乳子

《繫年》“乳子”皆爲合文：

(097)：康王卽世，乳(孺子)王卽立(位)。

(098)：乳(孺子)王即世，靈王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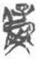
這個字古文字中多見，包括清華簡中的《楚居》，很長時間内大都誤釋爲“嗣子”，趙平安改釋爲“乳子”，讀爲“孺子”，①形、音、義、例具備，非常可信。參看其説，在此不再重複。

(二) “保”與“伂(抱)”的構形

《繫年》“保”字與楚文字常見的“保”字差別很大，爲我們了解其構形與楚文字的來源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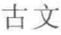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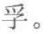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趙平安：《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中國文字學報》(第四輯)第51—55頁，商務印書館2011年，又收入趙平安：《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第112—11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又參見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第345—3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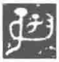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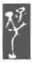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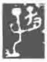
> (034)：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晉。惠公賂秦公曰："我苟果入，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惠公既入，乃偞(負)秦公弗予。(33—34)

這段歷史古書記載得很詳細，"偞"字形從保，從乆，其上下文語境也很清晰，是背棄前言，不予承諾的土地之意無疑。整理報告讀爲"背"：

> "偞"字寫法比較特别，很可能是在商至西周 之類寫法的基礎上演變來的，象一個人負子之形，讀爲"背"。保，幽部幫母；背，職部幫母，二字音近可通。①

隨後清華讀書會指出此字見於《古文四聲韻》之抱字： (《古文四聲韻》卷三，頁二十，第104頁)。②

《説文》："，養也。从人，从系省。系，古文孚。，古文保。 ，古文保不省。"比甲骨文更象形的文字見於金文：

(保鼎，集成1002)、(保父丁觶，近出659)、(保父丁簋，集成3180)

對於"保"字，裘錫圭借評述唐蘭關於"保"字之構形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 《説文》："保，養也。"這其實並不是"保"的本義。《尚書·召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吁)天……"以

---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51頁，中西書局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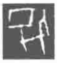
②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31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60。

> “保”與“抱”並提。在古文字裏,“保”字比較原始的寫法是 (見記名金文),表示一個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因此唐蘭先生認爲“保”的本義是負子於背,《召誥》“保”字正用此義。這是很正確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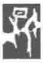
“保”字的本形與本義得以確知,對該字還有如下補充。

1. 字形的演變。

“保”在甲骨文中就簡化爲“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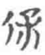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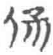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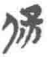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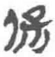
(合 3481):黄尹保我事。

黄尹弗保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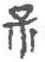
(合 6572):子商有保

子商無其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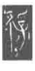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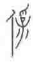
西周甲骨文作 (H1:50),與西周金文同,右側一斜筆,很可能是反背手臂的訛變。春秋時期楚文字中一直沿襲西周的寫法,例如王孫誥鐘作 等。戰國楚簡爲了追求文字外部結構的匀稱,寫作:

(天卜)、(天卜)、(包 197)、(包 249)

截除省略就是《説文》古文 ,字見於望山楚簡。

(望 M1・197)

《説文》所説的古文“㒃”見於中山王器,與三晉文字相合:

(,摹本)中山王鼎:其永保用亡疆。

---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 143 頁,商務印書館 2013 年。

保與孚都是幫母幽部字，这兩個字之間的關係大概比較複雜，詳見下文"孚"字。

《繫年》"傒"字所從的"保"旁非常古老，直承"記名金文"，與戰國常見的文字不合。其下部所從的爻的來源與功能，目前還没有合適的解釋。《繫年》存在古老字形，這種現象不是個别的。這説明兩個問題：文字傳承的複雜性和《繫年》文本來源的複雜性。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三節之第一部分"與商或西周文字相合的存古現象"。

2. "保"的音義。

"保、負、背"是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詞。

"負子於背"，其動詞義就是"負"或"背"：

《詩・小雅・無羊》："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

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負與背都有背棄義：

《戰國策・秦策五》："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

《史記・項羽本記》："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

負，並母之部，背，並母職部，讀音很近，是同源詞無疑。保的本義就是負子於背，與負、背語義一貫，讀音相近，從"保"的字也可以讀爲"負"或"背"。"負"先秦習用，"背"秦漢以後常用，從這個角度説《繫年》簡文讀爲"負"更合乎我們所知的古書用字習慣。讀"負"與讀"背"皆通，並没有是與非的對立。

"保"與"抱"都是護持幼子的方式，有負子於背後與抱子於胸前的差異，但在保護意義上彼此相通。

"保"是幫母幽部字，其讀音與同部的抱、缶、孚更近。

《召誥》中"保抱"、"攜持"都是同義詞並舉，"保"與"抱"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保"的構意是反臂抱子於背上，抱是雙臂維持

於胸前。①

《詩・大雅・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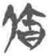
《公羊傳・僖公二年》:"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對文有胸前、背後之别,散文則雙手維持相同。負與抱這兩個意義古書相通:

《荀子・不苟》:"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王念孫《讀書雜志・荀子一》:"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

"保"、"抱"都是舌音幽部字。

懷抱之"抱"《繫年》作"佸":

(051):襄夫人聞之,乃佸(抱)靈公以號于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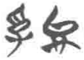
"保、抱、佸"全部是幫母幽部,很可能是不同時代的異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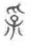
四　其他

(一) 孚與俘

保與俘、孚是同音關係。

古書中的"襃姒",《繫年》作:

(005):又取褒人之女,是孚(襃)忩(姒)。

《説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古文孚从示,示,古文保。"又:"襃,衣博裾。从衣,𠈃省聲。𠈃,古文保。"褒是襃的後起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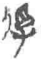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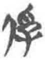
① 懷抱之抱《説文》作"袌"。"抱"在《説文》中是"捊"的或體。

對於《說文》的解釋，需要説明如下幾點：

第一，根據出土文獻，“孚”可能有不同的來源，但不包括孵卵之説。“孚”可能是“俘”的本字，俘是其後起字。

《小盂鼎》：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匹，孚車十兩。

(044)：獻楚俘聝。

(124)：獻齊俘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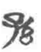
《説文》：“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春秋傳》曰：‘以爲俘聝。’”

第二，截除式省略是常見的文字簡化方式，如果把 字右側截除下來並適當移位就是“孚”。這與讀爲“雅頌”之“雅”的“疋”省略方式相同。①

第三，褎所從的音符就是“孚”之古文“ ”，“孚”、“保”、“褎”讀音皆相同，所以既可以同音假借，又可以構成音符不同的異體字。“褎”字作“褒”，“保”字作“保”皆是。

《繫年》中“孚”、“俘”用法有别。

（二）孫

“孫”字有兩種寫法：(056)、 (058)，第一種寫法出現五次，第二種一次。“玄”與“糸”都是絲綫的象形，繁簡不同。文字構形中可表聯接、連續之義，子後所聯即“孫”。詳見第三章第四節《幺、玄、糸、丝、絲等相關字考》。

（三）李（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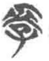
“李”字早見於楚帛書，隨着楚簡中大量出現，逐漸明確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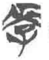
---

① 参見李學勤主編：《字源》(上)第157頁，天津古籍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

“李”、“理”等字的用法通用,趙平安、王寧等認爲其上部与“𠩺”有關。① 李守奎在談“孷”字與李氏關係一文中,認爲是來、子並爲音符。② 劉傳賓對該字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認同何琳儀的觀點,對其用法進行了梳理,並指出西周之“𢉖”即李氏之源,證據可信,而且把李氏追溯到了西周。③

“孷”源自西周的“𢉖”。“𢉖”、“𢋛”、“𢊁”皆一字之異寫。西周金文中除了用作姓氏外,大多用作福義。楚文字中簡化爲從來、子的雙音符字。《繫年》中“孷”字兩見,分别讀爲“士”與“使”:

(002):厲王大虐于周,卿孷(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

(137):王命平夜悼武君孷(使)人於齊淏求師。

“士”與“使”都是從母之部字,子是精母之部字,讀音十分近。這個字與來母關係十分密切,“𢋛”、“𢊁”所從的音符皆來母,“使”的音符“吏”也是來母字。古書中的“李”字楚簡皆作“孷”。

《左傳》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行李,使人。”根據楚簡可知“行李”即“行使”。

古書中史官有“行人”、“使人”等異稱,“行使”即“行人”、“使人”的合稱。

---

① 參見趙平安:《試釋包山簡中的“笆”》,《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第1—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343—3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又參見王寧:《釋𢉖》,簡帛研究網,2002年8月7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2/wangning01.htm。

② 參見李守奎:《先秦文獻中的“李”字與李氏》,《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第71—74頁。

③ 參見劉傳賓:《“孷”字補論(節選)》,《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第296—302頁,中華書局2014年。

《春秋》桓公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唐孔穎達疏："行使被執，例稱行人。"《左傳》把"行使"寫作"行李"，很可能是保留了"古文"的寫法。

（四）孴字中的"雙子"

> (133)：王命平夜悼武君率師侵晉，逾郜，止滕公涉澗以歸，以復長陵之師。孴年，韓緅、魏擊率師圍武陽，以復郜之師。(133—134)

學者將其下部之"𡦜"與《說文》孨部的"孴"相聯繫：

> ，盛皃。从孨从曰。讀若薿薿。一曰若存。 ，籒文孴从二子。一曰𡦜即奇字𢀩。

《說文》之"孴"，形、音、義皆不明確。學者據其某一個讀音推斷其音讀用法，議論紛紛，參看蘇建洲等《清華二〈繫年〉集解》第912—916頁。①

此字構形有兩種可能：第一，從石，𡦜聲，古文字中𡦜字習見。第二，從孨，甘聲。"孨"字見於包山簡，字形作 (207)。從目前的出土文獻材料來看，這個字音義與厭、壓等相近，我們懷疑此字從石，"𡦜"聲，音義與厭、壓相近。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從出土古文字來看，"𡦜"字皆從雙子，無三子之例。

《方言》："陳楚閒凡人嘼乳而雙產曰孷孳。"《玉篇》："孷孖，雙生也。"《玉篇》："孖，雙生子也。亦作滋，蕃長也。"孷、孳、滋、子等都是之部字，古文字中構字部件單複往往無別，例如屮與艸同字等，疑"孖"與"子"讀音相同，《說文》的"讀若薿薿"與此

---

①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有關。

“⿱孖甘”從雙生子,從甘,疑與福釐義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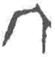
清華貳《繫年》133 號簡有字作 ,釋讀詳見第二章之第一節。

第三節　“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

“宀”字構形簡單,一直以來學者對其構形都没有太大的争議。《説文》:“ ,交覆深屋也。象形。”大徐本注音武延切。

甲骨文作:

(合 13517):丁卯卜,作宀于洮。

(合 22293):丙寅,貞宀。

上部像錐形或起脊的屋頂,兩邊是墻。雖然對房屋的形制有種種不同的理解,但認爲是可居的房屋是共識。從“宀”的字大都與建築物相關。家、宅、室、宇、宿、客等字所從皆爲此形,無疑義。《説文》宀部 71 字,新附三字,大部分可以據此得到合理的解釋,其中部分與“宀”無關的同形字已經被學者識别,例如“宜”字與建築無關,是器物俎形上部的訛變。① 就《説文》而論,“宀”之構形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韻書中“武延切”的讀音來自哪裏?二是部中“完”、“寅”等字構形解釋迂曲,不合情理。隨着古文字“免”、“字”等字的釋讀,學者逐漸認識到《説文》中的“宀”不僅僅是建築物和俎的部分訛變,還有一部分是源自與生育相關的分開的下肢。從構形的系統性出發,我們梳理了這個“宀”的

---

① 參見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 290 頁,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源流，一批字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

免、挽、悗、冗、寃、完、字、弁、泰、穴、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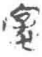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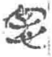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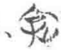
一 《繫年》"悗"與"免"字的考釋

《繫年》"悗"字作 (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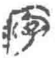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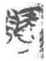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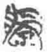
報告隸作"㤰"，其語境十分清楚：

> 晉襄公卒，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强君"，乃命左行蔑与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辠，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招人于外，而焉將寘此子也？"大夫㤰(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之。"乃立靈公，焉葬襄公。(50—53)

報告注釋云："㤰，即'悗'字，從挽聲，讀爲音近的'閔'。"這個字曾見於新蔡葛陵、江陵望山等卜筮簡：

(新蔡·甲三 189)、(新蔡·甲三 210)、(新蔡·甲三 291、2)

辭例全部都是病癥"心悗(悶)"或"悗(悶)心"，其異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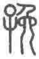
(新蔡·甲二 33)、(新蔡·甲三 131)、(新蔡·甲三 233、190)

望山簡中也是病癥： (望 M1·37)：□以不能食，以心悶。

《繫年》簡文釋爲"悗"、讀爲"閔"都很正確，但隸作"㤰"是沿襲舊説，並不符合事實，"依葫蘆畫瓢"也走樣了。外部結構隸作"孛"還算有所依據，但也不能表現其構形理據。這説明我們對

此字的認識還没有統一。隸作“孪”的偏旁在楚文字中出現頻率很高，李零、①李家浩、②趙平安、③季旭昇都有深入的研究，意見漸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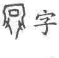
季旭昇《説文新證》吸收當時的最新成果，將“㝃”字梳理得很清楚，全文轉引如下：

㝃，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亡辯切）

字形表：

 1 商.燕 183《甲》	 2 商.林 2.30.16《甲》	 3 商.鐵 13.1《甲》	 4 商.後 2.34.4《甲》
 5 商.乙 832《甲》	 6 商.角父戊㝃鼎（金）	 7 戰.楚.包 288《楚》	 8 戰.楚.曾 28《楚》
 9 戰.楚.曾 129《楚》	 10 戰.楚.郭.六 28《張》	 11 戰.楚.望 1.37《楚》	娩 12 唐.五經文字

釋義：生子、分娩。

釋形：甲骨文字，郭沫若讀爲“㝃”（《古代銘刻彙考續編·骨臼刻辭之一攷察》5—7 頁）；唐蘭則逕釋爲“冥”，謂象兩手以巾覆物之形（《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60 頁下》）。李孝定謂字象兩手以巾蔽日（或月），“幽也”爲其本義（《甲骨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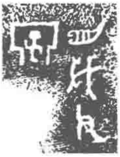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第 486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9 年。

② 參見李家浩：《九店楚簡·釋文與考釋》第 146—147 頁，中華書局 2000 年。

③ 參見趙平安：《從楚簡“娩”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娩㚤”》，《簡帛研究二〇〇一》第 55—59 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47—5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 字集釋》2241 頁)。《郭店楚墓竹簡》出，學者始悟此字實象女性分㝃，字從雙手撥開産道，以示接生嬰兒之意，即“㝃”字(趙平安《從楚簡“娩”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娩妿”》、拙作《從〈新蔡葛陵〉簡談戰國楚簡“娩”字——兼談〈周易〉“女子貞不字”》)。其後改爲從子、從免，形聲兼會意(見《説文》。據出土文字材料，惟見從女從免作“娩”，屬形聲)。金文△字，舊釋“字”，拙意以爲上實不從“宀”，當釋“㝃”。
>
> 六書：初文爲合體象形。《説文》爲會意兼形聲。《五經文字》爲形聲。①

上引季文字形表中，“角父戊㝃”鼎作：



其行款釋讀還不能無疑，“角”與“㝃”二字原始象形，“戊父”二字草率變形，與商代的“戊”、“父”二字頗有不同。

包山簡當爲“088”號簡，“㝃”用作人名。曾侯乙墓簡兩個字是人名，釋“㝃”是趙平安先生的意見，字形略異，無法確定。其他字樣的辭例，或音或義，都與“免”密切相關。

“免(娩)”字的釋讀走過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據文義釋出，但没有得到公認，夏渌從構形上加以闡釋，更無人認同，直到楚簡相關材料出現，這些陳説的價值才被肯定。就甲骨文的構形來説，夏渌的解釋形象具體：

> 甲骨文有： ，上從“入”(腿)即産婦(母體)的下肢，口(丁、頂的象形字)代表順産嬰兒頭先降生，非爲助産保姆接

---

① 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1012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生的雙手，實是一幅“分娩”的簡筆寫實畫，形義結合音義考慮，當是娩子的“娩”的象形表意字，“娩”(㝃、𪇰)是它的後起形聲字。 篆，《説文》：“㝃，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以爲是會意字。 爲“娩”的初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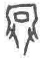
字形的上部究竟是產婦的雙腿還是產道，似可不必拘泥，其表意功能是一致的。重要的是這個形體在構形中的功能及其分化、混訛過程。

我們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梳理一下相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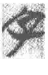
二　“宀”與“免”相關文字考釋

(一)“免”字的來源及其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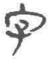
《説文》無“免”字，但以“免”構形的字多見，有“冕”、“勉”、“鮸”、“㝃”等。“免”字來源歷來有種種推測。出土文獻中確知讀爲“免”或與“免”讀音相近的字有：

(合14002)：甲申卜，㱿貞：婦好娩，男？王占曰，其唯丁娩，男。其唯庚娩，引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男，唯女。

其釋讀參看趙平安文。

(郭店·六德28)：袒免，爲宗族也，爲朋友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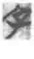
字形與“字”完全同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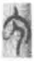
(睡虎地·封86)：又令隸妾數免(娩)者，訡甲前血

---

① 夏淥：《評康殷文字學》第2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

出及癰狀。

秦簡中的這個字隸定爲“字”，與郭店簡字很可能有共同的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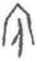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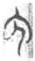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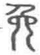
（上博一・緇衣 13）：教之以政，齊之以心，則民有宂心。

這個字見於西周金文，與《説文》“冗”字形近，姑且隸定爲“宂”，與“字”同是“免”的異體，今本作“遯”。“免”、“遯”讀音相近。西周金文中的 （免簋，集成 4240）字常見，《新金文編》收録 9 例，但都是人名用字，音義無法確定。學者據字形或釋爲“免”，①或釋爲“冕”，②各有道理。從構形的系統性來説，釋爲“免”理解爲“娩”的本字更加合理。

上列字形是“免”的本字，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㝃”與“娩”是一字異體，其本字當即“免”字。我們可以從形、音、義三方面證明。

從字形上看，戰國文字中似“字”形與似“宂”形的兩個“免”字，其上部類似“宀”的部分與甲骨文一脈相承，都是産婦的下體。這個形體很早就與房屋之“宀”形近相混了，上引季書字形表第 4 形甲骨文的“㝃”字已經與“宀”很接近了。

從文字演變的規律上説，文字上部加人旁可以構成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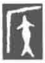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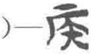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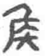
（合 1581 白）—（上博一・緇衣 13）—（《説文》“勉”字偏旁）

---

① 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 574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② 參見董蓮池：《新金文編》第 1049 頁，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免”見於秦文字,其上部的“人”形是後加的,與“矦”字同例:

(大盂鼎,集成 2837)—(包 233)—(睡虎地·法 117)

從偏旁通用上看,人旁與子旁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通用。

上引“免”字諸體從“宀”的部分,源自產婦分開的兩腿,後來訛變與“宀”同形,上博簡中“宂”,新蔡簡、郭店簡中“字”等字形上部所從的“宀”是產婦的雙腿而不是建築物。弄清楚了這一點,“免”字初文構意就很容易理解了。“子”與“人”是年齡上的差別,籠統地說則都是人,在表達人的意義上二者可以通用。“免”的本義是人出生,所出生的人可以以“子”表示,也可以以“人”表示。故“字”與“宂”是一字異體,同爲“免”字。

從意義上說,上引《封診式》用其本義,古書中亦見其例。《國語·越語上》:“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韋昭注:“免,免乳也。”

“免”、“挽”、“娩”是一字異體,表意各有側重。其語源都是胎兒從母體脱落,孕婦得以免身。《説文》:“挽,生子免身也。”《玉篇》:“免,去也;脱也。”意義是貫通的。

“宀”的讀音根據其中古音上推也是明母元部字,與“免”相同,其來源不排除與“宂”、“字”所從的“宀”有關係。也就是説在“免”的諸異體中,像產婦分開的兩條腿或產道的形體兼有表音作用。“宀”字在傳世古書中並没有用例,漢代學者也並不知道它與“免”字有關係,但古人何以知道其讀音,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總之,“宂(免)”即“挽(娩)”的本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分化,形成了諸多異體。西周金文承襲了這種寫法,秦文字又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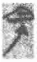
上部累增了人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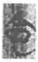
正是基於以上理由,《楚居》中的地名“ (08)郢”,我們釋讀爲“免郢”。“字”構意比“宂”更明晰,是“免”的另外一個異體,但涉及同形字,情況也就更加複雜,詳見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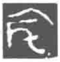
(二)“字”有之部、元部(或文部)兩類讀音,來源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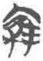
“字”的結構中有“子”,很早就有“子”的讀音。西周梁其簋“百字千孫”(集成 4147—4150)即“百子千孫”。王字造匜(集成 10190)之“王字”即“王子”。春秋余贎逐兒鐘(集成 183—184)“逐之字父”即“慈父”。

這個“字”讀音與“子”相同,用法也多同於“子”,很可能上部從的是房子“宀”,下部從子,是“子”的異體字。古文字中許多字都有加上“宀”形的異體:

主——(郭店・六德 19)

中——(上博二・容成氏 7)

宅——(璽彙 0211)

集——(包 10)

也就是説“字”這個字形中包含着“子”的異體和“免”的異體兩個同形字。《説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這個解釋實際上是免的意義和子的讀音糅合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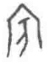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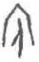
“字”在傳世文獻中已經把“免”的讀音剥離出去了,但“免”的意義一直留在其中。古書早期用例都是與生育及其引申義有關。秦漢以後,文字義及其引申義才開始占主導地位。

我們不排除秦漢以後“字”的生育義另有源頭。《説文》:“孳,汲汲生也。从子茲聲。 ,籀文孳从絲。”“孳”是個雙音符

字,與子讀音相同。茲、孳、字同源,完全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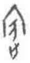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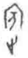
(三)“免”與“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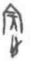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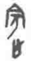
上博簡《緇衣》13號簡的字形 又見於甲骨文,是“宵”字的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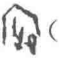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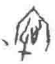
甲骨文作:(合 32 正)、(合 1581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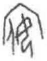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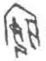
這個字是“賓”字的音符。關於二字異體的詳細情況可以參看相關的工具書。所從的“兀”亦作“元”,“兀”即“元”,《繫年》辭例已經證實。個別字形由“宀”和“人”兩部分構成。《説文》據訛變字形解析,自然不得要領,不知所云:“宵,冥合也。从宀、丏聲。讀若《周書》:若藥不眄眩。”但其引書中的讀音一定是有根據的。甲骨文的“宵”的異體與戰國文字的“免”完全同形,二者都是明母元部字,讀音也相同,其間的關係無法割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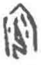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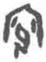
劉釗等學者研究,“賓”字甲骨文中有許多異體:

從兀:(合 30561)、(合 27057)

從元:(合 30533)、(合 30544)

從倒兀:(合 18622)、(合 8731)

從女:(合 2638)、(合 15174)

從水滴:(合 7772 正)、(合 14787 正)①

從文字構形的系統性考慮,把這些異體字中的上部理解爲“免”的同源字,甚至異體字更加合理。

---

① 這個字形從辭例上看,看不出與“賓”字之間的聯繫,《新甲骨文編》(增訂本)已經删除。

“㝊”與“㝎”並不同字，“㝊”可能就是“免”的異體，“㝎”則是從止，㝊聲，賓客之賓。

“兀（元）”是突出頭部的人形，與“大”一樣，用作形符可以表示人。其倒書的構形或許不是偶然的筆誤，很可能有更加古老的依據。倒子或倒人更符合表達免（娩）的本義，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倒子“𠫓”及其構形考》中的“毓”字。從“女”則與“娩”構意相同，表示生育的主體。從水滴與“毓”字相同，像羊水。

《説文》：“完，全也。从宀元聲。古文以爲寬字。”從宀，元聲何以就是“全”？無法理解。“兀”、“元”一字異體，“㝊”、“完”也是一字異體。後來異體分化，音隨義轉。

“免”古音學家或歸明母元部，“賓”字幫母真部，就古文字反映的情況來看，元部與真部關係確實非常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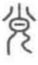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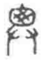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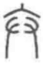
“㝊”與“免”構形相同或相近，讀音又是同音或十分接近，很難用偶然巧合來解釋。二字使用的時代是前後更替。“㝊”、“完”二字構形不明。將其所從的“宀”納入表生育的部位，與“免”結合起來考慮更接近事實。

另外，《説文》有“宂”字，今作“冗”：“ ，椒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宂食。”

這個字日母東部，與“免”可能没有關係，《新甲骨文編》428頁收録三例，其中屯南 1050 作 ，從字形和辭例都難以證明上部所從是建築物的“宀”還是產婦下體的“宀”。甲骨文中是否有“冗”字尚可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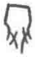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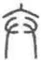
（四）“免”與“弁”、“冕”的關係

《説文》卷八皃部有“覍”字，其重文有籀文與或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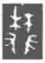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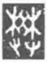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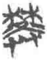
，冕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籀文覍从廾，上象形。或覍字。（皮變切）

“弁”是並母元部字,其籀文與或體字形不同,可能有不同的來源。一類是冕形與“廾”或“又”組合在一起,楚簡作 (上博五・三德 10)、 (清華三・芮良夫 07)等,這些字形與籀文、字頭小篆來源相同,李家浩先生有詳細論證。①“覍”與“冕”是同源詞。

其或體 隸作“弁”,這個字很可能就是甲骨文“免”的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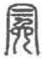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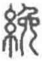
(字形表之 3)——

區別在於甲骨文從“𠬢”,《説文》或體從“廾”。“𠬢”形演變爲“廾”是常見的文字現象,例如“樊”字:

(樊尹鼎,集成 2351)——(𦲞叔樊鼎,集成 2679)——(清華一・楚居 08)

《玉篇》:“覍,弁也,攀也,所以攀持髮也。”“覍”與“免”都是舌音元部字,讀音很近。《説文》或體“弁”字當是“免”之假借。

“冕”字古書中很常見,但古文字中至今没有得到確釋。《新甲骨文編》把合集 33069 的 釋爲冕,據字形推測,辭例無法證明。《説文》:

,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从冃免聲……,冕或从糸。

此解釋當屬可信。冠、冕之類首衣古文字見於“冒”、“冠”、“胄”、“弁”等,與“宀”字所從差異都比較大,把類似“宀”的部件

---

① 參見李家浩:《釋弁》,《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391—395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

與冕的象形聯繫起來還有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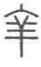
“冕”與“弁”音義並近，是同源詞沒有問題。就目前所知的古文字材料看，很可能“冕”是“弁”的後起分化字。分化的時間可能很晚。

(五)“泰”字的構形

《説文》:“ ，滑也。从廾从水，大聲。 ，古文泰。”

脱離文字所記録的語言實際，只是從文字構形加以釋讀或闡釋，這種方法常被譏爲“看圖識字”。如果對文字構形和古代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這種方法確實容易流爲臆測，但據形釋字的方法也不能完全否定，有些文字根據其構形所作的推斷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被證實了的。“我”字象某種兵器，至今語言上也没能證實，但大家也還得相信。夏渌先生闡釋漢字常用此法，多有臆測，但有些解釋很有道理。例如前文所引對“娩”字的解釋就很有説服力。

劉漢生、閻鴻在此基礎上對“泰”字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夏渌後來又做了全面的解釋，認爲“泰”字與“字”、“冥”、“娩”等字形體上有類似之處，“分娩滑利”爲“泰”篆文之本義。① 其中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就是“達”。《大雅・生民》講述周之先祖后稷出生的過程説:“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意思是説姜嫄孕育后稷滿月，出生十分順利，産門没有受傷，無災無害。這正是《説文》所説的“泰，滑也”。“達”字從“羍”聲，字見《説文》:

，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羍或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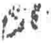
① 參見劉漢生、閻鴻:《釋“泰”》,《武漢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又參見夏渌:《釋“泰”》,《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第83—9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這也是兩個《説文》中的異體字,一繁一簡。一個從“大”,一個從“宀”。

從上文所論與生育相關諸字來看,這個解釋是最合理的。“大”就是分腿伸臂站立的人形,在“泰”字中表意兼表讀音,下部的兩隻手很可能如甲骨文之“免”字,表示助産。所從的水,聯繫“毓”字中的水形,應當就是表示生育過程的滑溜順暢。生育順暢就是安泰、康泰。“羍”的本義應當是小羊出生順利,即《生民》中“達”的本字。“泰”、“羍”音義並近,很可能是一字異體。其或體從“宀”未必是省略,很可能是形符通用。

(六)“穴”與“突”字的構形

“穴”字見於新蔡簡,三楚先之鬻熊包山簡作“毓酓”,新蔡簡或作“穴熊”或“穴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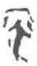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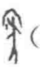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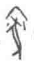
(老)童、祝融、(穴)熊(新蔡・甲三 35)

(祝)融, (穴)酓(新蔡・零 254、162)

“穴”何以通“毓”? 穴是匣母質部,毓是喻母覺部,讀音並不很近,單從語音上解釋恐怕不一定可信。“穴”字構形及來源並不是十分清楚。《説文》:“ ,土室也。从宀八聲。”“八”與“穴”都是質部字,雖然聲有隔,作音符能够勉强説得過去,但穴何以從“宀”,難以理解,學者各據一端,紛紛猜測,難成共識。

筆者認爲“穴”字上面所從的“宀”與建築物無關,而是“免”字及其異體中産婦下體的象形,很有可能與“毓”的音義都有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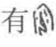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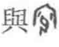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是否有確切的“穴”還不能確定,《新甲骨文編》收録了四例“突”字,其中比較清楚的三個分别是:

(合 21224)、(合 33568)、(英 1871)

如果上列字形確實是“突”字,“穴”的來源就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

《說文》:“ ,犬从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一曰滑也。”其第二個解釋與“泰”相同。如果把“突”字與“泰”、“羍”等與生育相關的字聯繫起來,可見其文字構意方式相同。“突”是定母物部字,與“泰”、“羍”的讀音也相去不遠,很可能是同源關係。

若此,“穴”很可能是指動物的產道,下面的兩點可能是羊水的象形。

還有一個不很確定的證據就是“㝃”字異體中的“穴”形。前文已經談到《新甲骨文編》中“㝃”字異體有與等,如果屬實,對我們的觀點是非常有利的。“㝃”與“免”都是生育,字從穴,正可說明表示下體或產道的“宀”與表示生育的“穴”作爲義符可以通用。

另外,在語言中,以“穴”隱喻或指稱女性生殖器也習見,日語中更爲多見。

《易·需》:“需于血,出自穴。”很可能取象於生育。

源自產婦或動物的下體或產道的“宀”存在於時代較早的漢字中,都是作爲形符表意,與“大”、“穴”等作爲義符可以通用。在文字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與建築物的“宀”混同,所構成的文字理據逐漸湮没。《說文》對相關文字的解讀大都不可信。

第四節　清華簡《繫年》中的“𠂤”字及“𠂤”之構形

一　《繫年》中的“𠂤”字

《繫年》中“𠂤”字凡 85 見,異體作“𡿺”(6 見),用法都有

兩種：

A. 用爲“師”(89 次，釋文採用寬式)：

簡 43 - 44：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之𠂤(師)以敗楚𠂤(師)於城濮。

簡 90：共王率𠂤(師)圍鄭，厲公救鄭，敗楚𠂤(師)於鄢。

簡 25：文王起峕(師)伐息，息侯求救於蔡。

簡 28：明歲，起峕(師)伐息，克之，殺息侯……

B. 用爲“追”(2 次)：

簡 65：楚人被駕以𠂤(追)之，遂敗晉師於河……

簡 17：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峕(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

“𠂤”與“峕”本爲不同的兩個字。裘錫圭先生近文《説从“峕”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對“峕”字構形做了很好的解釋。裘先生指出甲骨文 (合 18256)字即“峕”字正體，字從“止”從“𠂤”，可隸作“𡴋”，應是《詩經》“無踰我牆”、“終踰絶險”之“踰”的表意初文，並進一步指出《説文》之“峕”即“𡴋”之訛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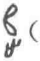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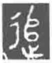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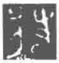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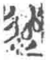
“𠂤”與“峕”作爲偏旁參與構字時常發生混訛，這種混訛出現得很早，趙平安先生討論“峕”、“辥”二字時已指出“辥”字甲骨文多作 (合 21739)形，“加上‘止’形的寫法早在殷墟卜辭第三期就已經出現，寫作 (合 31072)。西周金文 (大克鼎，集成 2836)承襲了這類寫法，而 (毛公鼎，集成 2841B)形體已發生訛變，爲小篆 所從出。”②這種混訛也發生在古文字“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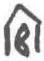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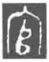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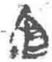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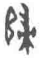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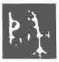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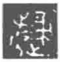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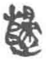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裘錫圭：《説从“峕”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文史》(第三輯)第 9—27 頁，中華書局 2012 年。

② 趙平安：《釋古文字資料中的“㚇”及相關諸字——從郭店楚簡談起》，《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第 78—85 頁，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106—113 頁，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官”、“歸”等字的寫法上：

追：(合 32815)、(頌簋蓋，集成 4338)——(陳昉簋，集成 4190)、(清華一·保訓 8)

官：(合 1916)、(師酉簋，集成 4289.1)——(曾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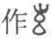
歸：(合 27796)、(毓且丁卣，集成 5396.2)——(歸父敦，集成 4640)、(繫年 029)

《繫年》簡中獨體的“𠂤”字訛寫作“省”，還是首次發現。

古文字中寫在字形上部的“止”，可以演變爲“中”形。“遠”字本從“止”旁作 (合 31774)、 (㝬簋，集成 4317)等，上部“止”旁常變爲“中”形作 (合 30085)、 (逨盤①)，至戰國時期的簡帛文字中這種變爲“中”形的寫法已十分普遍，如： (包 89)、 (郭店·成之聞之 37)、 (上博二·從政(甲)10)、 (清華一·保訓 5)等。古文字又常於較孤立突兀的筆畫上增加飾筆，這應該也是“𠂤”訛寫作“省”形的動因之一。《璽彙》4355 有“官”字作 (𠂤旁上部增加横畫飾筆)，不嬰簋(集成 4328)“歸”字作 (𠂤旁上部豎筆彎曲且增加旁出的枝筆)，多友鼎(集成 2835)“遣”字作 (𠂤旁上部增加飾點)。增加的横畫飾筆容易書寫得較彎曲而演化爲“中”形。古文字中的“茲”字早期作 (《鐵雲藏龜》178.2)，石鼓文於頭部增加横畫飾筆作 ，戰國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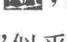
①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33 頁。

印有字例變上部横畫爲“中”形作(璽彙1508),是其證。楚文字中的“省”至少包含着“旹”與“𠂤”二字的訛形。

我們知道,在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中已固定地假借“𠂤”字來表示“師”。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大約在商代晚期開始出現了增加“帀”旁的 (肄作父乙簋,集成4144)字,在此後的金文中,“師”字 (大盂鼎,集成2837)、 (師寰簋,集成4314)、 (師遽方彝,集成9897.1)三類寫法並存。以往發現的戰國文字中“師”字主要使用“帀”和“師”兩類字形,《繫年》中出現獨體的“𠂤”類寫法,證明在戰國文字中“師”字依舊是三類寫法並存。在包山簡中師字皆作“帀”,《繫年》是歷史記載,“𠂤”的使用可能是存古現象。《繫年》中的介詞“于”,記西周時期的事皆作“于”,記戰國時事皆作“於”,存古現象更加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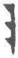
關於“𠂤”字的構形本義,學界討論較多,但無定論。獨體的“𠂤”讀爲“師”是久已習知的常識,但爲何《繫年》簡中同時將其用爲“追”,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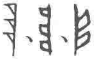
二　“𠂤”與“𨸏”的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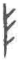
《説文》卷十四:“𠂤,小𨸏也。象形。凡𠂤之屬皆从𠂤。(臣鉉等曰:今俗作堆。都回切。)”受《説文》影響,一些重要的工具書還將“𠂤”字的構形理解爲“土丘之狀”,視其爲“𨸏”字的分化。因甲骨文“𠂤”或“𠂤”旁一部分寫作 (合36909)等形,其與“𨸏”字作 (合20253)形的寫法差别很小,又與側置後的丘(,合8385;,合5602)字很像,所以將“𠂤”理解成“土丘之狀”訓爲“小𨸏”似乎比較合理。然這種理解在以下一些方面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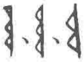
難讓人滿意：

甲骨文中的“阜”字有四類寫法：①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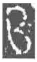
C. 

D. 

《説文》:“阜，大陸，山無石者。象形。”又“陸，高平地。从阜从坴，坴亦聲。”按《説文》理解，“阜”與“𠂤”一爲“高平山地”一爲稍低小的“土丘”，從字形和所記録的詞義上可分別與古文字中的山(，合 33233)和丘(，合 5602)對應。古文字字形方向和位置雖時有變化，但皆爲同一字的異寫，所謂“正反無別”、“左右無別”，説“阜”是山之變，不僅需要把正置字形側轉九十度，而且把相連的山嶺也變成了分立的孤峰，《説文》的觀點更無法解釋爲何“阜”字有作 形的寫法。

近來學者或將“阜”字解釋爲“象峭崖有阪級之形”，②阜字的字形與“階梯”的側面象形極爲相似，這種解釋十分合理。階梯可藉以升降，故“阜”字引申有“高地”之義，從“阜”之字也多有“高”、“險”等義，例多不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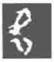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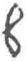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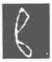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的“𠂤”字有以下三類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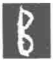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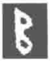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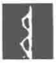
A. (合 33006)

---

① 以下四類甲骨字形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第 534 頁，中華書局 2004 年。

② 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第 715 頁，商務印書館 2007 年。

B. (合 24328)、(合 5807)、(合 5468)

C. (合 36440)、(合 36476)、(合 36909)

這三類寫法中,A、B兩類寫法與“皁”字差異十分明顯,不可能將其和“階梯”或是“土丘”之類的事物聯繫起來。C類寫法與“皁”字D類中的 形接近,較難區分。爲便於稱引,下文將這類寫法接近的字形稱爲“近似字形”。我們依據《殷墟甲骨刻辭類纂》①將甲骨卜辭中“𠂤”字(包括“𠂤”旁)和“皁”字(包括“皁”旁)“近似字形”的數量與二者在卜辭中出現的總數量進行了統計(表一、表二),並將“近似字形”的字例(字例皆取自《甲骨文合集》拓片,一些據拓片無法辨識或據辭例無法確定其爲“𠂤”字、“𠂤”旁或“皁”字、“皁”旁的我們未盡列)羅列於後,以便進一步加以比較。

表一:“𠂤”字、“𠂤”旁總數及其“近似字形”的數量

分期	項　　目		
	“𠂤”字、“𠂤”旁字例總數	“近似字形”的數量	“近似字形”的字例
一期	518	2	18750、 18749
二期	111	0	
三期	51	22	27972、 28002、 28021、 31021、 27941、 27750、 28195、 27160、 33574、 屯 199、 — 28971、 29377、 28032、 28033、 31071

---

①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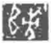
續 表

分期	項 目		
	“自”字、“自”旁字例總數	“近似字形”的數量	“近似字形”的字例
四期	71	1	屯 340
五期	109	7	— 36909、 36834、 — 36911、 36913、 36949

表二：“阜”字、“阜”旁總數及其“近似字形”的數量

分期	項 目		
	“阜”字、“阜”旁字例總數	“近似字形”的數量	“近似字形”的字例
一期	218	14	— 7860、 20253、 20271、 13737、 14171、 18756、 19627、 22083 甲、 1291、 1277
二期	27	1	23228
三期	56	9	28087、 28352、 27916、 28130、 28178、 28420
四期	33	1	屯 1445
五期	14	1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自”及“阜”字的正體皆占總數的絶大部分，“近似字形”的寫法在各自總數中占到的比例非常小（“自”約 3.7%、“阜”約 7.5%）。而且，通過對列舉出的“近似字形”加以細緻比較，我們發現其仍存在一定的區別特徵。如果將“近似字形”的寫法概括爲“一豎筆旁加兩弧形”，它們的主要區別特徵可以總結爲以下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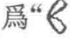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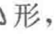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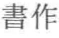
1. 豎筆。“𠂤”字均爲直筆。“𠂤”字雖有時寫法較直,但一般仍傾向於彎曲,如 、 、 、、 等。

2. 豎筆與兩弧形的結合。“𠂤”字豎筆上下一般出頭,如 、 、 、 等;“𠂤”字豎筆與兩弧形接合較緊密,一般不出頭。

3. 兩弧形的寫法。“𠂤”字一般作筆畫硬直的鋭角形,如 、 ,可以看出其爲 的省形;而“𠂤”字一般傾向於圓滑的寫法。

以這三點區别特徵來重新審視上列甲骨中的“近似字形”,不難發現,“𠂤”没有一例與“𠂤”完全同形,“𠂤”雖然存在寫得與“𠂤”同形的字例,但也只有極個别的幾例。我們知道,古文字中不同的字雖然有時寫法非常相近,但許多字仍會儘量保留一些細微的區别特徵。如金文中的“陳”字所從“東”旁本爲“蚯蚓”之“蚓(㠯)”的本字,雖然變得與“東”極爲相似,但古人仍將“㠯”旁上下豎筆寫得較彎曲作 (陳侯簋“陳”字所從,集成 3815)形,以保持其原本的造字理據,並不與“東”混同。① 按照這種一般的文字區别規律,我們可以比較確定地認爲:“𠂤”與“𠂤”是形、音、義各不相同的兩個字。

三　“𠂤”是“臀”的象形初文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學者已對“𠂤”字的構形及相關問題作了多種討論。日本學者加藤常賢曾將“𠂤”徑釋爲“臀”,認爲“字本爲横書作形,象人之臀尻”②。由於缺少進一步的充分論證,加上在甲骨文中尚未找出 字横書作形的例子,

---

① 參見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 字與陳氏》,《中國文字研究》(第十八輯)第 22—26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3 年。

② [日] 加藤常賢:《漢字的起源》第 656 頁,[東京] 角川書店 1970 年,轉引自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第 1500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該説法並没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裘錫圭先生在《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𠂤”》文中，認爲“𠂤”即“堆”的古字。從“隹”聲的字往往含有高出的意思，臀部古稱“脽”，大概是由於它比背部和腿部突出。裘先生指出卜辭中的“𠂤”可用爲“殿”，又引《釋名·釋形體》“臀，殿也，高厚有殿遌”，進一步强調了“𠂤”與“臀”之間的密切聯繫。①

劉釗先生《釋“儨”及相關諸字》②將金文中的“殿”字分成三種類型（筆者按，以下字形重新取自原器拓片，並按時代稍微調整了順序）：

1. （應屖鼎，集成 1975）； （器底） （器蓋）（師寰簋，集成 4313.1）

2. （衛簋，集成 4210）； 、 （殿敉簋蓋，集成 4213）

3. （永盂，集成 10322）； （摹： ）（史密簋③）； （贛史殿壺，集成 9718）； （内子中殿鼎，集成 2517）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對第 3 類中史密簋的 字討論較多。受《説文》影響，一開始大家多將其視爲從尸𠂤聲的單純形聲字，隸定爲“屆”，釋爲“屖”字。其中，張世超先生對三類字形的關係及其進一步的演變作了分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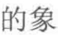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𠂤”》，《出土文獻研究續集》第 1—4 頁，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又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 190—194 頁，中華書局 1992 年。

② 參見劉釗：《釋“儨”及相關諸字》，《中國文字（新廿八期）》第 127—132 頁，臺灣藝文印書館 2002 年。

③ 參見李啟良：《陝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與文物》1989 年第 3 期，第 9 頁。

“ 又多加‘丌’旁作 、 等形，這類形體又繼續演變爲‘ (136 簡)、 (13 簡)①’等形，《汗簡》有‘殿’字作 ，即此字。惟尸下爪形又訛爲丌。漢印‘殿’字所從與之同形。《説文》卷八有 ，承此又變。漢代隸書承漢印所見之篆復訛字下之‘ ’爲‘共’，這就是後代楷體“展”字的來源。睡虎地秦簡‘展’(“殿”字所從)作‘ ’，從尸典聲。”②

劉釗先生又撰文指出“眉”字的“自”旁可能兼表意，認爲“‘自’字本來就是‘脽’的古字，本象尻形，‘堆’是其引申義”③。陳劍先生進一步肯定了“自”旁的表意功能，並將“眉”視爲“臀”的本字：“展字的初形‘眉’可以分析爲从尸从自，自亦聲，本意當指人之尻臀，是臀(臀)的古字。”④陳劍先生同時指出“自”字作偏旁可以横置，並舉魏平安君鼎“官”字作 ，三體石經古文“師”字作 ，“歸”字作 ，内子仲展鼎“展”字所從“自”字已經横置寫作 形等爲證。⑤

“自”字的構形經過衆多學者的努力已經得到確認。季旭昇先生在其《説文新證》中已認同“甲骨文‘自’字象人臀部之形”⑥。值得注意的是，横寫作 形不應是簡單的形體演變，因爲將 形寫作 形並不會更簡便或顯得美觀，唯一合理的解釋是 本即“臀”的象形，寫作形是突出其表意功能。我們上文所分析的甲骨文中“自”與“阜”“近似字形”的第三點區别特徵

---

① 以上兩例簡文出自曾侯乙墓簡。

② 張世超：《史密簋“眉”字説》，《考古與文物》1995 年第 4 期，第 76 頁。類似觀點還可參見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 336 頁，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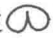
③ 劉釗：《談史密簋銘文中的“眉”字》，《考古》1995 年第 5 期，第 434 頁。

④ 陳劍：《釋展》，《追尋中華古代文明的蹤迹：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第 51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⑤ 參見陳劍：《釋展》第 52 頁。

⑥ 季旭昇：《説文新證》(下册)第 259 頁，藝文印書館 2004 年。

中,“自”字的兩弧形堅持寫得偏向圓滑,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堅硬的甲骨上刻寫圓滑的弧形比較困難,堅持刻畫出較圓滑的弧形顯然是爲了儘量與其造字本義(象臀部圓滑的輪廓)貼近。《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師”作 、 ,“追”作 ,“官”作 ,“棺”作 等,①亦是其證。雖然金文等後期文字在時代上要晚於甲骨文,但是其許多字形相對甲骨文更爲象形,保留了更多文字初期的形態,已成爲大家的共識。

綜合以上所有分析,我們有理由推斷,正如加藤常賢先生所言,在更早期的文字中應該存在類似 形的“自”字,是“臀”字最初的象形寫法。 類寫法的“自”字應是出於文字結構規律的需要從形發展而來。② 古文字“尸”旁常表意與臀部相關的部位,如“屎”作 (合 5624)、“尾”作 (合 136 正)等。由於 多被假借爲“師”等字,爲示區別,故於 形上增加“尸”旁表意而成爲 形。

甲骨文中另有 (合 376 正)、 (合 7075 正)字,《古文字類編》、《新甲骨文編》等將其收入“臀(展)”字頭下,從相關辭例來看還是比較可靠的。因爲臀部與大腿相連,單從字形上看,很難判斷 、 具體指示的是臀部還是股部,所以大家懷疑其也有可能是“股”字。趙平安先生認爲甲骨文 (合 13670)才是真正的“股”字,“是在股所在部位劃個圈,表示股是腿上的一段,不分前後”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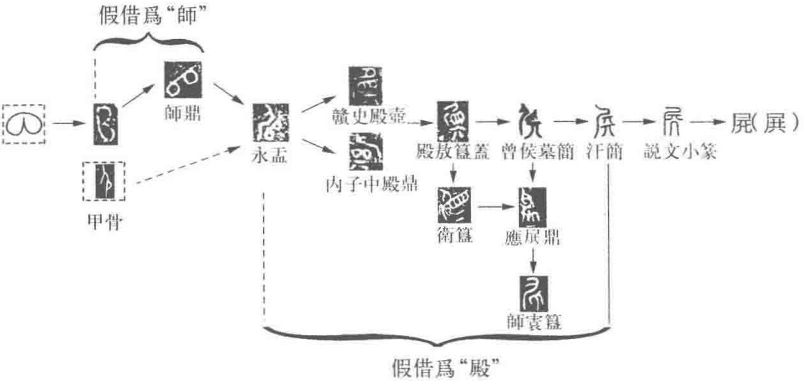
① 參見[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校勘:《汗簡・古文四聲韻》第 7、9、19 頁,中華書局 2010 年。

② 據我們的觀察,古文字中“臀”字異體繁出,主要是因爲其本字常被假借爲“師”或“殿”等,故需爲其增加區別形態。最初作 形的“臀”字也有可能被假借爲“師”或“殿”,故而將其豎寫作 形以與本義相區別。當然,這種書寫方向的變化也可能僅僅是出於書寫更爲簡便的需要。

③ 趙平安:《關於𠬢的形義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二輯)第 17—22 頁,商務印書館 2008 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97—105 頁,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若 、 確爲“臀”，則“臀”在甲骨文中已知有 、 兩類寫法，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爲什麼 可以大量被假借爲“師”等而又不至於和其本義訛混。同時也可以看出：很有可能，金文中 （永盂）、 （史密簋）等“臀”字的寫法即由甲骨 形與 形相結合演變而來。

綜觀本節，我們試將古文字中“臀”字的演變脈絡歸納爲下圖：


假借爲“師”
師鼎
甲骨
永盂
Image史殿壺
內子中殿鼎
殿敖簋蓋
曾侯墓簡
汗簡
説文小篆
屍(展)
衛簋
應屍鼎
師寰簋
假借爲“殿”

四　《繫年》簡中“自”讀爲“追”的用法

確認了“自”即“臀”的象形初文後，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其在《繫年》簡中的用法。《繫年》簡中共出現85例“自”字，其中用爲“師”的84例，用爲“追”的僅1例；“自”字繁形“省”出現6例，其中用爲“師”的5例，用爲“追”的亦僅有1例。並且，全部的《繫年》簡文中的“追”字也僅有上述兩例。這種對比懸殊的出現頻率説明，在當時“自”字及其繁形“省”主要是作爲“師”在使用的，這與從殷商時期“自”就被假借爲“師”的傳統保持一致；其同時用爲“追”則有兩種可能：假借或省形。

(一)《繫年》簡中的“𠂤(追)”爲“𠂤(師)”的假借

“𠂤(按《説文》讀爲“堆”的音)”、“臀”、“師”、“追”古音皆近可通(據《古韻通曉》①):

𠂤:端母微部;臀:定母文部;師:心母脂部;追:端母微部。

1. “𠂤”與“臀”。聲母皆爲舌音,韻部微文陰陽對轉,音近可通。

2. “𠂤”與“師”。韻部脂微旁轉;聲母一爲齒頭音一爲舌頭音,楚簡文存在通用之例: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14+13A:耑(揣)文而知名,無耳而聞聲。(“耑”與“揣”,端母與清母通。)

上博二・昔者君老1:太子前之母弟,母弟弅(送),退。(“弅”與“送”,定母與心母通。)

3. “𠂤”與“追”。同聲同韻,通讀無礙。

由於歷時久遠的假借關係,“𠂤”的造字本義在《繫年》的時代已經被淡忘,人們已經將“𠂤”徑視爲“師”字。而“追”字使用的頻率較低,由於“𠂤(師)”與“追”音近,古人就直接假借較常用的“𠂤(師)”字而爲之。

(二)《繫年》簡中的“𠂤(追)”爲“追”的省形

“追”字甲骨文作 (合2387正)、 (合32815)、 (合14455)、 (合28014)、 (屯776)等形,其構字方法與“逐”字作 (合10234)、 (合28372)相同。楊樹達等曾遍檢卜辭用例,得出“追必用於人,逐必用於獸”的結論。② 已知“𠂤”廣泛假借爲“師”,故“追”字構形可分析爲“從止追師的會意字”。③“𠂤”在“追”字

---

①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本節所引古聲韻皆出此書,後不綴注。

② 參見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説・卜辭瑣記》第15頁,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4年。

③ 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68頁。

中，應當是假借“師”的音、義構字，“𠂤”、“師”、“追”古音聲、韻俱近，“𠂤”在“追”字中同時具有表音作用。 類字形乃累增意符，屯776增加的“㫃”部更表明所追爲“師旅”。金文中的“追”多增彳旁表意作 (師奎父鼎，集成2813)，又或省止旁作 (魯伯悆盨，集成4458.1)。以往發現的戰國時期的“追”字基本承襲了金文中的寫法。如果我們找不到甲骨文、金文中“𠂤”用作“追”的確切用例，《繫年》簡中的“𠂤(追)”就有可能是省去了表行走義的偏旁，僅用同音的“𠂤”旁爲之。清華簡《保訓》第八號簡出現了一例“追”字從“辵”從“峕”作 。若《繫年》簡中“𠂤(追)”確爲“追”的省形，則另一例“峕(追)”即由 類“追”字省形而來。

五　“𠂤”字的分化與構字

“𠂤”本是“臀”字初文，很早就引申爲“堆”，假借爲“師”。其本形不斷累增區別形式繁化，如前文所論，由“𠂤”而“眉”，“𠂤”與“眉”的分化最晚在西周就完成了。“眉”字不斷發展變化，《説文》就有多個“臀”字：

《説文》卷八尸部：“𡱂，髀也。从尸，下丌居几。脽，𡱂或从肉、隼。臀，𡱂或从骨、殿聲。”《段注》：“髀者，股外也。此云髀者，專言股後。丌，下基也。𡱂者，人之下基。尻几者，猶言坐於床。木部曰：床，安身之几坐也。”①並於“臀”後曰：“今《周易》、《春秋》、《考工記》皆作‘臋’，從肉。君后曰殿，即臋之假借字也。”②按，𡱂或作屒。《玉篇・尸部》：“𡱂，即臀字。屒，同上。”

---

①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40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② 同上注。

《説文》卷四:“脽,屍也。从肉、隹聲。”“脽”顯然是“臀”字的另外一個異體。

屍(屒)、脽、𦡕、臀(臋)所從諧聲偏旁:隹、隼、殿等,古音聲母相通,韻部微、文陰陽對轉,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同一個詞的不同異寫。

“𠂤”的構字功能比較强,《説文》中或以爲表意,或以爲表音。

“𠂤”在《説文》中表意的有:

卷七巾部:“帥,佩巾也。从巾、𠂤。帨,帥或从兑。又音税。”

卷十四𠂤部:“𡴎,危高也。从𠂤,中聲。讀若臬。”

又:“官,史,事君也。从宀,从𠂤。𠂤猶衆也。此與師同意。”

“𠂤”在《説文》中表音的有:

卷六帀部:“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衆意也。 ,古文師。”

卷二辵部:“追,逐也。从辵,𠂤聲。”

卷二止部:“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聲。 ,籀文省。”

《説文》對“𠂤”旁的表音功能分析得比較準確,其他解釋多令人不解,結合古文字材料,我們對“𠂤”的構形功能重新梳理如下。

“𠂤”的本義很早就被“㞐”等分化字承擔了,用作義符,都是用引申義或假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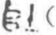
(一)“𠂤”用其引申義“堆”參與構字

1. 𡴎(𡴎)

前引裘先生文已述, (合 18256)即“𡴎”字正體,爲“蹦”之

本字。裘先生又轉述陳劍先生看法，認爲“峕”乃與《説文·厂部》之“屵”字構形相同，其字形本以“止”在“厂”上表跳躍之意。① 按此觀點，則“峕”字中的“自”旁可視爲以其表“高地”的引申義參與構字。

2.《説文》中的“𠂤”訓爲“堆”與戰國璽印中的“堆”字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顔師古注：“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通過本文第二節的分析可知，金文及戰國文字中“臀”字的本字常被假借爲“殿”，爲免訛混，大約在戰國時期以肉旁表意，以音近的“隹”表音，新造一“脽”字。因臀部相對於人體其他部位形狀隆起，引申有高起義，且音與“堆”極近，常用以表示與“丘”、“阜”相類的土堆，爲《説文》訓“小阜(堆)”所本。戰國璽印有從“土”從“自”之字作(璽彙 2314)、 (璽彙 2563)、 (璽彙 2564)，疑爲“堆”字的另一種異體。

(二)“𠂤”用其假借義參與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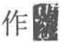
從殷商卜辭開始，“自”就大量假借爲“師”字，後假借義逐漸代替其本義大量參與構字。“𠂤”用其假借義“師”參與構字主要體現在“遣”、“追”、“歸”、“𠂤帀”、“官”等字中。

1. 遣

《説文》卷二辵部：“遣(溪元)，縱也。从辵，𦥑聲。”卷十四“自(阜)”部：“𦥑(溪元)，𦥑商，小塊也。从自，从臾。(臣鉉等曰：臾，古文蕢字。)”“遣”字甲骨文作 (合 5318)、 (合 4387)，金文作 (小臣謎簋，集成 4239.1)、 (大保簋，集成 4140)、 (㝬鐘，集成 260.1)、 (遣小子簋，集成 3848)、 (遣弔盨，集成 4416)等。可以看出，“遣”、“𦥑”爲一字異體，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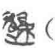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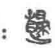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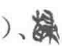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裘錫圭：《説从“𡧍”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第 19 頁。

派遣發配師伍之意。舊或以爲“遣”之古文，不然。“遺”字古文作（遺作且乙卣，集成 5260.1）、 （旂鼎，集成 2555）等形，乃手持細小物下落遺漏之意，與“遣”無涉。至於《說文》“𠳋”字作“𠷎”，置於“𠂤”部，大概仍是受古文字部分“𠂤”字寫法與“𠂤”接近之影響所致。

2. 追

“𠂤”表音兼表意。參看本文第四節。

3. 歸

“歸”字較早的形體作 （合 27796）、 （毓且丁卣，集成 5396.2）等，可將其理解爲從“𠂤（師旅）”表動作對象，“帚”表音的形聲字。西周中期至春秋多於其字形下部增繁表行走義的“彳”或“止”旁作 （𦳅簋，集成 4195.2，西周中期）、 （不𡢁簋，集成 4328，西周晚期）、 （歸父敦，集成 4640，春秋）等。戰國楚文字“歸”字寫法主要有兩種：(1) 去掉“𠂤”旁改爲從辵帚聲，作 （包 049）、 （郭店・六德 02）、 （上博一・孔子詩論 10）等；(2) 從“𠂤”的繁形“𡴎”，從止，帚聲，作 （天卜）、 （新蔡・零 197）等，或於字形上再增加“彳”旁作（新蔡・甲一 04）。“歸”字在《繫年》簡中的寫法有三類：（003）、（069）、 （086），其風格屬於上述第二種寫法。上引裘先生《說从“𡴎”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指出“歸”字聲符可能爲從“彗”得聲之“帚”。① 古文字“歸”字或略去“𠂤”改用“彳”旁爲意符作 （包山 049）形，但無一例省去“帚”旁，可證“帚”實爲其聲符。《說文》關於“歸”的解釋不確。“歸”字中的“𠂤”可視爲意符歸入表義一類。

---

① 參見裘錫圭：《說从“𡴎”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第 21 頁。

包山簡 145 號反有 字,按同類簡文辭例應讀爲“贙(讀爲“饋贈”之“饋”)”。該字左上所從殘漶不清,舊或將此部分視作“古”或“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將此字訂正爲“贙”。①“歸”字從貝帚聲,“贙”字從貝歸聲,帚亦是歸字的聲符,從帚聲與從歸聲没有差别。細審 字左上,正是“省”字殘形,這種寫法符合上述楚文字“歸”字的書寫傳統。

4. 𠂤朿

“𠂤朿”字作 (合 27160)、 (合 29377)、 (合 30043)、 (宰甫卣,集成 5395.2)、 (兮甲盤,集成 10174)等形。《金文編》引羅振玉説:“師所止也,從𠂤朿聲,後世假借‘次’字爲之。”②是“𠂤朿”爲師旅駐紮之“次”字,“𠂤”以其假借義“師”參與構字。

5. 官

“官”字作 (合 1916)、 (師𡚬父簋,集成 2813)、 (頌鼎,集成 2827)等,字從“宀”表居所,從“𠂤”表“師旅所宿止之處,俞樾以爲乃‘館’字古文。”③《左傳》僖公五年:“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④是“官(館)”也可表動作,有“停留住宿”義。

“遣”、“𠂤朿(次)”、“官(館)”、“追”、“歸”都與軍隊的行旅有關,派遣、駐紮、駐紮的住所、追擊、返歸聯繫在一起,是一次完整的軍事行動,這些字都以“𠂤(師)——軍隊”爲義符是非常合

---

① 參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② 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 937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③ 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 569 頁。

④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一册)第 311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適的。

（三）非“𠂤”混入

《説文》卷七“巾”部“帥”字從巾、𠂤，或體作“帨”，義爲佩巾。“帥”字在古文字中寫作 （五祀衛鼎，集成 2832）、 （單伯昊生鐘，集成 82）、 （石鼓文）、 （侯馬盟書），比較特殊。其所從 之構形尚無定論，但該形不是“𠂤”是可以確定的。秦簡“帥”字作 （睡虎地・日甲 7），左旁逐漸與“𠂤”形相混，爲小篆 所本。

六　小結

上文從清華簡《繫年》中的“𠂤”及其異體“𡴎”出發，調查了二者在簡文中的用法；進一步確定了“𠂤”的構形本義；對文字中一些與“𠂤”相關的構字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上文在調查清華簡《繫年》中“𠂤”、“𡴎”二形主要用爲“師”，偶用爲“追”的實際狀況，分析了這兩個來源不同的文字混訛爲一字異體的過程。《説文》之“𠂤”源自“臀”的象形初文；“𡴎”是“𡳿”之訛形，爲“踰”的表意初文。“𠂤”和“𡴎”作爲構字部件很早就混訛了，《繫年》簡中發現獨體“𠂤”字訛寫作“𡴎”尚屬首次。

上文主要創獲如下：一、詳細比對了甲骨文中“𠂤”與“𨸏”的形體差異，歸納了三點主要的區别特徵，釐清了“𠂤”與“𨸏”是造字本義各不相同的兩個字。二、在學界前賢考釋的基礎上，詳細梳理了“𠂤”分化爲“𠂤（師）”與“臀”的過程。三、比較全面地描寫了“臀”字的演變過程。四、分析了《繫年》簡中“𠂤”讀爲“追”的文字學原理，認爲戰國文字“𠂤”用爲追，應當是“ （追）”字的省形，或“𠂤（師）”字的假借。五、對“𠂤”字的構形功能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結合古文字材料，對“遣”、“追”、“歸”、“䢃”、

“官”、“帥”等字進行了新的詮釋。

關於“𠂤”的造字本義及一系列相關問題，以往學界多有討論，其中許多看法已十分接近真相，但由於牽涉問題比較複雜，以及一些關鍵字形的缺失，缺少系統的研究。清華簡《繫年》“𠂤”字及其異體“𡨄”的出現再次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文中很多看法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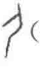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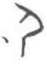
古文字的系統考釋與闡釋（下）

第一節　《繫年》與“尸”相關字考論

古文字中“尸”與“人”、“弓”、“卩”等形近易混，釋字容易致誤，我們曾撰文討論，考釋了“作”之構形及“居”之異體“㞒”。①《繫年》中有從尸的字，區別特徵突出，但有個别字模棱兩可。整理報告處理相關字形標準不很統一，對從尸之字的隸定與釋讀有些地方不完全符合事實。我們以《繫年》中與“尸”相關的字爲核心，結合過去的研究，對楚文字中以“尸”、“尾”構形的文字作一個系統的考釋。主要討論字形有：尸、㞒，居、踞，屎，屍、尿、休、溺、弱，尾，屈，屡，屁、产等。

一　“尸”之構形及其區别特徵

“尸”字像突出臀部的蹲踞人形：

（合28030）、（㝬鐘，集成260）

其區别特徵由兩筆構成，右側弧形筆畫向下折出，突出臀部，左側一筆斜出，像手臂形，整體像側視蹲踞的人形。《説文》有尸

---

① 參見李守奎、蔡麗利：《楚簡中“尸”與“人”的區别與混訛——釋楚簡中“作”與“居”的異體》，《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五輯）第44—48頁，大象出版社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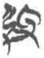
部:“ ,陳也。象臥之形。”據訛變字形立説,釋義不够確切。

《説文》裏的“尸”旁來源比較複雜,出土古文字中則單純得多,從“尸”的字大部分與臀部相關。《繫年》中從“尸”的字有 (016,居)、 (043,𡰥)、 (014,屎)、 (103,㞋)、 (015,𡰪)等五字。“尾”也從尸,《説文》别立有“尾”部,《繫年》從“尾”的字有“屈”、“屖”及以“屖”爲音符的“遟”、“遲”等。作爲義符的尸或尾,全部與臀部相關。

與“尸”形體最接近的有“人”、“弓”等,字形各有區别,但因爲形體相近,時有混訛,學者已多有討論。《繫年》是同一個書手所寫,文字及構字部件的區别特徵具有一致性。如果出現不一致的現象,當别有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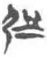
《繫年》中“尸”與“人”區别明顯。“人”字單獨使用,凡62例,皆作 (054)、 (100)、 (111),無例外。其作爲構字部件,在左側的有“伐”、“俘”等,在右側的有“從”、“聚”、“臨”、“死”等,在下的有“兀(元)”、“先”等,寫法一致,也没有訛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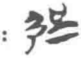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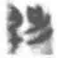
《繫年》有“弓”的典型寫法:

(064):䠶於楚軍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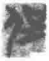
整理報告指出爲“射”的表意字,是正確的。簡文中就讀爲“射”。釋讀爲“射”比《左傳》相對應的“席”合理。其“弓”旁的寫法較“尸”旁中間多一個曲折突起,且在末端豎畫上加短横,與《説命上》“弓”與“弜(關、貫)”的寫法完全相同。

《繫年》“弫”字作:

(050):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弫(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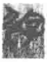
“弫”從弓:(包84)、(郭店·語叢四25)。

但訛變爲“尸”或“人”旁在楚文字中十分普遍：

(郭店・成之聞之 15)、(郭店・老子甲 7)

“弜”字所從的“弓”旁與“尸”同形。這種偏旁異寫大概不完全是個人行爲，而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尸”旁也有訛作“弓”形的，典型的例子是清華簡《筮法》之“娩”字：

(50)：巽祟：㝠(字)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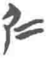
該字從外部結構看是“弓”與“字”，其内部結構是“尸”與“免”。牽涉問題比較複雜，在此不作詳細討論，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

總之，《繫年》中“尸”的區别特徵明顯，與“人”、“弓”等混訛的可能性很小。

二 “尸”所構文字的闡釋

(一) 尸、𡰥與𡰴

《繫年》中有“𡰥”字，讀作“蠻夷”之“夷”：

(043)：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羣䜌(蠻)𡰥(夷)之師以交文公。

“𡰥”字見於《説文》，是“仁”字古文：“ ，親也。从人从二。 ，古文仁从千、心。 ，古文仁或从尸。”《説文》之 ，隸定作“忎”，楚文字中習見，確實是“仁”字古文，例如“ ”(上博一・性情論 33)。楚簡中還可以寫作“ ”(郭店・唐虞之道 14)、“ ”(上博二・從政甲 6)。“忎”、“㤅”、“𠶷”等異體字中，音符

“人”、“千”、“身”讀音並近。在楚文字系統中,“忎”等與“𡰥”相對立,前者是仁義的“仁”,後者與文獻中的“夷”相對應,用法有別,並不是互補的異體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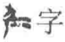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尸”與“𡰥”是互補的異體。“𡰥”的音、義及其用法與“尸”相同或相近。

(上博一・孔子詩論 21):𡰥駘。即《詩・曹風》之“鳲鳩”。

(上博三・周易 51):日中見斗,遇其𡰥主。“𡰥主”今本作“夷主”。

(上博二・民之父母 8):無體之禮,威儀𡰥𡰥。“𡰥𡰥”讀爲“棣棣”。

《詩・邶風・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博簡《容成氏》也有字:

> 湯聞之,於是乎慎戒徵賢,德惠而不叚,柲三十𡰥而能之……(上博二・容成氏 39)

對“𡰥”之釋讀,學者釋讀意見紛紜。因爲全句還没有完全讀通,具體詞義還難以落實。但從楚文字的區別系統或用字習慣上看,讀爲“仁”是靠不住的。

“尸”與“夷”都是舌音脂部字,古書中“尸”、“夷”通用。《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淮南子一》:“尸、夷古字通。金文凡言蠻夷之‘夷’,均作‘尸’……西方有形殘之夷,與上句東方有君子之國對文。”①有學者認爲夷人習俗善蹲踞,“尸”爲“夷”之本字,可備一説。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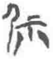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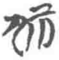
① 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第 1314 頁,中華書局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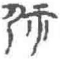
② 參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 2745 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5 年;又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 602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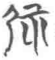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尸”作爲偏旁頻率很高，但只作構形偏旁，未見單字。“𡰥”具有典籍中“尸”與“夷”的語義，就字形而論，“尸”的右下部出現空位，加上“二”不僅結構更加匀稱，而且“二”也具有表音作用。楚文字中的“𡰥”就是文獻中的“尸”，與“仁”没有任何關係。《説文》以“𡰥”爲“仁”的古文，與楚文字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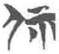
另外，楚文字中還有可以讀爲夷的“𡰝”字：

（新蔡・甲三8、18）：夏𡰝之月。

（包199）：荆𡰝之月。

（望M1・6）：【荆】𡰝之月。

（天卜）：以为夏𡰝戰（守）。

（清華一・楚居5）：懼其主，夜而入𡰝，抵今曰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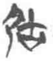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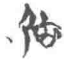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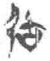
根據《楚居》可知，“𡰝”是祭名。楚之月名“荆𡰝”、“夏𡰝”等，得名之由都可能與此祭祀相關。秦簡荆楚月名對照表中，“𡰝”與“夷”相對應，從示，尸聲。

“𡰥”是“尸”的異體，“𡰝”是“尸”的分化字，所加的“二”、“示”都是舌音脂部字，都具有表音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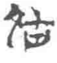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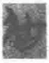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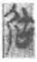
（二）居、𡰪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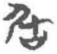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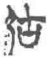
在文字構形中，“尸”可以表示與其形體相關的動作。

“居”在《繫年》中凡七見，字形相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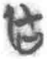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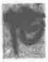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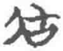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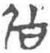
（016）、（019）、（100）

字中的“尸”旁寫得很規範，無一例外，與楚文字相合：

（包32）、（郭店・老子丙9）、（郭店・性自

命出 26)、(新蔡・乙四 85)、(上博五・三德 11)

楚文字中也有寫得與人形相近或相同的:

(郭店・老子甲 17)、(郭店・老子甲 18)、(望 M2・45)、(包 127)

“居”的字形結構與《説文》相同。《説文》:“ ,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 ,俗居从足。”許慎認爲是個會意字。之所以從古,是因爲蹲踞遵從的是遠古的習俗。段玉裁以爲從尸,古聲。今本《説文》有誤,爲淺人所改。① 段氏定爲形聲字,顯然合理得多,但以爲《説文》之誤爲淺人所改,則無據。大、小徐本《説文》皆以爲會意字,二徐多有發揮。唐宋人所見如此,不一定有誤。清儒崇尚許慎,即使發現《説文》説錯了,也會轉嫁到他人頭上。段氏所説,應當是學術上不想守舊,骨子裏還是崇古的矛盾的表現。“尸”本是蹲踞之形,用它作爲蹲踞之踞本字“居”的義符非常合理。《論語・陽貨》:“居! 吾語女。”邢昺疏:“居,由坐也。”訓居爲坐,是進一步引申了。

“居”在《繫年》中,其詞義都是以居處爲核心,上下文中有所不同:

1. 居處、使……居處等。

(1) 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016)

(2) 文公十又二年居翟。(036)

(3) 楚王舍圍,歸,居方城。(042)

(4) (蔡昭侯)居于州來,是下蔡。(107)

---

① 參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 39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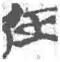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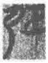
2. 占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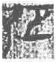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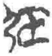
(1) 翟遂居衛,衛人乃東涉河。(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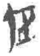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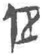
(2) 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伐穀居鑮。(041)

(3) 晉人羅城汝陽,居許公旎於頌城。(100)

楚文字中另有"凥"字屢見:

(包 190)、(上博四・曹沫之陳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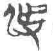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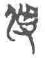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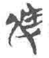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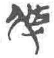
(上博四・曹沫之陳 18)、(上博五・三德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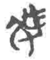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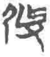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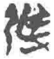
(郭店・唐虞之道 16)、(郭店・唐虞之道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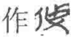
我們過去曾經誤從舊説釋爲"佢",①或"岠",②後撰文予以糾正,認爲" "當釋爲"凥",是"居"的異體。"古"、"巨"與"居"並爲牙音魚部字,"居"與"凥"構字理據相同,當爲一字之異,皆由"蹲踞"義引申为"居處"義。

《唐虞之道》"凥"字所從的尸旁訛變爲人,其辭例爲"夫古者,舜凥於草茅之中而不憂,升爲天子而不驕。凥於草茅之中而不憂,知命也;升爲天子而不驕,不流也。""凥"與"居"用法全同。

楚簡中另有"屖"字:

(包 12)、(包 126)、(包 212)、(包 218)、

(包 220)、(包 221)、(上博五・鬼神之明 7)

包山簡中十一例從尸,只有一例寫作(包 206),當屬訛變。字當隸作"屖",從"尸","乍"聲,就是"作"的本字。《説文》:

---

① 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 498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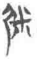
② 參見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第 583 頁,作家出版社 2007 年。

“作,起也。”意思是站起來,這也是古書常訓。“作”與“居”語義正好相反,“作”從“尸”,完全符合“尸”的構形功能,其構意理據比從“人”顯豁得多。包山 206 號簡字從人旁則是訛變。“作”字出現較晚,應當就是“㞞”的訛變。至於包山簡中“㞞(作)”讀爲“胙”則是同音假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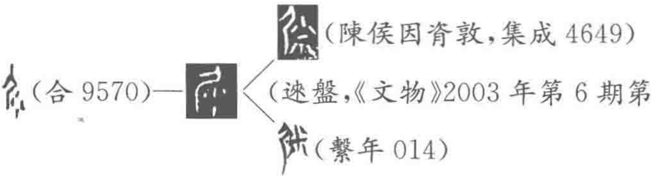
“居”與“㞐”是異體,本義都是蹲踞;“㞞”本義是站立起來,即由蹲踞狀態變爲直立,字都從尸表意。尸與人形體相近混訛,㞐訛爲佢,㞞訛爲作。

(三) 屎與尿字源流

《繫年》“屎”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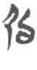
(014):成王屎伐商邑,殺彔子耿。

其字形及用法與西周金文“繼續”義的“𡰯”字一脈相承。“屎”字雖然不見於《說文》,但其來源古老:



“屎”的構形及源流,《“屎”與“徙之古文”考》一文有比較詳細的論述,①在此不再重複,重點討論“尿”字構形及其流變。

《繫年》103 號簡有字作:

(103):至今齊人以不服于晉,晉公以仢(弱)。

該字整理報告釋讀爲“弱”,很正確,但將此字隸定爲“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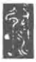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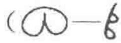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第六輯),中西書局 2015 年。

考慮到與字書的對應關係。《説文》:“仢,約也。从人勺聲。”但與字形不合。“仢”字來源不明,文獻中未見使用,後世字書中音切歧異,《康熙字典》有詳細辨正,但因爲没有辭例驗證,實際上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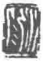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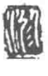
從字形上看,此字從“尸”,“勺”聲,可以隸定爲“尥”。我們疑爲“尿”字異體。與“尿”相關的文字有弱、溺、休等,學者多有論證,①綜理各家之説,參以己意,梳理如下:

“尿”字初文作 (合 137 正),徐中舒先生解其形曰:“從人前加水點,象人遺溺形。”②這顯然是男性小便的象形。春秋時期楚文字中繁化爲“溺”:

(王孫遺巤鐘,集成 261):龢溺民人。

表意字的左側加上了意符“尸”,表示與臀部相關,這與臀字象形初文“自()”上增加義符,逐漸演化爲“ ”(屍,贛史殿壶,集成 9718)、“ ”(内子中殿鼎,集成 2517)情況類似。王孫遺巤鐘左側偏旁,其立人遺尿形與甲骨文如出一轍。鐘銘之“溺”當讀爲“若”,意思是順,是假借。《穀梁傳》莊公元年:“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范寧注:“若,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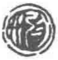
珍秦齋收録兩方單字璽:

(珍秦齋・99)此方是反書,正過來就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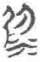
① 參見廖名春:《楚文字考釋三則》,《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 87—97 頁,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又參見劉釗:《金文字詞考釋(三則)》,《古文字考釋叢稿》第 132—139 頁,岳麓書社 2005 年;又參見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731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又參見譚生力:《説“尿”》,《中國文字研究》(第二十輯)第 31—34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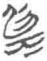
②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卷八》第 945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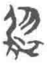
(珍秦齋·266)

璽文與鐘銘相比,只是水旁移位,王孫遺巤鐘在下部的水旁移到了左側,但圓形璽文“尿”的表意初文已經與“勿”形接近。璽文皆單字,似吉語,亦當讀爲“若”,但也不排除受《老子》的影響,崇尚“柔弱勝剛强”而讀爲“弱”。

楚簡中“溺”字多讀爲“弱”:

(郭店·老子甲33):骨弱筋柔。

(郭店·太一生水9):天道貴弱。

(上博二·容成氏36):强弱不辭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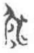
上列“溺”字之間的演化關係十分清楚,但撒尿的立人形訛變得與“勿”同形。

“溺”的本義就是兼有名詞和動詞的“尿”的本字。

> 《莊子·知北游》:“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在屎溺’。”
>
>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賓客飲者醉,更溺雎。”司馬貞索隱:“溺即溲也。”
>
> 《紅樓夢》第七回:“兩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
>
> 《兒女英雄傳》第八回:“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箇不成材的和尚,何至於就把他嚇得溺了呢?”

從文獻上看,自戰國至近代“溺”的本義一直在沿用。“溺”很早就被借作它用,《説文》釋爲水名,顯然是假借。

“尿”字已經見於戰國文字:

（郭店・語叢二 36）：㑊（疑）生於尿，北生於㑊（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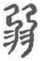
傳抄古文作 。① 如果我們考慮到和王孫遺巤鐘之間的聯繫，應當是截除省略了象形初文，類化得與“屎”字結構類同。戰國文字已經很少使用形符，尸所表示的是與下體相關的意義，不能理解爲由站着尿演變爲蹲着尿。

《説文》卷十一水部有休：“ ，没也。从水从人。”《廣韻》中“休”與“溺”都是奴歷切，讀音相同。“溺”與“尿”是一字之變，由以上訛混例子也可以推知讀音與“溺”相同的“休”當爲“尿”之訛變。

尸旁有時寫得與人旁很接近，容易發生訛混，上文已經指出“居”、“屆”與“伹”、“屋”與“作”之間的訛變關係。“休”是“尿”的訛變，從形、音、義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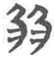
《説文》尿在尾部：“ ，人小便也。从尾从水。”不足信。出土古文字、傳抄古文、傳世文獻都可以證明是從尸水會意，從構字理據上説，從“尾”顯然不合情理，尾巴與尿没有什麼關係。究其致訛的原因，很可能是 這種形體中，尿的象形初文發生訛變，誤以爲是倒毛。這種訛形不是偶然的個例，《説文》小篆中有些來自六國古文。

《説文》有“弱”字：“ ，橈也。上象橈曲，彡象毛氂橈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弓。”解釋迂曲。“弓”除了在“弱”中出現，文字與文獻中並無其他用例。秦簡中“弱”字有兩種異體：

（睡虎地・秦 184）：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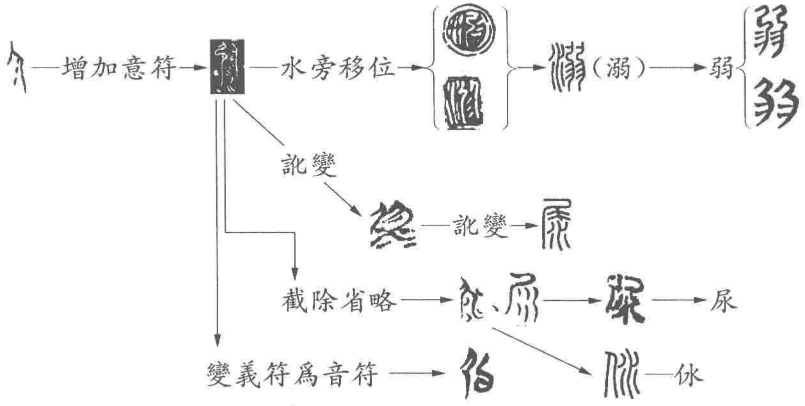
① ［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第 62 頁，中華書局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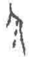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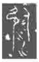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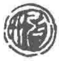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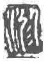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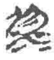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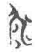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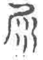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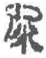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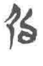
(睡虎地·封 66)：舌出齊唇吻，下遺矢弱(溺)，污兩却(脚)。

其用法多讀爲溺。很可能就是 形的訛變與整齊化。其右側肯定來自尿的表意初文，其左側是尸旁與水旁的糅合。

《繫年》中的“㞑”字古文字中首見，從尸，勺聲，簡文中讀爲弱，從構形上看，應當是尿字的異體——更換義符爲音符，變表意字爲形聲字。尿、尿二字在甲骨文中都很形象直觀，這兩個表意初文在後來的文字中很少出現，出土文獻中多以“溺”为“尿”。

關於由“尿”而“溺”之演變脈絡梳理如下：



1. (合 137 正)；2. (王孫遺巤鐘，集成 261.2)；3. (珍秦齋·266)；4. (珍秦齋·99)；5. (包 172)；6. (郭店·語叢二 36)；7. (汗簡古文)；8. (流沙綴簡·器物類 30①)；9. (繫年 103)。

---

① 陸錫興編著：《漢代簡牘草字編》第 174 頁，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9 年。

《説文》之“仢”很可能也是“彴”的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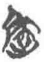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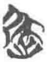
（四）“尾”的構形功能及其與“尸”的通用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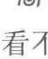
在《説文》尾部字中有尾、屬、屈、尿四字。“ ，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凡尾之屬皆从尾。”“到毛”即“倒毛”，毛字作 （召伯毛鬲，集成587），曾侯乙墓簡“尾”字作 （35），所從正是倒毛形，許慎對字形的分析正確無誤。人無尾，尾何以從尸？許慎從民俗的角度予以解釋是一條路，從文字的角度，選擇尸很可能兼顧表音作用。古音三十韻部中脂微二部最後分出，其古音很近。

尾在構形中所表意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某種特殊功用的尾，例如“㞙”是流蘇之蘇的本字，西周金文作“沙”，是戈上裝飾的毛物。第二類是尾的某種屬性，例如“屬”與“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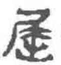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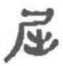
屬，《説文》釋爲連，也就是連綴。尾連綴於體，故可表此意。在秦漢文字中，儘管結構很繁縟，尾旁也不省作尸。

《繫年》中“屈”字兩見，皆用爲申公屈巫之姓氏用字。

（075）、（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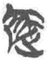
《説文》：“，無尾也。从尾出聲。”所謂“無尾”是指尾巴屈曲隱藏，暫時看不到尾巴，蹲踞的貓大都是此狀。尾巴善屈，所以作表意偏旁。在楚文字中，屈字多見，但皆從“尾”，從來不與“尸”旁相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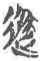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尾”與“尸”有嚴格的區分，不論是單字還是偏旁，未見相通之例。秦簡中“屈”字“尾”旁可以省作“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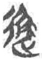
（睡虎地・日甲51背）、（睡虎地・日甲120）

“尾”旁省訛爲“尸”旁，出現很晚，目前僅見於秦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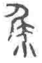
《繫年》中“𡲼”作爲構字部件出現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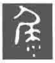
(057)：穆王使毆(驅)孟諸之麋，𡳙(徙)之徒莕。

(009)：三年乃東遅(徙)，止于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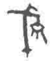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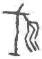
(039)：秦晉焉始會好，穆力同心，二邦伐鄀，遅(徙)之中城。

“𡳙”，从止𡲼聲，讀爲“徙”，與“遅”一字異體。“𡳙”與“遅”皆從“𡲼”聲，當即楚文字“徙”之本字。“𡲼”從尾，少(沙)聲，在西周金文中單獨出現，多指戈内下垂的毛物裝飾，文獻中稱作“蘇”或“流蘇”。

(師㝨簋，集成 4311)：賜汝戈：琱㦰、□柲、彤𡲼……

(師道簋①)：賜汝桒，朱亢，玄衣黹純，戈：琱㦰、㪟柲、彤𡲼……

“彤𡲼”即“彤沙”，商周“戈”字上還可以見到其形制，例如：

甲骨文：(合 33208)、(合 32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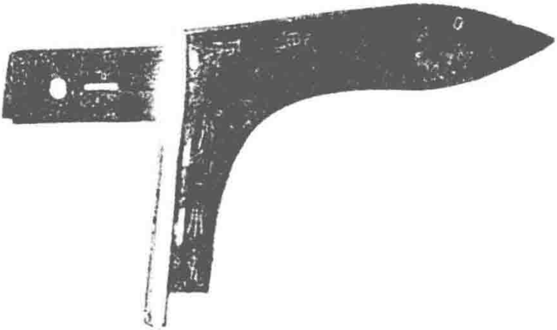
内部下垂的飾物像鳥的尾羽或罶尾。關於“𡲼”字構形及其流變，《“屎”與“徙之古文”考》一文有比較詳細的考論，在此結合文物對其形制再做一些補充。

戈有的有内，内上有穿，穿多呈長方形，既可以用於綁縛戈頭與戈柲，又可以懸掛“彤𡲼”之類的飾物。有的還在内的尾端

---

① 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編著：《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第 369 頁，科學出版社 2009 年。

有圓穿，當是專門用以懸掛“屖”而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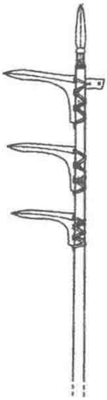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圖一五一·3（第257頁）

“屖”的異體作“⿸尸舌”：

一戟，三菓（戈）、又（有）⿸尸舌，一翼之䎖。（曾30）

程燕指出簡文中的“三戈有⿸尸舌”與西周金文“戈彤沙”切合無間。① 十分可信，與出土文物互證，十分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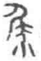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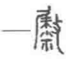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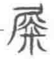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圖一五四（第26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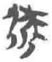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程燕：《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屖”》，“紀念容庚教授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屆年會”論文，廣東東莞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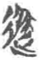
戟的構成比較複雜,矛柲上綁縛着三個戈,這就是簡文所説的“三菓(戈)”,頂端戈有内,内上有穿孔,此孔當用於懸掛裝飾物,這就是簡文所説的“又(有)聒”。這些飾物易於腐爛,所以出土物中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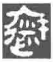
《説文》:“徙,迻也。 ,古文徙。” 當係齊系古文,源自叔夷鎛 字左側寫法,上部是“尾”之訛變。“徙”之古文實際上是“彤屖”之“屖”,亦即“蘇”的本字:

(西周)—(左側偏旁,春秋)—(《説文》古文)

(包 59)

戰國時期,列國分化出“徙”的專用字:

楚:(繫年 009):三年乃東遷(徙),止于成周。

齊:(《古璽彙考》第 55 頁①):遷(遷—徙)盧(鹽)之鉨。②

秦: (睡虎地·日乙 231)—— ——徙

楚文字中,屖旁所從的音符少(沙)雖然有借筆省形,但未有大的變化,齊文字則訛變爲“米”形,秦文字從辵,少(沙)聲,不知是“遷”的省形還是另有所自,在《説文》小篆中訛變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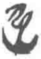
(五) 产與䟫

《繫年》還有一個字與“尸”形有牽扯,構形比較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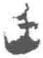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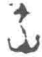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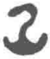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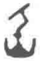
② 參見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鹽及相關資料研究》,《考古》2004 年第 8 期,第 58—63 頁,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131—142 頁,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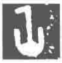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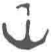
(015)：是秦先人，世作周𡵂。

整理報告隸作“𡵂”，疑即《説文》的“仚”字，在簡文中讀爲“扞”。“山”上部的偏旁，“尸”、“弓”、“卩”、“人”的可能性都有。報告正確地判斷其上部是人形，但與《説文》的“仚（仙）”字相聯繫，學者已經指出其不當。① 在整理報告撰寫討論過程中，整理小組曾經懷疑就是習見於古璽中的“厃”字。

(郭店·六德 17)：𡵀其死弗敢愛也。

人立於山上，會危意。此字屢見於古璽，有兩種寫法：

(1) (璽彙 0123)、(璽彙 0125)、(珍秦齋 104)

(2) (璽彙 0118)、(璽彙 0124)

第一種寫法上部接近“尸”，第二種寫法上部就是“人”形。璽文中“徒口都𡵀”(璽彙 0118)、“襄平右𡵀”(璽彙 0125)等，“𡵀”都是職官名。《繫年》 屬於第一種寫法，但更加誇張，與“弓”更加接近。

戰國文字中“𡵂”或“𡵀”與“厃”是一字異寫，皆“危”之本字，與《説文》的“仚”字應當没有直接關係。古璽中的𡵀(厃)學者或讀爲尉，②或讀爲監，③各有理據。

“危”的古音歸部歷來有分歧，段玉裁、嚴可均、朱駿聲歸

---

① 相關討論參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第 186--191 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② 參見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六篇)》，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1992 年。

③ 參見吳振武：《戰國璽印中所見的監官》，《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117—121 頁，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入支部,江有誥歸入脂部,王力歸在微部。嚴可均認爲“危”從“厃”聲。①“厃”古音歸在章母談部。對“厃”、“危”二字音、義認識的分歧源自文字自身。

季旭昇歸納古文字中從“厃”得音字有兩個讀音系統,人立於崖上或山上,會瞻望義,對應的是“瞻”,古書中是“之嚴反”;另外一個讀音是“魚毀反”,對應的是“危”。② 這是一種合理的推斷。造字初文,一字多音、一字多義的現象不是個別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屵”或“仚”最初是音義不同的兩個字,後來合併爲一個字的可能性。

《繫年》之 ,與上列釋爲“厃”的諸字是一個字,“屵”或“仚”同“厃”,學者多讀爲“衛”,③文義比較貼切。

“厃”在古文字中除了“仚”之外,還有其他異體,例如“𠩺”、“𠩻”等,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卩、厃、危之間音義關係密切,很可能是一字異體。

《說文》:“ ,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士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凡卩之屬皆从卩。”從出土古文字來看,所釋形、音、義皆謬。

所謂“卩”,甲骨文作 (合 21476),像臀不着足的跪形,實爲跪坐的本字,其讀音也當與跪、厃相近。

卩的音讀是後加的。大徐本所附《唐韻》自結切,古音學家

---

① 參見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第 73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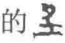
② 參見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755—756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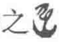
③ 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清華(貳)討論記録》鄔可晶發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46;又參見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第 191 頁。

歸入精母質部，與“即”同音。許慎以“卩”爲符節之“節”的本字，“節”從“即”聲，“即”中有“卩”，於是“卩”就有了節的讀音。實際上“即”是個會意字，“卩”與“即”、“節”的語音沒有關係。《説文》中有不少文獻中不見使用、字形分析錯誤、讀音謬加的現象，此其一例。

如果卩是跪的本字，古文字中的一些現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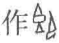
“ ，仰也。从人在厂上。”“ ，在高而懼也。从产，自卩止之。凡危之屬皆从危。”“仰”似當讀爲昂，高也。人立於山崖之上，一是高，二是險。這兩個常用意義古書中寫作“危”。危險的“危”與“跪”的讀音相近，所以在其下部加上跪的表意初文以表音。“跪”與“坐”兩個動作相似，文字關係也十分密切。

出土文獻中 字上部從卩，下部從土，有“危”、“坐”兩讀。① 從構形上來説，讀爲危的，上部的“卩”就是跪的初文，表意兼表音。至於“跪”與“坐”的關係。我們曾懷疑與“月”、“夕”之間的關係相類，都是相同的字形表達意義相近語音不同的詞。

《繫年》之字是個連筆字，下部山的豎筆與上部的字形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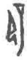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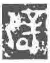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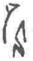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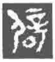
① 參見陳偉：《包山楚簡初探》第23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又參見李家浩：《信陽楚簡“樂人之器”研究》，《簡帛研究》（第三輯）第1—22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又參見李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美國達慕思學院郭店楚簡〈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感想》，《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2頁注2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參見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脽〉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注22，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陳氏説：古代之“坐”本即“跪”，“危”應是“跪”之初文，“危”與“坐”形音義關係皆密切，很可能本爲一語一形之分化。又參見劉樂賢：《從出土文獻看楚、秦選擇術的異同及影響——兼釋楚系選擇術的“危”字》，“中國古文字：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芝加哥大學2005年，又《楚秦選擇術的異同及影響——以出土文獻爲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9—31、189頁；又參見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第304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又參見李守奎、蔡麗利：《楚簡中“尸”與“人”的區別與混訛——釋楚簡中“作”與“居”的異體》，《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在一起,兩個部件共借一筆。單從字形的外部結構上説,弓、尸、人的可能性都有。就《繫年》而論,與其所寫的“尸”、“人”都有明顯的差别。我們懷疑其上部是“卩”形的訛變。從卩的“即”字甲骨文作(合 32995),《繫年》作 (080),卩的演變軌迹很清晰。

“即”還有異體 (合 20147),所從“卩”手部揚起。

“辟”字甲骨文、金文有如下兩類異體:

(1) (合 20608)、(善夫克鼎,集成 2836)

(2) (合 19990)、(或鼎,集成 2824)

第二類所從的卩手部與膝部脱離,或鼎訛變得與“尸”同形,這些例證雖然不多,但也可以提供解釋 的一種思路。筆者懷疑其上部就是這類卩形的訛變,字中表意兼表音。這個字很可能遠有所承,也可能就是 這類上部與尸相近的三晉文字的訛變,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證實。

踞、跪、坐三個動作的區别是:踞是蹲位,足着地,臀下沉,身前傾;跪是膝着地,身上挺,足不着臀;坐與跪之區别在於臀部是否着足,與其相對應的表意字是“尸”與“卩”。跪與坐何時分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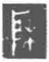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同形構字部件“户”及啟、殷、肩、膺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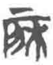
偏旁考釋法是古文字考釋的基本方法,主要是通過確認文字偏旁推定文字構形,進而釋讀文字。但在使用這一方法時,要特别注意區分文字的外部字形結構與内部理據結構。同形字和同形偏旁就是外部結構與内部理據結構相矛盾的典型。戰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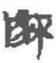
字中的“啟”、“殷”、“肩”等字中都有“户”形，其外部結構相同，但其來源和構字理據完全不同。研究者在這些文字的考釋過程中大都走過彎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使用偏旁分析法時，限於所見材料，只注意到文字的外部結構而對其内部理據認識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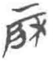
一　“户”字的區別特徵

“户”字作單扇門形，如： （合 30294）、 （屯 3185）、 （懷特 1267）。《説文》：“户，護也。半門曰户，象形。 ，古文户从木。”古文字“門”寫作 （合 20770）、 （合 13598）、 （合 13605）、 （門且丁簋，商，集成 3136）、 （頌鼎，西周晚，集成 2827），羅振玉指出“門象兩扉形， 象加鍵， 則上有楣也”。① 結合以上字形分析，可知《説文》“半門曰户”的説法是正確的。如《説文》古文從木的“户”字可見於戰國銅器及簡帛，如：

（陳胎戈，集成 11127）：陳胎之右床戈。

（包山簽牌）：床。

（郭店·語叢四 04）：口不誓（慎）而床之閉，惡言復己而死無日。

（九店 27）：是謂交日，利以串（穿）床秀（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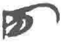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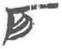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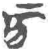
戰國簡帛中的“門”、“户”十分常見，“户”及“户”旁與“門”字所從的“户”產生了分別。“門”字中象門扉部分的筆畫逐漸寫得接近“勿”形（如郭店·老甲 17“勿”作 ），例如： （繫年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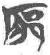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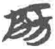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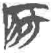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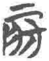
① 參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2083 頁，中華書局 1999 年。

(繫年 099)、 (繫年 126)、 (繫年 101)等。

“户”及“户”旁則上面多一横,或在一横之上再加飾筆:

“户”:(新蔡・甲三 8)、(清華四・筮法 49)、(新蔡・零 442);

“戹”:(繫年 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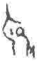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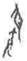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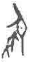
“房”:(包 49)、(繫年 067)、(信 2・8)

在戰國文字中,“户”一方面與半個“門”字的字形有了分别,另一方面與許多字的形體寫法相近,以致混訛同形,導致一些字長期誤釋。下面我們討論幾組與“户”旁相關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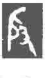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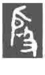
二　同形“户”之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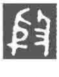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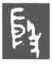
(一) 殷與啟

“殷”字卜辭習見,字形作:

(合 15733)、(合 17979)、(合 17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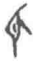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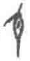
字形象手執一鋭器或鈍器指向人體腹部。西周金文“殷”字承襲卜辭寫法,字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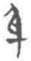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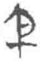
(大盂鼎,西周早,總集 1328)　(史牆盤,西周中,集成 10175)

(殷簋甲,西周中,考古與文物 86.4)(仲殷父簋,西周晚,集成 39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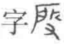
《説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㐆从殳。”又“㐆,歸也,从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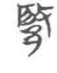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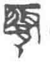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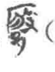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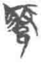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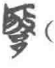
身。"《説文》的釋義顯然是後起的，但"殷"初形究竟表示什麼意義，學者有種種猜測，皆無實據。但《説文》對字形外部結構的分析符合實際。在甲骨文中，"身"字單獨書寫，正反無別，後期文字中有時也可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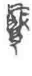
甲骨文：（合 13713 正），也可作（合 17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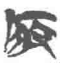
侯馬盟書：（156：19），也可作（156：25）。①

"殷"是個平面結構的表意字，依靠形符之間的對應關係表意，"殳"或手執鋭器的偏旁都是指向腹部，當金文"殷"字殳旁定位在右側，左側的"身"就全部寫成反身的"月"。這個反身形從戰國文字開始，普遍訛變得與"户"同形，《説文》特立"月"部以示區別和强調，這是其精審之處。

戰國文字中的"殷"很長時間未得到確釋。中山王器扁壺上有人名用字，學者或釋爲"殷"，②因無辭例可證，没有引起注意。殷字及其異體大量出現在楚簡中，根據其外部特徵可以分爲五類：

（1）寫作"𩰫"：（包 63）、（上博二・容成氏 53 正）、（清華一・金縢 01）、（繫年 013）、（清華三・説命上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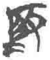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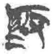
（2）"𩰫"上增加飾符"一"：（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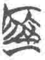
（3）寫作"殷"：（繫年 0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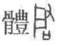
①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第 309 頁，文物出版社 1976 年。

② 參見張守中：《中山王𰯲器文字編》第 52 頁，中華書局 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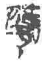
(4) 般下增加飾符或區别符號：(繫年 017)、(繫年 018)；

(5) 寫作“盤”：(清華一・祭公 10)。

不論哪一種異體，“般”或所從的“般”都與“啟”字上部的“戶攴”同形： (包 13)、 (郭店・老子乙 13)、 (上博二・從政甲 17)、 (繫年 020)。

“啟”字甲骨文作 (合 7329)，從户和右手表意，像以手開門形，又有增“口”旁異體(合 7343)。金文沿襲兩種寫法，但從口形的“啟”逐漸取得絶對優勢，清華簡《繫年》中的“啟”七例，寫法相同，皆從口。《説文》有“启”、“啟”二字，以“啟”爲從攴，启聲，實屬本末倒置。

“鼙”字早見於包山簡，很長一段時間内都未能確釋，一般都隸定爲“鼛”。① 直到上博簡面世，對該字才有了明確的認識：

(上博二・容成氏 53)

李零先生釋文隸作“鼙”，釋讀爲般。② 單育辰進一步分析指出其字形上部寫得象“戶攴”是字形演變的結果，與“戶攴”並没有關係。③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鼙”字小異，上部多一飾筆，用法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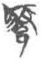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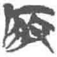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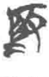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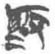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 76 頁，文物出版社 1991 年；又參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第 435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又參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第 744 頁，中華書局 1998 年；又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 412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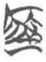
② 參見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 29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③ 參見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研究》第 188 頁，吉林大學 2008 年“985 工程”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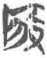
清華簡中又出現上列異體中的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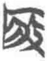
(1) 周武王既克(鬵),乃設三監於(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宲子耿。(繫年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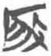
(2) 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邦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餘民。(繫年 017—018)

(3) 皇天改大邦(壂)之命,隹周文王受之,隹武王大敗之,成厥功。(祭公 10)

其中“殷”字的寫法與“啟”之異體完全同形：

(清華一・金縢 10)：以攺金縢之櫃。

(清華三・説命中 03)：敬之哉,攺乃心,日沃朕心。

(清華三・琴舞 01)：元内攺曰：無悔享君……

正是因爲“殷”與“啟”發生了同形訛混,所以需要增加區别特徵以示分别。楚簡帛中以往見到的“殷”都寫作“鬵”形,加注意符,區别明顯。疑《祭公》“壂”下面的土旁也是區别形式。

《繫年》文字使用上有很多特點。即使楚文字中字形偏旁混訛,《繫年》中大都區分得比較清楚。就“殷”、“啟”二字來説,楚文字中有混訛同形,但在《繫年》中只有偏旁同形,單字並無混同的情況。

第 13 號簡“殷”與“鬵”同現一簡,這種情況提醒我們注意以下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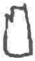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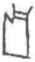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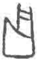
第一,古人有寫異體字的習慣,同一個人同時書寫,也會寫出異體字。這一點,我們將在討論異體字時詳細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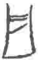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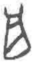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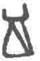
第二,《繫年》中的“殷”大都具備區别於“啟”的區别特徵,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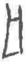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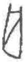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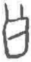
有這一個字没有。這大概與上文出現了“罊”，簡化而不至誤讀的原因有關。並且，就《繫年》全篇内容而言，其“啟”字均加“口”旁，足以與“殷”字相區别。

（二）肩與啟

《説文》：“ （肩），髆也。从肉，象形。古賢切。 ，俗肩从户。”正確指出上部是“肩”之象形，並指出在俗體中與“户”相混。象形的“肩”見於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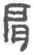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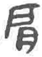
（合 14199）、（合 709）、（合 13907）

（合 35002）、（合 21307）、（合 20075）

（合 35113）、（合 35113）、（合 34931）

以上甲骨字形，李孝定指出“象卜用牛肩胛骨之形”，①舊曾釋“繇”、釋“卣”、釋“骨”等，②裘錫圭先生將其改釋爲“肩”，肩膀能任擔重物。“ （肩）□朕事”（合 20333）、“雀亡卜南土 （肩）告事”（合 20576）等文例中訓爲“克”、“任”。《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毛傳：“仔肩，克也。”鄭箋：“仔肩，任也。”《尚書・盤庚下》“朕不肩好貨”，僞孔傳：“肩，任也。”《爾雅・釋詁》訓“肩”爲“勝”，又訓爲“克”。《説文》：“克，肩也。”《段注》：“肩謂任。任事以肩，故任謂之克，亦謂之克。”③

《説文》俗體的“肩”見於秦文字：

（珍秦齋 45）、（睡虎地・日甲 75 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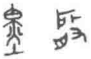
---

①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 1492 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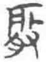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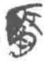
② 參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2172—2173 頁。

③ 參見裘錫圭：《説“肩凡有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1 期，又收入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第 473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甲骨文與秦文字之間的“肩”長期被誤釋。曾侯乙墓出土析君戟，析君名：①



整理報告釋爲“墨脣”，②因爲上部與“户”無别，長時間内學者無所疑。③ 這個字在楚簡中不斷出現：

以其疾（新蔡·乙四 61）、毋廢，毋傾（上博五·君子爲禮 7）。

整理報告皆從舊釋。《君子爲禮》中的話與“足毋偏，毋高”等相對應，都是講身體各部位的行動準則，學者據以改釋爲“肩”。④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三號簡“弼持其有 （肩），示告余顯德之行”與《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相對應，顯然是“肩”字。《説命·上》三號簡：“厥説之狀，腕 （肩）如椎。”注釋引《荀子·非相》：“傅説之狀，身如植鰭。”⑤雖然“植鰭”具體所指不明，但可知與《説命》辭句都是描述傅説的體貌。傅説舉於版築之間，簡文當是講其因艱苦勞作致臂膀異於常人，十分合理。

---

①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第 278 頁，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②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第 286 頁。

③ 參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第 265 頁；又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 262 頁；又參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二）》第 1317 頁，商務印書館 2008 年；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6014 頁，中華書局 2007 年。

④ 參見宋華强：《新蔡簡“肩”字補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 年 3 月 14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4；又參見季旭昇：《上博五芻議（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 年 2 月 18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5。

⑤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 123、136 頁，中西書局 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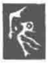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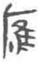
回頭看曾經被誤釋爲“墨脣”的析君名，完全可以換讀爲“黑肩”。① 清華簡《繫年》中的“墨要”即典籍中的“黑要（腰）”。

我們還没有發現西周的“肩”字，由甲骨文到戰國文字之間的鏈條還有缺環。但上列諸字釋讀爲“肩”確切無疑。該字在演變過程中，上部與楚文字中的“殷”、“啟”等字所從的“攴”同形，這是考釋致誤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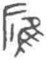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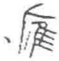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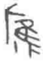
（三）膺與䧹

文獻中“應”、“膺”等金文作下列字形，相當於《説文》的“䧹”字：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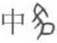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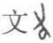
1. 用作地名、姓氏，文獻中作“應”（下引字形辭例如器名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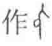
（䧹監甗，集成 883）、（䧹侯見工鐘，集成 107）

2. 下列字形辭例都是“䧹受大命”，文獻中作“膺”，義爲“擔當、承受”：

（師克盨，集成 4467）、（秦公鎛，集成 267）、（毛公鼎，集成 2841）

對其構形理解多有歧異，有三種可能：

1. 劉釗先生認爲金文“䧹”字中的 是由甲骨卜辭中演變而來，與甲骨文又作 相同； 乃人字，爲追加的聲符。③

（合 18338）乃“胸”字初文，以半圓形指示鳥胸的部位所在，爲部分學者所信從。④ 這種構字方式與“臀”作（合 3183）、

---

① 參見李守奎：《清華簡〈繫年〉“莫囂昜爲”考論》，《中原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50—54 頁。

② 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 256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③ 參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第 87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④ 參見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347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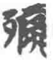
“股”作 （合 13670）、①“厷”作 （合 13679）相同，從字形角度的分析是合理的。但以“人”爲音符，讀音似不能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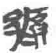
2. 董蓮池先生認爲應將 視爲一個整體， 爲人形， 指示膺之所在。②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推論，可以解决人旁的困惑，但目前還没有發現單獨使用的人形加指示符號的“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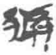
3. 象人形没有問題。③ 人形與隹形之間的一豎或爲借筆，既可以指示人的胸部，也可以指示鷹的胸部。這也僅是一種推測。

不論字形如何分析，這個字最初用以表示“膺”逐漸得到共識。“膺”從“隹”，也可用來記録“鷹”。清華簡《説命下》“鷹”字作 （04），與“殷”字作“䃜”一樣，都是後起的區别字。“ ”與“隹”分離，逐漸整合成成字偏旁，與其最初的構形越來越遠。

包山簡中應氏之“應”有多種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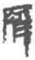
（204）：應會。

（210）：應會。

（191）：應族。

與西周金文相比，人形分解，一部分變成了“厂”；一部分下移，與原有的一點合成“二”。

簡文中“背膺”之“膺”又作：

（港大・戰 3）：三年而畫於膺，生乃呼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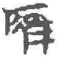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趙平安：《關於夃的形義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二輯）第 17—22 頁，商務印書館 2008 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97—105 頁，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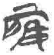
② 參見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 362 頁，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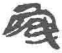
③ 參見李學勤：《應監甗新説》，《江西歷史文物》1987 年第 1 期，第 2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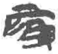
④ 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第 13 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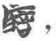
(天卜)：背、膺疾。

其兩點上移，使除“隹”以外的部分寫得與“户”字接近。包山簡 121—123 號簡姓氏用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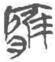
(121)：應女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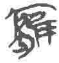
(122)：應女返。

(123)：應女返。

此字左上部與“户”十分接近，舊多釋爲“雇”，①李守奎改釋爲“癃”，讀爲“應”，②得到部分學者的認同。③ 清華簡《皇門》9 號簡，整理報告據辭例隸作“膺”，釋讀爲“應”：“我王訪良言於是【八】人，斯乃非休德以應。”十分正確。雖然上列諸“癃”旁所從與“户”並不完全相同，但區別度很小，容易被誤釋。

新蔡簡“背膺”之“膺”又作：

(新蔡・甲三 238)：既背、膺疾。

(新蔡・甲三 219)：背、膺疾。

“厂”與“隹”之間的兩撇聯在一起，就成了“人”，“肉”旁以上的部分就成了“雁”。“雁”與“鷹”的關係比較複雜，我們

---

① 參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 25 頁；又參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第 234 頁；又參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第 469 頁；又參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二)》第 1317 頁；又參見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第 127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② 參見李守奎：《包山楚簡 120—123 號簡補釋》，《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0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③ 參見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第 420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曾有所討論，①在這裏就不詳細展開了。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對“殷”、“肩”、“膺”等字中“户”形偏旁或近似“户”形偏旁諸字的來源和演變過程加以梳理後，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藉此提醒利用偏旁分析法考釋古文字時要特別注意同形字的區分。

第三節　同形偏旁“曰”構字及其歸部

——兼談依據《説文》隸定與歸部存在的問題

對於形體相近字或者同形字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多成果，研究的總體思路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確定同形字各自的原形和本義；

二、系統分析其構形功能；

三、理清形近字的區別特徵；

四、梳理混訛同形的演變過程；

五、找出古文字考釋中的誤解誤釋；

六、提出新的見解。

文字的構形研究離不開《説文》，對《説文》的認識離不開出土的各個時期的文字，但過分依賴《説文》會産生不良後果。以《繫年》中的 爲例，談談同形構字部件的分析。

一　《繫年》中與“曰”相關的文字構形

《繫年》中有構形字符 ，用在字形的下部，出現頻率比較高，有周、魯、曹、許等十三字，依據字形的外部結構隸定爲“曰”，不

---

① 參見李守奎：《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雜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78—48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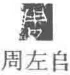
僅與子曰詩云的“曰”的隸定同形，而且其內部還有區別。整理報告字表依據《説文》的歸部分别與《説文》的“白”、“曰”、“甘”、“日”相對應。這些偏旁字符的來源、構形功能多有不同，《説文》加以區分是必要的。出土古文字材料中的“曰”，與《説文》或異或同，彼此交錯，没有那麼整齊劃一。一方面，《説文》的歸部本身就有不合理之處；另一方面，我們對 這個偏旁的來源及其構形功能也缺少全面的瞭解，在這種情況下，以《説文》爲標準的隸定和歸字，或削足適履，或彼此矛盾，並不能真實反映字形構形功能的真實情況。我們先來分析“曰”形的來源與構形功能。

（一）源自“口”

“口”的構形功能本身就比較複雜。源自口形的 又可以分爲如下幾類：

第一類，國名用字中的“曰”是口中加飾筆，其意義與人體口部没有直接關係，西周金文中或口或曰，是互見異體，功能是裝飾符號或區别符號。部分字形如表一所示。《繫年》中除了“周”字還偶見從口的異體外，其他都整齊演變爲“曰”。受這些國名用字的類化影響，“晉”字本從“日”，簡文中變爲“曰”，詳見下文。

表一：國名用字下的口或曰

		周	曾	魯	曹	[illegible](許)
金文	從口	 大盂鼎	 曾伯文簠	 史牆盤	 七年趞曹鼎	
	從曰	 東周左𠂤壺 (戰國)	 番伯鐳	 趞鼎	 七年趞曹鼎	① 蔡大師鼎 (春秋晚期)
繫年		1 124	6	124	42	100

---

① 容庚等認爲該字從“甘”，參見《金文編》第445頁，中華書局1985年。

第二類是《説文》卷四認爲是虚詞的諸字，這類字中的口可能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但文字大都記號化，“曰”的表意不明顯。部分字形如表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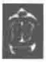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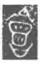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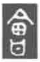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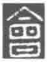
表二：語辭用字下的口或曰

	皆	膚	者	𣅀	智
甲骨文	 合 31182	（膚） 合 28096	 2 號卜甲 （西周）	 合 23614	 合 38289
金文	 皆作尊壺	 中山王嚳壺 （戰國晚期）	 者鼎	 不壽簋	 逆鐘
繫年	126	52	11	109	27

“魯”字在《説文》中也歸入此類。“魯”在清華簡《厚父》中也可以用爲語氣詞，相當於文獻中的“都”。國名用字大都是假借，並不矛盾。

第三類源自“口”的“曰”是某物的象形。

簡文“會”字作 （042）、 （066），凡 29 例，寫法相同。《説文》：“ ，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所據字形有誤。“會”字西周金文作：

（逨盤，《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33 頁）、（𧼀亥鼎，集成 2588）、（蔡子匜，集成 10196）、（新郪虎符，集成 12108A）

“會”本從“合”，形、音、義都有聯繫。“合”上下分離，中間潛入其他構字部件，與“哀”、“褱”等相同。至春秋時期的蔡子匜，中間簡化爲“田”形，下部口旁中間增加飾點，繁化爲“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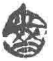
《繫年》簡文口中或點或短横,性質相同。秦漢文字中,下部與“曰”同形,與初形相去甚遠,理據全部喪失。關於會與合字之間的關係,詳見第四章第三節《與倒口相關的文字構形》。

以上諸字中的“曰”雖然都來自“口”,但其構形功能不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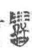
(二) 源自“甘”

包山卜筮簡“不甘食”之“甘”作 (247),字形與上文所説的“曰”完全同形。如果一定要按照外部結構隸定,也會與上文“曰”同形。

清華簡《繫年》“商密”之“密”作:

(繫年 039)

包山簡遣册作 (255)、 (255)等,從“甘”,“⿱宀⿰必必”聲。“⿱宀⿰必必”當即“宓”的異體,字見《説文》。“⿱宀⿱⿰必必曰”楚簡用作“蜜”,包山簡“蜜一缶”、“蜜梅一缶”等釋讀很合理。① 若是“蜜”字異體,字形可分析爲從“甘”,“⿱宀⿰必必”聲。但也不排除其爲“宓”字的異體。楚璽有 字(璽彙 0348),從甘,必聲,當即“蜜”字異體,與“⿱宀⿱⿰必必曰”下部所從是繁簡之别。《繫年》之“ ”,如果不知其構形理據,其外部結構可以隸作“⿱宀⿱⿰戈戈曰”,但内部結構是“⿱宀⿱⿰必必曰”,“二戈”是“二必”的省訛,功能與“一必”同,“曰”實爲“甘”,字當歸卷五甘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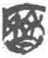
《繫年》簡文有(133)字,從石,孴聲。整理報告隸作“⿱石孴”,字從石,孴聲。字形下部“孴”的隸定是考慮到與《説文》的對應關係:“ ,盛皃。从孨从日。讀若薿薿。一曰若存。 ,籒文孴从二子。一曰孴即奇字𣈆。”《説文》所説的形、音、義都有問題,

---

① 參見李天虹:《〈包山楚簡〉釋文補正》,《江漢考古》1993 年第 3 期,第 84—89 頁。

比附《説文》會錯上加錯。根據文字的内部構形，字當隸作“⿱秝甘”，是“厭”字的異體，“甘”是其基本音符，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典籍中的“飛廉”之“廉”簡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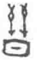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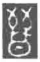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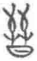
(014)

從字形外部結構上看，與《説文》新附的“曆”字很相近：“ ，厤象也。从日厤聲。《史記》通用歷。”《漢書》多見“曆”字。報告隸定作“⿸厂⿱秝甘”，與“曆”字相區别是很正確的。此字多見於西周金文，學者一般釋作《説文》的“磿”字。我們在《“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一節中有詳細分析，認爲“⿸厂⿱秝甘”字當從厂，⿱秝甘聲。厂源自石，⿱秝甘從甘聲，從文字構形上看，很可能與“厭”字同源。

（三）源自“日”

“晉”《繫年》作 (124)，凡76例，皆相同。

《説文》晉在卷七日部，從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看，歸部符合實際：

甲骨文作(合19568)，西周金文作(晉侯𩵦馬方壺，文物95.7)，侯馬盟書作(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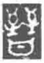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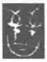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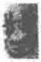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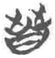
這個字上面從二倒矢，可隸作“⿰屰屰”或“⿰𢎘𢎘”，可能是“箭”的表意初文，“晉”字以其爲音符，箭精母元部，晉精母真部，讀音相近。“晉”從日，⿰屰屰聲。① 關沮周家臺秦簡作 ，銀雀山漢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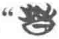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吳振武：《假設之上之假設——金文“ 公”的文字學解釋》，《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兩個倒矢的矢簇部分連筆簡寫，訛變爲“臸”，《説文》日部：“ ，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𣈆。’”所説的“臸”應當是對漢簡中那種省訛體的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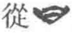
《繫年》“晉”字頻率極高，所從日旁訛變爲曰，寫法與楚文字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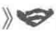
(曾侯乙鐘，集成 321. 7A)、(荆曆鐘，集成 38. 1)、(郭店・緇衣 22)、(包 103)

包山 166 號簡“”從日，這種寫法的字反而極其罕見。晉字本來從日，訛變爲“曰”形應當是受國名用字多從曰的類化，參看表一。

以上是“曰”旁在簡文中的實際情況。

二　 之構形與《説文》歸部之間的差異

上列從形諸字，《説文》分别歸入“口”、“白”、“曰”、“甘”、“日”諸部。與古文字所見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許慎所見文字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以許慎爲代表的漢代學者對文字的理解與我們不同。

《繫年》形包含着來源不同的同形構字部件，從内部結構上需要加以區分。這些字在《説文》中有所區分，從這一點上説，我們的研究從整體思路與框架上並没有離開《説文》，只是對文字構形理解不同，設部、歸部也就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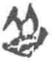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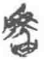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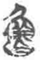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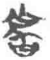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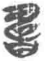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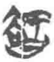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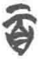
(一)《説文》未收或所收爲訛體

“周”字《説文》歸口部，從秦漢文字的實際情況看是符合事實的。楚文字的“周”字習慣在口中加飾筆，《繫年》 (001)、

（015），凡 20 例，寫法相同，外部結構可以隸定爲“啁”。另有兩例“周”字作 （124），從“口”，用法與前者一致。“啁”與“周”是一字異體，從“曰”的寫法是典型的古文。從來源上看，“周”初形作 （合 6814）、 （合 6657 正）等形，後增口旁，戰國文字口中又加飾筆與“曰”同形。按照《説文》體例，加飾筆的寫法可以作爲古文列在“周”的重文裏。《説文》：“ ，密也。从用、口。 ，古文周字从古文及。”《説文》古文不知所自，疑是 形的輾轉抄寫致訛。這類字歸部最容易，按照《説文》體例，依例收録即可。但《説文》中把性質相同的字分置不同的部中，我們依照《説文》體例，也只能將錯就錯。

（二）《説文》設部意在區别但多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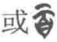
《説文》卷四有白（自）部：“ ，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凡白之屬皆从白。”部中還有“皆、魯、者、疇（屬/屬）、智（𥏼）、百”等六字。《繫年》中“皆、魯、者、屬、智、百”全部出現。

（126）、（052）、（124）、（011）、（109）、（027）、（060）

從表二可知，此類“曰”形除了“百”字外，與“自”的形體和音義没有任何關係。這種類型的“曰”在文字中只是一個構形偏旁，最初的形體大都作“口”，後來口中加飾筆成“曰”，其功能都是區别符號，與口部的“周”性質完全相同。

“百”字《説文》古文作 ，與《繫年》 字相近，下部確實與“自”同形，許慎據此把前面六字全部理解爲與“自”相關，顯然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缺少歷史演變的觀念，没有訛變的概念，依據訛變的

字形進行分析。“百”作 或形，均係訛變，所從與“自”只是同形，音義没有任何聯繫。

第二，没有文字爲了區别加區别符號、爲了美化加裝飾飾筆的觀念，把區别性、裝飾性構件當作表音或表義的構件。作爲區别符號的“口”，中間加横，既符合“乘隙加點（横）”的文字演變規律，又可以與義符“口”有所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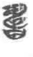
第三，誤合來源不同的部件爲一。皆、魯等字與百下部所從來源完全不同，《説文》誤合爲一體，並據百形所從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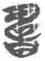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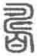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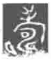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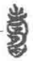
第四，爲了遷就理論而改字形。皆、魯、者、𠷎、智等字源遠流長，從出土文獻看其實際情況，從商周到漢代，其下部從口或曰形，没有從白（自）的，只有燕系古文個别字略近“白”形。①《説文》小篆可以視作依據自我理解的文字理據“規範”漢字的典型代表。這種罔顧事實、擅自改篆的做法貽害無窮。

《説文》的合理性在於將其獨立爲一個部首，與同形的“甘”加以區别。不合理處或錯誤的地方也是明顯的。

（三）《説文》異體分置致使隸定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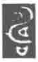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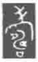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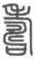
《説文》因爲不明白文字源流，一些異體字没有作爲重文處理，而是歸入與字形相對應的各部，致使學者對文字關係理解混亂，隸定錯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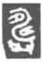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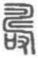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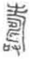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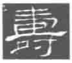
整理報告把（109）隸作“𠷎”。我們先把語辭“嚋”的諸多異體及其所構成的“壽”字之間的演變列成字譜：

（繫年 109）——（《説文》卷四）——（頌鼎，集成 2829）——（繫年 012）

---

① 燕系“壽”字，參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584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豆閉簋，集成 4276）——曷（豆閉簋，集成 4276）——（《說文》卷八）

（九年衛鼎，集成 2831）——（𠷎，《說文》卷二）——①（王莽壽成瓦）——②（禮器碑）

西周金文 字從口，𠃬聲，既見於單字，也作壽字的音符，後來字形一分爲三，口中加飾符短横就成了《說文》卷四白部的𢑴，累增音符“又”就成了《說文》卷二的“𠷎”。“曷”、“𢑴”、“𠷎”是一字異體，在構字中功能完全相同，所以“壽”字用這三個異體作音符，就構成了不同的異體。

古文字隸定儘量表現文字的結構，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標準不一，中華書局影印大徐本上面加楷書字頭也常常與字形不合，例如“嚋”與“壽”。

《說文》卷四的“𢑴”源自《繫年》的 ，“𢑴，詞也，从白，𠃬聲。𠃬與疇同。《虞書》：帝曰𢑴咨。”大、小徐本皆如此隸定，從來源上說，此字中的“曰”與“魯”、“者”等完全相同，都是“口”的異體，但在戰國楚文字中，“曰”已經常態化，且具有一定的區別功能。中華書局影印大徐本所加字頭别作“嚋”，是據《集韻》之或體的轉寫，與字形不合，對於楚文字來説尤其不符合事實。

《說文》：“ ，久也。从老省，𠷎聲。”依據字形當隸定作“𦒱（𦒱）”。見於字形解説中的“𠷎”，字頭及重文中未見，《說文》失收。但用它構形的壽字既見於先秦，也見於漢印。③

---

① 參見陳直：《秦漢瓦當概述》，《文物》1963 年第 11 期，第 38 頁。

② 參見何海林：《歷代拓本精華・禮器碑》第 30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1 年。

③ 參見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第 593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 2006 年。

通行的“壽”字源自 (耳尊,集成 6007),中華書局本楷書字頭“壽”是依據通行文字轉寫,並不能真實反映實際。

文字的隸定與文字的釋讀是兩碼事,隸定追求的是文字學的理解,釋讀追求的是文獻學上的解釋,對於異體字來説,雖然不同的隸定並不妨礙文字的釋讀,但從文字學的角度,還是期望儘量準確。

(四)《説文》把相同來源的字分列多部

《説文》卷五有“曰”部。“曰”字《繫年》作 ,出現十七次,寫法相同。“曰”是古文字中的常用字,其來源明確,區别特徵突出,是在口上部加一短横或曲筆作爲區别符號,與口内加一短横的 明顯不同。《説文》:“ ,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凡曰之屬皆从曰。”前文已經説過《説文》的構形系統没有區别符號,凡區别符號都牽强附會地與音或義相聯繫,“曰”也是如此。“曰”在古文字中很少參與構形,《説文》“曰”部字多不可信。“曹”在該部,“ ,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簡文 下部所從與子曰詩云的“曰”無涉,與“周、魯”等字下部之“曰”形體與功能完全相同。但以《説文》爲標準歸部也只好歸入此部。

《説文》卷二之曾字下部也從曰:“ ,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囪聲。”簡文作 (006),與此部之“曰”無涉。

三　《繫年》隸定及字表按照《説文》歸部之不當

從文字構形上看,《説文》對上列與“曰”相關的字形的分析歸部有問題,我們依據《説文》隸定與歸部又出現問題之上的問題。隸定與歸部表面上是個形式問題,實際上是對文字深層結構的理解問題。

（一）《繫年》隸定與《說文》對應不當

整理報告把 （109）隸作“舄”，不準確，簡文中並沒有“又”旁。字當隸作“冐”或“舄”，如果和《說文》相比附，顯然與卷四的“舄”相對應。字表隸作“舄”，沿襲了一些文字編的做法，去掉口中的一畫、增加一個又旁，距離原字結構太遠。字表據以歸入口部，也需要糾正。

簡文國名“許”作 （070），是楚文字的通用字。因爲《說文》誤把“曹”字歸入卷五“曰”部，《繫年》字表連類而及，把國名“許”字也歸入“曰”部。其下部所從與卷五之“曰”完全不同。應當歸入卷四之白部。

（二）《繫年》對文字結構認識不清，隸定標準不一，歸部缺少依據

（039）字整理報告隸作“宻”，是不合理的。 外部結構是“宻”，内部結構是 （包 255）的訛書，不論其是“蜜”還是“宓”，内部結構都可以隸作“宻”。報告隸作“宻”，使得一個字内上下兩個部件隸定標準不同，二戈轉換爲二必，是根據其内部結構予以轉換；下部“甘”隸定爲“曰”，是據外部結構隸定。這是對文字構形理解不到位所致。字表歸入“宀”部則進一步割裂了文字的内部結構。

（133）字隸定爲“孴”，學者多有討論，但我們在文字構形的系統性上進一步論證了其構形與隸定的合理性。但《字表》與《字編》歸入第十四卷孴部，是在不明文字理據情況下的隨意歸類，顯然没有太多的道理。

（三）爲了與《說文》相對應，忽略文字構形的自身特點

這是以《說文》或通行文字作爲識字標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此就不一一詳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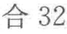
通過同形偏旁“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同形字和同形部

件涉及文字的隸定、考釋、字表歸部等多方面的問題。目前還缺乏充分系統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按照《説文》部序排列的文字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説文》的制約，《説文》的錯誤，我們得沿襲。之所以採用這種編排方式，一方面是源自傳統，另一方面是便於與《説文》字形比較。在運用這一傳統編排方法時，需要更加準確地把握古文字與《説文》之間的關係。

第四節　幺、玄、糸、丝、絲等相關字考

古文字中“幺、弦、幻、玄、丝、糸、絲、茲、率”等與絲繩相關的字彼此關係錯綜複雜。《繫年》中“弦(幻)、率、𤔔(亂)、絶、𢇍、繼、幼、幽、後、孫”等字都與絲繩有關，構形多有争議。

根據古文字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得知，甲骨文與西周金文中不同的絲繩在字形上有所區别，構形功能也不同。

第一， (合 32253)、(合 7098)，象一縷絲或兩縷絲，單複無别。其特點是上下不出頭。現在不成軸的綫也是這種形態。文字中分化出“幺、丝、絲、茲”等字，在文字構形中表達細綫、幼小、連續等意義。讀音在之部。

第二， (𤔲工殘鼎，集成 2501)，上面出頭，是“弦”字的初文，後來分化出“玄、弦、幻”等字。綫與其同源。讀音在真部或元部。

第三， (合 16127)字所從的 兩面出頭，是繩索的象形，是楚文字“索”字所從。讀音在物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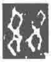
這些字形在早期文字中，形體與意義都有關聯，但也有所區别，在構形中功能也不盡相同。但在文字的演變中，或同形，或分化，深層理據大都隱晦不明。通過系統考察，别其異而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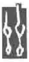
同，深層結構得以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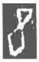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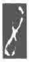
一　與絲相關文字的闡釋

（一）幺、丝、絲、兹

《新甲骨文編》“絲”字頭下有三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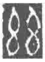
1. （合21196），31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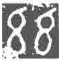
2. （合36166），4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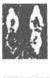
3. （合32227）、（合32253），5例（其中一例上部略出一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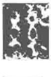
上部不出頭是大部分字的共同特點，個别出頭當屬訛形。“幺”與“丝”都是絲的象形，《説文》中“幺、丝、絲、兹”都是一字之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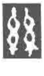
西周金文中“幺”與“丝”發生了分化，單獨書寫的“幺”成爲“玄”，“丝”則沿襲了“絲”的音讀，銘文中大都讀爲“兹”。文字的區别形式由上部是否出頭改變爲單與複的差别。其異體作“絲”。

（邢叔采鐘，集成356）：丝（兹）鐘其永寶用。

（彔伯㦰簋蓋，集成4302）：子子孫孫其帥井受丝（兹）休。

（何尊，集成6014）：肆玟王受丝（兹）□□（大命）。

（守宫盤，集成10168B）：賜守宫絲束。

（曶鼎，集成2838）：曶用絲（兹）金作朕文考穽伯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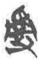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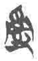
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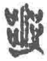
"丝、絲、茲"本爲一字,都是絲綫的表意字,絲下面有綫頭,茲上面有綫頭,本是一字異體。絲在文字構形中的意義不是狹義的蠶絲、絲麻等針織品以及各種場合用的綫都在其表達的範圍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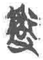
(二) 絲是治理的對象

1. 𤔔、亂

絲麻繩綫是製衣的原材料,與生活關係十分密切,其一大特點是極其易亂,至今我們還常説"生活像一團麻"、"没有頭緒"等,都是以絲麻等喻亂,亂了就需要治理,所以"亂"有治與亂相反二義。訓詁學家把它作爲"反訓"的典型範例,相關文章讀不勝讀。一字多義,是古文字中十分常見的現象。《繫年》用作"亂"的字有三種寫法:

(1) (093):晉亂;(100):許人亂。

(2) (061):莊王遂加鄭亂。

(3) (049):秦焉【048】始與晉執亂,与楚爲好。

第一種寫法即《説文》之"𤔔":" ,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 ,古文𤔔。"簡文與《説文》古文的字形都是訛變,西周金文作: (召伯簋,集成4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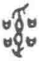
我們曾經就其構形詳加分析,認爲是雙手撚綫的表意字。①横寫的"工"是理絲綫的工具,雙手理絲綫,絲綫因亂而治理,有亂、治二義。楚簡中工旁又作 (新蔡·甲三189)、 (新蔡·

---

① 參見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繒"字與西申》,《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第168—177頁,商務印書館2014年。

甲三 309),與簡文中横寫的“工”中間變爲雙横演變情況類似。

第二種字形西周晚期毛公鼎(集成 2814)已經出現:

(原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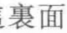
原拓不很清晰,後面所附摹本爲大家普遍認同。諦視原字,下部也不是典型的止旁,是訛書無疑。第二種形體楚文字極其常見,增加“吅”,當是突出亂義。

嚻,可能表示衆口相亂之義,“吅”是後加的義符。《説文》“䜌”之古文即此字的訛變,詳見下文。

第三種字形首次見到,爲什麽加上“行”旁,目前還無法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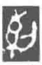
《説文》之“亂”是秦文字的寫法,“ ,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𤔔。”闡釋没有道理。當與簡文加“行”一樣,是綴加區别符號或飾符,不必是表意功能。

2. 絶、斷、繼、繫

在《説文》中,絶、斷、繼三字關係有些混亂,“絶”的古文作“𢇍”,“象不連體,絶二絲。”“繼”的意義是續,“从糸、𢇍。一曰反𢇍爲繼。”“斷”字《説文》云:“斷,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絶。……,亦古文。”這裏面的關鍵是以字形的正反作爲區别特徵,驗之古文字,與事實不符。

楚文字中,“絶”與“斷”本來區别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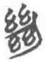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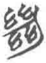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的“絶”字就是以刀斷繩或以刀斷絲,或如快刀斬亂麻。

(倗生簋,集成 42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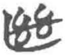
《説文》:“ ,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卪。 ,古文絶。象不連體,絶二絲。”去掉卪,基本上就與金文一致了。“絶”字晚出,應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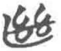
是理據喪失後“刀”類化爲“色”。許慎知以“色”解扞格不通，故曰“从糸从刀从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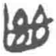
其古文見於戰國初年的曾侯乙墓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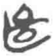
(曾 005，𢇍軒)、(曾 115，𢇍𨍏)

像以刀絶絲形，刀横置，絲一分爲二。楚文字中正反無別，斷開的絲或簡寫爲丝或幺，例證很多：

(包 249)：舉禱於絶無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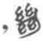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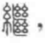
(包 250)：有祟，見於絶無後者與斬木立。

(郭店・老子乙 4)：絶學亡憂。

(郭店・老子甲 1)：絶巧棄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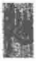
根據出土文獻可證，《説文》“反𢇍爲繼”之説不可信。楚簡中𢇇、𢇍正反表意無別，都是斷絶義。斷絶而以糸繫聯就是“繼”，與“𢇍”之正反無涉。

第二，“斷”字戰國文字、《説文》小篆與秦漢文字各不相同。《説文》：“𣃔(斷)，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絶。 ，古文斷从𠧢。𠧢，古文叀字。《周書》曰：‘𠟭𠟭猗無他技。’ ，亦古文。”古文“斷”見於楚文字， (上博四・昭王毁室 2)，從刀，叀聲，即《説文》“斷”之古文。在 (傳，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14)字中作音符。“斷”字當是晚出的形聲字，秦漢文字“斷”字寫法與楷書基本相同，《説文》從𢇍不知所自。“叀”字學者多以爲是紡錘形，用以持絲，其功用與“亂”中的“工”有相似之處。以刀斷之，與“絶”字構意相似，“叀”兼表音。

第三，(絶)加上糸，就是繼。《説文》：“，續也。从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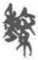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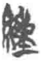
㡭。一曰反𢇍爲繼。"實際上就是斷絶則以絲綫繼續。㡭或𢇍最初是一字異體，讀音可能有絶、繼二音。字形逐漸簡化，或從二丝，或從一丝，或從幺。繁簡不同，表意一致。戰國文字中就分化出"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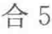
"繼"是在㡭上加糸，"糸"有連續意，續斷爲繼。

（上博六・用曰6）：繼原（源）流淲（徐），其自能不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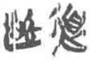
《說文》所說的㡭與𢇍的區别可能有所依據。當時所見古文文獻中這兩個字形或讀爲絶，或讀爲繼，於是就强加分别了。我們懷疑這個字與"𤔔"一樣，亂與治、絶與繼都是意義正反相因，亂則治之，斷則續之，思路可能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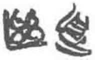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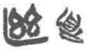
繼與繫音義並近，是同源詞無疑。《繫年》中"繫"字分别作：

(120)、(134)

所從的毄旁與字形相去太遠。不排除這個字的初文與 (合5488)、(合465)等更古老的字形有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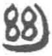
古書中的地名"斷道"，《繫年》有兩種寫法：

(1) 寫作㡭：(066)

(2) 寫作㡭：(069)、(070)

66號簡之"晉景公立八年，隨會率師會諸侯于㡭（斷）道。"事見《春秋》宣公十七年，經、傳並作"斷道"。

簡文中刀形省寫見於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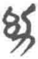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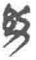
（上博一・孔子詩論27）：《北風》不𢇍人之怨。

斷與絶意義相近。㡭與斷的關係，簡文中讀爲斷可能是同義换讀。

（三）幺、丝所表小意

“幺”、“丝”最初都是絲麻之類絲綫的象形，絲綫細小，故都可以引申表示微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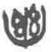
《説文》：“幺， ，小也。象子初生之形。”雖然不知“幺”之來源，但釋義不是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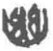
簡文“幼”字作(050)、(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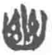
年幼力量小，所以力量像絲一樣弱小就是“幼”。前文説過，“幺”在古文字中有“玄”的讀音，並没有“於堯切”音，這個讀音可能來自“幼”、“幽”。幺，影母宵部，幼，影母幽部，讀音相近。

《説文》丝爲部首，卷四有丝部：“ ，微也。从二幺。凡丝之屬皆从丝。”所附反切爲“於虯切”，與幽同音，古音學家歸入影母幽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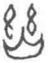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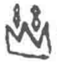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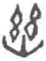
《繫年》“幽”字凡六見，幽王、幽侯、幽公，皆用爲謚，如：

(005)：周幽王取妻于西申。

(019)：幽侯滅焉。

(112)：晋幽公立四年。

《説文》：“ ，隱也。从山中丝，丝亦聲。”簡文“幽”顯然不從山。“幽”字見於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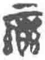
(合 14331)、(合 14951 正)、(合 29510)

從火、從丝，火像絲一樣微弱就是幽，火微弱則暗，幽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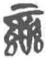
幽暗至今都是其常用義。甲骨文中幺、丝同字，幼、幽讀音相同，幺、丝皆表小義，一脈相承。至於其讀音是因爲源頭是一字多音，遠有所承，還是從幼、幽所從偏旁獲得，目前還不易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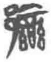
（四）絲之聯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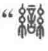
絲綫的一大功能是連綴，從絲的字多有聯義。如：䜌與聯。

(043)：䜌(蠻)夷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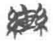
甲骨文的 (合 32176)學者或釋爲聯，可備一説。① 戰國文字中的“䌛”裘錫圭先生釋爲聯，確切無疑。② 古書中的“欒盈”之“欒”《繫年》作：

(094)：欒盈。

(093，兩見)：欒盈。

《説文》言部有“䜌”字：“，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絶也。从言、絲。 ，古文䜌。”

《説文》“䜌”從“絲”，簡文皆從“丝”，也可證“絲”、“丝”同字。“䜌”字所從“丝”上部與言相聯，可能就是“䌛(聯)”字的異體，從䌛言聲。《説文》之“一曰不絶也”即聯義。

《楚居》中的“季連”之“連”，簡文作(02，繺)，從車，䌛省聲。

絲綫本身就有連綴的功能，二糸相聯，凸顯聯義。小篆中與絲合併爲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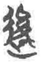
① 參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一册)第 653 頁，中華書局 199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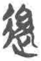
② 楚簡中也讀爲絲。

（五）幺、糸之延續意

絲之延續意在構形中比較隱晦。

《繫年》中有“後”字，凡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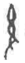
(090)：厲公亦見禍以死，無後。

(132)：無後於鄭。

《説文》：“ ，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 ，古文後从辵。”

簡文與《説文》古文完全相同，皆用爲“後代”之“後”。

“後”字甲骨文作：

(合22287)、 (合25986)

“夋”字失傳，許慎未見，故“後”字分析支離破碎。“夋”之構形何又從“幺”，論者紛紛，或與“孫”字相聯繫，認爲與世系相關，是正確的思路。我們先從“孫”字説起。

“孫”字《繫年》凡六見，五例作 (056)，一例作 (058)，用法無别。“幺”、“糸”、“絲”用作意符都可以表示絲綫，絲綫有聯繫功能，所以聯、繫、續、繼、綴等字皆從與絲綫相關的表意偏旁。“子”後綴上絲綫，表示子後所聯繫的下一代，即“孫”。與“孫”構意相類似的是“緐”。

許慎以“緐”爲“繁纓”的本字，從每聲。緐、每韻部遠隔，作爲音符顯然是有問題的。尚偉博士習作《説緐》一文認爲“緐”是“繁育”的本字，“每”是帶有髮簪的女性，與“母”本是一字異寫，其後加以絲綫，表示生育多子，延續後代之義。①

回頭再來看“夋”字的構形。“夋”中的“幺”與“孫”、“緐”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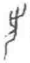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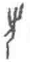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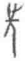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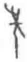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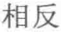
① 尚偉：《説緐》，未刊稿。

的功能相同，都是延續後代之意。其倒止“ ”與“先”字的寫法相對立。

《説文》：“ ，前進也。从儿从之。凡先之屬皆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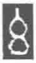
“先”字甲骨文有從止和從之兩種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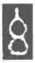
（合22315）、（合32148）；（合17644）、（合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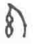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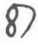
“先”最初應當是生命走在頭前的人，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先人”，亦即祖先之“先”。“夋”用倒止“”表達與“先”相反的意義，“夋”的本義就是後代，《繫年》簡文用的正是這個意義。

二　與“玄”相關文字的闡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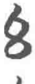
“幺”爲繩綫的象形，西周金文讀爲玄，義爲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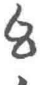
（吳方彝蓋，集成9898A）：玄衮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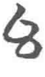
（走馬休盤，集成10170）：玄衣黹純。

“幺”、“玄”一字。戰國初期已經完全分化。走馬休盤“幺”上繩綫上出，進一步延長就是“幻”形，字見金文和古璽：、（孟弼父簋，集成3963）、 （璽彙0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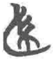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竹簡幺、幻並見，幺皆表顏色，幻全部爲“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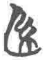
（曾079）：玄羿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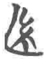
（曾122）：屯玄組之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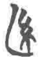
（曾131）：玄市之縢。

“幻”在簡文中全部是弓的構件，全部是“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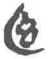
（曾 003）：二𨟻弓，弦賠。

（曾 005）：二𨟻弓，弦賠。

（曾 056）：一𨟻弓，弦賠。

（曾 068）：二𨟻弓，弦賠。

這個字《繫年》作：

（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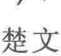
依照字形隸定亦當爲“幻”。簡文鄭人“弦高”見於《左傳》，讀爲“弦”無疑。

幻與弦本爲一字，本像弓弦之形。《説文》：“ ，相詐惑也。从反予。”據訛變之形立説，不足爲據。

“弦”字晚出，是在“幻”上增加表意偏旁幺或糸而成。漢簡“弦”字作 （五十二病方），①雖然幺換成了糸，但上面伸長的筆畫是幻形的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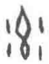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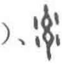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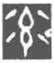
“弦”是專用於弓上的繩綫，幺形表意不限於此，作爲義符，可以表達各類絲綫繩索。

三　率

《繫年》字凡 27 見，辭例多爲“率師”，用法明確。寫法與毛公鼎同，楚文字中常見，據字形隸定爲“衒”。此字源自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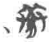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第 893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 1991 年。

甲骨文作(合 635)、(合 16127),大盂鼎作(集成 2837A)。

戴侗認爲“率”是“繂”的表意初文,是一種大繩索,當可信。① 字中的幺形當是指繩索。毛公鼎把兩邊的小豎畫變形爲行旁,有兩個原因：第一,早期表意字中的表意部件喪失理據的過程中,會逐漸向常見的形近偏旁靠攏;第二,喪失理據後的理據再造。由於“率”經常用於率兵行軍打仗,就把兩側的豎畫變爲“行”旁,我們可以稱之爲“變形表意”。在《繫年》中,這個字的異體作： (025),凡 10 見,隸定作“衒”,用法與“衒”完全相同,是一字異體,止是累加的義符。

古文字中的 形直到戰國時期還參與構形。中山王圓壺之 ,即“胤”字。“胤”爲後嗣,《書・堯典》:“胤子朱啟明。”繩索與絲綫功能相近,作義符可以通用。上文詳論絲之延續意,將“胤”與“緐、後、孫”等字放在一個系統中考慮,理據十分清楚。《說文》:“ ,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 ,古文胤。”據訛變字形立說,字形分析不足信。

治理繩索的過程就是“索”,西周金文作 (伯壺蓋,集成 9702),楚文字作 (郭店・緇衣 29)、(包 254),是雙手搓繩之象。《楚辭・離騷》:“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楚簡中大都讀爲“素”,是同音假借。

“索”中間的部分應當是“繩索”之“索”的表意初文,上下都是繩頭。我們拔河項目中所用的繩索就是這種形狀。

---

① 相關觀點的匯總及考辨參見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第 523 頁,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甲骨文之 (合 21306 乙)、 (合 3336)是繩索之象形,而不是糸和絲,《新甲骨文編》(增訂本)列在“索”、“緐”下是非常合理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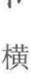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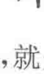
“率”所從的“幺”上下出頭,取義與“索”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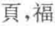
第五節　與“爿”相關字考論

“爿”在古文字中是個很常見的構字部件。《説文》在釋字中屢次用到“爿”,如“牀,安身之坐者。从木爿聲”、“壯,大也。从士爿聲”、“醬,鹽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爿聲”但大、小徐本字頭失收。《鄭樵・六書略》:“爿,殳也。亦判木也。音牆。隸作爿。”段玉裁據《六書故》所云唐本有爿字,補於“片”字之後“爿,反片爲爿,讀若牆。”並在“牀”字頭下有詳論,指出“今書牂、牂、斨、牆、壯、戕、狀、將,皆曰爿聲。”段玉裁根據《説文》體例擬補其説解,自有其道理。但驗之古文字中的實際用法,很多文字書寫正反無別,所謂“反正爲乏”、“反从爲比”之説大都不可信,“反片爲爿”亦不足信。字書中“讀若判”的讀音大概就是從“判木”這個理解誤加的。

一　“爿”爲“牀”之初文及其表音功能

學者已經指出,作爲陽部字音符的“爿”,實際上就是“牀”的表意初文:

(合 43)、(合 14576)

把爿横置過來,就是“牀”的象形——,上爲床板,下爲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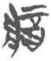
① 參見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第 379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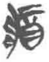
腿，足部有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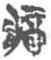
《繫年》中與“爿”有關的文字有⿰爿戚、⿰爿酉、⿺辶⿰爿酉、⿴囗⿰爿酉、⿰爿旨、⿰爿兔、⿰爿止，在前五字中作音符，在後兩字中作意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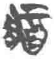
（一）“醬”之初文“⿰爿酉”與“將帥”之“⿺辶⿰爿酉”

“⿰爿酉”即《說文》“醬”之古文，從酉，爿聲。《繫年》簡文凡十二見，十一次用作“將來”之“將”，一次用作“將軍”之“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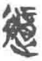
(023)：息嬀⿰爿酉(將)歸于息。

(025)：我⿰爿酉(將)求救於蔡。

(046)：鄭之賈人弦高⿰爿酉(將)西市。

(132)：楚人歸鄭之四⿰爿酉(將)軍與其萬民於鄭。

“四⿰爿酉軍”又作“四⿺辶⿰爿酉君”：

(131)：楚師圍之於鄭，盡逾鄭師與其四⿺辶⿰爿酉(將)軍以歸於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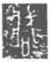
“將軍”的本義是率領軍隊，後來名詞化爲軍事將領，使用大醬之“⿰爿酉”，是假借，加上表示動作的“辵”，是“將帥”之“將”的專字。“將”與“率”都有率領前行之義，所以楚之“率”字變作 ，其行旁是後來類化的義符。

（二）“莊”之異寫“⿰爿戚”與“⿰爿旨”

謚法中的“莊”，楚國常用“⿰爿戚”，早見於春秋晚期楚器王孫誥鐘：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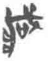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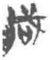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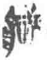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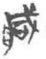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42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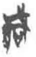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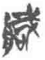
：肅折(哲)𢦟𢦔,聞于四國。

銘文中“𢦟”顯然與肅、哲等皆爲溢美之辭。“𢦟𢦔”或當讀爲“彊禦”。《左傳》昭公十二年:“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這些字後來都多用作美謚。字從口,戕聲,爿是二級音符。這個字在楚文字中十分常見,使用非常普遍。齊文字也有類似的寫法。《説文》無“𢦟”字,卷三臣部:“臧,善也。从臣戕聲。”“臧”當是“臧獲”之“臧”的本字,與楚文字中的“僕”字都從臣,都是奴僕之意。《方言》第三:“臧,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雜齊之間,駡奴曰臧。”《説文》之“善也”當來自讀爲壯、彊、莊等字的“𢦟”。“𢦟”疑即“臧否”之“臧”的本字。

《繫年》凡 18 見,全部用作謚,典籍作“莊”,有鄭莊公(2 見)、楚莊王(9 見)、晉莊平公(4 見)、齊莊公(2 見)和郎莊平君(1 見)。《逸周書・謚法》:“履正爲莊。”

《繫年》“𢦟”之寫法有三種:

1. (010)、(010):𢦟公,即鄭莊公。
2. (058)、(059):𢦟王,即楚莊王。

   (130):郎𢦟平君。
3. (061):楚莊王。

第一種寫法遠有所承,只見於十號簡,所記是春秋初年之事,可能是受底本影響。第二種寫法最多,口上多一横,字寫得類似從“咸”,是訛變,應當是書寫者的個人書寫習慣。第三種寫法楚文字中很少見,《繫年》中只一見,這種在字形的上部又多加一横的“𢦟”字見於楚璽: (璽彙 1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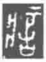
與 見於同一支簡,用法完全相同,是一字異體。由此

可見當時書寫的隨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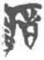
“⿰爿咸”在工具書中一般都釋爲“臧”。按照《説文》的體例編排古文字字編是大家所習慣的傳統，很便於熟悉《説文》的學者使用。但因爲楚、秦是不同的文字系統，再加上《説文》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歸部不可能完全合理。

“⿰爿咸”字在字編中的歸部，依據字形當入口部，依據與《説文》的對應關係當入臣部，依據與文獻用字的對應關係也可以入艸部。入戈部則把音符戕割裂了，是錯誤的。這類問題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多有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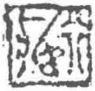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别有“⿰爿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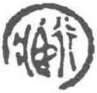
（⿰爿言父簠，集成 4609.1），⿰爿言父是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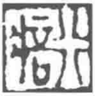
（帛乙 11）：民祀不⿰爿言，帝將由以亂之。讀爲“莊”，莊重、恭敬，《繫年》中一見。

（070）：魯⿰爿言孫䛴（許）。

“⿰爿言孫”即魯之臧孫氏。臧孫許即《左傳》成公二年之臧宣叔。“⿰爿言”讀音與“臧”相同，顯然是從“爿”聲。口與言作爲義符可以相通，爿與戕作爲音符功能一致，從構形上看，⿰爿言與⿰爿咸當爲一字異體，從文義上看，二字也彼此相當。古璽中有下列兩組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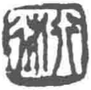
（壐彙 2627）：行⿰爿臣（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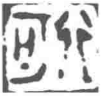
（壐彙 2628）：行⿰爿臣（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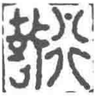
（壐彙 2630）：行⿰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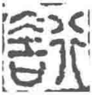
“行脜”與“行脂”都可讀爲“行莊”,前兩方爲三晉璽,後一方爲楚璽。楚文字中“脂”與“減”的意義與《説文》的“臧”相對應,意爲行爲端正、恭敬。《論語・爲政》:“臨之以莊則敬。”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呂氏春秋・孝行》:“居處不莊,非孝也。”高誘注:“莊,敬。”莊嚴、恭敬,語義相因。

順便討論一下下列諸方《古璽彙編》歸入姓名私璽的類别。


(璽彙 2629):形述(遂)。


(璽彙 2631):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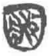

(璽彙 2634):行誁(誁——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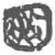

(璽彙 2635):行大吉。

上列諸璽都是陽文小璽,因爲楚璽陽文比較少,學者從印面風格上多歸入三晉璽。筆者一直懷疑是楚璽,“脂”、“誁”、“大”等字明顯有楚文字特徵,應當都是楚吉語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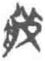
(三)“圂”與“葬”的諸多異體

簡文中“圂”字凡兩見,皆爲“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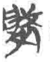

(047):晉文公卒,未圂(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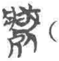

(057):乃立靈公,焉圂(葬)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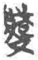
“圂”字從口,𣨛聲,亦可隸作“𣧸”,爿是二級音符。“𣧸”字見於上博簡《容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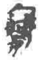

(33):所曰聖人,其生賜養也,其死賜𣧸(葬)。

楚之"葬"字有多種異體,除了𣧑與𡇃之外,還有𦵏、𦳫、𡒄、𥨢等。

(包 91):唯周𩞁之妻𦵏(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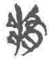
(包 91):𦵏(葬)於其土。

(包 155):政五連之邑於𡒄(葬)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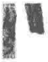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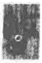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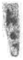
(包 267):左尹𥨢(葬)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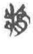
二　"爿"爲"俎"之初文及其表音功能

爿作爲音符,是"牀"的表意字無疑。作爲義符,可以是牀,但不必一定是牀,也可能是牀的類似物。

(058):宋【057】公之車暮駕,用𤖼(逸)宋公之御。

整理報告云:"𤖼,即正始石經'逸'之古文,此處讀爲'抶',《說文》:'抶擊也。'《左傳》文公十年:'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釋讀非常精確。上博簡《成王爲城濮之行》講到子文授師練兵,"一日而畢,不抶一人"。其中讀爲"抶"的字與《左傳》訓爲懲罰的"戮"相對應,字形或潦草或殘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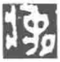
(甲 1)、(乙 2)、(乙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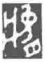
學者議論紛紛,據《繫年》可以確定從攴,兔聲,與《繫年》之用法相同,皆讀爲"抶"無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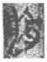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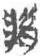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守奎、白顯鳳:《〈成王爲城濮之行〉補釋》,《中國文字研究》,待刊。

隸定爲“𤖭”,讀爲“扶”的字源自西周金文,在楚、秦文字中沿用,除了讀爲“扶”之外,還可以讀爲“肆”和“逸”等多種用法。

(卯簋蓋,集成 4327):宗彝一𤕰(肆)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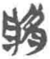
(多友鼎,集成 2835):湯鐘一𤕰(肆)。

(上博五・三德 11):毋𤖭(逸)其身而多其言。

(清華一・耆夜 02):作册𤖭(逸)爲東堂之客。

李學勤在討論多友鼎時指出,該字“即三體石經‘逸’字古文,以音近假爲‘肆’。”①陳劍在此基礎上,對此字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指出“逸”是“𤕰”的省體,並將舊釋爲“䵼”的字皆改釋爲“肆”。“‘𠟭’字象以刀分割俎案上的肉之形,是古書‘肆解牲體’之‘肆’的表意本字。”②説皆精確。

“𤖭”字《周公之琴舞》中屢見,用法不同,其中 8 號簡云:

:亂曰:𤖭其顯思,皇天之功,晝之在視日,夜之在視辰。

整理報告由我執筆,讀爲“遹”或“聿”,頗迂曲。郭永秉面示,當直接讀爲“肆”,甚是,與《詩・大雅・思齊》“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中“肆”的用法相同。

這些基本問題搞清楚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構形問題。

第一,在“𤕰”字中,“爿”是意符,是形制與“牀”略近的“俎”。學者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

① 參見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志》1981 年第 6 期,第 8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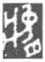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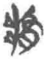
②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䵼”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 23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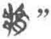
第二,關於“兔”的功能。

在“䐗”中,兔是解割的牲體。牲體很多,以三牲牛、羊、豕爲常,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中也不包括兔,兔並非肆解之常牲,選擇其爲意符,顯然不是隨意的。古文字中選擇意符時兼顧表音的例子很多,認爲兔兼表音的意見很值得重視。兔,魚部,逸、肆、抶,質部,韻部遠隔,難以用“一聲之轉”説通。學者做了種種推測,其中以兔善奔逸,故又有逸的讀音,兔表示兩個詞故有二音等。造字之初,一字多音義的例證並不罕見,當以二音之説較爲可信。

第三,楚文字“兔”的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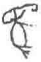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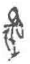
下列二字比附在一起,其間的異同很清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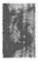
簡文有兩種可能:一是省掉了下部的肉形,兔體發生了訛變;二是兔形截除了下體部分,兔頭與肉形組合,學者有不同的意見。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排除,但第一説證據薄弱,略顯迂曲。從訛變的角度説,證據也不充分,不如截除式省略一步到位。上下結構的文字,爲了字形外部結構的匀稱,構字部件常常省略,例如包山簡“登”字作 (26),中間的豆形就省去了下體;“樊”字作 (130),樊旁的上部全部省略等。把“䐗”簡化爲“”符合文字的演變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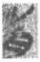
第四,楚文字“兔”與“象”的混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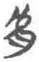
在甲骨文中“象”與“兔”區別特徵十分明顯:

,象(合 10222);,兔(合 20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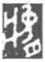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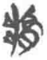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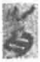
在戰國楚文字中“兔”與“象”完全同形,它們經由不同的演變道路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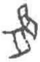
(上博一・孔子詩論 23):《兔罝》其用人則吾取。

(上博一・孔子詩論 25):《有兔》不逢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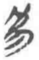
(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 7):白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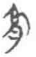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的“兔”字與“ ”所從的偏旁完全相同,這也是把“ ”隸定作“⿰爿兔”的重要證據。但反過來思考,爲什麼不能是“兔”字受“ ”的影響而類化訛變?楚文字來源複雜,有些字有其獨特的演變道路,各種可能都不能排除,筆者更相信楚文字“兔”的演變過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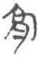
————

(合 1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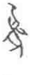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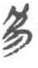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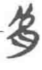
“象”在甲骨文中有帶尾和不帶尾的異體,楚文字的“象”應當是不帶尾字形的演變,《周公之琴舞》中的“象”是其過渡形體: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 3):訖我夙夜不象(豫),敬(儆)之!

(郭店・老子乙 12):天象無形。

(郭店・老子丙 4):設大象,天下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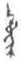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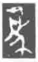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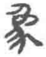
《周公之琴舞》之“象”,筆者過去釋爲“兔”,其字形與同篇的“⿰爿兔”明顯不同。釋爲“象”讀爲“豫”從字形和音讀上都更加可靠。與“兔”同形的“象”當是這種形體的進一步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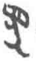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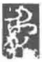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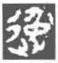
(合 32954)——(清華三・周公之琴舞 3)——(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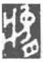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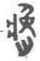
“兔”與“象”的趨同與讀音相近也有關係。

第五，秦楚文字“兔”字來源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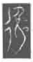
秦、晉文字中象與兔與商周文字一脈相承，區別主要在其尾部，兔一筆上翹，象三筆倒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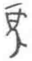
象：（合 30282）——（師湯父鼎，集成 2780）——（睡虎地・爲 17）

兔：（合 32912）——（石鼓文）——（秦子矛，“逸”字所從，集成 115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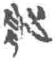
𤖍：（多友鼎，集成 2835）——（秦子戈，集成 11352B）

三晉文字的區別形式與秦相類：

兔：（𡥁蚉壺，“逸”字所從，銘文選 882）

象：（二十七年戈，《三晉文字編》第 1428 頁）

各系文字演變不同，形成大量的地域異體，這也是戰國文字分域的重要依據。隨着秦楚文字材料的大量發現，不僅可以看到彼此的不同，而且逐漸具備了溯源窮流、探討其演變過程的條件。

《繫年》中還有一字作：（011）。

“首𣥺”即《左傳》桓公十八年中的地名“首止”。簡文“首𣥺”與傳文“首止”密切對應，“𣥺”從“止”聲無疑。“爿”當是一個意符，或即“牀”的異體，疑爲“宿止”之“止”的分化字。《詩・秦風・黄鳥》：“交交黄鳥，止于棘。”居住也可以説“止”，《詩・商

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鄭玄箋:“止,猶居也。”《東觀漢記・孝德皇傳》:“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人躺在席子上是宿,脚息於牀上是㘴,構字理據或此。臆測無據,備考。

第四章

倒寫構形

第一節　關於“倒寫構形”

一　倒寫構形研究綜述

從漢字研究的歷史上看，倒寫構形並不陌生，源遠流長，很長時間内都是隨文釋出，但缺少的是理論歸納。

漢代學者對於倒寫變體構成新字就有所認識，《説文》中保留了不少對倒寫構形的正確釋讀，大致分爲兩種情況：一是指出文字之間的正倒關係，例如卷四予部“幻”字：“ ，相詐惑也。从反予。”卷八的“七”：“ ，變也。从到人。”二是指出文字構形中的倒寫構件，例如卷八的“尾”：“ ，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只要列爲部首的倒寫構形能够正確釋出，部中的字大部分都能够得以正確闡釋，例如“七”部中的“眞”、“化”等皆從倒人。“𠫓”部中有“育”、“疏”等皆從倒子。上舉例證中除了“幻”字理解有誤外，其他都是非常正確的認識。①《説文》還有意將其所認爲的倒寫構形作爲部首，附在正寫之後。例如“之”部後：“帀，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卷十四“𠫓”部位在“子”的兩個變體之後：“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儘管對“帀”與“之”關係的認識不對，但着眼於倒寫構形與正寫之間的關係，思路是很對的。

---

① “幻”是“弦”的表意初文。

許慎或言“反”，或言“到(倒)”，都可以指稱這種同一形體上下方向顛倒的構字方式。但由於小篆去古已遠，字形多有訛變，很多來源古老的倒寫構形被曲解了，例如“梟”中的倒首被當成了鳥頭，“至”中的倒矢被當成返歸地面的鳥等。清代學者研究《説文》在古音學和文獻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對於文字構形的闡釋有兩大弊端：一是没有充分利用當時可見的古文字材料；二是理論上受縛於“六書”。不關注新材料就會因襲舊理論，二者相輔相成。近代學者眼界大開，漢字研究也打開兩扇窗户：一是甲骨文等新材料的重大發現與被重視；二是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引入及與文字學關係的新認識。漢字研究成果不再局限在《説文》的注解與六書的再分類，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幾個方面：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古文字考释、古文字學與文字學理論的構建、文字構形闡釋等。就倒寫構形而言，唐蘭和林義光成就尤其顯著。

唐蘭首創“古文字學”，《古文字學導論》是第一部古文字研究的理論著作，其中論及“倒寫例”：

> 左右易置例、上下易置例，也都是常見的，不過較難辨，所以專家也會被朦住。例如 (習)寫成 ，《金文編》放在附録； 字放在言部，不知就是“狺”字； 字羅振玉釋做糞，不知就是“棊”字。①

從例證上看，唐先生所説的“倒寫”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文字的倒着書寫，二是左右位置顛倒，三是構字部件上下位置的移動。這些都是值得系統研究的文字構形方式。但還没有觸及倒寫變形構成新字的核心問題，其關注的焦點是這種倒寫字形給古文字釋讀帶來的困難。

---

①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第168頁“倒寫例”，齊魯書社1981年。

研究倒寫構形取得突破進展的是林義光先生的《文源》，不僅歸納條例，而且具體文字的闡釋勝義紛紜，例如“食”、“令”、“畬”等從倒口等。① 我們今天再行討論，就成了老生常談。

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一書是從漢字本體中摸索出來的文字學著作，其中表意字有“變體字”一節。“變體字”中有“利用字形的方向分化爲兩個字”一類，舉證了倒寫構形的古文字，例如“曰”和“亼”，並指出方向相反的兩個字或表意相反，或表意相關等表意上的一些特點。② 這就把相關的現象上升到理論加以探討，限於全書的體例，點到爲止。

何琳儀、劉釗兩位先生則繼承了唐蘭先生的觀念，從書寫方向的角度进一步探討。何先生歸納出“正倒互作”的異化規律，③劉先生區分了“倒書”和“利用倒書進行文字構造”兩種情況，細化了甲骨文中的“倒書”條例。④ 兩位先生着眼點都是倒寫與正寫之間的相通關係，對“利用倒書進行文字構造”都没有太多涉獵。

还有一部分學者對個别倒寫構形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

上個世紀末，漢字構形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此背景下，學者開始將倒寫構形納入構形系統中探討，例如刘敬林對倒口“亼”構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提高了相關文字闡釋的可信度。⑤ 謝明文對倒人及相關文字的闡釋突破舊説，使相關問題更加明晰。⑥ 李守奎着眼於倒寫構形理論在古文字考釋實踐中

---

① 參見林義光：《文源》第222—223頁，中西書局2012年。

② 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139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

③ 參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第22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 參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第9—2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⑤ 參見劉敬林：《從“從亼”字構形系統看〈説文〉“亼”部字的形義》，《勵耘學刊》（語言卷）第237—258頁，學苑出版社2006年。

⑥ 參見謝明文：《釋“顛”字》，《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第493—498頁，中華書局2014年。

的應用，在《倒寫構形與古文字考釋》一文中，對一系列與倒寫構形相關的疑難字進行了考釋，體現了倒寫構形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實用價值。①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雖然也有失誤或證據不足的推測，但總體上看是不斷把相關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倒寫構形的基本概念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從許慎的“到(倒)某”到唐蘭先生的“倒寫”，再到劉釗先生的“倒書”等，學者所使用的名稱不同，具體所指的文字現象也不盡相同。在這裏需要明確一下我們所説的“倒寫構形”的確切含義。

(一) 倒寫構形與倒書

文字和構字部件上下方向顛倒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倒着書寫構成異體，倒書是一個形體習慣於按一個方向書寫並逐漸固定下來的時候，與其方向倒置的寫法，是一種“特例”。② 爲了與這種書寫的“特例”區別，我們把通過變换文字的上下方向的造字方式稱爲“倒寫構形”。

倒書比正書要難，尤其是筆畫較多的字形，我們可以嘗試着把“虎”字倒寫一下即可明白。爲什麽會出現倒書？一定有理由。因鑄範誤倒之類的“倒書”很容易被排除在“倒寫構形”之外，但有些倒書的具體問題需要深入分析。例如戰國楚文字中普遍以倒矢代替“矢”，這從表面上看好像是正倒無别的異體，但如果把它放在當時的文字系統中考察就會發現，正寫的“矢”與“内”完全同形，爲了相區别，“矢”字倒寫。從與“矢”字的關係來看，是不同時代的異體，從與“内”的區别來看是創造了新字。

---

① 参見李守奎：《倒寫構形與古文字考釋》，《漢學研究》2015年，待刊。

② 参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第10頁。

（二）倒書與反書

裘錫圭先生所説的“利用字形的方向分化爲兩個字”包括左右相反與上下顛倒兩種情況。“永”與“𠂢”、“可”與“叵”等是左右相反，“曰”與“今”是上下顛倒。這兩種構形方式在早期漢字中普遍存在，功能各不相同，表意也各具特點，可以分爲“倒寫構形”與“反寫構形”。二者都是利用字形或部件相反的方向構字，但方向不同。倒寫與反寫一般不通用，而是形成對立，例如“化”與“北”的區别就是一個是人旁倒寫，一個是人旁反寫。左右方向相反的“反書構形”我們更加熟悉，比起倒寫構形來説，訛變的程度低，例如“𠂇”與“又”、“𠬞”中的反手、“北”中的相反之人等。這種構形方式涉及的問題也很多，應當設專題研究，本書未及展開討論。我們所説的“倒寫構形”專指上下方向顛倒表意的文字構形方式，例如“上”與“下”、“大”與“屰”，以及“化”中的正人與倒人等。

“倒”與“正”相對而成，何者爲正，何者爲倒？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如果如裘先生所説是一種文字的分化方式，那就一定有一個時間上的先後，這是最重要的區别，但倒寫構形大都是早期的形符，有些字很難判斷其時間。我們提出幾個參考標準。第一，現實依據。例如“人”與“大”是頭朝上的人形，“𠤎”與“屰”都是頭朝下的人形，語言中把頭朝下叫“倒立”，前者爲正，後者爲倒，很容易理解。倒寫構形大部分有一定的現實依據。第二，使用頻率。倒寫構形大多數是作爲正寫的一種變體，一般來説，使用頻率遠遠低於正寫。第三，書寫方式。有些倒寫構形的文字從筆畫結構看，本身就是倒着書寫的，例如《芮良夫毖》與《赤鵠之集湯之屋》中的倒山，從運筆上看，確實是倒着書寫的。第四，符號規定。少量上下顛倒的符號正、倒關係就是人爲規定，例如“上”與“下”，我們以上爲正，就以下爲倒。這種字應當是同時產生，與分化無關。

對於倒寫構形的表意分析來説，區分“何者爲正，何者爲倒”意義並不很大，彼此顛倒的關係最爲重要。

（三）倒寫與位移

唐蘭先生所舉的例證“ ”，與倒書、倒寫都無關，而是位移關係，即通過移動構字部件的位置構成異體字，這也是文字演變過程中的重要現象。例如楚文字中“本”字常作 （郭店・成之聞之 12），清華簡《厚父》作 （11），增加了釋讀的難度。這種位移現象可以别做討論。

（四）倒寫獨體與正倒相反構形

倒寫構形既可以構成單字，也可以在一個字内利用構字部件的正倒關係表意。倒寫獨體字是文字系統内兩個上下方向正反顛倒的表意字，彼此相對立，例如“首”與“県（梟）”，利用這種正倒關係表示相反或相關的意義。另外一類是一個字内利用上下方向正反顛倒的表意部件構形，例如“化”，表意相對抽象一些。

倒寫構形出現在早期形符構字階段，隨着文字的演變，大部分倒寫的字符或改變方向，或類化爲相近的常見構字部件，文字構形的初意大都隱晦湮滅。

三　《繫年》中的倒寫構形

《繫年》中的倒寫構形大部分都是常見字形，從文字的釋讀上都不存在問題，單字的構形闡釋大部分已有定論。我們在此進一步梳理，重點是闡釋其構形的淵源流變，歸納倒寫構形的整體表意特徵。以《繫年》文字爲主，但並不局限於此，連類而及，力圖體現每一個倒寫構件的系統功能。

涉及的文字見下表：

倒子：𠫓、㐬、育(毓)、流、疏、弃(棄)；

倒口：今、食、飤、歆、侖、會、合、荅；

倒止：止、夊、之、往、復、麥、進、退、出、各、陟、降、韋、違、衛、先、㚅(後)；

倒皿：釁、亹、顯、湏、頮、靧；

倒矢：矢、射、至、室、晉、屰、逆；

倒人：化、真、顛；

倒毛：尾、屈、屬；

上、下。

第二節　倒子“𠫓”及其構形考

一　倒子“𠫓”、“㐬”與“毓”的關係

(一)《説文》對倒子“𠫓”的分析

《説文》對“𠫓”爲倒子的認識是正確的。“𠫓”是個部首，位列卷十四“子”的複體“孨”部之後：

> 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内也。凡𠫓之屬皆从𠫓。 ，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

《説文》對倒子的解釋内容很豐富，可以概括爲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部序排列看，《説文》以“𠫓”爲“子”的變形；

第二，“𠫓”是“到子”，即倒寫的“子”，是生育中的分娩過程；

第三，“㐬”是“𠫓”的古文；

第四，“𠫓”因爲倒而有“不順”義，因其“不順”而成爲“不

孝子”；

第五，“㐬”即《易》之“突”字，有突然義。

部中有“育”、“疏”二字。另外“棄”與“流”中皆有“㐬”形，分別在卷四的華部和卷十一的林部。這其中有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但也有不確切的地方。

出土文獻中“𠫓”作爲獨體字使用，只見於《繫年》，用作“棄”，與《説文》有很大的差異。探討“𠫓”的音義，需要系統考察其構形及其源流。我們首先來看從倒子的“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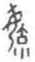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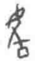
（二）“育”的形音義

“育”是喻母覺部字，與“毓”是一字繁簡異體，《説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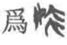
> 育，養子使作善也。从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 ，育或从每。

《説文》以“育”爲“教育”之“育”的本字。許慎可能認同“性惡論”，生下來的都是“突如其來”的不孝子，經過教育才能使其作善。從其異體“毓”的構形來看，所説不够確切，應當是“生育”之“育”的本字。

根據甲骨文等時代較早的文字可知，“𠫓”確實是“子”的變形倒寫，在“毓”字中確實與“㐬”互爲異體，都與生育過程有關。《説文》“育”之或體“毓”屢見於甲骨文，字形作：

（合 27192）、（合 17053）

“字”爲母親生育之象。生育過程中胎兒頭向下爲順産，是常態。如果頭朝上反而是逆産“寤（牾）生”，倒子下面的三點當即羊水之類液體。這個表意字有繁有簡，倒子下面的點兒可有可無。就這個字來看，我們所歸納的《説文》所説“𠫓”字之前三條是正確的。

“毓”在楚簡中字形訛變爲（包 237），學者論證已經極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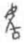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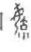
詳備。

（三）“𠫓”與“㐬”的來源

對於“𠫓”與“㐬”的音義，曾憲通有一段很精彩的討論：

> 《説文》以倒子爲𠫓（音突），倒子之古文爲㐬，説解云：“不順忽出也。”並引《易》“突如其來如”説之。舊注或以“忽”爲訓，或以“突”爲訓。今按許引《周易》見於《離卦》九四爻辭，傳本作“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其中“突如”阜陽漢簡作“其突如”。疑此處“出如”乃指因傷孕而致小產，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有一篇審理因鬥毆而致流產的案例，標題爲《出子》，整理小組注此題名爲“流產”。由此可見，《説文》之𠫓若㐬當以許注之“忽出”爲訓。“忽出”者，突然“出子”之謂也。據此，則《周易・離卦》九四爻辭講的是處理婦女小產的經過。秦簡《出子》對於我們正確理解這篇爻辭是很有裨益的。（説詳另文）①

把“突”與“出”的音義聯繫起來，結合秦簡，指出與流產相關，非常具有啟發性。

“𠫓”、“㐬”都與生育過程密切相關，不排除是從象形字“毓”上截除下來的一部分，分化成不同的字。“𠫓”、“㐬”在表達生產過程中頭部向下的胎兒時，只是繁簡之别，倒子“𠫓”或“㐬”是“毓（分娩）”過程中“子”的常見形態，用以表達“育”是合理的。將二字理解爲和的截除式省略也是合乎文字演變規律的。“育”字晚出，疑“𠫓”兼表音義，肉是後加的字符。

---

① 曾憲通：《從“子”字族群論及字族的研究》，“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 2002 年 3 月，又收入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第 95 頁，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四）倒子之“不順”義是臆測

《説文》所説的“𠫓”之“不順”、“不孝”，没有任何文獻語言與文字構形的依據，完全不可信。倒子在早期表意字中都是形符。生育的過程中，胎兒頭朝下是順産，頭向上則爲逆産，鄭莊公寤生，驚嚇了他母親姜氏，因名之曰“寤生”，即牾生，也就是今天所説的逆産，在那個時代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所以姜氏自此厭惡寤生。也就是説“𠫓”是順，而不是“不順”；“子”狀出生才是牾逆，才談得到所謂的“不孝”。《説文》所説的“不順”完全不符合構形理據。這個不符合事實的意義來自何處？很可能是許慎對倒寫構形表意特點的一種推測。

“倒”有逆意，字形中的倒子是形體倒逆之子，不是品德上的忤逆之子，不能脱離生育過程形符的表意特徵來解釋倒子。《説文》以倒子“𠫓”爲逆子，轉换了概念，或者説是把形符當作義符了。古文字中逆意由倒人“屰”表達，但許慎已經不知其詳了。

二　“㐬”與“𠫓”的分化及其構形

（一）倒子之“突”的讀音與“忽”義的來源

許慎所見説《易》之“突”或作“㐬”，可能有所本，但“突”爲定母物部，與從“㐬”得聲的字韻部遠隔，目前從出土文獻和文字學上都難以支持其説。《説文》所附《唐韻》他骨切讀音，即據此而來。既然《易》以“㐬”爲“突”，“㐬”與“𠫓”同字，“𠫓”的讀音也就與“突”相同。邏輯是合理的。“㐬”的音讀可以從以其爲音符的形聲字推定，詳見下文。

我們在第二章第三節《“宀”與生育相關構形的闡釋》中指出“突”與“羍”、“泰”同源，本義都是生育順利，皆可訓爲“滑”也。倒子“𠫓”是生育過程胎兒出生時的順産狀態，表達順滑的意義也具有可能性。若《説文》讀音確有依據，則當曰：“𠫓，滑也。順

而忽出也。从倒子。”這一個讀音只是就《説文》提供給我們的綫索和文字構形所作的推測，目前還無法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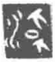
（二）“㐬”與“𠫓”的分化與“流”字的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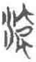
“㐬”與“𠫓”是一字異體，在“毓”和“棄”字中可以是互補異體，但在其他文字中則並不通用。“流”字中“𠫓”下的水必不可少。“流”應當也是生育過程的一部分，先是羊水“流”，然後才是胎兒的“毓”。“㐬”下面的水點兒演化爲“川”，是對流水過程的强化，後來又增加水旁，流的意義就完全泛化到各種液體的流動了。《説文》卷十一沝部：“㳅，水行也。从沝、㐬。㐬，突忽也。力求切。流，篆文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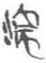
“流”的讀音與“毓”相近，流，來母幽部；毓，喻母覺部。聲皆爲舌音，韻則幽覺平入通轉。“流”與“毓”形、音、義都有聯繫，二字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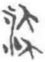
（三）“流”字的訛變與理據再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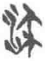
“流”在楚文字中屢次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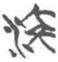
（璽彙 0212）：流食之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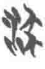
（上博二・從政甲 19）：君子不以流言傷人。

（上博一・性情論 38）：人之巧言利辭者，不有夫詘詘之心則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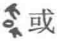
（郭店・成之聞之 14）：是故君子之於言也，非從末流者之貴，窮源反本者之貴。

（清華一・金縢 7）：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

（清華一・楚居 3）：逆流載水。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 9）：天多降德，滂滂在下，流

自求悦。

楚璽之“流”字長久未能確釋，直到上博簡面世，問題才逐漸解決。“㐬”旁中倒子身首分離，訛變成一個“虫”和一個圈兒；下面的水滴訛變爲“虫”形，就成了上引《璽彙》和《從政甲》等右旁的或 形，進一步省略，就成了上下兩個“虫”，這些已經成爲學術界的共識。“流”從來源上説，是表意字上增加義符構成的音符兼表意的形聲字，楚文字在演變過程中，“㐬”旁訛變，喪失原有理據，進一步訛變爲上下疊加的兩個“虫”，與定母冬部“蟲”相近，應當視爲“新造理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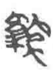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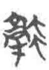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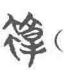
（四）“疏”字的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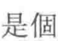
《説文》：“疏，通也。从㐬，从疋，疋亦聲。”“㐬”是義符，字取“流”之通暢義。從倒子構形的“流”與“疏”，不僅没有不順意，相反有通暢義，“流通”、“疏通”先秦就都是雙音詞了。

（五）“㐬”的表音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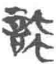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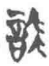
“㐬”是“毓”的截除式省略，在“流”字中表意兼表音，在“䗁（融）”與“䜣（䜃）”等字中是音符。

1. 音符字“䗁”。祝融是楚之先祖，見於楚人祀譜，其“融”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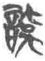
（新蔡·乙一 22）、（包 237）、（望 M1·121）

隸定爲“䗁”，是個雙音符字。“𩫖”是“墉”字古文，喻母東部。所從的“ ”、“”也是“㐬”，演變過程與“流”相同。融，喻母冬部，與“毓”聲相同，韻爲對轉，讀音很近，省變過程也與“流”相同。

2. “䜣”爲楚之“䜃”字。這個偏旁也出現在《繫年》中：

（031）、（031）：晉獻公之婢妾曰驪姬，欲其子

奚齊之爲君也，乃讍（讒）大子龍君而殺之，或讍（讒）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翟，惠公奔于梁。（31—32）

（081）：少師無極讍（讒）連尹奢而殺之。

簡文中皆讀爲“讒”，從母侵部。此字右面的偏旁與流、融等字的演變完全相同，可以隸作“謊”，《説文》不載，見於《玉篇》、《正字通》等古代字書，大概與此字無關。

讒，古音學家歸入從母侵部，侵與冬原本一部，戰國時期才分開，關係十分密切，是否分立，古音學家多有爭議。

就文字隸定來説，如果着眼於歷史的淵源，隸定爲“謊”，如果考慮到戰國新理據，隸定爲“讍”亦符合實際，戰國人有意將這個偏旁向讀音相近的“蟲”靠攏。隸定爲“讍”則純粹是依據外部結構。

（六）“㐬”的讀音

從上文我們可以知道，從“㐬”的字分别是：“流”，來母幽部；“融”，喻母冬部；“讒”，從母侵部。就韻部來説，古音學家争論的焦點是侵冬的分合與幽冬的陰陽相配，其密切關係是大家公認的。《説文》以其爲“𠫓”的異體，如果“㐬”的讀音確實存在的話，就有可能與“月”與“夕”關係一様，二字最初互爲異體，但都有兩個讀音。

（七）流言與讒言

“流言”與“讒言”都見於《書》或《詩》。先秦時期“流言”一詞用得更多一些。《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孔傳：“放言於國以誣周公。”清華簡《金縢》亦作“流言”。《詩・大雅・蕩》：“流言以對，寇攘式内。”朱熹集傳：“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從政甲》：“君子不以流言傷人”中的“流言”是名詞。從這些辭例中可以看出，流言是以無根據之言誣人或誣人之無根據之言。

“讒言”也見於《書・盤庚下》:“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孔傳:“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讒言”的特點也是妄言傷害他人。流言與讒言音義並近,最初可能是一個詞的不同寫法,但後來形音義都發生了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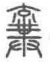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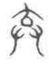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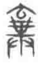
（八）“𠫓”的構形功能

從“𠫓”的字見於《説文》中的有“育”和“棄”之古文。

“育”字晚出,《説文》認爲“从𠫓肉聲”,不一定可靠。“肉”是日母屋部,讀音與“育”並不很近。疑“育”字所從的“𠫓”的讀音與“㐬”一樣,最初也是來自毓字異體 形的截除式省略,讀音與毓相同或相近,構形中的功能與“㐬”相同或相近。“育”是喻母覺部,與從“㐬”聲的“鬲蟲(融)”的關係一目瞭然,聲相同,韻爲對轉。“育”的肉旁是後加的義符或區别符號,是一個從肉,從“𠫓”,“𠫓”兼表音的晚出形聲字。

三 “棄”字的構形與簡化

《説文》卷四𠦒部:

,捐也。从廾推𠦒棄之,从㐬。㐬,逆子也。(弃),古文棄。(棄),籀文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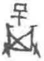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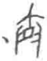
《説文》“棄”字小篆字頭上部所從是“㐬”,隸定簡化爲“𠫓”,是最繁的構形,不見於古文字,也不見於古書使用。現在通行的繁體字源自《説文》籀文,簡化字源自《説文》古文。

甲骨文中“弃”有繁簡之别,所棄之子或正或倒,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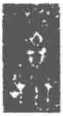
---

① 小徐本作“从𠫓。𠫓,逆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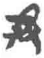
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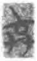
（合 8451）、（合 21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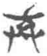
後一字形與《説文》古文相同，或以爲是上古棄子習俗之孑遺。甲骨文是俗體字，更規範的寫法見於金文。楚子棄疾𠤳是春秋楚器，子是棄疾名前加敬稱，“棄”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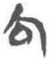
字形比較模糊，但所從的廾、𠦒、倒子之首是可以確釋的。曾憲通對《易》之“突如、來如、焚如、棄如”的解讀對我們理解“棄”與倒子之間的關係很有幫助。不論是流産還是逆産，不論是死嬰還是不如意的孩子，都要棄掉。戰國時普遍寫作“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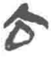
（包 121）：而相與弃之於大路。

（郭店・老子甲 1）：絶巧弃利，盜賊亡有。

（繫年 004）：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

《繫年》中有倒子“𠫓”，但其音、義與《説文》之“𠫓”完全無關，簡文中是“弃”的省形，分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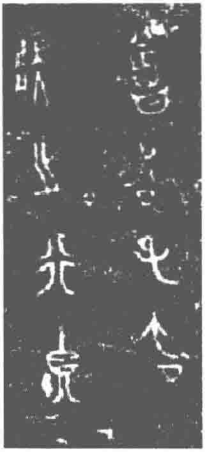
（117）：楚𠂤（師）無功，多𠫓（弃）旃幕，宵遯。

（135）：楚人盡𠫓（弃）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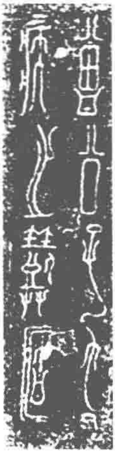
004 號簡之“弃”可以説是直承甲骨文而來。《繫年》的“𠫓”，是“棄”或“弃”字的截除式省略，音義皆同，其簡化方式與

現代漢字“習”簡化爲“习”，“飛”簡化爲“飞”是相同的類型，完全記號化了。其來源與“育”中的“𠫓”途徑完全不同，音、義也完全不同。

2011年湖北隨州義地崗文峰塔出土曾器，其銘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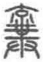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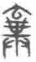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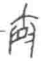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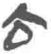


鼎甲蓋



瑚器

發掘簡報釋讀爲“曾公子去疾之行鼎”和“曾公子去疾之登簠”。① 釋爲“去”的字，徐在國據清華簡《繫年》之倒子形的“棄”字寫法釋讀爲棄，②甚是。由此可見，這個簡化字來源也很早，“棄疾”之人名古人常用。

（《說文》小篆）——（《說文》籀文）——（合21430）——（135）

這些例字的演變順序從時代上説是荒謬的，但邏輯上是成

---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2年第3期，第9頁。

② 參見徐在國：《曾公子棄疾銘文補釋》，《中國文字學報》（第五輯）第80—82頁，商務印書館2014年。

立的。考據重視證據是必須的，但也不能忽視內在的規律。

四　“𠫓”與“㐬”音義的歷史演變

（一）文字在演變過程中，音義會發生種種變化。就“𠫓”而言，很可能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早期的倒子“𠫓”與加羊水的“㐬”在“毓”字中都是構字的一部分，功能相同，從這個角度説它們是異體，有一定的道理，它們很可能有兩個不同的讀音，一個與其母字相同或相近，最初是繁簡異體。另外一個是與“突”、“羍（達）”、“泰”等同源的音義。

兩個形體的構字功能有很大的不同。“㐬”是“毓”的省形，可以肯定就是其截除式省略，在構字中功能比較確定，在“流”字中兼表音義，在“疏”中表意，在“⿰言㐬”、“⿰鬲㐬”等字中表音，都與“毓”密切相關。

“𠫓”的音義及其構形比較複雜，不僅是生育的對象，也是拋棄的對象。

第二，春秋之後，楚系文字“𠫓”是“弃”的省略，讀音與“棄”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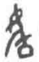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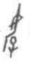
第三，漢代許慎見到《易》之“突”字寫法與“㐬”相近或相同，斷定“㐬”即“突”字，後代韻書據此注音與“突”相同，“棄”的讀音失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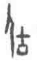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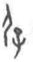
（二）倒子“𠫓”與“子”的通用（毓、好、保）。

倒子是出生過程中的胎兒，子是身子小腦袋大的嬰兒，其詞義並不構成反義對立。在文字構形中，所表達的意義也不構成反義對立。倒子只是子的一種特殊狀態，在早期文字中作爲形符表意。《説文》中子部十五字，大致可以分爲兩類：與生育相關，有“孕”、“挽”、“字”、“㝅”、“孳”、“孿”等。第二類與“子”的年

齡特徵相關的身份、排行、教育等，有“孽”、“孤”、“孺”、“季”、“孟”、“孝”等。“𠫓”部三字，育、疏都與生育相關。“𠫓”與“子”第一類相通，因此，兩個部件在構字中有時可以通用。

甲骨文中“毓”字異體很多，從“𠫓”爲常見，也有從“子”的異體：

（合 19066）——（合 32113）

（合 14125）——（合 32315）

“棄”字甲骨文中子形或倒或正，已見前文。

五　小結

（一）倒子表意與生育過程相關。倒子構成的文字出現得都很早，作爲意符都是形符，所表達的意義有滑出、流、通和被棄的對象。

（二）字形的訛變與理據再造。倒寫構形發生訛變，導致理據喪失是普遍現象。戰國楚文字中“㐬”旁字形被分解、省略、訛變，理據完全喪失，其中部分變爲讀音相近的“蟲”，完成了理據再造。

（三）文字系統的内部調整。在春秋戰國的楚文字系統中，不存在與“毓”音義相關的“𠫓”字，倒子構形僅見於“棄”字的繁簡體中，成爲“棄”的簡化字。

第三節　與倒口相關的文字構形

關於“倒口”，劉敬林有《從“從亼”字構形系統看〈説文〉“亼”部字的形義》長文詳加闡述，對諸字的考釋過程從學術史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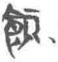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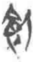
都作了梳理，可參看。

一 “口”與倒口“亼”

甲骨文“口”字作 （合 22191），《説文》：“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自甲骨文至小篆，寫法相差不大。古文字中“口”與“◯”或“囗”有明顯的區别，直到隸楷才混訛同形。倒口作爲形符參與構形，在古文字中構形能力很强，但未見獨立成字。在演變過程中由於字形訛變多被誤解。《説文》卷五有“亼”部，其中部分就來自倒口，但已經誤解爲“ ，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以此爲基礎，從“亼”字形的解釋全部成爲臆説謬解。自林義光釋出“食”字所從倒口後，①相關文字的構形才逐漸明晰。

二 “食”與“㱃”中的倒口

《繫年》102 號簡：“晉師大疫，且飢飤（食）人。”“飢”與“飤”分别作：

、（102）

二字皆從“食”旁，《説文》“食”與“飤”形、義有别：“食，一米也。”“飤，糧也。”後附反切也不同音，進而發生語法上主動與使動的分别。從古文字材料看，二字爲一字異寫，春秋之後，楚系文字在單獨使用和文字構形中有所不同，單獨使用，“食”作“飤”，構字部件則大都作“食”。“食”或“飤”既是名詞食物，又是動詞食用，這兩個意義在字形中都有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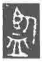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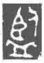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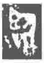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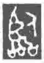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林義光：《文源》第 222 頁，中西書局 2012 年。

“食”甲骨文作： （合 20961）、 （合 11483）、 （合 11485）。

上面是倒過來的口，下面是裝滿食物的容器——簋之初文，表示以口就食的過程。爲了書寫的便利，倒口也變成了“亼”形，《繫年》“食”中的倒口尚可辨識，簋形則完全變形，構形初意已經喪失。《說文》：“ ，一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就是據訛變字形立說。戰國人分析該字大概不會比許慎高明，因爲他們所見字形基本相同——都是記號化了的表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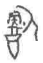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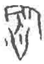
“飤”是“食”的右側增加人旁。漢字不論古今，以“人”構形的左右結構大都人在左側，在右側的人形往往是從整體上割裂下來的，例如“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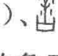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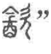
監：（頌鼎，集成 2827）——（鄧孟壺，銘文選 769）

臨：（大盂鼎，集成 2837A）——（毛公鼎，集成 2841）

與“飤”字構形相類似的還有“㱃”。

甲骨文“㱃”字作：

（合 10405）、（合 10137）

“舌”字甲骨文作 （合 9472 反）、（合 6248）等形，上列“㱃”是倒過來的舌就“酉”——酒器的象形（亦即“酒”的初文），表示以舌就酒的過程。這或許是最原始的飲酒方法。西周金文舌簡化爲倒口： （匽仲觶，集成 6511）、 （善夫山鼎，集成 2825），“舌”簡化爲“倒口”，人體與其分離，倒口與人體部分分別音化爲“今”和“欠”。這樣就逐漸演化成爲小篆之“”。

文獻中的楚王熊某之“熊”，楚文字中作“酓”，顯然是“歙”的截除式省略，古音並在影母侵部。“熊”字古音學家多以爲從“能”聲，歸入匣母蒸部。嚴可均認爲從炎省聲，歸入談部。“炎”很可能是音化的部件，讀音確實與“酓”更密切。

疑“飤”的構形與“臥”或“歙”的初文一樣，都是倒口或倒舌與人體相聯的象形字：以突出舌之人俯就酒器是“歙”，以突出目之人就水器是“監”，以突出口之人俯就食器是“飤”，其中舌、目、口都是倒寫。

很懷疑“食”的最初構形是人與倒口相聯的“飤”字。若此，“食”從倒口就更容易理解。俯身時頭部器官倒懸，以俯身形符構字，自然會出現倒寫的構字部件。

《新甲骨文編》所列“飤”字沿襲舊説，不一定可信。字頭下所列四個字形辭例不明，構形中都没有倒口，與“飤”有明顯不同。

三　曰與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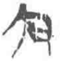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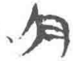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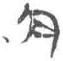
“曰”字甲骨文作 (合 3296 正)，金文作 (大盂鼎，集成 2837)、 (頌簋，集成 4339)，《繫年》“曰”字 17 見，寫法相同，皆作 (001)，古今差别不大，都是在“口”上加一區别符號，表示與“口”相關的動作——説話。把曰倒過來就是“今”，甲骨文作 (合 12820)，西周金文作 (師克盨蓋，集成 4468)、 (大盂鼎，集成 2837)、 (癲鐘，集成 252)等，正是倒寫的“曰”。裘錫圭對“今”字的構形有詳細論證：

> “今”大概是“吟”(噤)的初文，本義是閉口不作聲(《史記·淮陰侯列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這種“吟”字，音義跟呻吟之“吟”不同)。字形大概

> 是倒寫本作 、 等形的“曰”字而成的，但是爲了書寫的方便，圓頂變成了尖頂。①

“曰”在口上加一區别符號，表示與口相關的説話動作，把曰倒過來就是“今”，表達的意思就是不説話。今被借作時間名詞之後，文獻中又造區别字“吟”，後又寫作“噤”，今—吟—噤，是不同時代記録同一個詞的不同的字，成語有“噤若寒蟬”，就是閉口不出聲的意思。“曰”與“今”最初字形相倒，意義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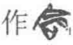
《繫年》“今”字凡三見：

(067)、(103)、(113)

訛變劇烈，倒口的横畫左側不封口，又增加飾筆丿，完全看不出倒曰的構形，成爲記號字。《説文》卷五亼部：“ ，是時也。从亼从乁。乁，古文及。”字形分析完全不對。

四　令與命

“令”字甲骨文作 (合 5045)形，上從倒口，下爲聳跪的人形，表示施令於人。“命”字晚出，令上倒口變形義晦，在令上疊加義符而成“命”字。令與命是一字異體，甲骨文有“令”無“命”，楚文字有“命”無“令”，二字在戰國時期也没有分化，其音義一直彼此糾纏，現在是强行規範，成爲學習漢字的難點。

《繫年》“命”字作(043)、 (137)，凡十七見，用法有三：

第一，動詞，命令，這種用法最多：

> 蔡哀侯命止之。(023)

---

① 裘錫圭：《説字小記》，《古文字論集》第 647—649 頁，中華書局 1992 年；又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 139 頁，商務印書館 2013 年。

> 乃命左行蔑與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050—051)

這種用法在典籍中既可以寫作“命”,也可以寫作“令”。

第二,名詞,命令,只有一例:

> 乃以鄭君之命勞秦三帥。(047)

典籍中寫作“命”,但在“司令”中“令”是名詞性詞素,還保留着未分化前的痕迹。

第三,職官名稱:

命尹子玉(043)、命尹子重(085)、命尹子木(096)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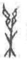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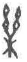
典籍皆作“令尹”,戰國楚文字多作“𠻱尹”,應當是較晚的分化。《繫年》全部作“命尹”,保留了較早的寫法。

《説文》卷九:“ ,發號也。从亼、卪。”字形分析全誤。卷二:“ ,使也。从口从令。”分析形聲字一般都没有問題。

五　“龠”中的倒口

從倒口的還有“龠”。《説文》卷二品部:“ ,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許慎所説的竹管三孔,可信。三者,衆也。“龠”字上面是倒口,下象竹管上部多空的竽笙之類樂器,正是吹竽笙之象。從龠的字和音樂有關。竽是管樂,𪛉鐘作“龢”,《周禮》作“籥”。吹竽之吹作“龡”,《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龡出的聲音和諧,字作“龢”,諸字所從“龠”皆其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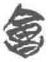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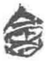
“龠”與從樂聲的“藥”古音都是喻母藥部,讀音非常近。“樂”字甲骨文作:

(合 33153)、(合 36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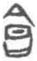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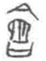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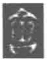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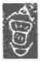
"樂"是木上有絲，當是瑟之類的絲樂，"龠"是口吹竽笙，當是管樂，音義相近，當是同源詞。"樂"有來母音，是快樂之樂；"侖"是來母文部字，疑是"龠"的省形分化。從"侖"的字語義大都和條理、倫次相關，或與音樂之有倫次相關。

六　會、合、答

《繫年》"會"字出現 29 次，使用頻率很高。66 號簡"隨會率師會諸侯於斷道"，簡文中兩個"會"字分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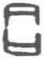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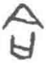
、(066)

全篇 29 例寫法相同，用法除了人名外，都當會合講。《説文》：" ，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凡會之屬皆从會。 ，古文會如此。""會"字小篆，與古文字及秦漢文字皆不合，其字形分析也支離破碎。"會"字甲骨文、西周金文作：

(合 30956)、(合 1030 正)、(逨盤，《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33 頁)、(趞亥鼎，集成 2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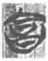
儘管學者對其構形有種種異説，但字從"合"的認識逐漸一致。"會"與"合"形、音、義都有聯繫。"會"字所從的"合"，既是音符，也是義符。《説文》古文從彳，合聲，當是會合之"會"的本字。學者或謂"會"與" "皆從"合"聲，但本義不同，這種可能性很大。"會"字下面的口不論是人口還是器物之口，最初應當是從"口"形。春秋以後，口中增加飾點或飾筆，逐漸發生訛變，其演變過程詳參第三章第三節《同形偏旁"曰"構字及其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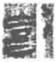
“合”與“答”同字，學者多有論述，楚簡中“合”與“答”的形音義，李家浩有詳細闡釋。① 甲骨文“合”字作：

（合 14365）、（合 1076 正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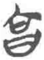
“合”是“答”的初文，上面的倒口表示施令或説教，下面的口表示應答。其本義見於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左傳》宣公二年：“〔華元〕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預注：“合，猶答也。”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答”皆作“合”，例如 72 號簡“問其同居，以合其故”。

楚文字中“答”字常見，寫作：

（清華一・皇門 09）：斯乃非休德以應，乃惟作區以答。

（信 1・9）：天下爲之如何？答曰：“□……”

倒口有時省寫訛書，與宀同形。

（上博二・民之父母 01）：“敢問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茝……”

“合”下面的“曰”形，其來源疑是口旁，後來演變爲曰形，與會同例。《集韻》：“答，古作畣。”寫成“田”是進一步訛變。

“合”除了“應答”這個本義外，“會合”更加常用。《説文》：“ ，合口也。从亼从口。”雖然字形分析不對，但其説義有所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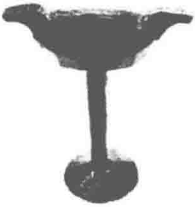
包山遣册簡中有“二畣（合）瑚”（265）、“四畣（合）梪”（266），

---

① 參見李家浩：《包山 266 號簡所記木器研究》，《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第 249 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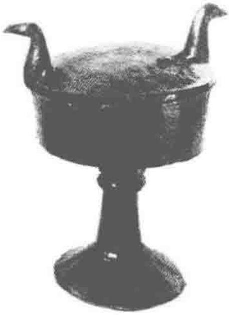
這種合瑚與合梪的器形如下：

《包山楚墓》①(下册)圖版三十・2



《包山楚墓》(下册)圖版四一・2

都是器蓋與器身口對口合在一起。信陽遣册 2—025 號簡所記載木器中有“二會豆”,即出土器物中的兩件Ⅱ式木豆：



《信陽楚墓》②圖版二三・Ⅱ式(1—786)

簡文之“會豆”即包山簡中的“倉(合)梪”,從這個意義上講,會與合音、義皆通。會的構形很可能表示的就是食器相會合,兩口之間是某種食物。

食器“盒”是“合”的分化字,特點就是口口相合。

“合”字古音學家歸入見母緝部和匣母緝部,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倒口與口構成的“合”,不排除有兩個來源的可能：一個是兩個人的口上下相對,上口表示施問,下口表示應答,是答(端母緝部)的本字,與對(端母物部)同源,這種用法一直延續到秦代或更晚。

---

①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另外一個來源是器口與器口相對,本義是會合,與會(匣母月部)、盇(蓋的本字,匣母月部)同源。

《繫年》意在解釋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載對話問答,所以没有用作“答”字的“合”。

七 小結

倒口全部是作爲形符構字,所構字都很古老。其表意有兩種類型:一類單獨表意,是人體俯身時口部的狀態,用於象形表意,例如“食”。或以倒口表示使令、發言,例如“令”。第二類是倒口與正口相對應表意,不是正反對立,而是彼此的對答。在“會”與“合”中,或許是器口與蓋口之間的配合。

“令”與“曰”構成反義對立,不是口與倒口的對立,而是其所表示意義的對立,是義符之間的對立。這種倒寫的義符在倒寫構形中非常罕見。

第四節 與倒止相關的古文字

倒止“夂”所構文字,雖然《説文》多誤解,但古文字釋讀與構形闡釋並不困難。“夂”與正寫“止”構成的文字表示位移方向相反,形成反義系列,極富特色。本節以《繫年》中倒止構形及與倒止構形相關“止”構形的文字爲中心,集中闡釋這種正寫與倒寫構成的反義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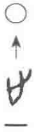
一 “止”與“倒止(夂)”

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就文字構形的闡釋已經無需引用《説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許慎知道“止”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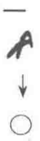
思是“足”，因爲没有見到更古老的字形，據小篆解字，未達一間。現在我們都知道“止”就是“足”的象形，“趾”的初文，甲骨文作 （合 16377），是脚趾向外的足形，《繫年》作 （009）、 （015），用作停止之“止”。倒止是脚趾向下的足形，在甲骨文中作 、 （“降”字偏旁，合 16485），構形能力很强，許多字還没有確釋。《説文》卷五的“夂”就是倒止，部中“夆”、“夅”所從皆是。《説文》誤解其形：“ ，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凡夂之屬皆从夂。讀若黹。”另外《説文》卷五還有部首“夊”，多來源於附着在人形上的“止”，例如“夋”、“夌”、“憂”、“夏”等，個别字本從倒止形而訛混其中，例如“复”字。《説文》所謂“ ，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同樣是謬解。

倒“止”主要來源於“夂”，讀若“黹”，古音在端母脂部。這個讀音因楚國計量單位“圣”而得到證實。①

“止”與“夂”文字構形一正一倒，所構成的位移動詞表意相反。位移動詞之間的詞義差别用圖示義可以更直觀。下列圖示中以“○”表示目的地，以“—”表示出發地。



圖一：止



圖二：夊

二　“之”、“往”與“复”、“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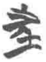
“之”是《繫年》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多達 133 次，字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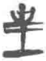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李天虹：《由嚴倉楚簡看戰國文字資料中“才”、“圣”兩字的釋讀》，《簡帛》（第九輯）第 23—3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全篇寫法一致，用法多樣。甲骨文作 （合 5033），“一”表示出發地，脚趾向外表示前往，其本義是個位移動詞，同義詞是“往”，其本義一直到現代人的文言作品中還在使用。魯迅《書信集·致許壽裳》：“頗擬决去府校，而尚無可之之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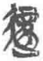
甲骨文“往”字作 （合 27944），從止，王聲。《爾雅·釋詁》：“之，往也。”《説文》：“ ，之也。从彳㞷聲。 ，古文从辵。”又：“ ，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據訛變字形解字，皆不對。小篆“讀若皇”的“㞷”，其來源可能是“往”的初文和“皇”的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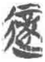
（清華三·芮良夫毖 19）——㞷

（清華三·良臣 01）——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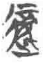
與“之”與“往”構成位移方向相反的有“復”與“來”。

《繫年》“復”字多見，字形基本一致，主要用作“返回”與“報復”等義：

（047）：乃以鄭君之命勞三帥，秦師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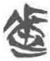
（134）：魏擊率師圍武陽，以復郜之師。

其所從“复”訛變劇烈，但倒止十分清楚。只有一例倒止上加上飾筆，與楚文字的“丑”字同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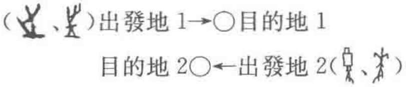
（116）：以復黄池之師。

“复”字甲骨文作 （合 5409），是“返復”之“復”的本字，其上部構形不很明瞭，學者多認爲是某種建築物形，即《詩經》“陶復陶穴”中的“復”。《繫年》訛變爲“妾”字頭。“麥”字甲骨文作 （合 9620），是“來往”之“來”的初文，從夂，來聲。但“麥”很早就

被借用爲植物名稱了。往來之“來”反而借用本義是麥子的“來”字表示,這種彼此放棄字形本義而互相借用的現象的原因應當是受文字的繁簡與使用頻率之間的關係制約。《繫年》來往之“來”皆作“𡴈”:

(025):君𡴈伐我,我將求救於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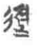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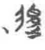
戰國楚文字中“來”字不從倒止而從“止”,與“歸”字同例,可以説明倒寫構形的時代限於早期文字構形,晚出文字不論位移方向,皆用義符“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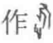


圖三:之、往與復、麥(來)

圖中目的地 1 與出發地 2 是同一地點。脚趾所指的方向即行進的方向,向上與向下構成對立。脚趾向上的“止”可以表示前往,到……去;脚趾向下的“夂”表示回歸,“复”、“麥”表示返回。“之”與“复(復)”,“往”與“麥(來)”構成反義。

三　進與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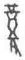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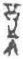
“進”、“退”反義,文字構形中的脚趾方向也正、倒相反。清華簡《芮良夫毖》“進退”作:、(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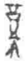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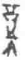
甲骨文“進”字作(合 32535),從“止”,“隹”聲。《説文》:“進,登也。从辵,閵省聲。”省聲肯定不對,但從讀音的角度考慮方向是正確的。“進”與“隼”讀音很近,“臀”字有從“隼”或從“隹”的異體。《説文》以“隹”爲短尾鳥的總名,似無根據。疑“隹”即“隼”的初文。

“退”字甲骨文作 （合 34119）、 （合 34601），從簋之初文，從夂。楚簡“退”所從簋形已經訛變爲“白”。《説文》：“ ，却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夊。 ，復或从内。 ，古文从辵。”字形分析完全不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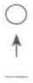
“進”與“退”的本義不論是進奉祭品和撤下祭品還是前進與後退，“止”與“夂”構成反義是可以確定的。從構形表意的系統性來看，表示位移動作的可能性更大。

《新甲骨文編》103 頁所收録的兩個“退”字異體分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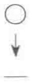
（合 15483 正）：貞先以歲。

（合 15484）：貞勿先歲。

學者或釋爲“复”。上部所從與簋不類，爲尊形，卜辭有“進燎于祖乙”（合 32535），也不排除就是“尊”字，字中表音，是“進”字異體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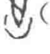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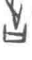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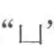
圖四：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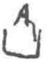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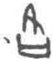


圖五：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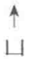
四　出與各

甲骨文“出”字作：（合 6122）、（合 6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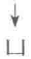
從凵走出之象。《繫年》出現四次，皆作（017），沿襲第一種寫法，與“之”的區别是出發地爲“一”與“凵”的不同。其反義詞是“各”，甲骨文作：

(合 2083)、(合 13171)

字形中脚趾的方向與"出"相反。《繫年》沿襲第二種寫法作 (104),辭例爲:"改邦陳、蔡之君,使各復其邦。"



圖六:出



圖七:各

"凵"或"口"是穴居的出口,脚趾向外是"出",倒過來脚趾向内是"各","各"的本義是來、至。甲骨文又作"徦",續有沿用,《方言》卷一:"徦,至也。"古書中多作"格"。《爾雅・釋詁》:"格,至也。"又《釋言》:"格,來也。"《説文》:"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謬。

五　步與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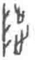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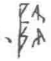
"止"的方向不僅有上下方向的正與倒,還有左右方向的正與反。《説文》分爲四個字:"止"、"少","夂"、"㐄",這些字彼此組合又構成"癶"、"舛"、"步"、"夅"、"韋"等。"止"的方向在早期形符構字階段十分重要。

"夅"是倒過來的"步"。許慎知道"步"是"止"與反止,却不知道"夅"是倒過來的"步"。《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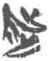
> 步,行也。从止少相背。
>
> 少,蹈也。从反止,讀若撻。
>
> 夅,服也。从夂㐄,相承不敢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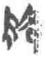
"夅"從字形上是倒寫的步,但二者不在同一個層面上,步是獨立的字,夅是一個構字單位,並不單獨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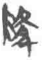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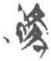
"陟"與"降"是反義詞,甲骨文字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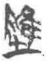
（合 34287）、（合 6498）

“步”是一左一右兩隻脚趾向上的脚，表示行步，加上阜表示登高；“夅”是一左一右兩隻脚趾向下的脚，加上阜表示下降。甲骨文中“降”字多見，未見“夅”字，“夅”是“降”的省略，二者讀音相同，《説文》所説的“服也”，即投降之“降”。《繫年》中“陟”與“降”同時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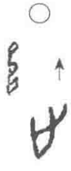
（013）：武王陟，商邑興反。

（006）：曾人乃降申人以攻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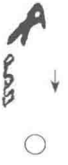
、（045）：鄭降秦不降晉。

（068）：駒之克降堂而誓曰：“所不復詢於齊，毋能涉白水。”

“降”字所從的“夅”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夅”，另外一種是訛變之形，“㐄”訛變得與楚文字的“丑”同形。陟、降的詞義除了表示位移關係外，早期往往與宗教或神話相關，往往指靈魂鬼神的上天與來到人間，在此就不展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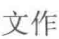


圖八：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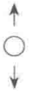


圖九：降

六　韋：違與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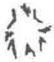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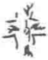
一正一倒兩隻脚表示背離。“韋”字甲骨文作：（花東 195）。

“囗”本身就是一個同形字。表示城邑的圍墻，構形中多表示城邑，《説文》：“囗，回也。象回帀之形。”“囗”也是方圓之方的本字，與甲骨文衛字中間所從的“方”可能音、義都有聯繫。城邑的上、下兩側，相反的兩隻脚表示離開、違背。學者很早就指出“違”是“韋”的分化字。脚趾指向的方向就是行進的方向，這兩個正反相反的偏旁在同一個字中出現，可以表示背離之義。“止”形正反相反，就是“舛”。《淮南子·説山訓》：“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舛馳”正是背道而馳。如圖所示：



圖十：韋(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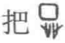
韋(違)與衛的關係大家認識不同。《新甲骨文編》“衛”字頭下有衆多異體，其中一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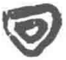
(合 19852)、(合 19957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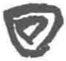
中間是“方”的省訛，十字路上每一個方向都有一隻脚趾向外的“止”，或左右相反，或上下相倒。學者對其是“違”還是“圍”一直争議不休。從“止”構形的方向系統來看，很有可能“衛”與“韋”、“違”是一個系列，囗、回、圍是一個系列，在形符構字階段，二者字形上可能没有太多的牽連。

我們先來看“衛”與“違”系列。甲骨文還可以簡化爲 (合 28009)，這個字之所以是“衛”和“違”，理由如下：第一，中間的“囗”或“方”，當指城邑或方國。甲骨文中的“行”是十字路，城邑防衛需要在交通要道嚴加防守；第二，脚趾向外，只能是防範外來之敵，是保衛而不是包圍；第三，這些不同方向的“止”位移，只

能是彼此離開;第四,省略“行”,就是韋或其異體。

從脚趾的方向上看,上列甲骨文諸字都不會是“圍”,如果是“圍”,脚趾應該向着被衛的方向。《新甲骨文編》把(合6608)、 (合6057)等字釋爲“圍”是有道理的。清華簡中“回”出現多達21次,音義皆是圍:

(006):幽王起師,回平王於西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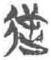
(039):徙之中城,回商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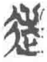
外城圍着内城,正是圍的表意字,與回環的“回”音義有别。

《繫年》國名“衛”作 (018),止是後加的義符,所從的“韋”中上下不同方向的“止”形已經訛變得面目全非。

七　逆與逢

“屰”是頭下脚上倒置的人形,是“逆反”之“逆”的初文。《説文》:“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雖然字形分析不對,但意義是正確的。逆的本義是迎接,《説文》:“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屰表音兼表義。甲骨文作 (合5951正)、 (合4919),異體作 (合31612)、 (合31488),從倒止,牛聲。倒止表意與倒伸臂人形相同,都表示方向相反,意思爲逢迎,或從止,或從彳,或從辵,都是表示與行走有關的義符。

(009):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107):吳洩庸以師逆蔡昭侯。

《繫年》中的“逆”字兩見，所從“屰”旁差異很大，但都是楚文字中的常見寫法。簡文中意義都是迎接。從位移方向來看，迎接的方向是逆反。逆向行進，才能是相迎，所以逆有迎義，逆、迎還包含着主賓關係：

主→○←賓

（逆，迎）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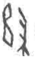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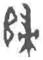
“夆”是逢的本字，甲骨文作 （合 37507），從倒止，丰聲。逢迎義與“逆”同義，但其相遇義是“逆”所没有的。《説文》：“逢，遇也。”甲乙雙方逆向而行才能相逢。字中倒止所表示的也是沿相反路徑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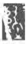
甲→○←乙

（逢）

圖十二

位移動詞的語義核心是方向和路徑。脚主要的功能是走路，古文字中就用“止（趾）”來表示位移的主體，用脚趾的方向表示位移的方向，用彳、行等表示路徑，在早期文字中都是形符，其構形系統性很强。文字在演變過程中一方面形符逐漸記號化，《説文》已經完全不知道倒止的來源與構形功能，同一構字部件分爲不同的部首，解字皆不可信。另一方面這種形符只存在於早期的文字構形中，晚出的文字籠統地用“止”來表示位移關係。例如“歸”字，甲骨文作：

（合 2281）、（合 27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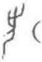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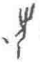
西周應侯鐘（集成 107）作“”，加上了“止”形。歸的語義是返回，按照甲骨文的構形系統應當從“夊”，但西周以後形符構字已經是頹勢，義符普遍興起。比較甲骨文與西周金文中從“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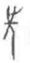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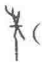
字的數量及金文中的新增量會更能説明問題。

八　先與爰

“先”、“後”是反義詞，但其本義不是空間位移，而是時間變化，其文字構形中止與倒止相反，可以説是由空間域映射到了時間域，表意略顯曲折。

“先”字甲骨文有從“止”和從“之”兩種形體：

(A) (合 22315)、(合 32148)；

(B) (合 17644)、(合 536)。

“先”有從“止”與從“之”的異體，最初應當是靈魂先走的人，或者説是生命走在前面的人，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先人”，亦即祖先之“先”。古人對生命的理解是從現實的世界走入另外一個世界，直到今天，我們還用“走了”諱稱死亡。先人就是先走了的“人”，所以在人的前面加上一隻向外位移的“止”，甲骨文中的“先祖”用其本義。上文所引“進先以歲”(合 15483 正)中的“先”當即先祖，意思是以歲(祭祀方式)進祭先祖。這也與當時的原始宗教觀念有關。

《繫年》“先”字多見，與甲骨文、金文的寫法一脈相承： (066)。

其用法有兩種，第一種用法是“先人”：

> 成王屎伐商邑，殺彔子耿，飛廉東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于邾虐，以禦奴且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衛。(014—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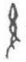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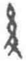
第二種用法是“先後”之“先”：

> 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018)

公命駒之克先聘于齊。（066）

祖先與後代是同一血緣的不同時間關係，所以“先、後”表意的核心是時間，與表示空間位置的“前、後”形成對立。《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之。”解形釋義皆不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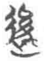
“夊”用倒止“ ”表達與“先”相反的意義，“夊”字甲骨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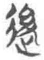
（合 22287）、（合 25986）

“夊”字失傳，許慎未見，故後字分析支離破碎。“夊”的本義是後代，從“幺（糸）”與“孫”、“緜”取意相同，詳見《幺、玄、糸、丝、絲等相關字考》，從倒止“ ”與“先”字的寫法相對立。

“夊”的本義就是後代，加彳，或加辵，當是“前後”之“後”的分化字，但“後”行而“夊”廢，分而又合。後嗣之“後”與前後之“後”在戰國時代已經合一了。

《繫年》“後”字兩見，正是“夊”的本義：

（090）：厲公亦見禍以死，無後。

（132）：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

“后”與“後”都與“先”相對應。從文獻中的使用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先（君）——后（繼任君，時君）
先人——夊（後，後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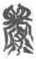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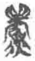
“后”與“後”是同源詞無疑，分化於何時還需要進一步考慮。

如果孤立地看“先”與“後”，理解都很困難，如果把它們放在脚趾的方向與位移語義關係的系統中分析，就會得到比較確切的理解。

第五節　倒皿與眉壽

倒皿在古文字構形中不很常見，在戰國文字中已經訛變得面目全非，無從辨識。與倒皿相關的文字有“𩕢”、“亹”及其異體“𩑶”、“湏”、“頮”、“𩕄”等。

《繫年》11號簡、12號簡有同一人名用字：

(011)　(012)

> 其大夫高之巨(渠)爾(彌)殺昭公而立其弟子釁(眉)壽。齊襄公會諸侯于首壯(止)，殺子釁(眉)壽。(11—12)

整理報告云：“𩕢壽，傳文作‘公子亹’，‘𩕢’、‘亹’爲通假字。”①

這裏牽涉的問題比較多，整理報告限於體例，無法展開詳細的討論。這個字我們隸定爲“釁”，在此擬討論三個問題：第一，“亹”字的來源及“子亹”之取名；第二，“釁”字之構形；第三，“𩕢”字探源。

一　“亹”字的來源及“子亹”之名

報告所說“傳文”，見《左傳》桓公十七年和桓公十八年：

>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桓公十七年)

---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40頁，中西書局2011年。

> 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桓公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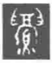
《韓非子·難四》作“亶”，楊伯峻指出“蓋因形近而訛”。①《史記·鄭世家》與《左傳》相同。②《古今人表》作“鄭子斖”。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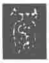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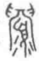
除去《韓非子》的訛書外，古書中作“亹”最常見，《漢書》中的“斖”上部從“文”，是附增音符。“亹”字多見於《詩·大雅》，來源比較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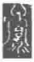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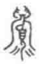
>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文王》
>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崧高》
> 鳧鷖在亹。《鳧鷖》

鄭注：“讀爲門。”“亹”字《説文》未收，來源不清，構形不明。韻書有二音，分别在《廣韻》尾韻和魂韻，直音尾或門。古音學家分别歸入明母微部和明母文部。

《繫年》中的“釁”，源遠流長，自西周金文，一直至戰國沿用不絶，絶大多數與“壽”連言，可以與文獻中的“眉壽”對讀。因其出現頻率很高，所以異體很多，④略舉數例：

（頌簋蓋，集成4338，西周）：頌其萬年釁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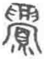
（摹本）（王子申盞，集成4643，春秋·楚）：釁壽無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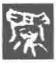
（摹本）（王孫遺者鐘，集成0261，春秋·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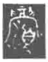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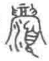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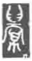
①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50頁，中華書局1990年。
② 參見［漢］司馬遷：《史記》第1761頁，中華書局1982年。
③ 參見［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第907頁，中華書局1962年。
④ 參見董蓮池：《新金文編》第1251—1261頁，作家出版社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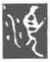
祈釁壽。

(摹本)(秦公簋,集成 4315,春秋·秦):釁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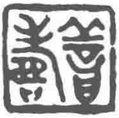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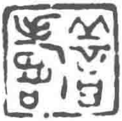
(部黛鐘,集成 0235,春秋·晉):以祈釁壽。

(摹本)(國差𦉜,集成 10361,春秋·齊):侯氏受福釁壽。

(䜌書缶,集成 10008,戰國·楚):以祈釁壽。

①(陳逆簋,集成 4096,戰國·齊):永命釁壽。

首先,這個字使用時間長,自西周至戰國一直沿用;範圍廣,秦、齊、晉、楚都普遍使用;頻率高,《新金文編》收録 128 例。這個字在戰國之後就失蹤了,其所表達的部分詞義在秦代書同文或漢代古文隸定的過程中,被轉寫爲"眉"。"眉壽"屢見於《詩》,學者很早就將"釁"對讀爲"眉"。現在我們都知道"眉"字見於古文字,字形與"釁"無涉,出土文獻中是假借用法。學者突破字形束縛,因聲求義,對"眉壽"進行了新的解讀,或讀爲"美壽",或讀爲"彌壽"。"美"、"彌"、"眉"讀音都很近,讀法雖然不同,但對詞義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出入。古璽中有吉語"善壽",《古璽彙編》收録多方,4540—4549 皆是,②如:

(璽彙 4541)　(璽彙 4542)

"美壽"與"善壽"義近,金文中的"眉壽",何琳儀先生讀爲

---

① 《金文編》摹作 ,不很準確。

② 參見羅福頤:《古璽彙編》第 414 頁,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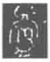
“美壽”，音義更爲貼切。古書中的“子亹”，據《繫年》可知，其全稱是“子釁壽”。我們據此可知，“亹”即“釁”一字之異，當是訛變。“子亹”是“子亹壽”的省稱或者脱誤，“子”是美稱，名字中習見，簡文之“釁壽”，源自西周金文嘏詞，就是文獻中的“眉壽”，也就是美壽長生。古人喜以吉語爲名，“長生”、“棄疾”、“去病”等，皆寓祈求長壽無疾之意，這種風氣出現得很早。

“亹”用作人名還見於《國語・楚語》中有楚大夫藍尹亹多條記載，其名取義亦當是美。

《繫年》中的“釁”典籍中作“亹”，據此我們可以確知，出土文獻中極其常見的“釁”字並未完全消失，而是發生了訛變，“亹”就是其訛變字形之一。

二 “釁”與“顯”之構形與分化

“釁”字構形，舊多有猜測。“釁”在金文中除了用作文獻中的“眉”外，還可以讀爲“沬”，現在學者普遍認同是“沬”的本字。①

（鬲伯盤，圖像集成 14492）②：鬲伯媵嬴尹母釁（沬）盤。

從字形上看，與國差𦉜讀爲“眉”的字完全相同。上列各種字形，都是“沬”的本字及其變形。理由比較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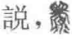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董蓮池：《説文解字考正》第 350—351 頁，作家出版社 2004 年；又參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第 3289—3290 頁，商務印書館 2007 年；又參見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831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又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 640—641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等。

② 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本節下引該書字形皆簡稱《圖像集成》，不綴注。

第一,《説文》:“ ,洒面也。从水未聲。 ,古文沬从頁。”“湏”字見於陳逆簠,與“釁”的用法相同,可以確定金文中的“釁”就是《説文》古文的“湏”。

第二,䰞伯盤“釁盤”之“釁”,與“盥盤”、“浣盤”中的“盥”、“浣”同類,都是表示器物的功用,讀爲“沬(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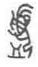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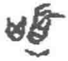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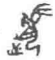
第三,從字形上説,字上部像雙手持倒皿,中間是突出頭部的人形,下部分散的點是水滴,合起來是洗浴之像。

第四,“沬”明母微部,“眉”明母脂部,讀音很近,“沬”借作“眉”音理無礙。

將“釁”釋爲“沬”的本字,不僅形、音、義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而且文例都可以通讀。但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釋。第一,“沬”是“洒面”,也就是洗臉,字形是雙手持一器皿,自頭頂澆下,這更像洗頭而不像洗臉;第二,“釁”用作“沬”的例證極少,目前筆者所見僅䰞伯盤一例。

古人對人體不同部位的洗浴,有專名詞。洗頭曰沐、洗臉曰沬、洗身曰浴、洗手曰盥、洗脚曰洗,自上而下,各不相同。從字形上看,自上而下澆水,有點像我們今天的淋浴,釋爲“沐”似乎更與字形切合。古文字中至今還没有發現用作洗頭義的“沐”字,不排除造字時代洗頭和洗臉没有分化爲兩個詞,這個字所表示的詞義包含後來的“沬”和“沐”的可能性。

就洗臉而言,下列兩組字形更爲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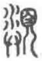
(合 31951,摹本①):“我……其…………我……”②

---

① 字形摹本引自季旭昇:《説文新證》第 831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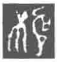
②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第 1564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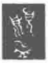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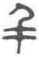
《書・顧命》有“頮”字，其古文字形見《汗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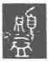
，沫。呼妹切，古《尚書》。①

“頮”與甲骨文雙手洗臉狀頗有類似。但由甲骨文辭例不明，到傳抄古文之間鏈條中斷，缺環太多，目前還聯接不上，但從構形上看，把二者聯繫起來是合理的推測。

另外一個就是見於《説文》的“𩔗”，“ （𩔗），昧前也。从頁㬮聲。讀若昧。”這個字見於西周金文：

（毳盤，圖像集成 14452）：毳作皇母媿氏𩔗（沫）盤。

（魯伯愈父盤，圖像集成 14448）：魯伯愈父作邾姬媵𤃭（沫）盤。

（般穀（子）盤，圖像集成 14469）：儕般穀（子）作𤃭（沫）盤。

除了毳盤的“𩔗”字外，其他字形顯然與《説文》音符“㬮”大相徑庭。所謂“昧前”，舊多不解其意，段玉裁讀昧爲“眛”，②鈕樹玉疑是“沬”字之訛。③ 我一直懷疑所謂的“㬮”是倒首的訛變。洗臉時俯就水器，首倒髮散，目無所見，眼前昧暗，這就是《説文》的“眛前”。“𩔗”字所表現的頮洗方式與𧅏（湏）有所不同。春秋之後，二字有了比較明確的分化。下列諸器中，“𧅏”與“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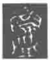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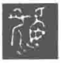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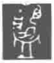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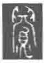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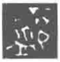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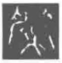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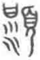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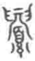
---

① ［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第 117、135 頁，中華書局 2010 年。

② 参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 41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③ 参見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8829 頁，中華書局 1988 年。

同見,用法有别：

> (1) 大宰歸父盤（圖像集成 14495）：齊太宰歸父爲忌灦（沬）盤,以祈釁（眉）壽。
>
> (2) 伯遊父盤（圖像集成 14510）：馬頸君伯遊父作其盨（沬）盤,其釁（眉）壽無疆。
>
> (3) 大師盤（圖像集成 14513）：大師乍爲子中姜盨（沬）盤,孔碩且好,用祈釁（眉）壽。
>
> (4) 伯戔盤（圖像集成 14517）：伯戔自作顯（沬）盤,用祈釁（眉）壽。

從字形上看,把“釁”和“顯”分别理解爲“沬”和“頮”非常合理,但“釁”的讀音與“沬”韻部遠隔,難以相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晉文公之沐：

>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從這裏看,沐的方式是俯身低頭,所以豎頭需説“心覆”,就是心翻轉。心不正常了,考慮問題也不正常了。俯身低頭,頭髮下傾擋住視線,正符合“顯”字之象。古文字中還没有發現“沬”字,從“釁”、“顯”二字的字形來看,很可能兼有“沬”的音義。

“釁”、“顯”二字目前只能暫時理解爲一字異體,在應用中産生了分化。在歷史的演變中,“顯”留下了訛變的字形和正確的音讀,模糊甚至丢失了意義。“釁”也留下了訛變的字形,分化爲不同的字,除了前文論及的“亹”字外,“釁”也是其訛形分化字。

三　亹與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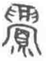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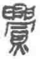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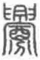
“釁”字見於《説文》：“ ，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

《繫年》整理報告直接將“亹”釋爲“釁”，表明了對二者之間關係的確認。“釁”字在先秦典籍中出現頻率很高，從字形上説，“釁”與“亹”非常接近。據陳致的研究，宋代學者楊南仲已經將金文中讀爲眉壽的“亹”字釋讀爲“釁”：

> 歐陽修《集古録》引當時善識商周文字的太常博士楊南仲云：“亹，今幡爲許刃，而亹艺之亹（音門），用之爲聲。《詩》‘鳧鷖（音醫）在亹’，又省爲亹。《易·繫詞》又讀如尾，亹（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豈亹、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亹字。故亹疑爲眉。”（歐陽修：《集古録》卷一，《四庫全書》第681册，第9頁136。）①

趙平安也明確指出“釁”字的來源。②《説文》“釁”字中間從“酉”，下部從“分”，皆訛變。簡文中間是“頁”，下部與“分”無涉。雖然大家能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性，但因爲不敢或不願輕易否定《説文》，所以“釁”是“亹”之訛形的結論還没有被廣泛接受。“釁”源自“亹”，是一字之變，形、音、義均無礙：

第一，字形之間的聯繫顯而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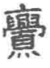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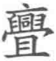
（春秋·秦公簋）—（西漢·馬王堆帛書）—

---

① 陳致：《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中的“文文其有家”試解》，《出土文獻》（第三輯）第41—47頁，中西書局2012年。

② 參見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簡帛研究》（第二輯）第102—107頁，法律出版社1996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166—167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

（東漢・說文小篆）

（魏・王基殘碑）—

第二，讀音相近：

“沬”之異體有“湏”、“顯”、“頮”、“靧”等字，我們將諸字讀音排列如下：

沬、湏、顯，曉母物部；

頮、靧，曉母微部；

釁，曉母文部。

彼此之間是陰陽對轉，讀音相近，一目瞭然。

第三，語義相近：

“釁”與“浴”的關係，舊注多誤解。古書中有“釁浴”一詞。《周禮・春官・女巫》：“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注：“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鄭玄所説“以香薰草藥沐浴”是一種沐浴的方式，可能類似我們今天的玫瑰浴、藥浴等，不知其何所依據。《國語・齊語》：

> 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

韋昭注：“以香塗身曰釁。”韋注是《周禮》鄭玄注的誤解，把沐浴當成了以香涂身。給管仲以香涂身再洗浴，頗難理解。“釁”與“浴”事情當相類。如果釁是“釁”的訛變，亦即“頮”字，破讀後文通字順，合乎情理。古人洗頭洗臉與洗身一定是分開來的，所謂“三頮、三浴”就是多次洗頭臉和身體，可見禮節之隆重。“釁浴”猶“沐浴”，類義詞連用，散文則通，對文則異。

文獻中還常見“釁鼓”一詞。《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孟明稽

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杜注：“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左傳》定公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杜注：“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説文》説“釁”義爲“血祭”，如何血祭？大概如杜注所言，把血塗在鼓鼙上。洗臉的方式之一是把水塗在臉上，二者有相似性，“䰗”就引申爲血祭。就其來源來説，血祭是隱喻引申。《文選》中“類血飲泣”雖然晚出，但正是用了以血塗臉的意義，與釁鼓頗爲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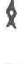
總之，與“䰗”相關的文字演變現象可以歸結爲三類：第一類是先秦古文字之孑遺。《説文》“顋”及古文“湏”即是。第二類是以新造字或假借字代替古字，“沬”、“醴”等形聲字皆是。第三類是字形訛變，不知其源，音義别轉，分化爲新字，“亹”、“釁”即是。

第六節　倒矢及其他倒寫構形

《繫年》中除了上述倒子、倒口、倒止外，還有倒矢、倒人、倒毛以及正倒符號上與下等，其中有些我們在《倒寫構形與古文字考釋》中已經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在此一併簡單介紹。

一　倒矢

“矢”字甲骨文有多種異體：

（合 4787）、 （合 24279）、 （屯 313）、 （合 23053）、 （合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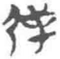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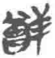
第一形是象形初文，第二形與“交”混訛同形，第三形增加區别符號，第四形是第三形之簡化，第五形是第三形之倒寫。西周金文繼承了第三種寫法，一直延續到戰國秦漢。其他異體作爲構字部件殘存在一些文字構形中，但大都訛變得面目全非而被誤解了。

《繫年》中從“矢”的字有“矦”，字形作 （020），59 例，見於《説文》古文，其所從的矢旁寫法一致，是西周至秦篆通行的寫法。楚文字的“内”字寫法與之完全相同，《繫年》皆作 （034）。爲了區别，“矢”或從“矢”的字戰國文字中不少都寫成倒矢形。

（曾 3）：矢，箙五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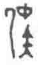
（清華三・説命上 2）：惟弼人得説于傅巖，厥俾綳弓，引關辟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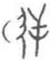
在楚文字中倒矢的下部或又加飾筆：

（𢎾，包 38）、（矰，包 188）

倒矢在文字構形中多有訛變，所以《説文》部首無倒矢。“至”字從倒矢，《説文》誤認爲是倒鳥。倒矢如果隸作“𢆉”，書寫十分不便。 隸變作 （曹全碑），古文字學家據以隸定爲“𦍒”。

“射”字甲骨文作“ ”（合 19476），由弓與搭在弓上的箭構成，戰國文字中有很多異體。晉、楚分明：

晉：（《古璽彙考》第 112 頁①），隸定爲“𢐗”，辭例爲：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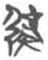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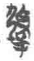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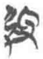
楚： （，摹本，鄂君啟舟節），隸定爲“𢎾”，辭例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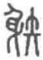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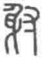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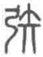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逾江，就彭射（澤）。

三晉文字有“夬”旁，這是其特點。清華簡中的“射”大都源自三晉文字：

（清華三·祝辭 03）、（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 01）、（繫年 064）

《祝辭》中寫作“⿰弓⿱夬矢”，矢旁正寫，從弓，矢、夬（扳指）會意；《赤鵠》作“⿰弓⿱夬𢆉”，矢旁倒寫。《繫年》作“⿰弓夬”，省掉了矢旁或倒矢，顯然與三晉文字是同一個系列。《説文》矢部有“䠶”、“矤”二字：

> ，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
> ，況也，詞也。从矢，引省聲。从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

從來源上説，矤與䠶、射皆一字異體。《説文》䠶、射二字，身是弓旁的訛變，寸是秦文字又旁的習慣寫法。這些都是大家久已熟知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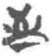
“射”字秦、晉、楚的地域特徵非常突出。

《左傳》作“席於軍門之外”，杜注：“布席坐，示無所畏也。”頗迂曲難解。《繫年》簡文作“趙單不欲成，弗召，射于楚軍之門”，文通字順。“席”是“射”的假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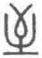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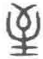
從以上字形與辭例看，矢與倒矢“𢆉”音義皆同，是一字異體。由正寫變爲倒寫，應當是符號系統爲了區別同形所作的調整。

《繫年》中從倒矢的字還有“至”和“晉”，另有從至的“室”。

“至”字凡 8 例，寫法相同，用法也基本相同。

（034）：涉河，至於梁城。

“至”字中倒矢源自上列甲骨文第一種形體的倒寫，與正寫的矢字或矢旁没有同步演變，《説文》已經不知其爲倒矢了：

>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凡至之屬皆从至。，古文至。

除了誤把倒矢當作鳥之外，其他構字理據基本符合事實。“至”中的倒矢，兼表音、義。倒矢與矢音義相同，至，章母質部；𢆉（矢），書母脂部。聲爲舌音，韻爲陰入，讀音很近。“至”選擇“𢆉”而没有選擇如許慎所説的飛鳥表意，應當有語音方面的考慮。倒矢表“至”意是以其形，而不是以其義。箭矢射出，由於箭鏃重而箭頭先至地面，在“至”字中，倒矢是純粹的形符，與其所記録的意義没有直接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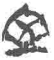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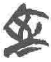
以“至”爲義符的“到”字，其意義有“至”和“倒”：

《説文》：“到，至也。从至刀聲。”這是至今使用的常用義。第二是倒反，《墨子·經下》：“臨鑑而立，景到。”這個意義的“到”後來分化爲“倒”。《説文》：“倒，仆也。从人到聲。”仆即顛仆，也就是今天讀上聲的“倒”。

“顛倒”是同義詞連用，“顛”中有倒人，“倒（到）”中有倒矢不是偶然的。“倒行逆施”中，“倒”與“逆”同義，兩個字中都有倒寫的構字部件“𢆉”和“屰”也不是巧合。這些都是由倒寫構形的表意特徵决定的。

疑“至”字最初有至、到二音，一個表示到達，一個表示倒逆。“至”與“到”最初是一字異體，兩個意義都可以表達，後來逐漸分化，倒逆義專由到表達，後來又分化出“倒”字。這個猜測還待進一步證實。

“室”字《繫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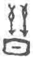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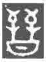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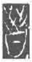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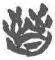
(015)、(038)

從宀，至聲。《説文》認爲“至”兼表意，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夫家有妻爲室，“室，實也”。女至夫家爲室，室，至也。語源與文字理據有相似性，都是根據一定的依據推測古人的思維過程存在多種可能性。

《繫年》“晉”字 76 例，都用作國名，寫法可以分爲兩類：

第一類，兩個倒矢像兩個倒寫的“交”： (054)、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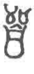
其演變過程十分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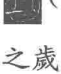
(合 19568)—(晉人簋，集成 3771)—(鄂君啟車節，集成 12110A)—(054)— ①(三體石經)

這種寫法的倒矢下部加飾筆就是： (荊曆鐘，集成 38.1)。

第二類，兩個倒矢簡化爲兩個倒寫的“大”： (072)、 (133)。

這種寫法的倒矢下部加飾筆就是下列字形：

(曾侯乙鐘，集成 321.7)：宣鐘之在晉也爲六墉。

(大府鎬，《文物》2008 年第 8 期第 28 頁)：秦客王子齊之歲，立(大)府爲王□(句?)飤晉鎬。集脰。

《説文》：“ ，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𣈆。’”

---

① 字形取自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第 642 頁，綫裝書局 2006 年。

從古文字來看，“晉”字所從爲“臸”，而不是“臸”。從二倒矢的“臸”，楊樹達認爲是箭字初文，箭，精母元部，與精母真部的“晉”讀音相近。吴振武在此基礎上釋西周金文中 、 諸字爲“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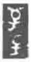
甲骨文“寅”字異體作“矢”，姚孝遂師認爲，矢、寅一字分化。《爾雅・釋詁》：“寅，進也。”與《説文》“晉，進也”同爲聲訓。疑“𡗜”、“臸”是一個字，與“中”與“艸”、“化”與“𠤎𠤎”等同例。

《説文》“晉”字訛從二倒至：“ ，到也。从二至。”古音在日母質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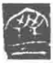
上列“矢”、“寅”、“至”、“臸”、“晉”其讀音聲或在舌音，或在齒音，韻則脂質真對轉。倒矢“𡗜”和“臸”很可能與上列諸字是同一個系列，其表意也比較複雜，一是箭矢義，或同矢，或同箭，這個意義與矢通用；二是形符，表示到來義，矢或倒矢的讀音與“至”相近，倒矢以形可表“至”義；三是很可能還有“箭”的音義。

甲骨文有字作 （合 6057 正），從“臸”從“來”，很可能表達的就是到來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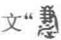
從二至的“臸”古文字中確實存在，早見於西周金文，很可能與二倒矢音義並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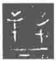
（師湯父鼎，集成 2780）：矢臸。

作爲構件也見於戰國文字：

（楚王酓忎鼎，集成 2794.2）：正月吉日，𡪞（室）鑄喬（鐈）鼎。

---

① 參見吴振武：《假設之上的假設——金文“公”的文字學解釋》，《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第 1—8 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鑄客匜，集成 10199）：鑄客爲御𦤎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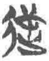
（九店・14）：□事又器四放不𣪘炣窒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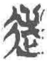
（上博五・弟子問・附）：考言窒色，當即“巧言令色”，令，來母耕部。

二　“屰”與“逆”

“大”是四肢伸張正面站立的人形，“立”字作 （合 20332），就是人站立地面之象，“大”是形符，反過來就成了“屰”，是“逆反”之“逆”的初文，甲骨文作 （屯 4138）。以頭下脚上的人形表示“逆”，是以形表意。“屰”雖然與“大”的字形相反，但與“大”的語義没有聯繫。

《繫年》中的“逆”字兩見，有兩種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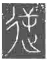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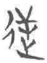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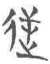
（009）：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107）：以師逆蔡昭侯。

簡文中皆爲迎接義，《説文》：“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在《與倒止相關的古文字》一節中從位移動詞的語義特點分析了逆行與迎接之間的關係，在此就“屰”的寫法略作補充。

“屰”在演變的過程中由於在不同的位置增減了飾筆“一”，致使與“干”、“倒矢”、“毛”、“羊”等寫法相近，形與義分離，理據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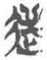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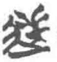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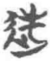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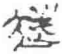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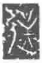
第一種是在倒寫的“大”形中間增加飾筆横，這種寫法多見於三晉文字：

（行氣玉銘）、（侯馬盟書）、（侯馬盟書）

《繫年》、《金縢》中的三例“逆”全部這樣寫。《説文》小篆 沿襲了這種寫法。

“屰”旁在《説文》卷三干部：“ ，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就是根據這種訛變字形的曲解。在典型的楚文字中，“屰”與“矢（倒矢）”的區別正是這一筆的位置，這樣寫的字形是“矢”而不是“屰”，詳見下文説倒矢。

第二種寫法在下部加一短横，是典型的楚文字寫法，清華簡《楚居》等典型的楚文字皆如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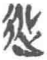
（繫年 107）、（清華一・楚居 01）、（包 75）、（帛甲）、（鄂君啟舟節，集成 12110A）

清華簡多有三晉文字特徵，很可能這批文獻最初來自三晉文化圈，到楚國後經過逐漸楚化的過程，有的楚化程度深，有的楚化程度淺。這對我們判斷這批文獻的來源與性質有很大的作用。《繫年》的文字基本上完成了楚化過程，但在個别地方還會顯露出三晉的一些痕迹。

三　“人”與倒人——“化”

在《説文》中，倒口與倒止爲許慎所不知；倒子與倒人則不僅知其來源，還能準確分析其構字功能。卷八匕部：“匕，變也。从到人。”“到人”即“倒人”，大徐本“倒”多作“到”。該部共四字，其中“真”與“化”二字所從確實是“匕”，其所附《唐韻》讀音與“化”同，則是後人根據化字讀音妄加的。關於從倒人諸字，幾位學者先後著文，成果發表或先或後，基本意見漸趨一致。我們在《倒寫構形與古文字考釋》一文中，考釋了與倒人相關的“殄”之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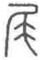
“ ”、“真”、“顛”以及甲骨文之“⿰阝匕”；“曳”、從倒人的“匜”；“化”及其相關的“⿰化阝”、“⿰化匕”等字。基本觀點認爲頭下脚上的倒人“𠤎”是顛覆之“顛”的本字。“化”是一正一倒兩個人，還有上下顛倒的虎形異體，以顛倒之形表示變化。《繫年》中與倒人相關的文字僅見於“⿺辶化”：

(023)：息嬀將歸于息，⿺辶化(過)蔡哀侯。

“⿺辶化”從辵，化聲，即楚文字之“過”。化在楚文字中多作音符，例如“⿱化示”，即“禍”字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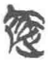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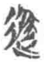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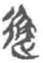
四　倒毛

許慎知道倒毛的存在，但没有獨立爲部首，《説文》：

，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

“到毛”即“倒毛”，虎、貓之類動物尾巴下垂，其毛的方向與身體上的毛相反，這是其更原始的構字理據。倒毛只見於偏旁部件，未見獨立成字的用例。在隸楷文字中，形符“倒毛”也變成了義符“毛”。

《繫年》中有“⿸尸⿱少止”與“⿺辶⿸尸⿱少止”：

(057)、(009)、(039)

皆遷徙之“徙”的異體，其所從的音符“⿸尸⿱少毛”從尾，少(沙)聲，詳見《“屎”與“徙之古文”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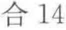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第六輯)，中西書局2015年。

“尾”在商周戰國文字中,與“尸”形、音、義皆有分别,在秦俗體字中才開始偶見混淆。

五 “上”與“下”

《繫年》“上”字作 (128),“下”字作 (107),與楷書寫法相同。二字自古及今都是利用倒寫構形,彼此區别,表示上下相反之意。

甲骨文字分别作 (合 14258)、(合 6477 反),西周金文作 (㾓鐘,集成 246)、 (虢叔旅鐘,集成 240.2),也是利用倒書構形表意。由於區别度太小,又容易與“二”相混淆,進入春秋晚期,逐漸在兩横之間增加一豎作爲區别符號,蔡侯申鐘二字的寫法與現今已經完全相同。進入戰國,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寫法已經消失,大都與《繫年》的寫法相同。楚文字習慣在横畫的上下部位增加飾筆,出現互補異體。秦篆豎畫屈曲,也是一種美化形式。《説文》:“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丄之屬皆从丄。 ,篆文上。”“丅,底也。指事。 ,篆文下。”《説文》小篆儘管也符合倒寫構形的表意方式,但在先秦没有出現過,是傳抄之訛或對“古文”的誤解。

順便指出《繫年》1 號簡有合文 ,整理報告釋讀爲“上帝”是有問題的。達慕斯國際學術會議上,艾蘭先生就字形提出疑問,其後郭永秉先生釋讀爲“土帝”,指出與“黄帝”相關,極有見地。

第七節 倒寫構形的表意特徵與演變

一 倒寫構形的形式分類

從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古文字材料來看,倒寫構形從形式大

致可以分爲下列三種情況：

第一類是單字倒寫，與正寫字形構成對立的兩個字，例如“大”與“屰”、“曰”與“今”、“上”與“下”等。

第二類是倒寫只作爲構字部件構字，正寫與倒寫的構字部件分別構字，構字功能不同，例如“出”與“各”、“進”與“退”、“陟”與“降”、“先”與“夋”等。

第三類是正寫與倒寫構成同一個字，例如“戔”、“合”、“冓”、“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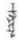
二　倒寫構形的表意特點

倒寫構形與正寫相對應，表意比較複雜，很難歸納出共同的特點或特徵。

（一）以形表意，與正寫文字的意義沒有關係。

例如“大”與“屰”，“大”是以伸開四肢的人形表示“大”的表意字。在文字構形中，有時只用其形而不用其義，例如“立”、“並”等字中的“大”只是表示站立的人形，與“大”所記録的意義無關。“屰”只是利用了“大”的形，表示與正立的人形相反，是典型的以“形”表意。

（二）倒寫描寫的是事物及其運動的具體狀態，以形表意更加形象，與正寫構形音義相同。

甲骨文中有“虣”字（合 5516），表示用戈搏虎，戈形倒置，正是現實中搏虎的寫照。倒戈是搏擊狀態下的戈，與戈没有什麼不同。

現實生活中，矢以什麼方向放置並不影響矢的性質，所以不論是橫置，還是箭頭向上或箭頭向下，都是矢，是一字異體。倒寫與正寫是等義關係，這類倒寫字符在演變中大都義符化，改變

了方向。

（三）倒置是某一類事物或行爲的特徵，倒寫構形通過表現這一事物特徵，與相對應的正寫構形有意義關聯，但並不構成語義對立。

例如“首”與“県(梟)”，“首”是人頭的象形，古文字中很常見。倒過來的頭形見於《説文》：“ ，到首也。賈侍中説：此斷首到縣県字。”賈逵所説是對的。“到縣”即“倒懸”，“県”後來訛變爲鳥，例如“梟”。現實中“倒首”常見但不是常態。第一種情況是殺了人懸首示衆，倒首表達的是被砍下了的首，與常態的首相區别。第二種情況是洗頭洗臉，首因俯就盤而倒，這就是金文中的“盥(沬)”。第三種情況就是胎兒出生，首朝下是順產。這就是“毓”。不論是倒首還是倒子，他們都是“首”或“子”，語義上有關聯，但意義並不對立，有時還能彼此相通。

（四）反義關係。

形體相倒，表意相反，最合乎人們的思維習慣，除了“曰”與“今”、“上”與“下”等這類形式的倒寫之外，位移關係中的“止”與“倒止”構形最爲明顯，“之”與“往”、“出”與“各”、“陟”與“降”等都是以止形的正與倒表達相反的位移方向。

（五）相對或相遇關係。

“戔”字甲骨文作 （合 6335），是正倒兩個戈相對，是“殘”字初文。“冓”字甲骨文作 （合 20554），像二魚相逢之形。

（六）表示變化。

“化”字是正反相倒的人，“易”字異體作 （中山王譽壺，集成 9735），是正反相倒的易。“化”與“易”都是變化，構字理據相通。

（七）抽象表意。

總體上看，倒寫構形表達比較抽象的意義。例如倒人表示

顛、倒山表示覆、倒大表示逆等，都需要“以心會意”，與像日即日，像月即月的象形字不同。“上”與“下”則屬於純粹的規定記號。

三　倒寫構形的演變

（一）倒寫構形的時代與義符化

依靠字形方向表意的倒寫文字大都是形符，這種構形方式產生於早期形符造字階段。甲骨文中倒寫構形數量多，訛變相對較少，正寫、倒寫關係清晰，但有不少倒寫構形的文字。《新甲骨文編》“集”字頭下收録 、 等字樣十八例，除了一例“倒書”外，所從的“隻”全部倒寫，①我們雖然不能確解其意，但隸定爲“集”肯定不符合構字本義。這樣的例子爲數不少，很值得我們從倒寫構形的系統性上重新思考。

隨着形聲字的大量產生，形符不僅退居次要位置，而且逐漸義符化。這一方面是因爲文字系統變化制約；另一方面，是因爲倒寫構形書寫不便。到了《説文》小篆，僅有少量倒寫的構字部件能被正確釋出。隸變之後，倒寫構形徹底退出了漢字的構形系統，全部訛變爲記號。

（二）倒寫構形的文字在文字演變中主要有下列幾種情況：

第一，消失或被替換。甲骨文中倒隹構形很多，西周以後就完全消失了。

第二，單字消失，作爲構字部件殘存，但訛變劇烈，致使來源不明，理據不清。《説文》部首中，卷五的“食”、“亼”、“會”、“夊”、“攵”、卷八的“匕”、卷十二的“至”都涉及倒寫構形，但由於字形

---

① 參見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第16—1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訛變，漢代學者已經不能辨識了。這些倒寫單字消失的時間不同，倒山在戰國時期還存在，學者多認爲是“覆”的本字，亦即覆的義符“襾”。在《説文》中已經完全不知其來源了，是倒山的訛變。

第三，類化爲正寫，成爲義符。

“戔”字由甲骨文 變爲 ，“虩”由甲骨文的 變爲詛楚文的 。到了隸楷，許慎所瞭解的倒寫構形也被正寫替換，例如“ ”變成了“尾”。

第四，系統重新調整。

源自“毓”的倒子最晚在春秋晚期已經消失，當時的文字中已經失其音義。文字系統内部調整，從“棄”字上截除下來“弃”作爲其簡化字。由讀爲“突”或者“育”的倒子變爲讀爲“棄”的倒子。

第五章

飾符、訛書、異源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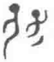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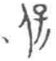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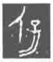
第一節　説清華簡《繫年》中的裝飾性筆畫“一”

——兼談漢字演變中求美動力與漢字構形中的飾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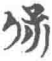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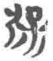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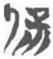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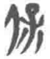
漢字在造字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記録語言的明晰性，所以早期文字象形程度高，字形與其所記録的詞義之間關係更加密切，構字理據更加明顯。漢字在隸楷定型化之前，在很長時間内不斷劇烈演變，其演變的動力源自人們對文字的各種需求。概括來説可以分爲四類：第一，要求記録語言明晰，導致文字的分化和繁化；第二，要求書寫便利，導致文字的簡化和記號化；第三，要求文字符號區别特徵明晰，導致文字的繁化和記號化；第四，要求文字美觀，導致文字的變形和美術化。書法是在人們對漢字求美需求的推動下，最終藝術化的結果。

漢字構形和漢字演變理論中對於漢字求美的動力及其産生的結果認識不足，没有給予適當的位置，造成兩方面不良後果。一是許多文字現象不能充分合理地解釋，例如《説文》開篇第二部“上”部中的“帝”、“旁”等字就是不明其中飾筆的誤解；二是漢字學與書法之間的密切聯繫有一定程度的割裂。

在先秦古文字中，有一種偏旁或筆畫在文字結構上可有可無、不具有區别功能，學者稱之爲“羨符”或“飾符”。就所指稱對象來説，異名同實，但對其性質與功能的理解來説，大相徑庭。例如“保”字，春秋之前大都寫作：

（子保觚，集成 6909）、（大保簋，集成 4140）、（王孫誥鐘，新收 418）

子保觚等字中豎畫右側這一撇，我們暫不論其來源，自西周以來是“保”字所必有的區別性特徵。戰國以後，雖然在有些莊重的金文中還保留着古老的寫法，但在竹簡中全部多了一筆：

（清華一・程寤 09）、（清華一・保訓 03）、（清華三・説命上 05）、（清華三・良臣 01）

與豎畫右側相對應的左側增加的這一撇，從記録語言成分表意或表音上説是多餘，從文字符號系統的區别上説也是多餘，從這個角度上説稱爲“羨筆”或“羨符”都是確切的。多餘爲什麽要加上？顯然是爲了使字形結構匀稱，具有修飾功能，從這個角度説，並非羨餘，所以我稱之爲“飾符”。① 飾符在文字定型化、規範化之前大量存在，有的一直沿襲使用，現代漢字中的許多筆畫就來源於古代的飾符，例如“帝”、“商”、“章”、“妾”等字中上面的一點，在甲骨文中是可有可無的一横。

所謂飾符，是指在文字中不具有區别功能，可有可無的修飾性構字部件，包括修飾性偏旁和修飾性筆畫。修飾性筆畫可以稱爲“飾筆”。加飾符的字雖然增多了構字偏旁或筆畫，但在記録語言上並不對立，與不加飾符的字形構成互補的異體。修飾是廣義的，使結構更加匀稱是修飾，類化爲同形偏旁看着更加順眼也是修飾。順眼與不順眼是書寫者的感受，我們並不一定能

---

① 參見徐正考、傅亞庶主編：《古代漢語》第 379 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

够共鳴。修飾的手段多種多樣，鳥蟲書在文字上加鳥形、加蟲形是極端的表現，在文字上增加飾筆是更常見的現象。

清華簡《繫年》138 支簡，3 786 字(不包括合文 22、重文 67)，全篇文字由同一個書手完成，其文字書寫現象很值得探討。其中有許多字都加有飾符，大部分飾符與戰國楚文字的書寫習慣相合，有些則獨具特色。本文只是就飾符“一”展開討論，其他內容將在《清華簡〈繫年〉文字論考》中詳論。其主要目的是通過“解剖麻雀”的方法，表達我們對書法原動力的理解。

飾筆“一”根據其所在位置，可以區分爲在横畫上下、在豎畫上、在文字空隙三個部位。

一　横畫上下的飾筆“一”

(一) 横畫上部的飾筆“一”

這部分説得詳細一些，後面可以舉一反三。

《繫年》以横畫開頭的文字或偏旁“一”、“天”、“帝”、“下”、“示”、“三”、“王”、“玉”、“正”、“言”旁等，根據飾筆的使用情況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飾筆來源古老，已經成爲當時人們共同遵守的書寫習慣，這是歷時的飾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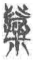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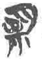
在以横畫開頭的文字上加飾筆，甲骨文中就普遍存在。在戰國文字中，有的已經定型爲常規筆畫，並且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繫年》中“帝”字除了合文外共三例，全部作 。其上面一横，在甲骨文中可有可無，可以稱爲飾符。西周之後，這一横就固定化了，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通行漢字。這種來源古老、定型化的筆畫，從其來源及構形功能來説是飾筆，從實際使用情況來説已經是共同遵守的習慣，是約定俗成的通行寫法，在文字系統中已經

没有與其互補的不加飾筆的字形，稱爲飾筆是歷時比較的結果。這些源自飾筆的筆畫在現代漢字中已經規範化，隱蔽了其裝飾功能。《繫年》中這類字列表如下：

例字	帝	示	商	言	競	章	妾	童	疒	霝	龍
字形	 001	 001	 001	 087	 065	 115	 031	 115	 002	 050	 003
頻率	3	16	9	28	16	3	1	2	7	13	9
構字	帝 3	神 1 禋 1 祀 2 鬃 1 褁 4 禓 6 宗 1	商 9	許 2 繎 2 鄉 2 㕎 1 訶 2 譎 3 詿 2 訠 1 誘 1 繇 1 變 1 訇 1 善 5 富 4	競 16	章 2 贛 1	妾 1	遀 1 潼 1	疾 1 疫 1 瘖 1 癑 2 瘫 2	霝 13	龍 5 龏 4

上列諸字共同的特點是飾筆來源古老，而且延續至今。但在《繫年》中也有所不同。“示”與“言”情況類似，單字没有出現，但作爲偏旁，在左右結構和上下結構中有所不同。

從“示”旁的字有“神、禋、祀、禓，鬃、褁”等字，左右結構凡十例，“示”旁皆作 ，例如上舉“祀”字。上下結構凡六例，其中“鬃”、“褁”二字共五例，分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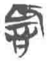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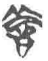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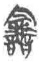
（001，1 例）、（044，4 例）

“示”旁在下皆作 ，上面都少一横。

從“言”旁的字左右結構或左中右結構的有“許、訓、戀、訶”等十字十九用例，除了“𧧧”字外，其他“言”旁都寫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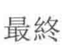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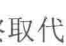
“𧧧”字作： （070），很特别。《璽彙》2630“行𧧧”，羅福頤先生歸入姓名私璽，筆者認爲是楚吉語璽。“𧧧”讀爲“臧”，《説文》“臧，善也”。《詩・邶風・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毛傳：“臧，善也。”簡文“魯𧧧孫誓”即見於《左傳》的“臧孫許”。簡文“言”上少一横，應當是出於與“疒”旁區别的需要。《繫年》所有的“病”旁都寫作 ，如果 字上面有一横，很容易被當作從“疒”旁的字。

從“言”上下結構的字有“訇、善、𡪢”，字形分别作：

（028，1 例）、（036，5 例）、（093，4 例）

“訇”與“善”的“言”旁上部不僅没有飾筆，而且皆爲借筆。

就戰國楚文字來説，“示”與“言”單獨使用都没有上部無横之異體，作爲構字部件在上下結構中省掉這一横，是爲了字形結構之簡潔匀稱。“𡪢”字不省，簡文結構繁複雜亂，令人眼花繚亂，這個字很可能是從三晉文字沿襲過來的，還没有徹底“楚化”。

“疒”旁在目前所公佈的清華簡中有兩種寫法，在《繫年》與《筮法》兩個長篇中，全部寫作有飾筆的“ ”，其他衆多的書手全部寫作“、”，書手的個性化特徵非常明顯。加飾筆的生命力更强，最終取代了不加飾筆的寫法，延續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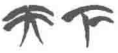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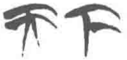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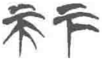
《繫年》中還有一些横畫開頭的字上全部加上飾筆，符合戰國楚文字的書寫習慣，但没有延續到秦漢文字中，在歷史的演變中被淘汰了。《繫年》中這類字列表如下：

例字	正	可	亓	復	而	坪	酉
字形	002	050	011	084	011	091	023
頻率	10	12	56	11	19	24	49
構字	正 2 政 3 定 3 怔 2	可 3 訶 2 河 7	亓 22 萁 32 鄭 1 沂 1	逿 11	而 19	坪 24	迺 1 萁 32 鄭 1 猷 1 牺 12 醮 2

另外， (060)、 (102)、 (138)等字只出現一次，在此不作詳論。

“正”字兩例，全部寫作 ，偏旁中亦然，“政”三例，全部寫作 ，但在“怔”字兩例中分别作 (127)、 (135)。“正”字或“正”旁在上部加上飾筆，楚文字中從春秋開始基本上就這樣定型了，例外極少，是楚人普遍遵從的書寫習慣。《楚文字編》收録五十多例“正”字，除了個别傳抄銅器銘文和帶有齊系文字寫本特徵中的幾例，典型的楚文字幾乎没有例外。《繫年》中“正”作爲構字部件，偶爾還保留了更原始的寫法。

第二類，增加飾筆與不增加飾筆構成互補異體，這是共時的飾筆。同一個書手書寫同一個字，横畫或加或不加，帶有任意性。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初步判斷，當時没有與正字法相關的語文政策。但從追求書寫結構美的角度看，依舊有其彼此制約性。以“天下”二字爲例，“天”出現四例，兩個加飾筆，兩個没有；“下”出現五例，兩個加飾筆横，三個没有，看似隨意，但在“天下”二字連書的情況下，要麽都加飾筆，要麽都不加飾筆，彼此協調，顯然是在追求一種字與字之間的勻稱之美。

(002)、(089)、(097)

《繫年》中同類字見下表：

例字	天	下	巫	矦	奠	不	戎
字形1	002	002	075	027	010	003	004
頻率	2	3	1	64	1	3	3
字形2	097	097	108	089	046	050	043
頻率	2	2	1	1	31	12	1
構字							

《繫年》中的這類飾筆秦漢文字中基本上消失了。

第三類是全部不加飾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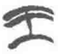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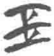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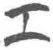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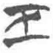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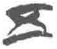
上文我們分析了在横畫上面加飾筆的種種情況，反過來我們還需要思考一下同樣是以横畫起筆，爲什麽有的字不論結構多麽簡單，却永遠不加飾筆？筆者歸納爲三種原因。

第一，受制於文字符號的區别率。一、二、三不能加飾筆是必然，一加飾筆成了二、三、亖。

第二，受制於約定俗成的書寫習慣。舉個典型的例子，“于”字出現九十六次，是高頻率字，但全部寫作 (011)，無一例外。這是自西周以來普遍遵守的寫法，至今未見上部加飾筆的異體。

第三，受制於字形結構。

“王、玉、工、巨、五”等字分别作：

(001，114 例)、(004，33 例)、、(128，2 例)、(011，2 例)、(042，9 例)

有的字出現頻率非常高，“王”字出現一百多次，無一例加飾筆。增加飾筆的重要動機就是追求字形結構的匀稱之美，這些字結構本身就很匀稱，加上飾筆反成東施效顰。大部分加飾筆

或不加飾筆的問題都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繫年》中“石、反、取、叚、毆、殹、啟、扈、房、段、攻、壬、長”等横畫起筆的字形都可如是觀，在此就不詳細分析了。

第四，受制於抄本來源或個人的書寫習慣。

《繫年》“元”字五例，皆作“兀”，“芋孫 ”即“華孫元”。甲骨文中兀、元同字，“元”是“兀”上增加飾筆的異體。從目前所見到的材料看，西周以後，增加飾筆的“元”已經定型化，單獨使用的“元”字幾乎見不到原型“兀”了。《繫年》的這種寫法非常具有個性，不僅充分證明了兀、元在戰國時期尚爲同字，而且還提示我們，《繫年》所使用的材料可能有很古老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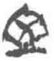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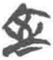
“矦”字出現 65 例，64 例作 。只有一例上加飾筆。“矦”在楚文字中，自春秋以來，大部分上加飾筆，不加是例外，《繫年》正好相反，顯示出書手很强的個性化特徵。

（二）横畫下部的飾筆“一”

横畫下部加飾筆沒有上部加飾筆普遍，更多受共同的書寫習慣的制約，例如皿、止、立、土等都是極常見的偏旁，下面很少加飾筆。《繫年》中加飾筆的有“丘”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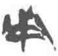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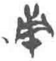
“丘”字 8 例，全部作 (018)。“丘”本像丘形，甲骨文作 (合 5602)，簡文字形訛變劇烈，上部變成了“北”，早已失去其構字理據。其下面所加的飾筆已經成爲必須的構字筆畫，後來在兩横之間加上一豎，就變成了“土”旁，例如 (包 237)，可以稱之爲“變形表意”，這與變形音化道理一樣，都是理據再造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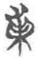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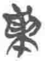
“至”字 8 例，下面不加飾筆的 4 例，例如 (102)；加飾筆的 4 例，例如 (034)，是典型的互補異體。“至”用作偏旁的有“室”字，加飾筆的異體比例更大：

(015,2 例),(038,4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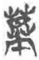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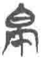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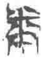
二　豎畫上加飾筆“一”

豎畫上加飾筆是古文字中很常見的現象,尤其是在文字的下部更是習以爲常。略舉《繫年》中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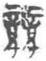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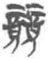
用:(106)、(058)

刺:(09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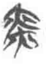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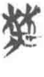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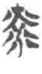
巾旁則全部加上飾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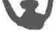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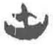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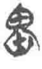
幕:(136);帛:(059);幣:(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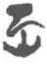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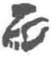
《繫年》與同時期的幾批竹簡相比,在字形下部豎畫上加飾筆“一”比較少,但“競”字下面的兩個人變爲兩個“千”獨具特色。

競:(082,4 例)、(087,8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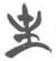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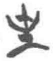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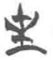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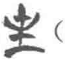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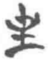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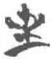
在文字上部的豎畫上加飾筆“一”也不是個例,但過去所見比較集中在個别固定的字形及偏旁上,例如“火”、“山”等加飾筆是楚文字的通行寫法,《繫年》亦然:

“火”旁:(019)、(092)、(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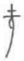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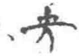
“山”或“山”旁:(101)、(112)、(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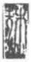
像(054)、(055)字中“山”的寫法在楚文字中反倒是很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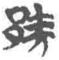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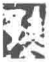
《繫年》中“生”的寫法獨具特色:

生：（003）、（005）、（005）、（024）、（029）、（052）

六例相同，上端的豎畫全部變作"十"字形，而且筆順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豎筆不是上下貫通，使得上端與楚文字的"皇"字頭相類似。如果不是充分的辭例，很難確信就是"生"字。這種上端豎劃上加飾筆的寫法又見於"夫"、"方"等字，很容易被誤解，筆者曾有小文討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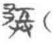
方：（距末）、（帛乙）

枋：（貨幣大系 4176）

邡：（包 120）、（璽彙 3528）

其中有些字長期得不到正確的解釋，主要的原因就是對飾筆認識不清。

在處於字形中部的豎筆上加飾畫"一"比較罕見。上舉 075 號簡"巫臣"之"巫"作 即是。有些字一旦加上飾符會導致無法識別。

包山簡姓氏用字（130）和 （221，又見 222）等，張新俊先生皆隸作"邗"，②筆者以爲是。該字見於《繫年》 （112）。"工"形中間加一短横是"壬"，這個飾筆若屬實則是加飾筆造成同形混訛的例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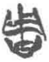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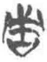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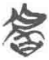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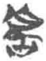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守奎：《釋㔻距末與楚帛書中的"方"字》，《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119—124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② 參見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第 65—66 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

三　空隙處加飾筆“一”

空隙處加横，古文字中也很普遍。首先是常見的口中加横。《繫年》中“周”、“者”二字中有互補異體：

周：（001，凡 20 例），（124，凡 2 例）。以加横者爲常。

者：（002，凡 19 例），（020，凡 9 例）。“者”字凡 48 例，異體很多，寫作上列結構者最多。

《説文》卷四有“白”部，説是“自”的省形，音自，部中收録“皆、魯、者、䲷、智”等字，驗之古文字，都是口中加一横，與“自”無關，大都是區别符號。《繫年》中下部從“曰”形的文字可以分爲兩類：

第一類，國名：

國名	周	魯	曹	許	晉
例字	001	071	042	070	065
頻率	20	6	2	5	76

“晉”在甲骨文和春秋金文中本從“日”，受國名用字多從“曰”的類化，戰國時期也變成了從“曰”形。

第二類，意義虚或理據喪失、構形不明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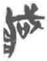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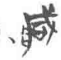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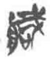
	䲷	皆	虘	智	會	曆
字例	109	126	052	027	070	014
頻率	1	1	2	2	29	2

上列字形，不論出現頻率高低，下部皆從“曰”作，構字中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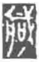
然，例如 （011，2例）。簡文中凡是明確從口的，如君、命、哀、告等，不論出現頻率高低，無一例變作“曰”形。戰國文字中口中加横出現在比較固定的文字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與口部之“口”相區别的作用。

飾筆“一”寫在空隙處，還有一個特例——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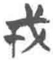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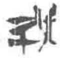
“臧”從口，戕聲，與“否”構形類似，口旁是分化字的區别符號，楚文字中習見。《繫年》中出現十八次，大都用爲王公的謚，古書中多作“莊”，有三種異體：

（010，2例）、（059，15例）、（061，1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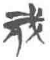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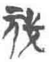
第一種是楚文字的通用字，自春秋以來，很少例外。第二種、第三種中間加“一”是《繫年》獨特寫法，應當是受“咸”類化所致。第三種“戈”横上加“一”的寫法見於楚璽：

（璽彙1330）

這種戈上加飾筆“一”的寫法本不足奇，古文字中多見，前文所舉《繫年》中的“戎”字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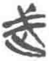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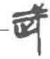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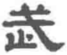
戎：（004，3例）、（043，1例）

《繫年》中的“成”字有下面兩種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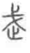
成：（041，2例）、（045，2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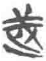
但“成”字加了飾筆很容易被誤解爲從“元”從“戈”，事實上《繫年》的書手後來真就把“成”分裂成“元”、“戈”兩部分了，這就成了由增加飾筆導致訛書的確切實例。

“武”字小篆作 ，與甲骨、金文一脈相承，緣何變成“戈”斜筆移位成横的隸、楷“武”？這類寫法目前早見於《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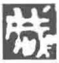
(001)——(銀雀山·孫臏兵法 21)——（熹平石經）

戈上的撇變成了橫，原來的橫再縮短就成了“武”。

《繫年》的書寫者既習慣這種獨特的寫法，又熟悉這種通行的寫法，於是就糅合出另外一種寫法：

(096)

與上舉“戈”旁同樣的寫法還見於楚璽中的“臧”字：

（璽彙 1333）

《繫年》前四章主要是敘述西周史事，用字與後面有不少差異。“武”字的寫法就是其中之一，一至十三號簡 5 例全部寫作 (001)，九十六號簡之後 10 例全部寫作 (096)，這不是偶然現象。

從以上對《繫年》中飾筆“一”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文字構形和《繫年》文字書寫特點的認識。

首先是對飾符的認識。

（一）飾符是從目前所知最早的漢字甲骨文開始就普遍存在的構字部件之一，起着協調字形結構的作用，戰國文字中飾符更爲多樣，是漢字求美需求的產物，是漢字構形中的一部分，對書法的產生有一定的影響，漢字構形理論中應當有其一席之地。

（二）飾符既有任意性又有約定性。增加飾筆與否受制於各方面因素：文字的不影響區别度、追求字形結構匀稱、通行的書寫習慣、書手個人風格。飾符的約定性導致飾符的消失或合法化。帶有書手個人書寫風格的任意性飾符，一方面能够表現出其獨特的個性，如果這種特色被認同、被效仿，廣泛而持久地使用下去，不僅會成爲“書法”，也會成爲文字構形中不可或缺的

部件或筆畫；另一方面，這種獨特性會導致混訛，釋讀困難。

（三）飾符在演變中有三種結果：第一，消失，大部分飾符即生即滅；第二，延續，成爲固定筆畫；第三，文字分化，成爲區别符號。前兩種情况習見，第三種情况例如“元”與“兀”在戰國時期還是一字異體，在《説文》中分化爲兩個字。又如“衣”與“卒”在楚文字中是一字異體，《繫年》中已經有了分化的傾向。

（四）過度的修飾會引起不良後果，飾符會導致字形訛變。例如“戍”字訛變爲從元從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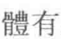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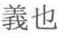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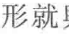
其次，談一下《繫年》飾符的獨特性。

（一）有些字形上的飾符是古文字中第一次出現，例如“生”和“戎”上的“横”。

（二）前四章與後面十九章有些字飾符使用不同，這提示我們《繫年》所使用的材料可能有不同的來源。

（三）不加飾符的“元”字——“兀”，伯仲之“中”與方位之“中”字形有别，都非常古老，從飾符的使用情况，也可以推測《繫年》史料來源的一些特點。

最後談一下飾符研究的價值。

對於古文字學來説，飾符的辨識十分重要。一方面，如果把飾符當作表音或表義功能的部件就會導致誤釋或不識，例如文中所舉把“方”釋爲“堯”。另一方面，不要把區别符號當作飾符，例如《繫年》中的“中”字有兩種寫法，伯仲之“仲”作，方位之“中”作，繼承了西周金文中的區别方式，二字形體有别，所記録的詞義也明確區分，不是一字異體，上的横畫不是飾符，是區别符號。郭店簡《語叢一》中， 形就與表方位的詞混同了，兩個不同的“中”合流爲一是後來逐漸完成的。另外，飾符性質的判斷有助於依據一定的隸定原則正確隸定。這一點比較複雜，在此從略。

飾符從書法的角度研究，意義會更加重要。哪些字加飾符，哪些字不加飾符；哪些飾符得以延續，哪些飾符被歷史淘汰？只有從書法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全面更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書法是在人們追求漢字形體之美動力推動下，逐漸定型化、藝術化的過程，對飾符的深入探討，有助於追尋書法之根。

第二節　清華簡《繫年》中的訛書

20 世紀 80 年代起，以林沄、張桂光等爲代表的學者們開始系統地研究和總結古文字形體的訛變問題。① 此後，更加廣泛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綜合性研究成果如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②等不斷面世。隨着認識的深入，對訛書問題的研究逐漸從宏觀的訛變研究中獨立出來，張峰《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③等對以往的研究做了概括，並對楚系簡帛中的各類訛書現象做了總結性的研究。

通俗意義上的訛書，即相對於當時通行的一般寫法而言，被書寫者偶然寫錯的“錯字”。④ 近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即命名爲《繫年》的文獻中，也存在一些訛書現象。《繫年》整理報告中注明訛書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按照報告凡例的説明，在釋文中以尖括號〈　〉注出；一種未在釋文中明確注出，但在後附注釋中有所提及。下面，我們將以上兩種報告中注出和提及的訛書，再加

---

① 參見林沄：《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6 年；又參見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第 153—183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② 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

③ 張峰：《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

④ 關於“錯字”的提法，我們使用了張新俊、王志平等的意見。參見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第 36—37 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又參見王志平：《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第 62—64 頁，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9 年。

上其他兩例與訛書問題有關的情況一並摘出討論，就教於方家。

一　據凡例，於釋文中以尖括號〈　〉注出的訛書

整理者用〈　〉在釋文中括注出訛書凡 3 例，其中 1 例無異議，其他 2 例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分述如下。

（一）第一章 3 號簡：“龏（共）白（伯）和歸于宋〈宗〉。”注釋 15：“共地在衛，共伯和不能是宋人”，並列舉《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以及《經典釋文》引《莊子・讓王》司馬彪注及成玄英疏等爲證，認爲簡文“宋”係“宗”字之誤，“宗”指其宗國，即衛。①

簡文“宋”與“宗”之字形皆簡單明瞭，不易訛混，且目前並未見古人於二者間訛作的先例，於“宋”字所從“木”旁與“宗”字所從“示”旁間亦未見混用。侯乃峰指出，“宋”是心母冬部，“宗”在精母冬部，“二字古音極近，故它們之間更有可能當屬通假關係”②。

“宋”与“宗”的關係，王獻唐先生很早就有所論及：

> 余謂宋即宗字異體，《莊子・在宥篇》“過有宋之野”，《釋文》宋本作宗。《左・宣四年傳》“鄭公子宋，字子公”，亦用宋當宗，蓋出於《詩・思齊》“惠于宗公”也。宗、宋通用，不特同音，實屬一字。宗爲神主，置示宀内會意。宋亦神主，置木宀内會意，木非樹木字，乃神主也。③

---

①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37 頁，中西書局 2011 年。本節所引《繫年》簡文及注釋等皆出自此書，後不綴注。

② 侯乃峰（網名：小狐）：《讀〈繫年〉臆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0。

③ 王獻堂：《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王獻堂遺書）第 72 頁，齊魯書社 1979 年。轉引自李守奎：《王獻唐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王獻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4 年。

李守奎先生以《繫年》簡文輔證，對王獻唐先生此説予以很高評價。①

“宋”與“宗”互用的深層原因即如以上諸位先生所言，並可參信。

（二）第二章 5 號簡：“平王或𠬶〈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㚣（姒）。”注釋無詳解。

關於“𠬶”字，華東師大讀書小組指出字本應從手（又）取耳，簡文誤摹。② 陳偉認爲師、妻音近可通。簡文字當讀爲“妻”，加“又”表示動作，娶妻義，並引《春秋》文公十六年“及齊侯盟于郪丘”《穀梁傳》“郪”作“師”爲證。③ 蘇建洲指出該字又見於曾仲大夫螽簋（集成 4203），且《繫年》“師”字常見寫作“𠂤”的習慣，則“𠬶”不應理解爲“取”的錯字，並轉引郭永秉意見認爲“𠬶”或可理解爲“取師”的專用字，簡 5 是借來表示娶妻，曾仲大夫螽簋則是表示取金。④

根據辭例，《繫年》及曾仲大夫螽簋中的“𠬶”字讀爲“取”都是非常順暢的。“取”字在戰國簡帛中幾乎皆從又取耳作，《繫年》中的“取”共 10 處用例，從“𠂤”的僅 1 例。若“取”僅見一例作“𠬶”形的，我們似乎可以推測“𠬶”爲“取”的訛書，但曾仲大夫螽簋中出現同樣的寫法和用法，讓我們不得不考慮另一種更大的可能性——“𠬶”爲“取”字當時存在的另一種寫法。“𠬶”以手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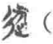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守奎：《王獻唐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

② 參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09。

③ 參見陳偉：《讀清華簡〈繫年〉札記（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95。

④ 參見蘇建洲：《利用〈清華簡（貳）〉考釋金文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1 月 1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62。

“自(師)”與以手取“耳”並無本質區别,都表取獲戰功。

《繫年》中不乏更换構字偏旁的現象,如:從“攴”的“敗”字或改從“戈”旁 (121),這種從“戈”作的“敗”在信陽簡中也曾見過 (29);從“豕”的“逐”字或改從“犬”作(006)、 (122),這種從“犬”作的“逐”字在甲骨、金文中也可找到。

(三)第九章51號簡:“襄而〈夫〉人䎽(聞)之。”注釋無詳解。

華東師大讀書小組認爲當隸定爲“襄夫人”,“天”是“夫”之譌。① 蘇建洲等進一步指出簡文字形 確實與“天”作 (繫年097)同形,與“而”作 (繫年036)最後兩筆内縮不同。② 整理者及上述學者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此例“而”確爲“夫”字之訛。

二　未在釋文中注出,但在後附注釋中懷疑屬於訛書的

(一)第五章29號簡:“文王以北啟出方成(城),圾蔬於汝。”按,此句釋爲“圾”的字簡文原作 形,整理者在注釋中據《左傳》哀公十七年“封畛於汝”,懷疑其爲“封”之訛字。

引文中的 字,學者又提出過釋“扱”、③釋“及”④等新的看法,未有定論。考《繫年》“封”字兩見,分别作 (018)、 (130),右旁與“及”形差别十分顯著。統計清華簡目前出版的報

---

① 參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1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13。

② 參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第421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③ 參見子居:《清華簡〈繫年〉5—7章解析》,“confucius2000”網站,2012年3月14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238。

④ 參見羅運環:《清華簡“虍”字新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2月1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12。

告來看，清華簡中“及”字“及”旁出現頻率較高（前四册共見 31 例），偶見寫法與“秉”字接近的（2 例見於《保訓》篇），均未見寫得接近“封”字右部的。單從字形上來看，書手將“封”字訛寫爲 形的可能性不大。

（二）第九章 51 號簡“乃命左行瘼（蔑）与陖（隨）會卲（招）襄公之弟癕（雍）也于秦。”注釋 7：“‘也’字據簡下文疑係‘子’因形近而誤。”

引文“也”字作 ，是楚文字的常見寫法，整理者的釋讀没有問題。古書中的公子雍未見“雍也”的叫法，古代“子”可作人的通稱，加在人姓、名後面又可視作對人的尊稱，且《繫年》第十章 54 號簡對公子雍有“雍子”之稱。整理者應是出於對上述情況的考慮，疑“也”爲“子”之誤。

查《繫年》“子”字 57 見，“也”字 10 見，①皆爲楚文字標準寫法，未見有互訛之傾向。就《繫年》文字體系内部而言，“子”與“也”寫法的起筆差異顯著：“子”字起筆爲横撇，“也”起筆爲斜向右下的一短豎。從一般的文字規律來講，兩個字形簡單明瞭、差異十分顯著的常用字之間互訛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整理者並没有確定地注明此處爲訛誤，只是謹慎地表示了懷疑。

《繫年》有在人名後加“也”的用法，如《左傳》定公二年的楚貴族“黑腰”，其人名在《繫年》簡文中出現兩次，皆記爲“黑腰也”（77 號簡）。李守奎指出將此處“雍也”與“黑要也”中的“也”視爲相同的用法更爲合理，“‘雍’在句子中作主語時，後面可以加上語氣詞‘也’，表示‘停頓、舒緩，同時兼有提示作用’。②”，並引更多古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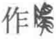
① 《繫年》字表中共列“也”字 11 例，其中一例或有可能爲“巳”字，暫存疑，詳見下文。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古代漢語虚詞詞典》第 694 頁，商務印書館 2002 年。

用例爲證。① 蘇建洲先生也持有同樣看法。②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51 號簡中的“也”字應視爲古人語法習慣的表現，而非“子”字之誤。

（三）第十六章 90 號簡：“朿（厲）公救（救）奠（鄭），敗楚自（師）於陾（鄢）。”注釋 9：“陾，從𨸏，右半所從为‘㚇’省形，‘㚇’下大形譌爲矢形。大、矢作爲構字部件時有互譌，可參看《戰國文字編》三三六頁‘侯’字下、三三七頁‘矣’字下。”

簡文陾字作，整理者的釋讀方案與大家熟知的鄢陵之戰契合緊密。“矢”參與構字時訛作“大”的例子較多，如“智”字作 （包 137）、 （郭店・語叢四 11）、 （繫年 057）等，③“殹”字作 （清華一・耆夜 50）、 （清華三・芮良夫毖 10）等。④ 上引注釋中所舉例子亦屬從“矢”向“大”的訛寫。由“大”訛爲“矢”的例子可見如“疑”字作 （陶彙 5・395）、 （陶彙 5・398）等。

三　另外兩個與訛書有關的例子

（一）《繫年》中“自”與“𠂤”。

“自”字在《繫年》中共出現 85 次，84 例讀爲“師”，僅 1 例讀爲“追”；“𠂤”字出現 6 次，5 例讀爲“師”，1 例讀爲“追”。若僅從使用頻率的巨大差異上考慮，我們容易認爲僅有 1 例讀爲“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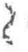
① 參見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也”字用法與攻吾王光劍、緣書缶的釋讀》，《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第 374—380 頁，中華書局 2014 年。

② 參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第 420 頁。

③ 更多例字可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 223—224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④ 更多例字可參見沈建華、賈連翔：《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第 87 頁，中西書局 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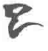
的“自”與“沓”的是由訛書導致的。

引文中的“沓”字，裘錫圭先生認爲其正體即甲骨（合18256）字，其字本從“止”從“自”，可隸爲“峕”，乃《詩經》“無踰我牆”、“終踰絶險”之“踰”的表意初文，並指出“沓”即“峕”的訛形。① 趙平安先生又撰文指出，“自”與“沓”作爲偏旁參與構字時常發生混訛，這種混訛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時期，並舉有例證。② 在目前可見到的古文字文獻中，《繫年》中第一次出現了獨體的“自”字寫作“沓”形的現象。

我們知道，某些在文字早期就産生的訛體，到了後代往往被視爲當時的正體或正體的一種異體而大量流行。按照這種認識，由於使用頻率較高，《繫年》中5例讀爲“師”的“沓”字大致可以視爲“自”字在楚地的一種異體。事實上，本應從“自”作的“歸”字在《繫年》中出現了27例，其“自”旁皆寫作“沓”。再佐以過去在天星觀簡及新蔡簡中所見從“沓”旁作的“歸”字，可知楚人已十分習慣將“自”寫作“沓”形。

至於《繫年》中皆僅出現了1例的“追”字寫作“自”和“沓”形的現象，我們認爲可能是由於假借或省寫的原因所致。③

（二）第八章46號簡：“我既㝵（得）奠（鄭）之門筭（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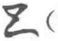
46號簡釋爲“也”的字形作：，該字與《繫年》“也”字明顯不同： （050）、 （077）。“也”字上部從“口”。46號簡爲“巳”字，其寫法清華簡中常見，如： （清華一・耆夜011）、 （清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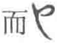
① 參見裘錫圭：《説从“沓”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文史》（第三輯）第9—27頁，中華書局2012年。

② 參見趙平安：《釋古文字資料中的“𡙇”及相關諸字——從郭店楚簡談起》，《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第78—85頁，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106—113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

③ 參見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中的“自”字及“自”之構形》，《華夏文化論壇》（第八輯）第275—28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三・説命上 005)、(清華四・筮法 57)。

“巳”是否是“也”的訛書？回答是否定的。“巳”在簡文中當讀爲“矣”。

古文字“巳”與“已”同字，學者已有共識。《釋名・釋天》：“巳，已也。”《韻補・紙韻》：“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已矣之已。”徐鼒《讀書雜釋》卷十三：“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説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考之，猶可知巳午之巳，即終已之已……漢、魏通儒皆以巳午之巳取終已爲義。”①出土文獻“已”即寫作“巳”，如：“后稷既 (已)受命”(上博二・容成氏 28)、“善者果而(已)”(郭店・老子甲 7)。

文獻中又可見“已”、“矣”通用之例，《郭店・老子甲》簡 15：“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也，惡 (已)；皆知善，此其不善 (已)。”簡文“已”字蘇轍《老子解》作“矣”，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注：“‘已’、‘矣’古通。”②《左傳》僖公三十年：“鄭既知亡矣”，與《繫年》46 號簡引文句式一致。

可見，上引《繫年》46 號簡中的 即“巳”字無疑，不應釋爲“也”字，也就和訛書問題没有關係了。

四　小結

總結《繫年》中三類與訛書相關問題的梳理不難發現，《繫年》報告確立訛書的標準大致有兩點：1. 簡文字形與其破讀字不符，而又不便以借音解釋的，如上舉“宋—宗”、“而—夫”、“圾—封”、“也—子”、“巳—也”等例；2. 簡文字形與當時通行寫

---

① 相關引文參見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 985 頁，四川出版集團、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版社、崇文書局 2010 年。

②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第 60 頁，中華書局 2009 年。

法不同的，如“叡—取”、“‘矢’旁—‘大’旁”。單從定義訛書的角度而言，這樣的兩條標準是没有問題的。但是，當實際使用這些標準的時候，我們恐怕不得不考慮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如：是否能保證破讀結論的正確無誤（“圾—封”、“也—子”、“巳—也”）？是否絶對不存在借音的可能，是否考慮到古今異體、或其他我們尚未普遍認識的罕見異體等（“宋—宗”、“叡—取”）？這些不確定因素直接影響着對訛書判斷結果的準確性。

《繫年》整理報告中對訛書問題的處理比較審慎，但對一些訛書的判斷還是會引起學術界的異議。訛書與許多文字演化現象間存在着需要釐清的交叉部分，在複雜演變的古文字鏈條中，要精確分析和判斷古文獻中的訛變和訛書，存在一定的難度。對待古書中的訛書，需要謹慎再謹慎，没有充分證據，不能輕下結論。

第三節　異源字的楚化過程與外來文本的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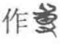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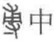
《繫年》中有些文字是楚化過程中的異源字，這些字的演變過程與楚文字不同，應當有不同的來源。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與商或西周文字相合的存古現象，二是三晉文字的羼入。下面我們分别予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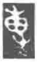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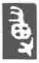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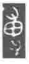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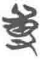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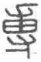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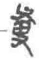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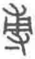
一　與商或西周文字相合的存古現象

（一）文字中的存古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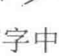
楚文字中保存着一些古老的字形，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例如“埶”字，楚文字寫法普遍與（繫年 013）相同，此形直承

毛公鼎之 (集成 2841B)。楚文字是商周文字發展來的地域變體,與商周文字相合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例如“奉”字作 (繫年 050),“承”字作 (繫年 050),都見於西周文字,這是楚文字系統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裏所説的存古現象是有别於戰國楚文字系統,保留了商或西周時期古老字形的個别現象。

“尃”字作(002),中間是“田”,下部是“又”,與《説文》小篆中間是“用”、下部是“寸”有别。我們做一歷時的觀察:

(番生簋,集成 4326)——(毛公鼎,集成 2841B)——(王孫遺者鐘,集成 261.2)——(繫年 002)——(繹山碑)——(馬王堆・陰甲 131)——説文小篆——尃

從這個演變圖譜中我們可以看到,音符是田上有中——“圃”的表意初文,後來“中”逐漸音化,變形爲“父”,直到漢代,所從的音符“甫”依舊從田,不從用。《説文》改爲從用之“甫”:“ ,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是文字“規範化”的結果,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這類文字中的“存古”現象不是個别的。

文字存古,與文字的系統演進發生分離,致使人們誤解。例如“肉”在西周文字中變作(“臂”字所從,好盜壺,銘文選 882),一直延續。但是“多”字中却保留了源自甲骨文的寫法,致使許慎誤以爲是兩個夕:“ ,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重夕爲多,重日爲疊。凡多之屬皆从多。 ,古文多。”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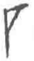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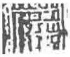
文之形明顯不是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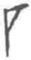
文字存古，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例如“肖”字《繫年》作 (117)，簡文“肖遯”即“宵遯”，據此可知從夕，小聲，即“宵”的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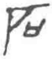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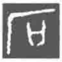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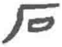
學者根據楚文字的存古現象考釋甲骨文、西周金文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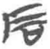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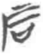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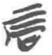
（二）《繫年》文字中直承甲骨文的現象

我們在第二章中詳細申論了“石”字的演變過程，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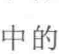
1. （合 33916）——（曾磬匣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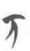
╲厂（可能是“”的省形）

2. （合 22099）—（己侯貉子簋盖，集成 3977）—（睡虎地・效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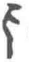
╲ （九店・29）（包 80）（包 150）（包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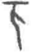
西周金文的寫法爲秦文字及齊、晉等文字沿襲。《説文》：“ ，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凡石之屬皆从石。”變口爲囗，是誤把別符（也具有裝飾作用）當成了形符而加以改造的結果。

從上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楚文字的“石”，不是繼承西周金文的寫法，而是直接從甲骨文演變而來。我們之所以認爲“厂”下一筆是甲骨文“”中的斜筆變來而不是在“厂”下加飾筆，是出於對楚文字中“石”旁演變和飾符“一”使用規律的整體考慮。在《繫年》中，這種保留甲骨文寫法的不是孤立的個例。

1. 元——(060)

兀與元的關係學者很早就從形、音、義之間的關係指出是一字之分化，但作爲互補異體的實證，只見於甲骨文：

(合 19790)：甲辰卜，王用二帚兀。①

(合 7242)：戊寅卜，貞令甫比二侯及罘元，王徃，于之若。

字形詳見《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第 2 頁。“元”字西周以來上部飾筆“一”固定化。“丏”與戰國古璽中的“万(萬)”是其異體分化字。《繫年》“元”字出現 5 次，全部作“兀(元)”形，是非常古老的寫法。

2. 稟—— (123)

簡文“毋修長城，毋伐稟丘”，“稟丘”事見於古書記載，讀“稟”無疑。從亩，從兩個相反的禾，當即“稟”字，下部所從兩個相反的禾形很特別。《説文》：“ ，賜穀也。从亩从禾。”甲骨文作 (合 13399 正)，與簡文相比，兩個構字部件上下位置不同。由儲藏糧食的建築“亩”與糧食“秝(秝)”構成，當即“倉稟”之“稟”的本字。“秝(秝)”是義符，位置的上下不妨礙表意。據此可知，甲骨文中的 ，用通行文字轉寫法隸定可以直接寫作“稟”。《説文》：“ ，垣蔽也。从嗇爿聲。 ，籀文从二禾。 ，籀文亦从二來。”籀文 的右旁保留了古老的寫法，作牆字的意符。

3. 秦—— (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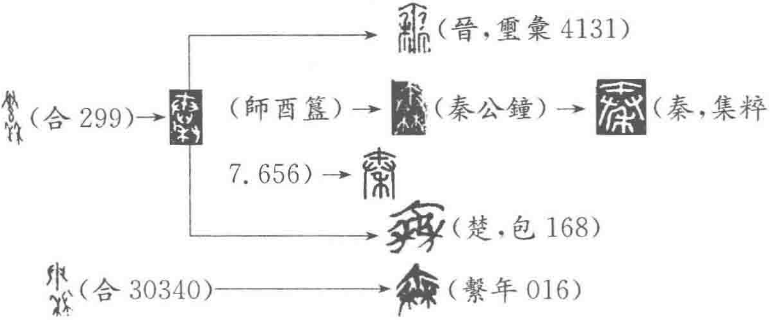
“秦”字凡 34 例，寫法相同。《説文》：“ ，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 ，籀文秦从秝。”

《説文》籀文見於西周金文，師酉簋作 (集成 4288.2)，以杵舂禾。從甲骨文到秦漢文字，都是搗禾形，不必省形。與“稟”一樣，簡

---

① 從辭例上還無法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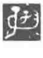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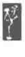
文中相反的兩個禾只見於甲骨文，其構形在戰國文字中獨具特色。



甲骨文中二禾相背是常見形體，《新甲骨文編》收録 8 字，只有合 299 一字從秝。秦文字與西周文字一脈相承，只是筆畫系統的轉换。晉、楚則基本上走了相同的簡化道路，上面的“个”形是“午”或“䢅”之省訛，廾形都被截除，楚文字與三晉文字表層結構相同。晉、楚文字都有别於“傳統”而彼此相同，這種現象是各自的系統獨立發展而偶然巧合還是文化交流彼此影響所致，也很值得深思。

《繫年》之“秦”字，上部的演變與戰國時期晉、楚一致，下部則與甲骨文一致，可能有其不同於晉、楚的獨特的演變道路。如果我們推測的《繫年》作者或其文本與史料來自鄭國，這個字或許就是楚化過程中的“鄭文字”。

4. 保—— （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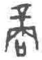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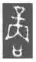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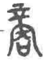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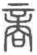
（保鼎，集成 1002）、（保父丁觶，近出 659），這種象形性很强的“保”字僅見於商代和西周初年，西周早期就簡化爲 （大盂鼎，集成 2837），戰國楚文字美化爲 （包 218）。《繫年》“保”字上部所從顯然遠承商與西周初年的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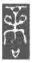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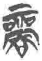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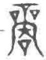
（三）《繫年》中保留西周金文的寫法

1. 商—— （001）

“商”字自西周以來一直有異體存在，楚文字基本上是沿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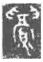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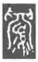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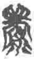
了没有兩個圓圈的寫法，寫成帶圓圈的很罕見。

(1) (合 33128)—(商卣，集成 5404.1)—(禽章鐘，集成 83.2)—

(2) (魯士商䥑簋，集成 4111)—(001)—(《説文》古文)—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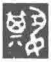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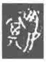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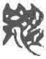
“商”字簡文 9 見，寫法全同。戰國初年的楚惠王熊章鐘、上博簡《采風曲目》等典型的楚文字“商”全部與秦文字演變相同。簡文是另外一個演變系列，或别有來源。

2. 釁—— (011)

(頌簋，集成 4332.1)——(王子申盞，集成 4643)——(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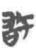
“釁”字寫法完全與西周文字相同，西漢初年的馬王堆帛書是楚地所出，猶存古意。《説文》訛變爲 。

3. 期—— (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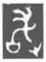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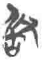
(不嬰簋蓋，集成 4329)——(王孫遺者鐘，集成 261.2)——(081)

“期”字在秦文字中常見，用作人名。其在楚文字中見於春秋時期，讀爲“畏忌”之“忌”，至戰國楚文字中已經消失。簡文之“少師亡期”即《左傳》中的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極、忌、期”讀音相近，簡文字形保留了較古老的寫法。

4. 敢——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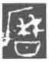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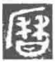
戰國楚文字“敢”字普遍作 (包 015)、(包 135)，簡文寫

法明顯有别。

（豆閉簋，集成 4276）——（054）

5. 曆—— 、 （014）

簡文“飛曆”，即古書中的“飛廉”。讀爲“廉”的字在西周銅器銘文中出現頻率很高，有諸多異體，簡文字形與下列西周中期的字形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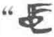
（遹甗，集成 948）、（㝨鼎，集成 2721）

春秋以後，這個字就很少出現，《説文》中保存了這個字的訛體，即甘部的“曆”。其構形與釋讀，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厂”、“石”構形功能與相關古文字考釋》。

6. 取——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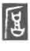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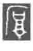
“𠭘”讀爲“娶”無疑，報告認爲是訛字。蘇建洲指出，字見曾仲大夫蠡簋 （集成 4204. 1），或可理解爲取師的專用字。① 無論是專用字還是異體字，其來源古老是確定的事實。

7. （016）、 （063）

簡文中二形並見，用法有别，“中”是“伯仲”之“仲”，“”是方位之“中”，這種區别源自西周金文。

外來文本的楚化是個漸變的過程，有些文字部分存古，部分楚化，呈古今糅合狀態，上文所論的“秦”字就是這種情況，還有一些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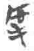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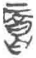
1. 厚—— （017）、 （091）

西周金文作（厚趠方鼎，集成 2730）、（牆盤，集成

---

① 參見蘇建洲：《利用〈清華簡（貳）〉考釋金文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1 月 1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62。

10175)，上部從厂，楚文字普遍從“石”，作 （望 M2・23）、 （上博一・孔子詩論 15）、 （清華五・厚父 13 背）等形，我們統計了一下幾部工具書中的“厚”字，只有古書類《緇衣》寫法與常見的楚文字不合，分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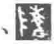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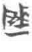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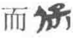
（郭店・緇衣 2）、（上博一・緇衣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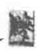
簡文所從是厂上加一飾符，與西周文字關係更加密切，下部則與楚文字類同。出現與楚文字不同的特徵，爲我們提供了這些古書來源不同、抄寫書手文化背景不同等綫索。

2. 建—— （018）

甲骨文作 （合 36908），金文作 （蔡侯紐鐘，集成 217.2），曾侯乙墓簡全部作 （曾 1 正），典型的楚文字作 （郭店・老子乙 10）、 （九店・24），下部變爲從止，清華簡《祭公》、《芮良夫毖》等篇中的“建”字已經全部從止。簡文乚旁存古，以又持木，與戰國中晚期的楚文字相合。

3. 陵—— （101）

“陵”字西周金文作 （陵父日乙罍，集成 9816）、 （三年瘨壺，集成 9726）、（散氏盤，集成 10176），“夌”構形不明，上從止，可能與“肯（逾）”構意相同，是“陵越”之“陵”的表意初文。兩個團塊筆畫是仌（冰），字中表音。戰國楚文字“陵”字作（包 013）從土，來聲。簡文“陵”字上部似來非來，似夌非夌，左右四點當是爲了追求文字結構的匀稱，在金文一側兩點的另外一側又加兩點而成，與“保”字的由 （大盂鼎，集成 2837）而（包 218）的演變過程相同。

上博簡之（上博二・容成氏 18），下部當是人形與土的借

筆，人形屬上，與《繫年》夌旁寫法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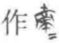
4. 脊—— (032)

《左傳》中"奚齊"之"齊"，簡文分別作 (031)、 (032)，我們可以確定是個從次聲的字。第一個所從比欠多一點，比次旁少一點，與楚王子嬰次爐 (集成 10386)字關係很清楚。第二字則差別很大，當別有來源。西周金文"次"字作 (次卣，集成 5405.1)，欠旁口側開，兩點内收，就成了簡文的次旁。其下面一點，應當是受上一個次旁影響的類化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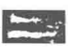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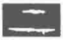
5. 上帝—— (001)

《繫年》第一章開頭云：

>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龔帝＝(上帝)，禋祀不寊(寅)，乃乍(作)帝攸(藉)，以禜(烝)祀帝＝(上帝)天神，名之曰【一】千畱(畝)，以克反商邑，尃(敷)政天下。

釋爲"上帝"的合文第一個作 ，第二個作，兩個形體明顯不同，令學者生疑。郭永秉指出， 是"土帝"的合文，很有道理。但把 讀爲"禘帝"，感覺不很順。根據我們上文所説的存古現象，讀爲"上帝"可能還是對的。

古文字中的"上"字從甲骨文到春秋文字都是：

(合 14258)——(不指方鼎，集成 2735)——(秦公鐘，集成 262)

西周金文"上帝"合文：

(史牆盤，集成 10175)、 (逨盤，《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33 頁)，《新金文編》收四例，寫法相同，"上"與"帝"雖然寫得很緊湊，但没有借筆。商周金文中合文很少，也不加合文符號，所以即使合文，借筆或共用偏旁的幾率也很小。戰國文字合文中偏旁共

用十分普遍，合文的方式由結構的緊湊而變爲構形的整合。在清華簡《程寤》中演變爲 (04)，“上”與“帝”借用中間的一筆。

西周金文中“上”與其他文字合文除了“上帝”之外，還有“上父”： (師𣪕鼎，集成 2830)。

《繫年》中的有些文字一方面保留甲骨文、西周金文的一些寫法，另一方面又進行了改造，“上帝”合文或亦當如此。

“上帝”所在爲《繫年》第一章，其內容見於《國語・周語上》，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云云，提到上帝。“不籍千畝”就是不重視上帝的粢盛，也就是對上帝不恭敬。理解爲上帝，不論是字形還是文義，都有根據，也比較合理。

二 文本中的三晉文字

對清華簡與三晉文字之間的關係，我們的認識逐漸加深，從文字的地域特徵到文本的流傳，再到墓主身份的推測，我們都曾發表過一些看法。① 這批文獻中的文本楚化程度不同，像《良臣》、《祝辭》基本上就是三晉文字，稱其爲“楚文字”十分勉强。《繫年》是楚化程度比較高的文本，但其中的一些非楚因素也很醒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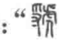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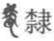
例如 (094)字，《繫年》中四見，屭羌鐘(集成 157.1)有 字，李家浩先生將屭羌鐘之“寷”讀爲“襲擊”之“襲”，②得到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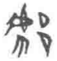
---

① 參見李守奎：《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繫年〉性質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第 291—30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② 參見李家浩：《釋上博戰國竹簡〈緇衣〉中的“茲臣”合文——兼釋兆域圖“逊”和屭羌鐘“寷”等字》，《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第 21—26 頁，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又收入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 143—150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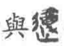
證。這是一個典型的三晉文字。

再如， (007)與三晉之 。 隸作“虢”，《説文》：“，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聲。”西周金文作 (虢叔盂，集成10307)、 (頌壺，銘文選436)等形，構形不很清楚，虎是音符的可能性更大。簡文只有一爪，與虎身部分借筆。隸定爲“虢”，是文獻對讀的結果。這種省形的“虢”字見於三晉文字：

(《三晉文字編》第960頁，以下簡稱《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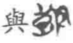
舊釋爲“郋”，據《繫年》可知當是“虢”字。

下面我們舉一些例子，每一組字首列帶有三晉特點的簡文，後列典型的楚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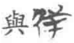
1. 復： (047)與(包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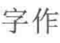
楚文字的“復”字很常見，所從的“复”的下部或加飾筆，或加飾符“口”，但上部都與“酉”同形。《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收録38例“復”字，唯有《繫年》11例皆作妾字頭。清華簡其他各篇都是典型的楚文字寫法。《繫年》的寫法在所有楚文字中未見。

侯馬盟書“復”字有很多異體，參看《晉編》第238—258頁，其中姓名私璽 (《晉編》第256—258頁)，除了增加口外，其他與簡文全同。《繫年》“復”字是三晉文字寫法當無疑。

2. 朝： (094)與(包145)

三晉之“朝”所從的水流形與楚文字寫法不同。朝訶戈(集成11182)作 ，寫法與簡文全同。

3. 射： (064)與(包60)

三晉“射”字作 (《晉編》第769頁)，“府”字作(《晉編》第1383頁)，清華簡《祝辭》作 (03)，字形有繁簡，但弓、夬是其主

要構字部件，都是一個系列，與楚文字之從弓、從倒矢明顯有别。

有些字差别很細微，但晉楚之不同帶有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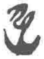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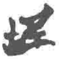
1. 及： (007)與 (郭店・性自命出 2)

晉、楚"及"字上部所從，短横的方向正好相反。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作 、 等形，《晉編》收録 10 例，除一例訛書外，其餘 9 例全部相同。楚文字中則普遍作 ，《楚文字編》收録戰國"及"與"返"字，典型的 12 例楚文字寫法相同，没有例外。

2. 矦： (008)與 (包 233)

楚文字多作 (包 233)，《楚文字編》收録 21 字，其中只有三例上面不加飾筆，《晉編》收録 36 例，只有 3 例上面有飾筆横，可見是否加飾筆，也有地域性的書寫習慣。《繫年》"侯"字 65 例，只有一例上面有横，主要是三晉文字的特色。

有些字處於楚化過程中，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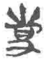
厃：(015)、(包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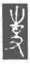
三晉文字的"厃"字作 (璽彙 0123)、 (璽彙 0124)、 (璽彙 0125)等形，是人立於山巔之形。簡文上部與晉文字有别。包山簡之"峌山"即危山， 是卩——跪或坐的人形在土上。簡文似人非人，似卩非卩，應當是受兩種文字共同影響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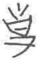
有些文字晉楚寫法不同，《繫年》並出，交錯而書，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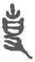
1. (087)、 (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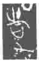
上列二字寫法有異，辭例用法全部相同，皆用爲"使"。三晉文字中"使、事、史"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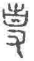
(《晉編》第 414 頁)：事主。

(《晉編》第 414 頁)：視事。

（《晉編》第 416 頁）：王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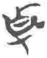
（《晉編》第 421 頁）：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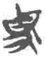
（《晉編》第 415 頁）：使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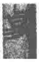
（《晉編》第 420 頁）：史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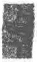
後來分化出“使、逨”表達“使”，參看《晉編》第 1216—121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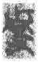
楚文字“史、使”同字，與“事”區分甚嚴，與三晉文字的區别形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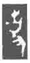
史：（包 54）：史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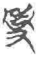
（包 158）：右史（職官）。

使：（上博二・子羔 1—6）：使皆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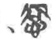
（上博四・曹沫之陳 39）：人使士，我使大夫。

（上博四・内禮 1 正）：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

事：（敬事天王鐘，集成 78.2）：敬事天王。

（包 18）：廢其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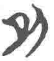
簡文 （087）與楚器敬事天王鐘之“事”寫法相同，但用作“使”，應當是三晉文字的用法。楚文字中“史”與“弁”常常混訛同形，用作“史”是楚文字的特色。簡文中讀爲“使”的兩個異寫字表現出楚、晉文字雜用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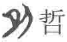
2. (114)、(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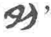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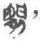
古書謚法中的“悼”，晉、楚在用字上也有明顯不同，楚文字中謚稱之“悼”習慣作“悲”，例如“楚悼王”之“悼”，楚文字作“ ”（望M1·111）——悲，晉悼公、宋悼公之“悼”，《繫年》都寫作 （114）——悼，簡文的寫法與楚文字的用字習慣不合。“悼”字雖然目前不見於三晉文字，但推測其也是外來的。《繫年》之“平夜悼武君”是楚之封君，“悼”字寫法有二，一是 （133），二是 （135），二字異文雜用。這種現象也可以理解爲文本正在楚化的過程中，轉寫還不够徹底。

還有一些字的用法或寫法不見於目前所見的古文字材料，例如：

1. “楚悼王”在楚卜筮簡中多次出現，“悼”皆作“悲”，《繫年》非常特別：

聲王即世，哲王即位。(127)

從辭例上可以確定，“哲王”是“楚悼王”無疑。

在包山簡中，讀爲“悼”的字皆作“悲”，①而“”（包220）是“”（包13）的省形，我們認爲是“刖”字異體，簡文中讀爲“少差曰閒”的“閒”，即病愈，其音義與《繫年》中的“ ”完全不同。如果不是訛書，就是外來的文字。

2. 蒐： （115）、 （包55）、 （包64）

戰國七雄中秦楚齊燕與三晉中的趙、韓，出土文獻中的自名十分常見，唯獨魏國之魏，十分罕見。 （璽彙3047）釋讀爲

---

① 參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第406—40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魏”，或是。確切的寫法是秦簡 （睡虎地・爲 28）。《説文》：“ ，高也。从嵬委聲。”所從的“嵬”漢印、晉碑還是鬼在上，山在下，應當是嵬、委雙音符字，所從嵬旁沿襲了簡文的寫法。簡文中的 是目前所知“魏國”之“魏”的最早寫法，與包山簡從山、畏聲的寫法不同，很有可能是三晉文字的寫法。

三　異源字及其相關的問題

關於異源字，有下面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

（一）異源字的成因

楚文字系統中出現三晉文字，原因有多種可能：

第一，作者是三晉僑楚，楚文字運用還不够純熟；

第二，文本來自三晉，楚人抄寫受底本影響；

第三，史料來自三晉，依據三晉史書留存材料中的寫法。

這些問題馮勝君在討論郭店簡中的齊文字因素時有詳細的論述。我們曾經推測墓主是來自鄭國的一位太師或少師。如果是來自鄭國的一位有才德之人，爲了教育太子或向楚王諷諫而作《繫年》，其中出現一些三晉文字就不難理解，清華簡中除了像《楚居》這樣純粹的楚文獻外，其他文本大都帶有晉文字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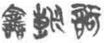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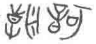
（二）外來文字的楚化過程

戰國時期列國文字一方面都是從商周文字發展而來，同屬於一個大的文字系統，很多常用字寫法還一致；另一方面則是各自獨立發展，地域差别很大，各自形成構形和字體上的一些特色。

戰國時期列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我們只要看一下列國客卿之普遍就可見一斑。不同文化之間彼此交流，輸入的内容會逐漸本土化，這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規律，輸入楚國的文字

也會逐漸適應楚文字的系統。這個楚化的過程有兩種形式：一種就像我們今天的翻譯一樣，用楚文字徹底轉寫；另外一種則是一個漸變過程。

《繫年》文字不論是晉僑寫楚文字，還是楚人抄晉文獻，都有一些楚化的痕迹。

“”(094)即“襲朝歌”，三晉的朝訶戈(集成11182)作，前兩個字明顯帶有三晉文字特點，後一字則是典型的楚文字，這種晉、楚交錯的文字現象正是楚化過程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上文中談到一個字的構形一半是楚，一半是晉，是另外一種表現形式。

楚文字、三晉文字都是就整體系統來説的。雖然《繫年》中有一些三晉文字因素，我們依舊把它歸爲楚文字文本，正如一口袋米中羼入一定量未揀盡的沙子，我們依舊稱之爲一袋米而不能稱爲一袋沙子一樣，《繫年》文字從整體系統來説是楚文字。

（三）三晉文字的細化

三晉文字的範圍比較廣，除了趙、魏、韓三個源自晉的國家外，還有後來被韓滅掉的鄭。將這些國家的文字歸入一個系統是合理的，但在這個大系統内各國文字也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果材料豐富，可以做更加細緻的區分。

如果我們對清華簡來源的推測接近事實，那麼其中的三晉文字就可能源自鄭國文字。鄭文字進入戰國以後是什麼狀態，我們還十分模糊，這種推測還缺少證據。隨着材料的不斷豐富，相信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會越來越深入。

上文把《繫年》中的異源字分爲時間差異和地域差異，很可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鄭國文字中保存了比較多的古老寫法，又受三晉影響比較大，這兩個非楚因素就可能都是鄭文字的特點。

附　　録

一、字形材料出處簡稱表

甲骨文合集——合
小屯南地甲骨——屯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花東
英國所藏甲骨集——英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懷特
殷周金文集成——集成
金文總集——總集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圖像集成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銘文選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新收
包山楚簡——包
郭店楚墓竹簡——郭店
新蔡葛陵楚墓——新蔡
江陵望山一號墓竹簡——望 M1
江陵望山二號墓竹簡——望 M2
信陽長臺關一號墓竹書簡——信 1
信陽長臺關一號墓遣策簡——信 2
江陵九店五六號墓竹簡——九店
江陵天星觀一號墓卜筮簡——天卜
曾侯乙墓——曾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甲篇)——帛甲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乙篇)——帛乙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戰國楚簡——港大·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博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博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博三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博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博五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博六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博七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清華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清華三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清華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清華五
古璽彙編——璽彙
中國璽印集粹——集粹
珍秦齋藏印——珍秦齋
古陶文彙編——陶彙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貨幣大系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睡虎地·日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睡虎地·日乙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睡虎地·爲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睡虎地·秦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睡虎地·封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睡虎地·法
睡虎地秦簡·效律——睡虎地·效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馬王堆·陰甲

銀雀山漢墓竹簡——銀雀山

二、本書引用到的文字編著作

爲了行文方便，避免繁瑣，本書所引古文字字形主要出自以下幾部文字編著作，如無特殊需要，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1.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

4.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

5.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6. 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年。

7. 張光裕、滕壬生、黄錫全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藝文印書館1997年。

8.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9.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

10.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1. 沈建華、賈連翔：《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中西書局2014年。

12.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13.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13年。

14.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

15.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6. 陳松長、鄭曙斌、喻燕姣：《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17.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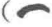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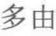
下編　《繫年》文字構形

第一章

《繫年》文字的基本筆畫

楚文字有其獨特的書體風格。早期楚文字研究中，書體風格是辨認楚璽的重要依據。構成楚文字書體風格的基礎是其筆畫。楚簡文字是用毛筆在竹簡上書寫的，筆的起落收放在字迹上有其明顯的痕迹，我們依據這些痕迹可以判斷和歸納楚簡文字的基本筆畫。

（一）筆畫與筆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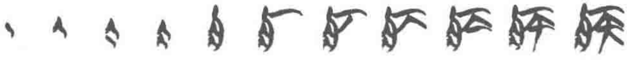
筆畫是從書寫角度劃分出來的最小構字單位，是指自落筆到收筆的一個完整運筆過程所留下的筆墨痕迹。一個字總是由若干個筆畫構成的，《繫年》文字最少由一個筆畫構成（ 008），最多由 29 個筆畫構成（ 046）。構成一個字的若干筆畫之間書寫上的先後順序構成文字書寫的筆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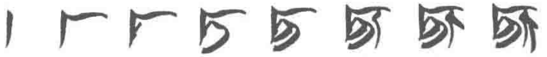
以毛筆書寫的字迹一般存在較明顯的起頓、收尾等筆勢特徵，依靠這些特徵我們較容易區分出構成一個字形的筆畫。就這些筆畫之間的書寫順序而言，由於我們看不到古人實際書寫的過程，以往只能靠一般的書寫經驗加以推測、模擬。針對這一問題，賈連翔博士最近發表的《談清華簡文字的基本筆畫及其書寫順序》①取得了一些突破。其利用竹簡背面由於竹皮影響吸墨能力不强，所保留的文字筆畫之間互相疊壓和衝破的關係，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文字當時的筆畫書寫順序，我們此處略引其所

---

① 賈連翔：《談清華簡文字的基本筆畫及書寫順序》，《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中西書局，2014 年 12 月，第 77—89 頁。

舉“疾”、“所”兩例如下：





(二) 筆畫的區别特徵

筆畫之間的差别，主要由以下幾種區别特徵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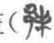
1. 運筆方向與空間方位。

例如“横”是自左向右運筆形成的長度單位，“豎”是自上向下運筆形成的長度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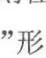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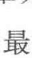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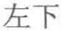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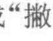
2. 筆畫的長短。

同樣是自左向右運筆和自右上向左下運筆，長度較長者稱爲“横”和“撇”，長度較短小者則趨近於我們按現代漢字理解的“點”。如《繫年》“雨”旁内部的四個短小筆畫（ 098），其短小的“點”形與“撇”或“横”之間的差别僅在於長度上的差異，若將其短“點”連寫成長筆（ 075），則直接成爲“横”。

3. 筆畫的粗細。

“團筆”與其他筆畫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筆畫的粗細形成，如“邦（ 104）”、“克（ 106）”字中裝飾性的團筆，若寫得較細長則成爲短的“横”畫（ 084、 028）。

4. 筆畫的曲直及運筆方向的轉變。

同樣是自上而下的運筆，若豎直而下則稱爲“豎”，若存在曲度則稱爲“弧”或“折”。如“人（ 079）”字中“”筆，屬於有曲度的弧筆；彎曲的幅度較大則往往同時帶來運筆方向的明顯轉變，如“弦（ 046）”字的“”形筆畫，運筆方向最終轉向右方。自右上向左下運筆形成“撇”，若中途向右下轉變運筆方向再轉回

左下則稱爲“撇折撇”，如“力（ 039）”字中的“ ”形筆畫。

（三）《繫年》筆畫的特點與分類

我們根據上節確立的四項標準，對《繫年》文字的筆畫進行了分解和歸類，總結出八種基本筆畫。我們對這八種基本筆畫的命名，部分借用了現今楷書的筆畫概念。

1. 横，一般是指自左向右平直運筆形成的筆畫。

2. 竪，一般是指自上向下垂直運筆形成的筆畫。

3. 撇，一般是指自右上向左下斜直運筆形成的筆畫。

4. 捺，一般是指自左上向右下斜直運筆形成的筆畫。

5. 點，《繫年》文字中的點很不發達，可以視爲“横”、“竪”、“撇”、“捺”的縮短形態。從用筆上看，與上例四種筆畫無異，重起輕收，頭大尾細，很像蝌蚪，與筆筆中鋒的小篆明顯不同。

6. 弧，一般是指起筆後經歷一個較圓轉的彎曲，導致收筆出鋒的方向與起筆的直線相對方向明顯不同的筆畫。

7. 折，一般是指起筆後經歷一個較方直的彎曲，或一個以上的彎曲轉折的筆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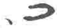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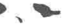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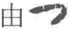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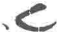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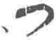
8. 團，一般是指明顯粗重的墨團形筆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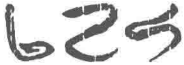
由於人手書寫的生理特點，《繫年》筆畫的書寫多少都帶有不規則的曲度及筆勢，並不能保持絶對統一。如横畫經常表現出帶有弧度或出鋒勾尾等特徵，撇和捺的收筆有時表現出外放的筆勢，有時又表現出内勾的筆勢，我們對這些筆勢特徵也進行了歸類，分列爲筆畫大類下的小類（詳見本章第六部分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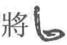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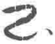
古文字的字形最初是由圖畫性質的符號演化而來，《繫年》文字弧形筆畫很多、且常伴隨彎曲轉折，點不成熟，竪筆很少，都是未完全脱離圖畫式仿形意味的表現。總體上來看，《繫年》文字婉轉秀麗，是典型的戰國中晚期楚文字，其字形特徵與其在文字演化鏈條上的時代位置相符。

（四）《繫年》筆畫的連筆和多筆現象

《繫年》中有一些字形的書寫存在連筆和多筆的現象。連筆的如15號簡“危”字（ ），其“人”形末尾曲折與“山”的竪筆連寫在一起，雖然這種連寫的形式比較少見，但其構成的整體筆畫與“乃”字的連筆寫法類似“ 037”，並沒有脱離《繫年》的筆畫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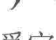
多筆書寫的例子較多，一般用於寫就一些比較複雜的形體，我們略舉三例以作説明：3號簡的“洹”字（ ），其像水渦狀的 形應是由 、、三個筆畫寫就的；109號簡的“啚”字（ ），其本像田疇狀的 形應是由、兩個筆畫寫就的；18號簡的“弔”字（ ），其曲繞的 形應是由 、兩個筆畫寫就的。我們將相關形體放大，可以看到在筆畫的連接處有比較明顯的斷接痕迹：



我們在歸納《繫年》基本筆畫的時候，堅持筆畫是“落筆到收筆的一個完整運筆過程所留下的筆墨痕迹”的原則，將連筆寫成的整體視爲一個完整的筆畫，將、、 等多筆書寫的形體拆開分析，不視爲完整的筆畫。

（五）《繫年》筆畫界限的模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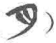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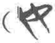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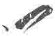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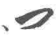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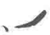
《繫年》文字的圖畫式仿形意味並未完全消失，“弧”、“折”種類多且變化複雜；人手以軟性毛筆快速書寫時，會使筆畫産生粘連、簡率、隨筆勢彎曲等特點；這些因素，常常使一些筆畫之間的區别性顯得模糊，需要謹慎分析方能使歸類更加合理。例如：

“于（097）”字中的 形筆畫，按照今天楷書的理解我們傾向於認爲它是隨筆勢稍向左下彎的“竪”，若無嚴格的標準限定，單從筆勢上看似乎也可以定爲“撇”，而若按照我們制定的標

準加以分析：其並非從右上起筆的“撇”，亦非起筆後垂直向下的“豎”，將其歸入“弧”筆大概比較嚴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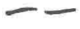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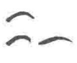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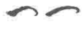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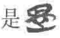
“帝（ 004）”字中的 形筆畫，將其視爲“撇”形亦可，將其視爲“短撇”、“短豎”歸入不成熟的“點”似乎也可以。

“北（ 112）”字中的 形筆畫，依靠我們的區別標準，並進一步類比“人（ 079）”字較明顯的 類弧形，確定將 、 歸入“弧”筆，避免與“撇”和“捺”造成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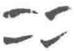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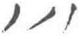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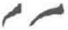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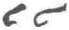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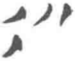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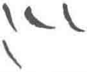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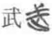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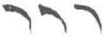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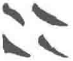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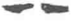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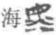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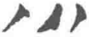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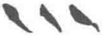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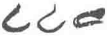
大幅度的弧筆如“月（）”、“乃（ 001）”、“女（ 068）”等字中 、、，似乎存在細微的斷筆銜接點，如 形是否需要拆解爲 、兩部分？考慮到不確定性，並且方便大家觀察和描摹此類形體，我們暫將其視爲一個完整筆畫。

造成上述困擾的原因，既來自於《繫年》文字的時代特點，也和我們一定程度上借鑒楷書的模式來制定標準和命名有很大關係。如何制定一套更加科學合理的古文字筆畫劃分標準，對各時代、各區域古文字筆畫系統加以分析歸納，一方面加深我們對古文字的研究和認識，一方面又能方便初學者和書法愛好者使用，已經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們針對《繫年》文字筆畫的分析僅僅是一個開始，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懇請大家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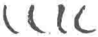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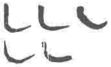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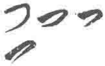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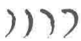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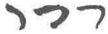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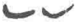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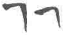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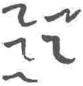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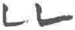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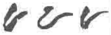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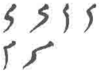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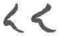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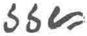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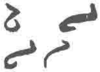
（六）《繫年》基本筆畫與例字表

序號	總稱	小類名稱	筆畫示例	例　字	備　注
1	橫	平横		王 082；或 128	
		拱横		天 002；百 060； 王 003	
		勾横		於 068；是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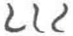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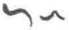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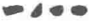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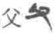
續 表

序號	總稱	小類名稱	筆畫示例	例 字	備 注
		短橫		天 001;厥 002;又 004;與 026	形向"提"發展
2	豎	直豎		下 007;宋 003	
		短豎		祀 001;姬 031	向"點"發展
3	撇	直展型撇		八 056;少 079;尹 079	
		內斂型撇		內 129;巨 011	
		勾撇		邱 120;民 002	主體爲撇,勾形收筆,參"勾横"
		短撇		孚 005;生 005;門 046	向"點"發展
4	捺	直展型捺		天 002;內 121;必 024;武001	
		內斂型捺		而 011;宫 121;又 004	
		短捺		目 137;西 005;生 005;明 096	向"點"發展
5	點	橫點		水 068;海112	
		豎點		少 076;告 027	
		撇點		玉 043;攸 087;屎 014	
		捺點		必 024;刃 002;欲 031	
6	弧	左弧1型		白 003;臣 007;壽 011	弧形幅度較大

續表

序號	總稱	小類名稱	筆畫示例	例字	備注
		左弧2型		弗 036；興 013；取 005；弦 046	弧形幅度相對1型較小
		左弧3型		中 101；曲 093；田 120；固 028；正 002	弧形位置偏左下
		右弧1型		月 063；女 068；翟 021；乃 001	弧形幅度較大
		右弧2型		弗 036；興 013；於 078；夢 109	弧形幅度相對1型較小
		右弧3型		西 006；中 102；回 042	弧形位置偏右上
		下弧		走 006；起 028	
		圓弧		爲 085	
7	折	橫折		和 003；命 078	
		橫折折		曲 093；萬 002；九 004；飛 014；滅 132	
		豎折		建 018；作 017	
		撇折		起 028；侌 127；也 050	
		撇折撇		兵 089；幼 050；娍 058；飛 014；釁 011；天 093	
		撇折捺		道 070；臧 124	
		撇折弧		灼 112；伆 103；也 077	
		捺折弧		約 114；走 006；厥 002；氏 014	

續　表

序號	總稱	小類名稱	筆畫示例	例　　字	備　注
		右弧折		水 068、 122；申 020	
		下弧折		軌 035；涉 021	
		弧折弧		乃 037	
8	團	1型		夵 127；父 063；千 004； 山 101	
		2型		山 101、 112	描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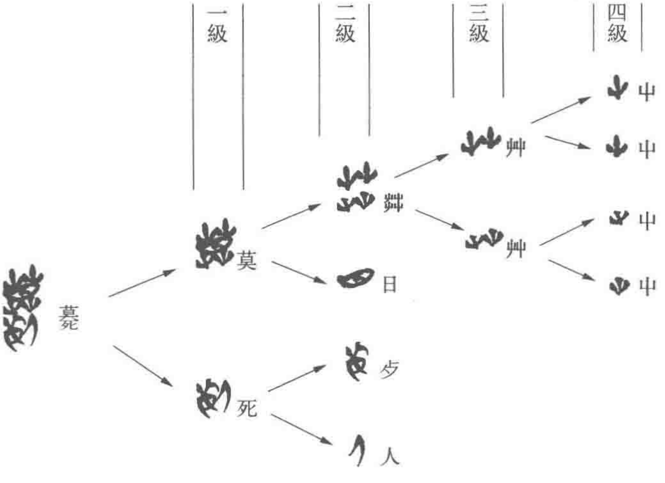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繫年》文字的構字部件

（一）構字部件的拆分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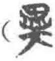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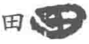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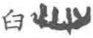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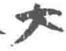
1. 從文字的外形即“表層結構”出發，進行最大程度的層級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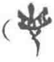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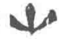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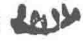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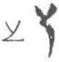
我們對部件的層級拆分在上編第一章已有申述，其圖示展示了《繫年》文字構字部件最多達五級的層級關係，在此再拆分一例層級關係稍少的字形，示例如下：



一到五級部件中，一級部件是指可以直接構成文字的部件，二級部件是指構成一級部件的部件，三級部件是指構成二級部件的部件，四級、五級以此類推。不能繼續拆分的部件，我們稱爲基礎構字部件。

對於已經記號化的字形，我們仍舊儘可能地加以分解，如：

“異”字（105）拆爲：“田”、“臼”、“入”三部分；

“若”旁（）拆爲：“屮”、“臼”、“乂”三部分。

雖然在“深層結構”上，“異”與“若”原本都是獨體表意字，不應拆分；但是就《繫年》共時層面來看，兩字均已記號化，並各自以獨立的三個常用部件重建了新的“表層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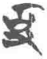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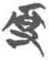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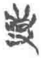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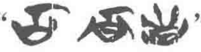
這種最大程度的拆分，目的在於儘量再現《繫年》文字系統在共時層面上所包含的所有構字部件，並且有助於通過進一步匯總和分類，對各部件的來源和區别有一個細緻全面的了解。如：就“異”、“若”兩字表層拆出的六個部件而言，採用同樣方法，我們從《繫年》文字系統中共拆分出“田”形8類、“臼”形2類、“屮”形5類、“乂”形2類。這些同形部件的拆出和匯總，有助於我們徹底弄清這些部件的不同來源、體會部件的類化方式和類化趨勢、發現可能存在的細微差别，對於識字和釋字都有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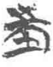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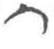
2. 尊重文字的内部理據即“深層結構”，保留部件的整體理據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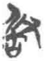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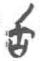
如前述“異”、“若”，雖然我們從“外部結構”出發對其進行了最大程度的拆分，但同時我們在表格中依舊保留了兩字的整體形態，作爲基礎構字部件列出，方便大家與其演變歷史上未訛變之前的形體對比，從而對其構形有歷時上的動態認識。這種處理方法既是對文字“深層結構”的尊重，也是準確理解字形結構的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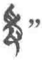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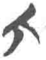
3. 獨體表意字（如“山”、“心”、“水”）和整體記號化的字形（如“帝”、“王”、“不”），我們直接視爲基礎構字部件，不再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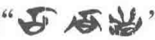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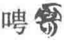
含有理據不明部件的半記號字或半記號部件，我們採取的方法依舊是既從表層結構上最大程度地拆分，又保留其整體構形。如：

“史024087087”字既保留其整體，又拆分出“”、“又”；

“市047”字既保留其整體，又拆分出“之”、“土”、“”；

“敢054”字既保留其整體，又拆分出“尸”、“”、“又”；

“爰”旁既保留其整體，又拆分出“叏”、“”。

從半記號字或半記號部件中拆出的理據不明的部件，我們的收録標準是：① 根據其在《説文》系統中的説解收録。如上述“敢”字，據《説文》“ ，从叏从古”，並載其古文作 。《繫年》“敢”字應是《説文》古文的演變來源之一，其“ ”形最終演變爲《説文》古文的“古”，因此我們將“ ”形列於卷三“古”部之後。② 根據形體的相似性將其附於同形部件之後，如上述“史”字所從“”形部件我們將其附於“嘒078”、“妻 005”、“臯 029”上部所從部件之後。③ 既没有同形部件，又不見《説文》解釋，或《説文》解釋明顯不確的（如“皇 130”字中的“ ”形，絶非《説文》所言“自”旁），我們將其統一置於表末附録。

（二）對飾符的處理方式

《繫年》文字中含有多種飾符，如“一”、“丨”、“丿（撇）”、

“丿乀”、“口”、“凵”、“丶(點)”、“━(團)”等，我們在《繫年》構字部件總表中都有所展示。雖然我們對飾符進行了分析和拆出，但在標示部件間的層級關係時，不單獨將飾符作爲一個層級，而是將飾符與其所裝飾的部件整體視爲一個層級。如“宗 017”字，雖然將其“示( )”旁中所包含的飾符“横畫”及左右兩“豎”拆出，並在部件“一”、“丨”的“飾符”一欄中有所體現，但仍將“示”旁 形整體作爲基礎構字部件。

我們採取這種處理方法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1) 古人在書寫含有飾符的部件(尤其是大量來源古老的已經嚴重記號化的部件)時，大多數時候恐怕並不會特別區分部件的本形與所含飾符，而是直接將其視爲一個整體；即使是有意增加飾符，其意圖也是將飾符與被裝飾部件融合，使其整體觀感更和諧。(2) 如果將飾符也作爲構字部件的一級，尤其是在處理包含多個飾符的部件時，會大大增加部件的層級數量，增加表格的複雜性，影響文字構形分析的清晰度。

我們目前的處理方法，既能顯示各類飾符的形態與功能，又不破壞各部件在其共時系統内的完整形體。比如“示”旁，如果拆出“丅”形本形作爲基礎構字部件，雖然符合其深層理據，但是恐怕並不符合《繫年》文字的時代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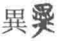
(三) 部件的同形與異體

在按照文字的“表層結構”拆分時，我們得到了大量的同形部件。我們按其部件来源数量的不同將其归类匯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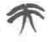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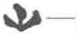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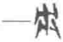
部件來源數量	涉及同形現象的部件	總數
2	三、士、小、八、凵、乚、牙、品、丩、世、聿、攴、尔、卜、自、丫、羊、歺、皿、去、曰、内、矢、木、林、無、才、單、㫃、禾、秝、臼、人、尸、頁、彡、乂、由、厂、石、象、亦、鹵、户、戈、蚩、升、甲、巳、目、戌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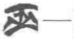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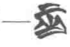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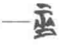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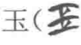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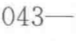
續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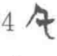
部件來源數量	涉及同形現象的部件	總數
3	千、尹、肉、丶(點)、亼、今、來、日、匕、王、重、舟、欠、穴、丿、戕、糸、九、午	19
4	干、十、廿、辛、丵、目、甘、夕、吕、𠧪	10
5	一、屮、米	3
6	宀、二	2
7	○(圈形部件)	1
8	大、田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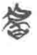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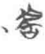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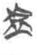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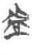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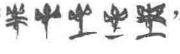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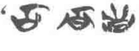
上表中的部件總數合計多達 88 種，占《繫年》文字所含 522 個部件總數的 16.9%，部件來源數量最多的如“田”形，大致有“田地(男 120)”、“鬼頭(異 105)”、“蒸箅(曾 006)”、“雕琢對象(章 117)”、“橐形?(東 016)”、“果實(果 091)”、“日(昔 001)”、“車輪(連 076)”等 8 種不同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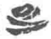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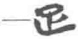
按文字的“深層結構”追溯這些同形部件的來源，又可以繫聯出同一部件的不同異體。《繫年》文字和部件中所含異體現象的產生原因大致有以下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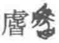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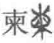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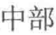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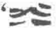
(1) 由飾符的有無造成的異體：如“天( 002— 001)”、“屮旁(—)”、“冎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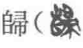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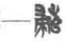
(2) 由飾符(別符)的多少造成的異體：如“示旁(—)”、“巫旁(——)”、“玉( 043— 059)”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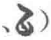
(3) 由飾符形態差異造成的異體：如“千(—004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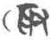
(4) 由訛變(不明理據)造成的異體：如“者”字( 002、 103、 089、 083)，“襄”字中的“”以及“史”字中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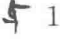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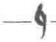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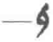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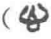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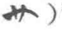
(5) 由書體風格造成的異體：如“疋(—)”、“巨(011—)”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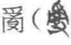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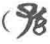
(6) 受部件在字形中位置影響造成的異體：如“皆 126”在“膚052”字下部借筆省形作“ ”，“木 096”在“柬114”字中拉長中部作“”，“水 122”寫在字形下部時作“(112)”等。

(7) 由部件本身位置不同造成的異體：如“歸(132—106)”。

(8) 由部件方向不同造成的異體：如“勹(、)”旁。

(9) 更換構字部件造成的異體：如“取(005— 005)”。

(10) 由書寫的簡率造成的異(訛)體：如“与(102— 034— ——)”、“心(002— 039—)”、“雨(—)”等。

(11) 由部件繁簡等造成的異體：如“𤔔(093—)”、“孫(056— 058)”等。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繫年》文字的同形和異體現象來源複雜、種類衆多。並且，其中很多異體和同形現象往往交雜在一起，如“石—厂”、“甘—曰—日”、“户—月”等部件，在以往的研究和釋字中經常引起混亂，我們希望能藉助部件分析和溯源的方法，對這些部件的趨同演化和異體分化有更加深入的把握。

(四)《繫年》構字部件層級索引表

爲方便概覽《繫年》文字中拆出的全部部件，以及這些部件構字時的層級關係，我們按照《説文》分卷，將拆出的522個部件(同形部件不分來源皆視爲一種，未包含附録)摘出，並按其構字時的層級關係分别製作了索引表。

這522個部件，是從《繫年》總數3 922個字中拆出，部件與總字數比約爲13.3%，其中含同形部件約88種(占522總部件

比 16.9%）。從數量上看，其與說文 540 部基本相當（占比約 96.7%）；從對應關係上看，可對應《說文》部首 312 個，約占 540 部比例的 60%。其中基础字符 314 個、一級字符 435 個、二級字符 194 個、三級字符 49 個、四級字符 6 個、五級字符 4 個，基礎部件、一級至三級部件都較均勻地分佈在《說文》十四卷的分佈系統內。上述與《說文》有關的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說文》歸部及分卷的科學性。四級和五級字符數量都在個位數，反映出文字構形層次的邏輯極限；且集中分佈在與“手”有關的幾個部件上，反映出古文字和古人生產生活結合的緊密程度。

·附索引表（加 * 號者表示包含同形部件）

(0) 基礎字符 314 個

卷	部　　件	數量
一	一*、天、帝、示、三*、王、玉、士*、丨、卜、中*、屯	12
二	小*、少、八*、余、尚、牛、口、凵*、噩、叟、走、止、㞢、彳、乚*、行、牙*、疋	18
三	干*、屰、丩*、十*、廿*、卅、卌、世*、戠、辛*、丵*、𢍏、異、甗、爪、爫、丮、又、尹*、彐、𠂇、史、聿*、臣、杀、皮、卜*、占*、兆、用、甫、爻、爾、尔*	34
四	目*、䀠、自*、臼*、百、者、羽、隹、巂、雚、丫*、苜、萈、羊*、鳥、於、幺、叀、爰、敢、睿、歺*、冎、肉*、刀、刃*、刅、角	28
五	竹、𠀠、丌、工、巨、巫、甘*、甚、乃、丂、于、平、豆、虍、虎、虢、皿*、冖（倒皿）、丶（點）*、主、丹、皀、亼*、入*、內*、缶、矢*、冂、冃、市、𩫏、京、亯、良、㐭、來*、弟、夂、牛、舜	40
六	木*、東、無、才*、若、帀、南、丰、乇、囗、○、單*、貝、𦽨	14
七	日*、㫃*、月、夕*、齊、棗、爿、鼎、克、彔、禾*、朮、米*、臼*、𣎳、宀*、害、疒、同、青、网、巾、帚、帶、白	25
八	人*、弔、𠤎、匕*、卓、壬*、𡈼、㞢、重*、月、衣、求、耂、𠂋、尸*、舟*、方、兄*、旡*、欠*	20

續　表

卷	部　　件	數量
九	首、須、彡*、文、彐、卩、乂*、㔾、甶*、禺、山、厂*、石*、長、而、象、象頭*	17
十	馬、馬頭、鹿、鹿頭、麗、犬、能、火、黑、大*、夭、交、㚔、𡙁、囟、心	16
十一	水、兴、穴*、巜、巛、州、泉、𠂢、雨、云、魚、飛	12
十二	乳、不、至、西、鹵*、户*、門、耳、𦣝、女、毋、民、丿*、弗、必、弋、也*、氏、氒、戈*、戉、我、乍、匚、弓、繇	26
十三	糸*、絲、率、虫*、它、二*、亘、土、峕、田*、畕、㠱、堇、力	14
十四	金、勺、几、且、斤、升*、車、𠂤、𨸏、四、宁、五、六、七、九*、萬、芀、甲*、丙、丁、戊、己、庚、辛、壬、子、𠫓、孔、寅、卯、辰、巳*、㠯*、午*、未、申、酉、戌*	38

(1) 一級字符 435 個

卷	部　　件	數量
一	一*、示、王、玉、丨、中、屮*、屯、艸、茍、茻、莫	12
二	小*、少、八*、公、余、尚、牛、犢、口、告、各、命、哀、呈、召、凵*、噩、哭、走、奔、止、㞢、歸、坴、步、正、辵、彳、乚*、行、牙*、疋、吅、品*	34
三	㗊、屰、句、丩*、古、十*、千*、廿*、世*、言、䜌、嚞、戠、辛*、童、丵*、菐、僕、廾、弮、弄、弅、龏、畀、异、與、臼、夋、鬳、爪、孚、丮、又、尹*、取、艮、夬、及、父、叜、𠂇、卑、聿*、隶、臣、殳、殸、杀、皮、支、攺、攸、斅、敚、毀、卜*、占*、兆、用、甫、尔*	61
四	目*、眔、䀠、𥄕、自*、白*、皆、百、者、羽、隹、隻、翟、瞿、雔、難、雟、雚、萈、羊*、鳥、幺、𢆶、叀、𠬪、𤔔、爰、𠬸、歺*、死、骨、肉*、刀、刅、刃*、办、角	37
五	竹、其、丌、奠、工、巨、巫、晉、甘*、朁、丂、粤、可、亏、平、豆、虍、虘、虎、虢、虤、虖、皿*、冖（倒皿）、去*、丶（點）*、主、丹、皀、食、亼*、今*、合、入*、内*、缶、矢*、冂、𠔿、京、亯、良、㐭、來*、夒、复、韋、夂、夌、夅、夋、舛	52

續 表

卷	部 件	數量
六	木*、朱、枼、李、𣙙、林*、無、若、之、帀、出、丰、乇、東、囗、○、單*、𦋹、貝、邑、莽	21
七	日*、早、㬎、昏、昊、𠦝、春、㫃*、月、夕*、串、齊、棗、爿、𤖓、𤖩、鼎、克、彔、禾*、秝*、朮、米*、臼*、𣏟、宀*、寍、害、呂*、舒、疒、同、网、巾、帚、帶、白	37
八	人*、保、儥、㐱、竞、化、匕*、卓、从、北*、似、𡈼*、㞷、㞢、𡵂、重*、臥、身、殷、衣、衰、求、耂、孝、尸*、尾、屖、舟*、般、俞、方、兑、兄*、先*、見、欠*	36
九	頁*、首、須、彡*、文、彐、卩、乂*、㔾、令、卲、卬、勻、鬼、禺、山、産、厂*、石*、易、彖、象頭*、象*	23
十	馬、馬頭、鹿、鹿頭、麗、犬、猷、火、光、烕、黑、𤇾、大*、夨、奚、亦*、夭、交、㚔、𡙁、夫、立、囟、奥、𦋹、心	26
十一	水、𡿨、仌*、益、𠩺、瀗、巜、巠、𡿺、𠙴、川、谷、雨、云、魚、龍、䚫	17
十二	至、𦤳、𨐨、垔、臧、户*、門、闕、耳、𦣝、女、𡚦、丿*、必、弋、也*、戈*、戕*、或、𢦏、我、直、乍、區、医、弓、𦃃、繇	28
十三	糸*、緐、它、二*、亘、土、圭、𡪞、𠩺、田*、甶、𤰞、畐、加	14
十四	金、幵、勺、几、且、斤、升*、車、𠂤、自、降、𨸏、四、宁、九*、萬、𦱊、甲*、丙、丁、庚、辛、辠、壬、子、𠫓、孔、免、寅、卯、辰、巳*、午*、申、酉、酋、成	37

（2）二級字符 194 個

卷	部 件	數量
一	一*、天、士*、丨、𠂇、中*、𦍌	7
二	小*、少、八*、余、牛、犢、口、哀、召、凵*、走、止、𣥂、登、彳、行、牙*、品*	18
三	㗊、干*、丩*、千*、世*、言、辛*、丵*、廾、舁、𢍏、臼、䰜、爪、爪、又、尹*、彐、𠂇、聿*、臣、攴、卜*、爻、尒*	25

續 表

卷	部 件	數量
四	目*、䀠、𥄕、自*、臼*、羽、隹、𦫳*、苜、羊*、幺、叏、睿、歺*、冎、肉*、刀、刅	18
五	甘、丌、工、珏、巫、甘*、乃、丂、虍、䖒、虎、彪、皿*、丶(點)*、主、丹、皀、亼*、内*、矢*、Ｈ、來*、韋、夂、㐄、夅、舛	27
六	木*、東、才*、口、〇、單*	6
七	日*、㫃*、月、夕*、爿、禾*、秝*、米*、臼*、朩、宀*、呂*、青、帚	14
八	人*、七、匕*、从、王*、㞢、月、衣、耂、𡈼、尸*、尾、舟*、兑、兄*	15
九	首、彡*、文、彐、卩、乂*、甶*、雚、石*、象頭*	10
十	脣、犬、火、大*、囟	5
十一	水、兴、仌*、巜	4
十二	至、西、鹵*、户*、門、耳、𦣝、女、丿*、氏、戈*、戉、匚、系	14
十三	糸*、絲、𦃃、虫*、它、二*、土、甾、田*、由、黽、堇、力	13
十四	几、且、斤、𠂤、𨸏、四、九*、甲*、丁、戊、己、辛、子、孨、㠯*、午*、酉、戌*	18

(3) 三級字符 49 個

卷	部 件	數量
一	士*、丨、中*	3
二	牛、口、止、癶	4
三	十*、廿*、廾、舁、𦥑、爪、爪、又、彐、𠂇、卜*	11
四	目*、𦫳*、羊*、歺*、肉*、刀	6
五	工、豆、虍、虎、丶(點)*、工、夂、㐄	8
六	口、〇	2
七	日*、夕*、禾*	3

續 表

卷	部　　件	數量
八	人*、衣、毛、尸*	4
九	彡*、厂*	2
十	大*	1
十一	宂*	1
十二	西、丿*	2
十三	虫*	1
十四	子	1

(4) 四級字符 6 個

卷	部　　件	數量
三	廾、臼、爪、爫、又、𠂇	6

(5) 五級字符 4 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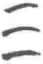
卷	部　　件	數量
三	爪、爫、又、𠂇	4

第三章

《繫年》構字部件表

（一）表格説明

本表旨在展示《繫年》全部文字所含各層級構字部件，表格形式舉例並説明如下：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一1 數字 (01)	 008 109 	34	二 036、 三 013				0101 一
一2 地面 (012)		219	之 009、 立 003、 至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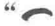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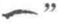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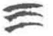
1. “部件”一欄包含“部件名稱”、“部件説明”、“部件構字時的層級關係”三種信息。

(1) “一1”、“一2”爲部件名稱。阿拉伯數碼“1”一般表示其爲該部件的本形，數碼“2”及某些部件中出現的“3”、“4”等更多數字用於繫聯與該部件寫法相同或相近的各同形部件，這些數碼並不代表特別的先後順序。

(2) “數字”、“地面”爲部件説明，用於説明某些部件的音、意理據。

(3)“(01)”、“(012)”中的數字表示部件構字時的層級關係。其中“0”代表基礎構字部件,“1—5”分别代表一至五級構字部件。

注:該欄中有時出現“＊”號標記,其作用有:① 部件名稱后的“＊”號表示該部件構形理據消失、存疑或未知,有待進一步考正;② 個别部件無名稱,只有一“＊”號,表示該部件不僅構形理據不明(如“皇”字的上部),且其形體又難以準確隸定,這些部件我們暫時只能以“＊”號標記(若勉强隸定,也僅能據其表層結構加以描摹,相比我們拆解出來的部件本身而言,隸定的必要性不大)。

2.“典型形態”一欄用於列舉各部件在《繫年》文字中的典型寫法,其來源有二:① 從后面的“例字”中拆分提取;② 可獨體使用的部件,將其獨體字形直接選列欄中,並於所選字形後附其所在竹簡號碼。如部件“一 1”的三種典型形態中“ 008”、“ 109”爲選自 008 和 109 兩簡的獨體字形,“”爲例字“三 013”中提取而來。

從例字中提取“典型形態”的三個原則是:① 部件的典型形態儘量與例字一一對應;② 展示部件在《繫年》中的全部異體寫法;③ 在滿足第 2 條的基礎上,可以不遵守第 1 條,例如當例字較多時,爲避免繁雜,僅選擇提取部件同類寫法的較典型、清晰者,不全部提取。

3.“頻次”一欄用於表示各部件參與構字的總頻次,即《繫年》中含有該部件的字例總數,旨在顯示某一部件構字能力的强弱。

4.“構字功能及例字”一欄按部件的構字功能(詳上編第一章)分别收取例字。例字選取的原則是:① 展示部件在《繫年》文字中全部的構字功能;② 配合提取部件“典型形態”的三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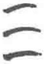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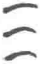
則；③ 字形清晰、有代表性；④ 爲控制篇幅，在滿足前述原則的基礎上，每一類構字功能下例字數量一般以三例爲限，但在展示某些部件更多異體或書寫風格時，則不受此限制。

我們在選取的例字前附其隸定，後附其所在簡號。例字之間以頓號“、”間隔。有時同一例字同時出現在“意符”和“音符”的兩格内，表明其所含某部件兼具意、音兩種功能；有時同一例字同時出現在“意（音）符”和“别符”的兩格内，表明其所含某部件原爲意（音）符，但已記號化，成爲僅起區别功能的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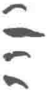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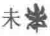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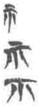
注：我們有時會在該欄中的空白格内附有按語。

5. “部首”一欄用於標記各部件在《説文解字》中對應的部首歸屬，如“0101 一”表示《説文》卷一第一個部首“一”，“1414 四”代表《説文》卷十四第十四個部首“四”。表格所列部件主要按《説文》次序排列；不見於《説文》的，依其形、意酌情列於相關部首、部件之後，“部首”一欄空置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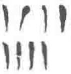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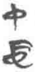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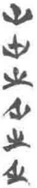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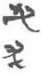
（二）《繫年》構字部件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一1 數字 (01)	008 109 	34	二 036、 三 013				0101 一
一2 地面 (012)		219	之 009、 立 003、 至 103				
一3 丁 (012)		31		兀 119? 天 097、 正 007		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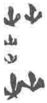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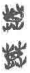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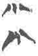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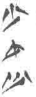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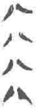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一 4 其他變形 (01)		10	宜 116、 或 077				
一 5 飾筆與別符 (01)		396			百 060、 曰 001、 夫 110	天 097、 下 097、 未  047	
天 (02)	002 001 097 	6	淏 123				0101 一
帝 (0)	004	3					0102 上
示 (01)		16	禋 001、 禁 001、 宗 017				0103 示
三 1 (0)	 013	22					0104 三
三 2 馬鬃毛 (2)		6	馬 077、 驪 031、 馭 121				0104 三
王 (01)	007 	171	皇 130	皇 130			0105 王
玉 (01)	043 059	5	珪 128				0106 玉
士 2 (02)		2			珪 128		0109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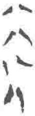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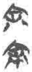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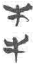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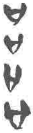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士 3 (03)		1			斆 041		0109 士
丨 (0123)		58	中 016、 君 025、 闈 127		上 128、 下 002、 十 018	祒 084、 骼 071、 禋 001	0110 丨
𠂉 (02)		1	疫 101			像旌旗，與“石”形近，詳“石”部	0342 殳
中 (1)	 016	7		宔 039			0110 丨
屮 1 (0123)		82	㞢 019、 芋 057、 折 068、 生 005、 纆 005	告 027、 造 091	告 027、 造 091、 重（陳）104		0111 屮
屮 2 (02)		13			惠 007		0111 屮
屮 3 頭髮 (02)		1			緒 039		0111 屮
屮 4 止 (0123)		6			肯 025		
屮 5 (02)		1			䜌 007		0412 隹
屯 (01)		2		萅 067、 邨 030			0111 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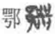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艸 (1)		19	芸 085、 折 068、 薔 057				0112 艸
茍 (1)		1		敬 111			0112 艸
茻 (12)		8	莫 036、 蓦 058、 幕 136				0114 茻
莫 (1)	 036	8	蓦（暮） 058	藐 016、 幕 136			0114 茻
小 1 (01)		1		肖（宵） 117			0201 小
小 2 (012)		4			弄（浣） 115、 筭（管） 046		
少 (012)	 009	19		灼 115、 遲 039、 佘 075			0201 小
八 1 (0123)	 066	179	曾 006、 公 010、 敚 076	必 027； “必”字或以 “八”表音	猷 050； 《說文新證》： “酋……從 酉，八爲分化 符。”		0202 八
八 2 (01)		10	弗 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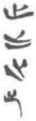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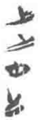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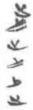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八 (0123)		32	亦 090			虎 105、 余 078、 豫 045、 必 027	0202 八
公 (1)	 010 	146		頌 101			0202 八
余 (012)	078 076 	15		叙 076、 舍 007、 [illegible] 128			0202 八
尚 (01)		2		堂 068			0202 八
牛 (0123)	122 	5	128、 解 102、 儥 127				0205 牛
犢 (12)	128 	3		儥 127、 贖 126			0205 牛
口 (0123)		283	告 027、 025、 許 087		左 054、 高 055、 加 061	[illegible]（旂） 064	0208 口
告 (1)	027 	4		造 091			0208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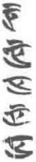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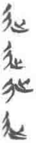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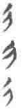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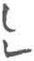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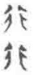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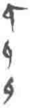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各 (1)	104 	10		127、 賂 033、 客 026			0208 口
命 (1)	066 027	19					0208 口
哀 (12)	023 	14		睘 019、 還 138、 ⿰睘攴 012			0208 口
呈 (1)	 	5		郢 083、 ⿰糹呈 093			0208 口
召 (12)	 	21		邵 011、 ⿱召土 101、 ⿱召心 135			0208 口
凵 1 (012)	 	6	出 093、 屈 108				0209 凵
凵 2 (01)		2				員 081	
噩 (01)		1		鄂  009	鄂 009		0210 吅
叟* (01)	 	9			襄 011 050 076 113 053		0210 吅
走 (012)	 	20	走 006、 趄（桓） 111、 奔 093				0212 走、 1023 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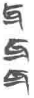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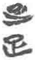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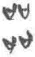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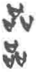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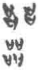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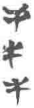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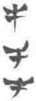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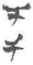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奔 (1)	093 	8		奎（壙） 016			0212 走
止 (0123)	 009 	311	楚 096、 出 093、 從 121	祉 011	是 005、 達 136	達,《楚文字編》:“楚之失字……桒爲失之本字,達爲失之繁體”,上部或多從“止”作,如 （清華三・説命上01)、 (清華一・祭公19)	0213 止
㐅 反止 (012)		21	涉 021 034、 弃 001、 衛 124				
歸 (1)	132 106	24		歸 003、 遍 086			0213 止
桒* (1)		1		達 136			
癶 (3)		1	弃 001				0214 癶
登 (2)		1	弃 001	弃 001			0214 癶
步 (1)		8	陟 013、 涉 021 034				0215 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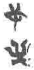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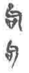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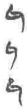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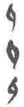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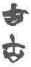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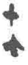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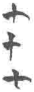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正 (1)	007 	23		政 002、定 115 129、𢘝（定） 135 127	是 005		0217 正
辵 (1)		109	迟 025、遛 086、 107、從 137				0219 辵
彳 (012)		161	迟 025、遛 086、徒 057				0220 彳
乚 1 (廴) (01)		3	廷 051、建 018				0221 廴
乚 2 (0)		1			甲 137		
行 (012)	079 	61	衙 054、衛 124、衡 044				0223 行
牙 1 (012)	102 034 	43		与 102 034、與 112 117、於 076	[illegible] 054	“与”借“牙”音，其省形作 ；“於”字鳥頭變作 （音化?）；皆與“ㄐ”同形，卷三“ㄐ 2”重見	0225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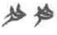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牙 2 (01)		26		訇 008、 詞（辭） 028、 䋈（駘） 124	訇 008、 詞（辭） 028、 䋈（駘） 124	㔾,借筆	0225 牙；1444 巳
疋 (01)		63	楚 020 096				0227 疋
吅 (1)		9	霝 098 075				
品 1 (12)		3	嵒 138		毆 092		0228 品
品 2 (1)		5	臨 067、 霝 080				
㗊 (12)		5	囂 116、 躐 061		鄂 009		0301 㗊
干 1 (02)		6	軌 116 115、 鶾 071			116 號簡 字 形借“日”旁下部筆畫	0303 干
干 2* (01)					𩫏（郭） 069 070 092	字形下部與飾筆“十”形融合與“干”形近似	
干 3* (01)					𦎧（淳） 071		
干 4* (01)					厚 017 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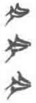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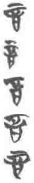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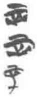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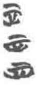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屰(01)		2	逆 009 107	逆 009 107		倒人形，詳見上編考論	0303 干
句(1)	110 	12		郇 070、頔（仇） 068、狗 112			0307 句
丩 1(012)		12		句 110、郇 070、頔（仇） 068			0308 丩
丩 2(012)		36		與 112、褧 083、於 076		“与”之省形，詳見卷二“牙”部	
古 1(1)	024 	15		固 028、居 041、鞊（辜） 052			0309 古
古 2*		1			敢 054	近於《説文》古文，《説文》：“ ，从𠬪从古。”	
十 1(02)	018 B098 	83			悳（德） 020 042	𩫏（郭） 069 070 092、厚 017 091	0310 十
十 2*(012)		20	古 024、戎 004		古 024、戎 004、甲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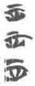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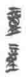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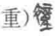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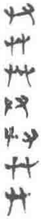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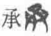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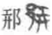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十 3* (01)		1			由 017		
十 4* (02)		1			鄂 009		
千 1 (1)	004 	40		年 061			0310 十
千 2* (1)					成 062		
千 3 (2)					競 086	人加飾符,詳卷八“竞”	
廿 1 (0)	008 B022	21					0310 十
廿 2 (01)		1			共 128		
廿 3 (01)		2			忎（姒） 005	“心”之簡寫	
廿 4 (03)		1			鄭（絳） 093		
卅 (0)	004 B034 B037	18					0311 卅
卌 四十* (0)	B040 B043	10					
世 1 (02)		18			殜 021、鄴（葉） 091		0311 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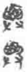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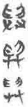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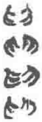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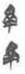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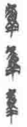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世 2* (01)		33			者 002 089 083		
言 (12)		45	繺 094、 譳 031、 ⿰爿言（臧） 070、 善 036、 ⿱宀譶（襲） 046	繇 080	競 104 086；詳卷八“竞”		0312 言
繺 (1)	094	4		䜌（樂） 093			0312 言
譶 (1)		4		⿱宀譶（襲） 046			0312 言
⿰音戈 (01)		1		⿱戠日（戴） 020		構形不明，卷十二戈部重見	0314 音
辛 1 (012)		4	適 115、 妾 031、 章 117				0315 辛
辛 2 百 (02)		15			復 084		
辛 3 (023)		20			許 087、 繺 094、 ⿱宀譶（襲） 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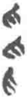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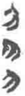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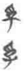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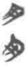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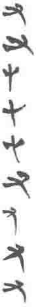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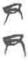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辛4 獸首 (023)		9			龏 001、 龍 003、 龕 087		
童 (1)		2		遧 115、穜 (重)085			0315 辛
丵1 戔(01)	( )	1		㙴(踐) 044			
丵2 叢 (02)		1	遳 054				0316 丵
丵3 菐 (02)		1		僕 044			
丵4 帶 (02)		1			繻 072		
丵 叢 (1)		1		遳 054			0316 丵
僕 (1)		1	僕 044	僕 044			0317 菐
廾 (1234)		70	奉 050、 舁 090、 弃 004、 承050、 龔 001、 與 112、 邢112				0318 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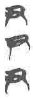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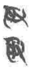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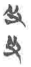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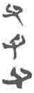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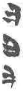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弮 (01)	115	4		笶（管） 046			0318 廾
幵 (1)		1		郉 112			0318 廾
弅 (1)		1		郲（滕） 133			0318 廾
弆 (1)		1		桊 001			0318 廾
弇 (12)				壅 022 壅 014			0318 廾
異 (0)	105	1					0321 異
舁 (123)		45	壐 014、與 112、興 013	與 112、 117			0322 舁
與 (1)	112	1	礜 083	礜 083			0322 舁
臼 (1234)		58	壐 014、釁 012、東（厲） 003		臺 001		0323 臼
夋 (1)		2	馭 121				0326 革
甗 (02)		7	獻 106 085 072		獻 106 085 072		0327 鬲
鬳 (1)		7		獻 106 085 072			0327 鬲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爪 (012345)		69	衞 049、 孚 005、 爲 085、 𩰫 014	采 062?			0329 爪
爪* (02345)			𩰫 014、 釁 012、 東 003		寍 001		
孚 (1)	 005	7	俘 124	俘 124			0329 爪
丮 (01)		6	埶 013、 期（極） 081、 執 080		埶 013、 期（極） 081、 執 080	"舟 2"重見	0330 丮
又 (012345)	 004	271	取 005、 及 029、 弊 090、 與 112、 弃 004、 父 082、 叙 005、 敢 054	右 056			0332 又
尹 1 (01)	 076	33	君 025、 羣 043				0332 又
尹 2 (01)		1			縵 106	《説文新證》：曼"金文加'冕'爲聲。"此"尹"形即"冃(冕)"之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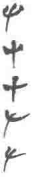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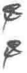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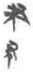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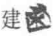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尹 3* (02)		8			康 054、 庚 018、 敎 041		
取 (1)		11		聚 050、 緅 134			0332 又
艮 (1)		4		服 103			0332 又
夬 (1)		1	㚄（席） 064				0332 又
及 (1)	 029	13		圾 029			0332 又
父 (12)	 082	5		莆 069、 甫 105、 尃 002		“甫”本即從中從田之“圃（如： 合 7897）”，中音化爲父	0332 又
虘 (1)		1		鑪 041			0332 又
彐 䨲頭 (023)		31		㛊 027、 歸 132、 戠（侵） 116		“帚”字象以“⊢⊣”紮“䨲”成束，① 㛊字 旁應即“䨲”之省形，此用作聲符	0332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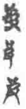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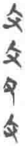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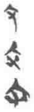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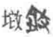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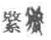
---

① 鄔可晶：《談談所謂“射女”器銘（附：釋“𩏑”）》，《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 2014 年，第 5—20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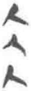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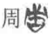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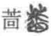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𠂇 (012345)		80	左 054、 舁 090、 與 112、 𡪀 015、 婢 031	左 054			0333 𠂇
卑 (1)		2		𡪀（卑） 015、 婢 031			0333 𠂇
史* (0)	024 087 087						0334 史
聿 (012)		3	𦘒 131、 津（津） 132				0337 聿
聿2 (01)		2	建 018				0337 聿
𦘒(1)	131 	3		津（津） 132			0337 聿
臣 (012)	007 	6	儖 044、 監 001、 臨 067				0341 臣
殳 (1)		1		疫 101			0342 殳
㱿 (1)		1		㝅 041			0342 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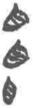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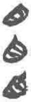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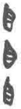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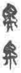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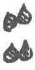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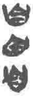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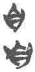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杀*		18			殺 081	《説文解字考正》P120："殺……西周金文作 ……左旁是人形之訛。"	0343 殺
皮 (01)		3	波 088、 被 065、 坡 114				0346 皮
攴1 (12)		67	攸 088、 敗 071、 啟 115、 墩 116				0348 攴
攴2 (12)		26	毆 092、 毀 120、 盤 005			今作"殳"	0342 殳
⿰亯攴(1)		1		墩116			0348 攴
⿸户攴(1)		7		啟 115			0348 攴
敼 (1)		1		⿰氵敼（墼） 082			0348 攴
敚 (1)		1		縈048			0348 攴
毄* (1)		1		繫 120		構形不明	0348 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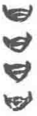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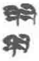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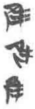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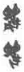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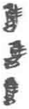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卜1 (01)		3	外 121				0350 卜
卜2 (0123)		93	襄 053、 敗 071、 敗 126、 敲 003			"攴"旁所從，與"宀"形近，卷七"宀3"重見	0110 丨
占2 兔頭 (01)		1			肙（怨） 118		0350 卜
兆 (01)		8		逃 014			0350 卜
用 (01)	106 058 	25			周124		0351 用
甫 (01)	105 	3		莆 069、 尃 002			0351 用
爻 (02)		2		教 079			0352 爻
爾(0)	011	1					0353 㸚
尔2 (02)		1			莤057		
尔3* (01)		1			䎽（聞） 051	借下部部件首筆筆畫作 。 又收入卷十四"午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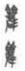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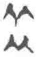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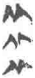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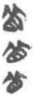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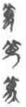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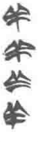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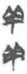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目 1 (0123)		38	還 138、 見 028、 觀 001				0402 目
目 2 且 (0123)		10			蘆 119、 旻 102、 鑪 041		
目 3 馬頭 (012)		6	馬 077、 驪 031、 馭 121				
目 4 甗腹 (023)		7			獻 106		
眔 (1)		7	褱 037、 ⿰氵眔（懷） 080				0402 目
䀠 (12)		2	⿱䀠大（溴） 091、 懼 106				0203 䀠
⿱目乚 (02)		1		⿰阝⿱目大 090			0403 䀠
⿱目大 (1)		1		⿰阝⿱目大 090			0203 䀠
自 1 (012)	 079	3	臯 051、 黠（辜） 052	臯 051、 黠（辜） 052			0406 自
自 2 白 (01)		38			百 060 B104		0407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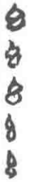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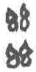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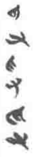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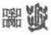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曰 2 口 (012)		73	由 017		周 002、⿰亻缶（抱） 051、壽 012	口增飾筆"一"，詳上編考論	0407 白
皆 (1)	126 	3		⿸虍皆（皆） 052		字"皆"旁借筆省形	0407 白
百 (01)	B104 060	38					0407 白
者 (01)	002 103 089 083	33		⿰者頁（奢） 081			0407 白
羽 (012)		6	翟 087、⿰翟阝（翟） 019				0411 羽
隹 (012)		20	翟 087、懼 106、澭 044		墉 117、塗 116；構形功能有待詳考		0412 隹
隻(蒦) (1)		1		頀 026			0412 隹
翟 (1)	087	6		⿰翟阝（翟） 019			0412 隹
瞿 (1)		1		懼 106			0412 隹
雔 (1)		5		⿱雍言 115、擁 054、澭 044			0412 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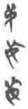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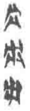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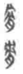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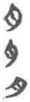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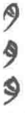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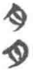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難 (1)		1		灘（漢）012			0412 隹
巂 (01)		1		𡀳 007			0412 隹
雚 (01)		2		觀 001 067			0414 萑
卝 1* (02)		2	觀 001 067				0415 卝
卝 2* (03)		5	蔑 131、 夢 109、 瘻 051				0415 卝
苜* (02)		5	蔑 131、 夢 109、 瘻 051	蔑 131、 夢 109、 瘻 051			0416 苜
莧* (01)		5	蔑 131、 夢 109、 瘻 051	蔑 131、 夢 109、 瘻 051			0416 苜
羊 (012)		15	羣 043、 彝 124、 善 036	羊 081	達 136、 南 069		0417 羊
羊 2 (02)		1			敬 111		
羊 3 (甗足) (03)		2			獻 106 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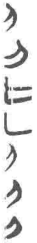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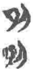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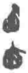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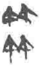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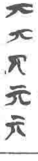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烏 (01)		1	鶾 071				0422 烏
於 (0)	076	53					0423 烏
幺 (012)		61	逡 132、 弦 046、 孫 056	衒 054、 衒 041		幺與糸同，卷十三糸部重見	0426 幺
𢆶 (1)		10	幽 005、 𢇍（斷） 066 㡭 070				0427 𢆶
叀 (01)		13		惠 007			0428 叀
爰 (12)		10	衞 049、 數 071、 縵 106				0432 爰
𤔔 (1)	093 	4	衞 049、 𨚝  061	衞 049、 𨚝 061			0432 爰
爰* (01)		3		數 071			0432 爰
㬅 (1)		1		縵 106			0432 爰
敢* (0)	054						0432 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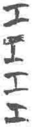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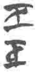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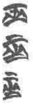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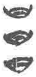
續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别符	飾符	
睿* (02)		1		濬（壑）082			0433 𣦼
歺 1 (012)		22	殣 119、 死 090、 薨𦵏 016				0434 歺
歺 2*		1	濬（壑）082		濬（壑）082	據《説文》：睿從𣦼，𣦼從歺。	
死 (1)		1	𦵏 016				0434 歺
冎 (02)		8	禍 090、 骼 071、 顝（滑）047	禍 090 084			0436 冎
骨 (1)		8	骼 071	禍 090 084、 顝（滑）047			0437 骨
肉 1 (012)		13	禍 090、 脊（齊）031、 宜 116				0438 肉
肉 2 獸口 (0123)		15			085、 繇 080、 能 050		
肉 3 獸身 (012)		5			肙（怨）118、 豫 045	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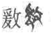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刀 (0123)		35	叚 058、 刃（忍） 002、 㡭（斷） 066、 㡭（斷） 070	刎（悼） 127、 卲 011、 𡊄 101			0440 刀
刎 刖 (12)		5		䦶 099、 澗 133			0440 刀
刃 2 (01)		1			廷 051	人形與點形融合訛形	0441 刃
刅 (01)		3		梁 034			0441 刃
角 (01)		2	衡 044、 解 102				0445 角
竹 (01)		3	笶 046、 笅 071				0501 竹
甘 (02)		1	期（極） 081			箕之本字	0502 箕
其 (1)		1		期（極） 081			0502 箕
丌 亓 (012)	 095	57	鄭 085、 奠 010 132	期（極） 081、 沂 018			0503 丌
奠 (1)	010 132	33		鄭 085			0503 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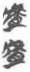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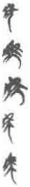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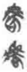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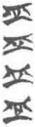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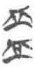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工 (0123)	 128	22		攻 007	巨 011、 賽（息） 027、 邢 112		0505 工
巨 (01)	 011	3		邱 120			0505 工
珏 (2)		15	賽（息） 027		賽（息） 027		0506 珏
巫 (012)		3		⿱巫日 075、 108、 ⿰酉⿱巫日 128			0507 巫
⿱巫日 (1)	075 108	3		⿰酉⿱巫日 128			0507 巫
甘 1 (012)		4	⿱宀⿱巫日（密） 039	曆（廉） 014、 ⿱吞日 133		詳見上編考論	0508 甘
甘 2 （口） (012)		71			周 002	口增飾筆，詳卷四“白(自)”部	
甘 3 (01)		76			晉 109	日形訛變	
甘 4 (01)		1	由 017?				
甚* (0)	036	2					0508 甘
朁 (1)		2		曆（廉） 014		詳見上編考論	0508 甘麻 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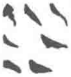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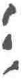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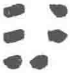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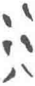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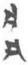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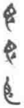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曰1 (0)	 001	17					0509 曰
乃 (02)	007 018 	40			誘 027		0510 乃
丂 (012)	 	40	可 050、 旐（陽） 127、 易 116	嗎 078、 訶 094、 河 094	旐（陽） 127、 易 116、 陽 105		0511 丂
甹 (1)		7		嗎 078			0511 丂
可 (1)	050 	12		訶 094、 河 094			0512 可
于 (01)	002 *	84		芋 057	智 057、 敫 071	，《説文》：“爰，从𠬪从于。”待考	0515 于
平 (01)	 	24		坪 092 082			0515 亏
豆 (013)	 	3	粪 001	逗（屬） 112、 豉 045			0521 豆
虍 (0123)	 	19	虔 124、 虘 015、 䢓（號） 109	虞 102、 獻 106 085			0525 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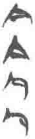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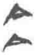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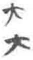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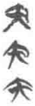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盧 (12)		4		蘆 119、 盧 102			0525 虍
虎 (0123)		16	蘇 029	虐 051 019、 虢（甲） 089 097			0526 虎
虢 (01)		4		虢（虢） 098 109			0526 虎
虩 (1)		1		蘇 029			0526 虎
彪 (2)		1		蘇 029			0526 虎
虐 (1)		2		瘧 002、 嶇（嵴） 048			0526 虎
皿 1 (01)		27	盤 005、 溫 123、 昷 089 128				0528 皿
皿 2 (012)		5			者 089、 083	者字下部整體向皿形類化	
宀 倒皿 (01)		2	釁 012			詳見上編考論	0739 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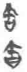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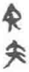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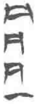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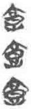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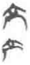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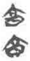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去 2 (1)		2			智 057	矢+口	0530 去
去 3 (1)		6		盍 109		本象器蓋	0530 去
點 1 (012)		22	梁 034		刃（忍） 002、 廷 051、 盈 077	脊（齊） 031、 韍（甲） 097、 弗 004	0532、
點 2 石斧 (0123)		5	父 082、 尃 002、 莆 069				
團 (012)		34			十 018、 千 004、 皮（厥） 056	邦 104、 克 106、 被 065	
雙點 (012)		12	母 068、 海 112、 畁 002		柬（簡） 114		
主 (012)		2	汧 122、 幵 071				0532、
丹 (012)		2	臒 026		懼 106		0533 丹
皀 簋 (012)		50	即 098、 飤 102、 卿 002				0536 皀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食 (1)		2	飢 102、 飢 102				0538 食
亼 1 倒口 (012)		29	㑒 028、 飤 102、 今 103、 念 017				0539 亼
亼 2 器蓋 (02)		29	061				0539 亼
亼 3 (012)		3	逾 131、 俞 113				
今 1 (1)	103 	6		酓 127			0539 亼
今 2 (1)		1		念 017			0539 亼
今 3 (1)					於 076		
合 (1)		29	061				0539 亼
入 2 (01)		6			奡（斯） 115、 異 105		0542 入
內 1 (0)	093	19					0542 入
內 2 大 (012)			衡 044、 因 111、 陝 090		衡 044、 因 111、 陝 090	《說文新證》：衡，“金文從矢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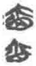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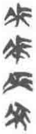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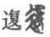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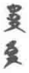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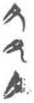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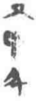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缶 (01)		2	罋 115	佸（抱） 051			0543 缶
矢1 (012)		2		殹 120、疾 137			0544 矢
矢2 (0)	内 093	19				内與矢形近，詳見内部	0542 入
冂 (01)		4		冋（頃） 067			0546 冂
H* (0123)		32	畓 093、衛 049、歸 106、戠（侵） 116			多作 ， 是繁形， 是省形，構字時多表示紮束、束理意①	
市* (0)	047	1					0546 冂
𩫏 郭 (0)		3	𩫏 069 070 092		𩫏 069 070 092		0547 𩫏
京 (01)		10	高 055、京 010				0548 京
亯 (01)	121 	5	章（淳） 071、𩫏（郭） 069 070 092		章（淳） 071、𩫏（郭） 069 070 092		0549 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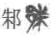
---

① 郭永秉、鄔可晶：《説“索”、“剌”》，《出土文獻》第三輯，中西書局 2012 年，第 105 頁。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良* (01)		1		郎 130			0551 亩
亩 (01)		2		嗇 057、 稟（廩） 123			0552 亩
來 1 (012)		9		𣥺 082 025、 李 137	憖（慭） 045		0554 來
來 2 𠦪 (01)		1		戟 008			1031 夲
來 3 (02)		5		陵 128	陵 128		0111 屮
畟 (1)		1		稷 121			0556 夊
复 (1)		15	復084	復 084			0556 夊
韋 (12)		13		衛 124、 𧗿 019 042			0559 韋
弟* (0)	007	4					0560 弟
夂 (0123)		43	各 104、 逡 132、 降 006				0561 夂
㐄 (023)		16	衛 124、 降 006、 045			與升同形，卷十四升部重見	0561 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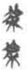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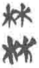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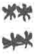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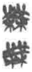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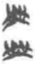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夋 (1)		2		逡 132			0561 夊
夅 (12)	 	4	降 006 045、 墜 068				0561 夊
夌 (1)	 	6		陵 128 120			0561 夊
舛 (02)	 	3	輂（乘） 060 121 137		輂（乘） 060 121 137		0563 桀
[illegible] (1)	 	3	輂（乘） 060 121 137	輂（乘） 060 121 137			0563 桀
木 1 (012)	096 	110	相 109、 果 091、 楚 096、 柬（簡） 114、 邾 015、 建 018				0601 木
木 2* (01)	 	8	柬（厲） 087、 003		柬（厲） 087、 003	歪頭。“ ”當爲“柬”字的異寫①	
朱 (1)	 	3	株 113	株 113、 邾 015			0601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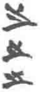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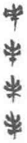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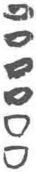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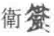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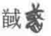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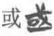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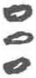
---

① 李守奎:《楚簡文字四考》,《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2002 年,第 190—19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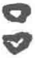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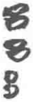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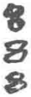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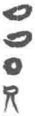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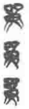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枼 (1)		18		殜 021、鄴（葉） 091			0601 木
李* (1)		1	新 026				0601 木
東 (02)	016	11		曹 042、踵 129			0602 東
棘 (1)		2		曹 042			0602 東
林 1 (1)		64	楚 096、焚 092				0603 林
林 2 羽飾 (1)		5	㬪 100 100		㬪 100 100		
無 (01)		5		㬪 100、 100			0603 林
𣞤 1 (1)		4			㬪 100		
𣞤 2 (02)		8	雗（乘） 060 121 137		雗（乘） 060 121 137	卷五“舛”重見	
才 1 (02)		1		載 079			0604 才
才 2 (01)		1			甲 137		
若 (01)		1		緒 039			0605 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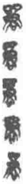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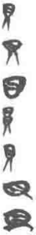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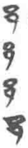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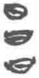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之 (1)	 009	133	先 018	市 047			0606 之
帀 (01)	056 081	5				飾筆去掉後作 、	0607 帀
出 (1)	093 	6		屈 108			0608 出
南 (0)	069 	5			㱿 041	㱿本作 (合367正),像敲擊“南”形樂器,詳上編考論	0609 𣎵
丰 (01)		14		奉 050、 邦 104 084、 玤 018			0610 生
乇* (01)		2		京 010	京 010		0611 乇
束 (1)		4	束（簡） 114		束（簡） 114		0619 束
囗 (0123)		147	衛 124、 邑 017、 [illegible] 124、 或 077、 回 042、 固 028	回 042	固 028		0621 囗
○1 圓 (0123)		89	員 081、 闐 127、 睘 019	敳 012、 睘 019、 還 138	中 016、 讙 081、 楚 020		0622 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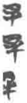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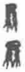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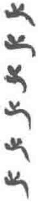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2 璧 (02)		2	辟 069		辟 069		
○3 吕 (012)		6		莒 095、 醬 128、 豫 045			0741 吕 (0430 予)
○4 宫 (012)		7		䙴（遷） 014、 癕 054、 灉 044			
○5 (02)		1			敺 003		
○6 扳指 (01)		1	⿰弓夬(射省形，席) 064				
○7 四 (012)	 B055 B075 	171		公 010 020、 頌 101、 ⿰氵尹 102			0925 厶
單1 (012)		12		罝（旃） 064、 戰 117 035			0210 吅
單2 罝 (01)		1		獸（守） 016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罾 單 (1)	 064	12		戰 117 035 128、 幝 136			0210 吅
貝 (01)		39	貣（貸） 120、 賈 128、 賽（息） 027、 旻 046、 075	敗 071 082、 戝 121	旻 046、 075		0623 貝
邑 (1)	 017	75	邾 015、 郐（徐） 074、 虢（虢） 109、 鄐（隨） 084				0624 邑
茾* (01)		1		鄰（絳） 093		巷	0625 𨛜
日 1 (0123)		159	明 089、 㬥 100、 朝 094		是 005、 晉 109		0701 日
日 2 星 (01)		2	晶（參）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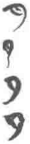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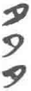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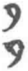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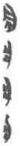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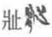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日 3 (01)		9	穆 033			穆本“象禾穗垂頭形”①	
早 (12)		6	倝 116 115、 鶾 071				0701 日
㬎 (1)		2		[illegible] 054、 [illegible]（堇） 055			0701 日
昏 (1)		1		䎽（聞） 051			0701 日
昊(1)		2		淏 123			0701 日
𠦝 (1)		8	朝 094				0701 日
旾(1)		1		[illegible] 133		詳見上編考論	0701 日
㫃 1 (012)		17	倝 116 115、 鶾 071、 旸（陽） 127、 遊 134、 㤑（欣） 131				0703 㫃
㫃 2 止 (02)			遾（佚） 136		遾（佚） 136	詳卷二“止”部	

---

① 李春桃:《釋邾公釺鐘銘文中的“穆”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5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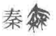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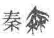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别符	飾符	
月 (012)	059 	24	名 001、 明 089、 鱥（蹶） 080	外 121、 瀾（澗） 133、 閼 099		“夕 2”重見	0707 月
夕1 (01)		3	蓦 058、 肖（宵） 117、 夢 109				0711 夕
夕2 月 (0123)		8		外 121、 閼 099		詳“月”部	
夕3* (01)		1			夗（悼） 127	存疑	
夕4 肉 (01)		2	多 136				
串 (1)		3		聞 127			0713 毌
齊 (01)	120 	46		濟 112			0717 齊
棗 (01)		1		㬥 100		“棗”字的進一步訛變①	0718 朿
爿* 牀 (012)		38	圝（葬） 047、 㝱（逸） 058	臧 075 074、 圝（葬） 047、 牆（將） 025	壯 011	詳上編考論	0719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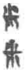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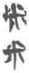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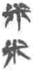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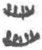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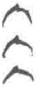
---

①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四則》，《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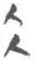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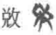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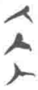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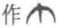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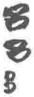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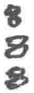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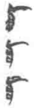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爿步 葬 (1)		2	圀（葬） 047	圀（葬） 047			
⿰爿酉 (1)		1		迺 131			
鼎 (01)		2	員 081				0720 鼎
克* (01)	 	15			克 106 028		0721 克
彔 (01)	 	3		家 013、 麋 042			0722 彔
禾 1 (012)	 	73	稷 121、 年 061、 秦  110	和 003、 ⿰氵禾 130			0723 禾
禾 2 木 (03)	 	2	曆（廉） 014		曆（廉） 014	詳見上編考論	
秀 (1)		1		誘 027			0723 禾
秝 1 (1)	 	35	稟（廩） 123、 秦  110				0724 秝
秝 2 林 (2)		2		曆（廉） 014	曆（廉） 014	詳見上編考論	0724 秝
术* 秫 (01)		15		述 112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米 1 (01)		2	繳（竊） 079	麋 057			0727 米
米 2 (01)		1	尚（幣） 068		尚（幣） 068		
米 3 (02)		7			褱 037、深（懷） 080		
米 4 (01)		1	屎 014		屎 014		
米 5 (01)		3			康 054 097		
臼 1 (02)		1			慹（慹） 045		0729 臼
臼 2 (012)		2			異 105、緒 039		0729 臼
朩 (02)		1	秝（靡） 071				0731 朩
林 (1)		1	秝（靡） 071			“册”形，類化	0732 林
宀 1 (012)		30	室 015、簪（密） 039、宎（沃） 093				0739 宀
宀 2 (01)		1			宜 116		
宀 3 (01)		1	悖（憫） 052			（孪）即娩字。詳上編考論	0739 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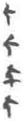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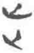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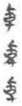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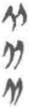
續 表

<table>
<tr><th rowspan="2">部件</th><th rowspan="2">典型形態</th><th rowspan="2">頻次</th><th colspan="4">構字功能及例字</th><th rowspan="2">部首</th></tr>
<tr><th>意 符</th><th>音 符</th><th>別 符</th><th>飾 符</th></tr>
<tr><td>宀4
(0123)</td><td></td><td>93</td><td>敓076、
敗 071</td><td></td><td></td><td>詳卷三“卜2”部</td><td></td></tr>
<tr><td>宀5
(012)</td><td></td><td>34</td><td>女 039</td><td></td><td>女 039、
溋 123、
今 103</td><td></td><td></td></tr>
<tr><td>宀6
(02)</td><td> </td><td>15</td><td>賽（息）
027</td><td></td><td>賽（息）
027</td><td>或作形，詳卷十四“午”部</td><td>0739
宀</td></tr>
<tr><td>寍
(1)</td><td> </td><td>1</td><td></td><td>寍（密）
039</td><td></td><td></td><td>0739
宀</td></tr>
<tr><td>害
(01)</td><td> </td><td>2</td><td></td><td>㝬（胡）
106</td><td></td><td></td><td>0739
宀</td></tr>
<tr><td>吕1
予
(12)</td><td></td><td>6</td><td></td><td>莒 095、
[illegible] 128、
豫 045</td><td></td><td></td><td>0741
吕
(0430
予)</td></tr>
<tr><td>吕2
宮
(12)</td><td></td><td>7</td><td>䙴（遷）
014、
癕 054、
灉 044</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吕3
(2)</td><td> </td><td>1</td><td></td><td></td><td>敳 003</td><td></td><td></td></tr>
<tr><td>吕4
(1)</td><td> </td><td>2</td><td></td><td>辟 069</td><td>辟 069</td><td></td><td></td></tr>
<tr><td>舒
(1)</td><td> </td><td>1</td><td></td><td>[illegible] 128</td><td></td><td></td><td>0430
予</td></tr>
<tr><td>疒
(01)</td><td></td><td>7</td><td>疫 101、
瘖 002、
癀 051</td><td></td><td></td><td></td><td>0744
疒</td></tr>
</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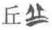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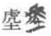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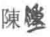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同(01)	039 	7	興 013	迵（通） 108			0746 冂
青(02)		1		教 041		詳卷六“南”	0746 冂
网(01)		1	羅 100				0749 网
巾(01)	 	6	幕 136、 幭 136、 帛 059				0751 巾
帚(012)	 	29		歸 132、 歸 003、 戠（侵） 116			0751 巾
帶(01)		1		締 072			0751 巾
白(01)	003	13		帛 059			0754 白
人1(0123)	019 100 	224	侃（衍） 120、 踵 129、 及 029、 敚 076、 嵬（魏） 115、 恨 059	千 004、 年 061	虐 （皆）052、 競 104 086	，人加飾筆，與千同形，卷三“千3”重見。 ，右部增飾筆	0801 人
人2*					市 047		
保(1)		1	僾 034	僾 034			0801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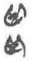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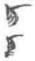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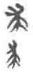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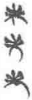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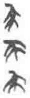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儥(1)		1		贖 126			0801 人
㐱* (1)		3			攸 088		0801 人
弔* (0)	018	2					0801 人
竞* (1)		16	競 104 086			競在《説文》誩部，甲文作 合4339、 合31763，本不從言	
匕 (02)		1	逃 023			倒人，詳見上編考論	0802 匕
化 (1)		1		逃 023			0802 匕
匕1 (01)		6	北 122				0803 匕
匕2* (02)		7	殚 119、悼 033 114				
匕3 (01)		2			老 073、 076	本象杖形，如 （合36416）	
卓* (01)		7		殚 119、悼 033 114			0803 匕
从 (12)		8	皆 126、從 137 121、遮 134				0804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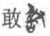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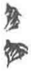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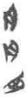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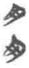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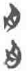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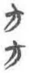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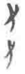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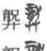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北 2 (1)		8			丘 018		0806 北
㐺 (1)	 	2	聚 050、 臨 067				0808 㐺
王 1 (012)	 	5	聖 119	適 115、 ⿰衤童（重） 085、 聖 119	禋 001		0809 王
王 2 (02)	 	2		廛 122、 涇 090			
王 3 (01)		1			壆 015		
㞷* ⿱山廾 (01)	 	3		詿 075、 ⿱山廾（徵） 076			0809 王
㞢 㞷頭 (012)	 	3		詿 075、 㞷⿱山廾（徵） 076			0809 王
⿱山儿 (1)		1	⿰女⿱山儿 027	⿰女⿱山儿 027		詳卷三“𦾔頭”	
重 1 (1)		1		⿰貝重 129			0810 重
重 2 (0)	104 	20		重（陳） 104、 陳 076	重（陳） 104、 陳 076	由“⿱䖵豆（蚓）”之省形“⿻重虫”訛變而來。詳見卷十三“虫”部	
重 3* (0)	 	2			繫 120、 緟（擊） 134	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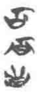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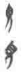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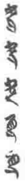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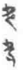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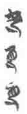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臥 (1)		4	監 001、 臨 067				0811 臥
肙 (012)		3	豎 013、 殷 017			反“身”，與“户”同形，詳見上編考論	0813 肙
殷 (1)		1		豎 013			0813 肙
衣 (0123)		33	褱 037、 被 065、 襢 085、 因 111	哀 023		《説文新證》：“甲骨文‘因’字从人在衣中。”	0814 衣
寯 (1)		1	蓑 095	蓑 095		簡文讀爲姓氏之“崔”	0814 衣
求 蛷 (01)	 025	20		戟 085			0815 裘
耂 (012)		4	老 073 076、 壽 011				0816 老
孝 (1)		2		教 079			0816 老
𡰯 倒毛 (023)		5	遲 009、 𡰯（徙） 057、 屈 108				0817 毛
尸 1 (0123)		16	居 041、 屎 014、 屈 108、 遲 009				0819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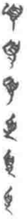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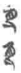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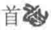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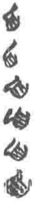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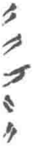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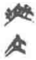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尸2 (01)		1			敢054		0819 尸
尾 (12)		5	屈 108、遲 009、屖（徙） 057				0819 尸
屖* 屎 (1)		3		遲 009、屖 057		詳見上編考論	0819 尸
舟1 (012)		5	逾 131、俞 113	受 078			0823 舟
舟2 (01)		6			埶 013、埶 080	"丮"之訛形，詳"丮"部	
舟3 凡 (012)		7		盤 005、服 103	盤 005、服 103		
般 (1)		3		盤 005			0823 舟
俞 (1)	113 	3	逾 131	逾 131			0823 舟
方 (01)		12		邡 098、房 068			0824 方
兑 (12)		4		敓 076、[illegible] 048			0825 儿
兄2 獸身 (012)		2			[illegible]090、[illegible] 087		0826 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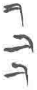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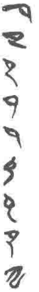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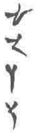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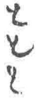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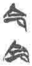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㕣 1 (01)		7		嗥 078		兗?	0828 兒?
㕣 2* (01)		7			史 024 087 087		
㕣 3 (01)		9			妻 005		
㕣 4* (01)		1		𡊄（堵） 029	𡊄（堵） 029		
見 (1)	028 110 	11	觀 001 067、 贖 126				0832 見
欠 1 (01)		7	欲 031 064 056		脊（齊） 032、 032	類寫法與“頁”形近，“頁 2”重見	0834 欠
欠 2 旡 (01)		10	既 013、 017				
欠 3 次省 (01)		3		脊(齊) 031、 032、 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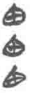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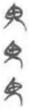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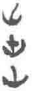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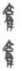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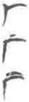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頁 1 (1)		10	囂 116、 羣 011 012、 頌 101、 題 017、 顏 081				0901 頁
頁 2 欠 (1)		2			資（齊） 032、 032	詳見"欠"部	
首 (012)	首011 	23	頌 101、 顏（奢） 081、 馘 124、 戠 035	首（道） 070、 㫚（戴） 020			0905 首
須 (01)		1		逌 069			0907 須
彡 1 (0123)		5	蘓 02、 聿 131、 津（津） 132、 虔 124				0908 彡
彡 2 (01)		9	穆 033				
文 彣 (012)	121 	30		虔 119、 124	墉 117、 塗 116		0909 彣 0910 文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𠃌 (012)		32		077、 ⿰言𠃌（辭） 028、 ⿰糹𠃌（駘） 124	077、 ⿰言𠃌（辭） 028、 ⿰糹𠃌（駘） 124		0913 司
卩 (012)		163	命 066、 迎（禦） 015、 即 098、 邑 017、 卲 011、 卿 002、 敬 111、 ⿸尸乙 015				0915 卩
乂 1 卩之變形 (012)		17	見 028 110、 囂 116、 緒 039				0915 卩
乂 2 (012)		6			遇 047、 萬 002、 虆（厲） 061		
㔾 (01)		1		軛 102			0915 卩
令 (1)		18	命 066、 全 028				0915 卩
卲 (1)	011、 	21		⿱卲土 101、 ⿱卲心（悼） 135			0915 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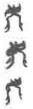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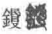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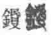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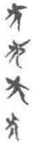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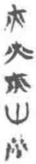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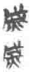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卬 禦 (1)		2		迎（禦） 015			0915 卩
勻 (1)		4		軍 064			0920 勹
由 1 (02)		8	嵔（魏） 115 116、 愄（畏） 059				0924 由
由 2 (02)		13			惠 007		
畏 鬼 (1)		8		嵔（魏） 115 116、 愄（畏） 059			0924 由
禺 (01)		1		遇 047			0924 由
山 (01)	101 112 	13	屈 015、 嵔（魏） 116、 嵒 138				0927 山
產 (12)		2		墟 117、 滻 116			0929 屵
厂 1 (013)		97	反 002、 侯 089、 厚 091	滻 116、 墟 117		詳上編考論	0931 厂
厂 2 (01)		2	厤(廉) 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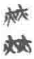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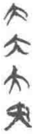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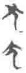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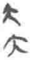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石 1 (01)	 	17	叚 058、 𥗈(靡) 071、 舂 133	迈 036		詳上編考論	0934 石
石 2 (02)		1	疫 101				0342 殳
長 (0)	082	7					0935 長
昜 (1)	116 	19	旟(陽) 127	旟(陽) 127、 陽 105			0936 勿
而 (0)	011 051	20					0938 而
象 (01)		1	逐 093				0941 彑
象頭 1 (012)	 	38	豫 045、 爲 085				0946 象
象頭 2 (02)		1	㝸(逸) 058			兔頭	
象 1 (1)		4	豫 045				
象 2 (1)		1	㝸(逸) 058			兔	
馬 (01)	 	3	驪 031、 馭 121				1001 馬
馬頭 (01)		3	馬 077				1001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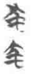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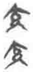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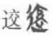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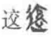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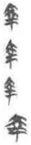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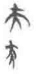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鹿 (01)		3	麋 057、 麓 042、 塵 122	麓 042			1003 鹿
鹿頭 (03)		1		鏝 041			1003 鹿
眉 (2)		1		鏝 041		從鹿頭，與“虘”形近易混，詳卷五“虘”	1003 鹿
麗 (01)		1		驪 031			1003 鹿
犬 (012)	 136	19	迖（逐） 122、 獘 119、 憖（慭） 045	芺 068、 犮（厥） 056			1008 犬
猌 (1)		1		憖（慭） 045			1008 犬
能 (0)	050	4					1011 能
火 (012)		21	褮（勞） 056、 光 093、 滅 019、 幽 005		郑（滕） 133	“幽”字從“火”，詳上編考論	1013 火
光 (1)		1	光 093				1013 火
烕 (1)		3		滅 019 132			1013 火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黑 (01)		2	墨 077				1015 黑
𤇾 (1)		3	褮（勞） 056、 燮（燮） 089				
大 1 (012)	 114	32	要（腰） 077、 亦 090、 夫 110		衡 044	與内同形，卷五"内2"重見	1020 大
大 2 (01)		66	立 003				
大 3 (02)		18			鄡 郲（蔡） 023 026		
大 4 矢 (023)		3		智 057、 寍 001	智 057、 寍 001		
大 5 器蓋 (02)		6	盍 109		盍 109		
大 6 巛 (02)		1			昔 001		
大 7 夨 (01)		24	吳 079				1022 夨
大 8 (02)		2	墨 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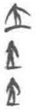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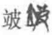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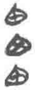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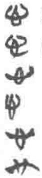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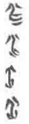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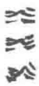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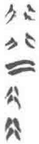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𠂑* (1)		18		郪（蔡） 023 026		高佑仁先生對相關字形做了總結比對，可參看①	
奚 (1)		6		雞 081、鶪 032			1020 大
亦 1 (1)	090	10					1021 亦
亦 2 火 (1)		3			赤 117		1021 亦
夭 (01)		2		宎（沃） 093			1023 夭
交 (01)	 043	3	这 129	这 129			1024 交
𡴘 (01)		12	執 080、教 098、虢（甲） 097	郶（部） 134			1028 幸
桒 (01)		1		戟 008		與“來”形近，詳見卷五“來”部	1031 夲
夫(1)	 110	5		𣪍（胡） 106			1034 夫

---

① 高佑仁：《〈莊王既成〉“航”字構形考察——兼談戰國文字“蔡”、“𠂑”、“亢”的字形差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0 年 7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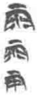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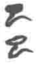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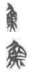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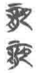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立 (1)	 003	68	𥩟  114、 𥩍 135				1035 立
囟 (012)	 067	12		思（使） 057	畀(斯)奚 115、 敫 006		1037 囟
奚 (1)		1		敫 006			
䙴 (1)		7	䙴（遷） 014	䙴（遷） 014			1037 囟
心 (01)	 002 039	38	惠 007、 悼 114、 𢗓（定） 127、 怠（如） 005			與“廿”形近，卷三“廿”部重見	1039 心
水 (012)	 068 122	46	梁 034、 河 094、 溢 123			皆爲水	1101 水
⺢ (01)		13	海 112、 滅 019、 涉 021				1101 水
穴1 水滴 (0123)		24	冢 013、 麋 042、 霝 080 075、 欲 031 064				1101 水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穴 2 飾筆 (01)		1				光 093	
穴 3 (03)		6		陵 120			1101 水
益 (1)		1	溢 123	溢 123			1101 水
洍 (1)		2		[illegible] 082			1101 水
灌 (1)		1		[illegible] 116			1101 水
巜 (012)	 	9	訓 024、 逾 131、 俞 113、 攸 088、 泉 103			攸 088	1105 巜
巠 (1)	 	2		[illegible] 122、涇 090			1106 川
巛 (01)		1	昔 001		昔 001		1106 川
卂 (1)		1			侃（衎） 120		1106 川
州 (0)	107	2					1106 川
泉 (0)	103	1					1107 泉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爿 (01)		8		朝 094	朝 094	“潮”之本字①	
谷 (1)		1		欲 031		山谷之“谷”②	1111 谷
雨 (01)		13	霝 080 098 075				1113 雨
云 (01)		5	侌（陰） 054	085			1114 云
魚 (01)		7	鱥（蹶） 080	魯 121			1115 魚
龍 (1)		3		龏 001、 003			1118 龍
龍見 (1)	087	1		龏 090			
飛 (0)	014	2					1119 飛
乳 (0)	097 098	2					1201 乚
不 (0)	001 008 102	15					1202 不

---

① 相關討論可參看——陳斯鵬：《讀〈上博竹書（五）〉小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年4月1日。李守奎：《楚文字考釋獻疑》，收入張光裕、黄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第344—348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② 李軼、李守奎：《〈説文〉“谷”字探源——兼説文字演變的複雜性》，《中國文字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1—1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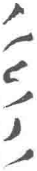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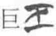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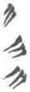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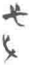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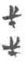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至 (1)	103 069	14		室 015、 038			1203 至
𢆉 倒矢 (012)	 	90	室 015、 038		晉 109 124		1203 至
辡 (1)	 	76		晉 109 124			1203 至
西 (023)	005 	14		禋 001、 䙴（遷） 022、 䙴（遷） 014			1204 西
垔* (1)		1		禋 001			1204 西
鹵 1 (02)		1	盛 103				1205 鹵
鹵 2 (02)		2	墨 077				
鹹 (1)		1		盛 103			1205 鹵
户 1 (012)	 	11	啟 115、 房 068	所 068、 扈 062			1207 户
户 2 月 (012)	 	3	臀 013、 殷 017		臀 013、 殷 017	詳卷八“月”	081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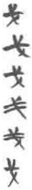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門 (012)	123 	16	潣(澗) 13、 閶 127、閼 099、 閔 101	閔 101			1208 門
閼 (1)	099 	5		潣(澗) 133			1208 門
耳 (012)	 	19	取 005、 䎽(聞) 051、 緅 134		遳 054、 耿 014		1209 耳
臣 (012)	 	3		姬 031、 堅 082			1210 臣
女 (012)	005 120 	70	妾 031、 好 113、 娾 027	汝 100、 奴 015	埶 013、 期(極) 08、 稷 121		1213 女
女 (01)	039 	27	安 069	溋 123、 安 069			1213 女
母 (01)	123 	9		呣(謀) 050、 洠 112、 畮 002			1213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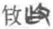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民 (0)	017	5					1215 民
丿1 (0123)		74			玉 043 059、 巨 011、 邱 120	㐱 076、 及 029、 弔 018	1216 丿?
丿2 (2)		23				蔑 131、 鸉（陽） 127、 易 116	
丿3 (02)		1			侃（衍） 120	《説文》:“侃……从川。”詳卷十一“川”部	
弗 (0)	037 004	10					1216 丿
必 (01)		6	必 027、 弟 007	必 027			1217 厂
弋 (01)		2		貣（貸） 120 124			
也1 (0)	027 031 077	11					1218 乁
也2* (0)		2			弔 018	參看卷十三“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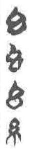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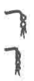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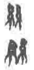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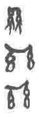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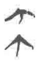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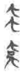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氏 (02)	014 102 102 	5	䎽（聞） 051				1219 氏
氒 (0)	002	1					1219 氏
戈 1 (012)		120	閔 101、 馘 124、 戎 004、 武 001 096、 救 085				1221 戈
戈 2 必(02)		1		窨（密） 039	窨（密） 039		
㦰 1 (1)		2		鄵（蔡） 070			
㦰 2 (1)		1		窨（密） 039	窨（密） 039		
㦰 3	110	1				簡文讀爲勾踐之踐	
或 (1)		2		馘 124			1221 戈
戠* (01)		1		譻（戴） 020		卷三"音"部重見	1221 戈
𢦏 (1)		1		載 079			1221 戈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戊 (02)	111 120 	10		鱥（蹶） 080、 滅 019 132		與戊同形，卷十四“戊2”重見	1222 戊
我 (01)	046 	7		義 048			1223 我
直 (1)	 	2		悳（德） 020 042			1226 乚
乍 (01)	001 	5		⿰乍攵 004			1227 亡
匚 (02)	 	3	毆 092、 殹 120				1228 匚
區 (1)		2		毆 092			1228 匚
医 (1)		1		殹 120			1228 匚
弓 (01)	 	2	弫（强） 050、 弞 064				1233 弓
⿰夕系 (012)		1		繇 080、 ⿱繇大 119			1236 系
繇 (1)	080、 	2		⿱繇大 119			1236 系
系 1 (012)	 	34	羅 100、 絰 093、 縺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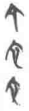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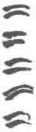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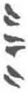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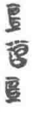
續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糸 2 (012)		62	遂 132、 弦 046、 孫 056 058			幺與糸同，詳卷四幺部	1301 糸
糸 3 兽尾 (023)		2			繇 080、 鬉 119		
絲 (02)		2	𦡦 054、 聑（堇） 055	𦡦 054、 聑（堇） 055			1303 絲
𢇍 聯 (012)		6	𦡦 054、 䜌 094、 䜌（欒） 093	𦡦 054、 䜌 094、 䜌（欒） 093			
虫 1 (023)		20	重（陳） 104、 陳 076		重（陳） 104、 陳 076	由“ 豐”之省形“ 重”訛變而來，本是“蚓”的表意字，下從虫①	1305 虫
虫 2 (01)		3			謔 031、 謔 081	與 皆“㐬（育）”之訛形，詳見上編考論	1306 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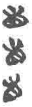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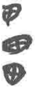
---

① 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 ”字与陳氏》，《中國文字研究》2013年第2期，第22—26頁。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它 (012)		11		墩 116、 貤 059、 池 116			1309 它
二 1 (012)	 036	161	折 068、 郲 郝（蔡） 026、 齊 120	𡰥 043	仝 028、 爲 085、 株 113	弫（强） 050	1313 二
二 2 (012)		4				弮（浣） 115、 筦（管） 046	
二 3 (02)		6			念 017、 軍 064	欲 031	
二 4 (02)		1			磊（靡） 071	向“册”類化	
二 5 (02)		1			悖（惘） 052		
二 6 (02)		1			霝 075	連筆省略	
亙 亘 (01)		9		⿺走亘（桓） 111、 ⿺走亘 126、 洹 003		亘	1313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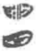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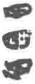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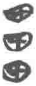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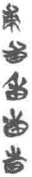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土 (012)	044 	98	生 005 005、 襄 053、 聖 101、 地 016、 坓 018、 塼（踐） 044	土 057	市 047、 虐 015、 重（陳） 104		1314 土
圭 (1)		2		珪 128			1314 土
窒 (1)		15		賽（息） 027			
肯 (012)		3		犢 128、 儥 127、 贖贖 126		本從止作肯，乃《詩經》“無踰我牆”之“踰”的表意初文。① 詳見上編考論	
田 1 (0123)	120、 	34	畋 004、 稷 121、 里 033、 男 120、 尃 002、 陳 076、 繙 108、 纏 005	畋 004			1318 田

---

① 裘錫圭：《説从“省”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文史》2012 年第 3 輯，中華書局 2012 年，第 9—2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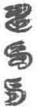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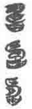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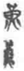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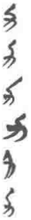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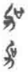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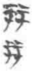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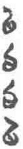
續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符	音符	別符	飾符	
田 2 (01)		1	異 105		異 105		
田 3 (01)		30	曾 006		曾 006、 會 061		
田 4 (01)		2	章 117		章 117		
田 5 (01234)		24	東 016、 腫 129、 緟（紬） 134		東 016、 腫 129、 緟（紬） 134		
田 6 (01)		4			果 091		
田 7 日 (01)		1			昔 001		
田 8			連 076、 輂（乘） 121、 軛 102		連 076、 輂（乘） 121、 軛 102		
甾 (012)		37			甫 105、 尃 002、 陳 076、 繒 108、 纑 005	本爲苗圃之“圃”。①《説文》在卷六“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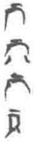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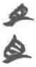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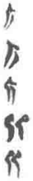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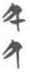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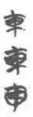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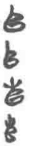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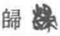
---

① 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繒”字與西申》，出土文獻與漢語史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2012 年 11 月 3—4 日。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别 符	飾 符	
𠃬 田疇 (012)		3		𠷎（壽）109、 壽 011 012			1318 田
𠷎 壽 (1)	 109	3		壽 011 012			
𦰩 (02)	 115	5		灘（漢）012			1320 黄
力 (012)	 039	15	幼 050、 争 076、 虜 084、 ⿰方它 100、 駕 065				1322 力
加 (1)	 061	3		駕 065			1322 力
金 (01)		1	鏤 041				1401 金
开 (1)	 071	2		汧 122			1402 开
勺 (01)		10		訋（招）037、 ⿰勺阝（趙）096、 ⿸尸勺（弱）103、約 114			1403 勺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几 (012)		4	𨍭（乘） 060 121 137	飢 102			1404 几
且 (012)		14		虘 119、 𠭯 102			1405 且
斤 (012)		15	折 068 127、 所 068、 析 084	惞（欣） 131	辟 069		1406 斤
升 1 (01)		1		𢌿（徵） 076			1407 斗
升 2 夂 (02)		2	降 045		降 045	倒止訛形，詳見卷五夂部	
車 (01)	 092	20	連 076、 𨍭（乘） 121、 𨊾 102				1409 車
自 (012)	 091 025	115	歸  132、 𨘍 086、 敀 005			詳見上編考論	1410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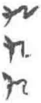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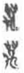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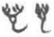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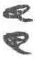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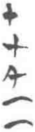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自(012)		36	隱（隨） 084、 陟 013、 降 006、 墜 068、 陳 076				1411 自
降(1)	006 045	2		墜 068			1411 自
陮(1)		1		隱 084		“隓”之本字。① 簡文讀爲國名“隨”	1411 自
四(012)	112 003 B004 	171		010 020、 頌 101、 洢 102			1414 四
宁(01)		2	賈 128				1415 宁
五(0)	081 B075	33					1418 五
六(0)	034 B006	26					1419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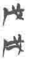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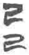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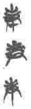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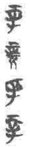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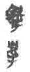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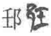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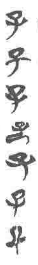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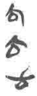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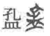
---

① 李守奎、劉波：《續論陸字構形與陸聲字的音義》，《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中華書局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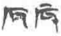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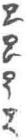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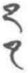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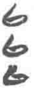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七 (0)	019	29					1420 七
九 1 (0)	004	36					1421 九
九 2 (012)		5			萬 002、 濿（賴） 098、 醴（厲） 061		1421 九
九 3 (02)		4			軍 064		1421 九
萬 (01)	002 	5	濿（賴） 098、 醴（厲） 061				1422 内
甲 1 (01)		1			甲 137		1424 甲
甲 2* (02)		2			皁（卑） 015、 婢 031	《說文》：“卑……从ナ、甲。”	
丙 (01)		1		卣 138			1426 丙
丁 (012)		78		成 120 009 062、 天 097、 正 007			1427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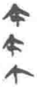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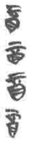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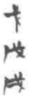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戊 (02)		3		滅 019 132			1428 戊
己 (01)		2		记 131、吕 027			1429 己
庚 (01)	 018	5		康 054 097			1431 庚
辛 (012)		8	䆄 083、辟 069、點（辜） 052	新 026、新（親） 047			1432 辛
辠 (1)	 051	2	點（辜） 052				1432 辛
壬 (01)		1		邳 119			1434 壬
子 (0123)	 011 074	88	孚 005 005、教 079、僾 034、悖（憫） 052、好 113、孴 133				1436 子
𠫓 (01)	 117 135	3	弃 004			倒子，詳上編考論	
孔 (01)		5	𥁰 077				1436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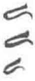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免* 娩 (1)		1		悖（憫） 052		(孪)即娩字。詳上編考論	
舂 (2)		1		舂日 133		詳上編考論	1438 舂
寅 (01)		1		寘 001			1441 寅
卯 (01)		1		峁 019			1442 卯
辰 (01)		2		唇 084、 088			1443 辰
巳 1 (01)		14		迉 025、改 029 104、妃 135			1444 巳
巳 2 獸身 (012)		3			龏 001、 龍 085		
㠯 1 (02)	 001	106		訇 008、怠（娰） 005、絇（駘） 124	訇 008、怠（娰） 005、絇（駘） 124	與“司”互相借筆	1444 巳
㠯 2 獸頭 (01)		4			能 050		1444 巳㠯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午 1 (012)		41	秦 110	迎（禦） 015、 佦（抱） 051、 秦 110		杵	1445 午
午 2 (02)		15			賽（息） 027	卷七“宀 2”重見	
午 3 (01)		1			[illegible]（聞） 051	詳見卷三“尔 3”	
未 (0)	047	4					1406 未
申 (01)	020	2		神 001			1447 申
酉 (012)		49	迺 131、 奠 132、 [illegible]（將） 025、 [illegible]（厲） 061	猷 050			1448 酉
酋 (1)		1		猷 050			1449 酋
戌 1 (02)	137 	2		盛 103			1450 戌
戌 2 (02)		4		鰄（蹶） 080、 滅 019 132		于省吾《駢續》：“栔文威字从火，戌聲……自東周以後譌戊爲戌。”詳見卷十二“戉”部	

續　表

部件	典型形態	頻次	構字功能及例字				部首
			意　符	音　符	別　符	飾　符	
成 (1)	120 009 062 	47		城 117			1450 戊
附録							
*		1			皇 130		
*		1			瞀（戴） 020		
扃* (01)		1			歐 003		
*		2			争 076		
* (01)		1	弦 046				
* (02)		1				緒 039; 類化裝飾? 亦見於“辟”字： 069	
* (01)		14	弗 037 004、 弟 007				
* (01)		3			勬 032		
* (01)		1		㰚（竊） 079			
*	020	1					
*	056	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
作者＝李守奎，肖攀著
页数＝４０２
ＳＳ号＝１３９６６３３１
ＤＸ号＝
出版日期＝２０１５．１０
出版社＝上海中西书局